武俠世界



$2.00

696

·特別介紹·



一期完傳奇故事：**燕子追魂鏢** 臥龍生·著



一條荊棘路、萬両賣命錢，總鏢頭爲護衛一位身世如謎的艷婦，迭次浴血，惹上江湖恩怨！臥龍生以別出心裁、生花妙筆，描述這篇熔偵探武俠於一爐的傑作，讀者諸君，萬勿錯過。

督印人：羅輯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鄺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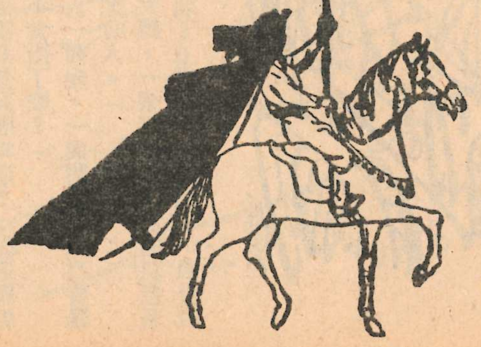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50.00
一年港幣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0一0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第696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無影劍故事之一

臥龍生·文
盧令·圖

燕子追魂鏢



一條荊棘路　萬兩賣命錢

四匹高大的白馬拖一輛豪華的篷車，奔馳在青石鋪成的大街上。

只看那四匹拉車的馬，白的像雪一般，全身上下看不到一根雜毛，就可以想到車上人的尊貴氣勢。

黑色篷布，掩去了車中景物，但只看那趕車的把式，一身海青絲綢長衫，黑緞子鞋面的逍遙履，戴一頂青緞子長沿帽，白白淨淨的一張臉。

這那像趕車的把式，簡直是豪富人家大少爺的氣派。

這時，不過卯時光景，早市正開，大街行人如梭，接踵擦肩，這輛豪華的篷車，引的不少人駐足而觀。

洛陽城是大地方，三朝古都，中州大鎭，這裏的人，見過了不少的市面，但像這樣的白馬華車，確也不會見過。

單是要選購那四匹白馬，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路人議論紛紛，有人說是車裏面坐的王侯內眷，也有人說是御史大人駕臨洛陽，查辦大案。

篷車未轉向洛陽府衙，却在西大街龍鳳鏢局門前停下。

青石磚，大門樓，橫着一塊金字匾，門樓旗竿之上，飄蕩着盤龍，飛鳳的標識旗。

黑漆大門外，用白玉鋪了三道石階，站着一個身穿對襟密扣。

篷車停好，趕車白淨漢子，一躍而下，彈了青綢長衫上的積塵，登上三層白玉石階，拱手一笑，道：「朋友，帶我去見你們的總鏢頭。」

勁裝漢子打量了青衫人一眼，又瞧瞧門外那白馬，金軸的華貴篷車，才笑一笑，道：「閣下是總鏢頭的朋友？」

青衫人搖搖頭道：「不是，在下想和貴局談筆生意。」

勁裝的大漢，站在大門口處。

勁裝大漢道：「談生意用不着見我們總鏢頭，見見二先生也是一樣。」

青衫人笑一笑，道：「生意太大，只怕你們二先生作不了主？」

勁裝大漢道：「這不用你客官担心，二先生如是作不了主，他自會向總鏢頭請教。」

青衫人道：「好吧！請你就先帶我去見見二先生。」

勁裝大漢舉手一招，五丈外大廳中奔出來一個二十左右的年輕人。

勁裝大漢望望年輕人，道：「二先生來了沒有？」

年輕人望望青衫人，應道：「來一會了。」

勁裝大漢道：「帶這位兄台去見二先生。」

青衫人一拱手，道：「有勞了。」隨在那青衫人向裏行去。

勁裝大漢忽然高聲叫道：「你這篷馬未下轅，不會跑了麼？」

青衫人一面走，一面應道：「不要緊，車裏面還有人。」

行入大廳，一個四十歲左右的灰色長衫人立時迎了上來，一面讓坐，一面吩咐敬茶。

大廳很廣闊，一座八仙桌，十幾張鋪着黃緞子坐墊的木椅。

青衫人接過茶碗喝了一口，道：「你是二先生！」

灰衣人笑道：「不敢當。在下徐二，是龍鳳鏢局的賬房，伙計叫着順口，就叫起二先生了。」

青衫人道：「在下想和貴局談筆生意，二先生是否能够作主？」

徐二道：「敝局生意，都是由兄弟看貨計價。」

青衫人道：「這筆生意太大，而且也很難，是不是該請貴局總鏢頭，親自出面談談？」

徐二一皺眉頭道：「是紅貨？還是珠寶？」

青衫人搖頭道：「不是紅貨，也非珠寶，……」

徐二接道：「那是銀垛，金錠了。」

青衫人搖頭道：「也不是，二先生，是人……」

徐二怔一怔，道：「是人頭鏢？」

青衫人微微一笑，道：「是人，活生生的人。」

徐二哈哈一笑道：「朋友貴姓啊！」

青衫人道：「兄弟姓平。」

徐二輕輕咳了一聲，道：「平兄，很對不住，龍鳳鏢局的生意太忙，從來不接人頭鏢，洛陽府大地方，龍鳳鏢局不算，還有四家鏢局子，你請到別一家看看！」

青衫人搖搖頭，道：「我打聽過了，北六省，就數着你們龍鳳鏢局，別一家保不了，我們也敢請他們。」

徐二皺皺眉頭，道：「平兄，人頭鏢！能有多大個價錢，敝局……」

青衫人揚手攔住了徐二，接口說道：「二先生，鏢是活蹦亂跳的人，走起來不費事，至於價錢，聽由貴局開出，咱們決不還價。」

徐二又是一呆，道：「什麼人，這樣吃價？」

青衫人笑道：「二先生，生意談成了，在下自會帶二先生見見。」

徐二沉吟了一陣，道：「送到什麼地方？」

青衫人道：「長安。」

徐二笑一笑，道：「不很遠，這條道敝局常走。」

青衫人道：「是嘛！貴局名氣大，好生意自然會送上門來！」

徐二道：「這麼辦吧！你出個價，我心裏合計一下，如是大家划得着，咱們再談細節，如是合不着平兄另請高明……」

他似是自覺說的不够圓滑，輕輕咳了一聲，接着又道：「敝局，一向沒有保過人頭鏢，實在說，這價，也不知如何一個開法！」

青衫人伸出四個指頭，道：「這個數？怎麼樣？」

徐二笑一笑，道：「四百兩？還是四千兩？」

青衫人道：「四萬兩銀子，不知道够不够？」

徐二怔住了，半晌之後，才緩緩說道：「你是說四萬兩銀子？」

青衫人道：「不錯，如是二先生不太滿意，在下可以再加一點。」

徐二心中暗道：把個人送到長安，肯出價四萬兩銀子，這小子家裏開出了銀山，金鑛……。

但他究竟是商場老手，儘管心裏震動，却沒有樂而忘形，故意沉思了一會，道：「平兄，價錢够大，但不知，萬一出了事，咱們如何一個賠法？」

青衫人道：「人命非財物，所以是最好別出事。」

徐二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龍鳳鏢局，開業十年，也失過幾次鏢銀，但都被找了回來，近五年中，更是一帆風順，沒有過一點風浪，這條路我們又很熟，九成九不會出事，不過，行有行規，咱們事先能說個清楚，免得萬一出了事，有所爭執。」

青衫人道：「人命無價，說到賠字，很難說出數字，貴局如能够多調高手，再由貴局總鏢頭親身出動一次，或能得保無虞。」

徐二笑一笑，道：「好吧！這趟鏢很突然，也很奇怪，我得請示一下敝東主，由他決定。」

青衫人道：「這麼說來，貴局已經答應接下這趟鏢了。」

徐二道：「平兄請稍候片刻，兄弟告便一時。」

青衫人道：「二先生請便。」

片刻之後，徐二帶着一個三十七八，留着垂胸長髯的修軀中年行了進來。

徐二一欠身，道：「平兄，這就是我們總鏢頭。」

長髯人一拱手，道：「區區杜天龍，龍鳳鏢局的總鏢頭。」

青衫人抱拳，道：「久仰大名，今日有幸一會。」

杜天龍笑一笑，道：「不敢當……」目光一掠徐二，接道：「聽敝局賬房先生相告，朋友要投保一趟人頭鏢。」

青衫人道：「是的。」

杜天龍道：「行程不過千里，出價高達四萬兩銀子。」

青衫人道：「不錯。」

杜天龍點點頭，道：「杜某人自創龍鳳鏢局以來，十年中接過不少大生意，但像這等奇怪的大鏢，還沒有保過……。」

青衫人笑一笑，接道：「總鏢頭覺着那裏不妥？」

杜天龍大笑三聲，道：「杜某只是覺着奇怪，區區千里路程，閣下肯出四萬兩銀子的高價，只是保一趟人頭鏢，這其中定然有爲難之處了。」

青衫人道：「事情很簡單，有人要殺他們，兄弟，不得不把他們送入長安，暫避一時。」

杜天龍一皺眉頭，道：「什麼人要殺他們呢？」

青衫人搖搖頭，道：「這就不太清楚了，貴局可是不敢接這趟鏢麼？」

杜天龍仰天一笑，道：「承閣下看得起我們龍鳳鏢局，送上這趟好買賣，杜某如是不敢接下來，那豈不是弱了龍鳳鏢局的名氣……」

青衫人接道：「好胆氣，杜總鏢頭，盛名之下無虛士，姓平的沒找錯地方。」

杜天龍淡淡一笑，道：「平兄，我還有下情未盡。」

青衫人道：「兄弟洗耳恭聽。」

杜天龍道：「第一，杜某要知道他們是不是江湖中人？」

青衫人搖搖頭，道：「不是。」

杜天龍道：「第二，在下要見見受保的人。」

青衫人道：「那是自然。」

杜天龍道：「第三，人要送到長安何處？把他交給何人？閣下如何付款，萬一有了什麼變化，敝局如何賠償，照咱們鏢局的行規，這些事，都該有個約定。」

青衫人道：「人在貴局外面篷車上，杜總鏢頭答應了，我這就立刻請他們下車相見，……」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人到了長安，送入長福銀號，就和貴局無關了，至於有了變化，如何賠償的事，兄弟就難以開口了。」

杜天龍神情變的十分凝重，緩緩說道：「山西柳家的長福銀號？」

青衫人道：「正是長福銀號。」

杜天龍道：「平兄，那位投保的人，可和柳家有關？」

青衫人道：「自然是有點關係。」

杜天龍道：「山西柳記的長福銀號，遍佈北六省，實力強大，各處分號，都僱有武師，護院，柳家的人，還要請鏢局保護麼？」

青衫人笑一笑，道：「山西柳記的長福，確然是財力雄厚，遍設分號，這洛陽也有一家，不過，除了長安總號中，或能保他的安全之外，各地分號，都無此能，所以，杜總鏢頭，只要把他交入長安長福總號，貴局就完了責任，至於付錢方面，此刻，兄弟先付一半，兩萬兩長福銀號的銀票，到了長安總號交人，再付一半。」

杜天龍吟了一陣，道：「平兄，咱們一起去看看人吧！」

青衫人道：「在下去請他進來。」

杜天龍道：「不用了，咱們一起到外面瞧瞧。」

行出大門，杜天龍立時一呆，失聲叫道：「四駿車？」

青衫人笑一笑，道：「好眼力，杜總鏢頭。」

杜天龍望着那四匹高大的白馬，道：「久聞四駿車，有日行五百里的能力，今日見這神駿四驥，果然是天生龍種，好馬呀！好馬……」

突然間似是想到了什麼大事，霍然回頭，道：「閣下是閃電神馭平步青了。」

青衫人點點頭，道：「眞人面前不說假話，兄弟正是平步青。」

杜天龍道：「平兄，你有四駿車，千里路程，趕緊些，不過兩日的工夫，爲什麼平白的把四萬兩銀子，送給我們龍鳳鏢局？」

平步青搖搖頭，笑道：「杜兄，洛陽西行小道崎嶇，兄弟這四駿車，無法放轡奔馳，而且，兄弟只有一個人，也太過單薄，所以，不得不把到手的銀子，奉送貴局了。」

徐二也跟着行了出來，站在杜天龍的身後，此刻，突然接口說道：「平兄，好大方啊！」

平步青笑一笑，道：「兄弟接下了這趟生意，由開封送到洛陽，只賺了兩萬銀子，不算太多吧！」

杜天龍微微一笑，道：「平兄，打開車簾子，兄弟要見見托保的人。」

平步青伸手從車裏取出了一個錦墩，放在車轅前面輕輕咳了一聲，道：「夫人，請下車！」

車簾起處，一個全身素縞的婦人，扶着篷車扶手，緩步下了篷車。

她穿着一身素服，未施脂粉，一條白綾帶，橫勒着滿頭秀髮。

眉梢眼角處，帶着淡淡的哀怨，但却掩不住天生麗質，美麗容顏。

她微微垂着首，低聲說道：「平先生，喚出未亡人，有什麼吩咐？」

也許是這素服麗人太美，招來不少路人側目。

杜天龍低聲道：「平兄，請夫人進廳敘話，這裏不太方便。」

平步青道：「杜兄說的是……」

回頭對那素衣麗人，溫聲說道：「夫人請。」

素服麗人歎口氣，舉步向前行去，蓮步姍姍，登上了白玉石級。

徐二帶路，引那素服麗人行入大廳。

平步青讓那素服麗人落了座，才輕輕咳了一聲，道：「杜總鏢頭已答應了護送夫人回長安，費用白銀四萬兩，先付一半，另一半到長安再付。」

素服麗人忽然起身，對着杜天龍盈盈拜倒，道：「未亡人，謝過杜總鏢頭仗義成全。」

杜天龍伸出兩隻手，又不便去扶，急的哈着腰，道：「夫人，快些請起，就算我們答應了護送夫人入長安，也是爲了銀子，這是生意，夫人用不着謝我們……」

素衣麗人接口道：「未亡人連遇險難，縱然是肯化銀子，也沒有人願接這趟生意。」

杜天龍輕輕咳了一聲，說道：「夫人是……」

平步青接道：「柳記長福銀號三東主的夫人。」

柳夫人道：「不敢當，未亡人夏氏秋蓮。」

杜天龍道：「柳三爺是……」

柳夫人道：「先夫就是被人刺殺。」

杜天龍心神一震，道：「柳三爺死在何處？」

柳夫人道：「開封。」

杜天龍道：「開封的長福銀號規模很大呀！」

柳夫人道：「先夫就是死在開封長福分號。」

杜天龍道：「銀號中，沒有護院武師麼？」

柳夫人道：「有！那人在大白天，混入銀號，直闖入內院，一劍殺死先夫。」

杜天龍沉吟了一陣，道：「夫人是眼見麼？」

柳夫人道：「算得上是眼見，先夫被刺的地方，是內宅廳中，未亡人在內室，先夫死前一聲驚叫，未亡人立時趕出內室，會經見到了那刺客的背影。」

杜天龍道：「夫人沒有叫喊麼？」

柳夫人道：「有！等那護院武師趕到刺客早已不見。」

杜天龍道：「光天化日，能混入戒備很森嚴的長福銀號行刺，這的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

平步青突然從懷中摸出四張銀票，選了兩張，雙手奉上給杜天龍，道：「杜兄，生意已經談好了，杜兄請收下定銀。」

杜天龍轉頭看去，只見那兩張銀票，每張一萬兩，蓋着鮮紅的長福大印，心中暗暗忖道：保一個人頭鏢，千里旅途，有四萬銀子好賺，就是保一批價逾數百萬的紅貨珠寶，也沒有這樣一份收入，但那閃電神馭平步青，竟然不肯賺這筆銀子，這中間，只怕是大有文章。

心中念轉，微一搖頭，道：「定銀，在下不敢收……」

平步青道：「為什麼？」

杜天龍道：「因為，咱們生意還未談好。」

平步青笑一笑，道：「杜總鏢頭，龍鳳鏢局在江湖上威名卓著，答應過的事，如再悔改，日後傳揚於江湖之上，只怕有損貴局的威風了吧？」

杜天龍沉吟了一陣，道：「在下答應了麼？」

平步青道：「夫人已經謝過了杜兄的仗義之恩。」

杜天龍道：「這個，這個……」

柳夫人輕撩白羅裙，盈盈跪倒，道：「杜總鏢頭，先夫被刺之後，賤妾細想內情，十分複雜，如若不能回到長安總號，面見大爺，賤妾只有從亡夫於泉下……」

兩行淚珠兒，滾下了雙腮。

手執白羅帕，拭拭淚珠兒，接道：「賤妾死不足惜，只可憐亡夫留下的孤女若梅，沒人照顧……」

杜天龍怔了一怔，接道：「夫人，還有位女公子麼？」

柳夫人點點頭，道：「小女現在貴局外面的篷車之上。」

杜天龍一揮手，道：「快！接柳小姐進入大廳。」一面伸手請起了柳夫人。

兩個守在大廳旁側的大漢，突然飛身疾奔，向外直衝過去。

平步青微微一笑，道：「杜總鏢頭，兄弟至少拋了他們二十里，最快，他們也還要一頓飯的時間，才能趕來。」

杜天龍長長吁一口氣，道：「夫人，平兄，在下雖然還未太瞭解內情，但就感受上而言，這中間情節，十分複雜。」

笑一笑，平步青道：「杜兄，如是很簡易的事情，兄弟不會帶他們來龍鳳鏢局，柳夫人也不會出四萬兩銀子。」

柳夫人黯然說道：「錢財乃身外之物，何況，柳家聚財無數，賤妾願再奉私蓄兩萬白銀，希望杜總鏢頭能保我們母女，安抵長安。」

這時，兩個健壯的鏢局伙計，帶着一個十一二歲的少女，行了進來。

那少女一身白羅衣，白綾帶紮着兩條小辮子，面目娟秀，一雙天足，穿着白緞面子小劍靴，緩步入廳。

那是位嬌麗可愛的小姑娘，也許是歷經大變之故，純稚無邪的小臉上，滿佈淡淡的哀傷，憂苦。

杜天龍目光一掠柳姑娘一雙天足，心中暗暗忖道：柳家富可敵國，女兒家，怎會留着天足，難道這丫頭，曾學過武功不成。

在那個時代中，世家女兒，大都要纏上一雙好小脚，所謂盈盈一握，走起路來，才能夠步步生蓮。

聰明的柳夫人，似是已瞧出了杜天龍的懷疑，輕輕歎息一聲，道：「賤妾無德，只生此一女，因此，極得先夫的寵愛，纏足之痛，使先夫不忍聞哀苦之聲，故而留了她一雙天足，唉！小女何幸，生為柳家女……」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賤妾曾為此事，和先夫有所爭辯，先夫卻笑語賤妾，柳家女兒，別說是一雙天足，就是麻臉、醜女，也不愁嫁不出去啊！」

說的也是，以柳家財力之雄，百萬陪嫁，可使一個窮小子，一過洞房花燭夜，立時成豪富之家。

杜天龍點點頭，道：「原來如此。」

平步青微微一笑，道：「杜兄，在下還要憑仗四駿車的快速，逗着他們玩一陣，三夫人母女交給你杜總鏢頭了。」

兩萬兩銀票，送到杜天龍的手中，轉身一躍，飛出大廳。

杜天龍大聲叫道：「平兄留步。」

平步青頭也不回，直奔到鏢局外面，躍上篷車，拋下一個大包裹，疾馳而去。

杜天龍追到大門外面，平步青已馳出了二十餘丈。

只好撿起了平步青拋下來的大包袱，行回大廳，說道：「夫人，車上還有別物麼？」

柳夫人搖搖頭，道：「我們母女走的很急促，只帶了這一個包袱。」

杜天龍道：「走的很急促？」

柳夫人道：「是的，我一直担心我們母女離不了開封，唉！如非平大俠仗義相助，我們母女決難逃過虎口。」

杜天龍道：「夫人，聽夫人的口氣，似乎是這中別有內情。」

柳夫人點點頭，沒有接口。

杜天龍道：「夫人，可是已然知道了這些內情，是麼？」

柳夫人道：「賤妾知曉的不多，而且，這些事，關係柳家內情，恕賤妾無法多言。」

這麼一說，杜天龍自然不好多問。

本來，這是保鏢不是問案，杜天龍也不應該問的太多。

但這件事中的疑竇太多，杜天龍沉吟了一陣，仍然忍不住問道：「夫人回到長安，就能夠安全了麼？」

柳夫人點點頭，道：「大伯坐鎮總號，未亡人只要能面見大伯，就可保我們母女的安全了。」

杜天龍又沉思了良久，說道：「好吧！區區接下這趟鏢了，但夫人準備何時動身？」

柳夫人道：「先夫停柩開封未葬，未亡人歸心似箭，自然是越快越好。」

杜天龍道：「夫人請留此便飯，在下稍作佈置，飯後立刻登程。」

不知是有意，還是無心，柳夫人輕提

白羅裙，露出了一對小金蓮。

那是不足三寸的一雙好小脚，尖尖白綾鞋一手可握。

撩起了白衫衣襟兒，掏出來兩張銀票，說道：「這是銀票兩張，請杜總鏢頭收下。」

兩隻雪白纖長的玉手，捧着銀票，遞了過來。

杜天龍道：「四萬銀子够多了……」

站在一側的徐二先生，却伸手接下銀票，道：「總鏢頭，十萬八萬銀子，在柳記長福銀號，算不得一回事，咱們該多去些人，以保護三夫人母女的安全就是。」

杜天龍皺眉頭，卻未阻止，沉聲吩咐道：「傳話下去，選八個精幹的趟子手，各選好馬一匹，要一輛四套大篷車，我和夫人親自護送。」

徐二先生一欠身，道：「屬下立刻傳話。」

杜天龍略一思索，又道：「去通知王鏢頭一聲，要他同行。」

徐二先生怔了一怔，道：「總鏢頭，有你和夫人同往，還要王鏢頭去麼？」

杜天龍道：「照我的話去辦，替柳夫人母女們安排酒飯。」

轉身行入內院。

徐二先生輕輕咳了一聲，道：「柳夫人，敝局總鏢頭，從來沒有如此慎重過，請了夫人同往，還帶了王鏢頭同行，我再選八個最精幹的趟子手，龍鳳鏢局的精銳，盡隨夫人西行長安了。」

柳夫人長長嘆口氣，道：「杜總鏢頭仗義，閣下多多幫忙，未亡人感激不盡，這銀票一張，酬謝閣下，還望笑納。」

纖纖玉手，奉上一張銀票。

徐二先生眼角一描，那是五千兩銀子的面額。

好大的手筆啊！一謝五千兩雪花白銀，除了柳記長福銀號中的主人之外，天下再也找不出第二家人。

徐二先生呆了一呆，道：「這個！這個不好意思吧？」

柳夫人道：「柳家有的是銀子，大哥收下吧！」

徐二先生接過銀票，作個揖，道：「這，謝過夫人了。」

柳夫人道：「不用謝了……。」話題一轉，說道：「杜夫人也會武功麼？」

徐二先生道：「咱們夫人的武功，只怕不在總鏢頭之下，再加上王鏢頭那一身武功，夫人儘可以放心了。」

柳夫人道：「王鏢頭是……」

徐二先生接道：「除了總鏢頭和夫人之外，咱們龍鳳大鏢局，就屬王鏢頭的武功最好了。」

柳夫人未再多問。

片刻後，酒飯開上。

也許柳夫人太大方，這徐二先生吩咐送上的酒飯很豐盛。

滿桌佳餚，只有柳夫人母女們兩人食用。

龍鳳鏢局不愧是大字號，動作可也真快，柳夫人母女們也就不過是剛吃完飯，徐二先生已過來相請，道：「夫人，立刻上路呢？還是休息一會再走？」

柳夫人道：「杜總鏢頭的意思呢？」

徐二先生道：「總鏢頭已在門外候駕，但憑夫人吩咐。」

柳夫人站起身子，牽着女兒一隻手，道：「我歸心似箭，自然是愈早愈好。」

龍鳳鏢局的大門外，早已停着一輛三馬環套的馬車，一個二十七八，柳眉鳳目的中年婦人，穿着一身青色勁裝，左手提着一把古銅作鞘的寶劍，站在車前。

八個身着黑衣，白裹腿倒打千層浪，身佩一式單刀的精壯漢子，雁翅一般排在篷車後面。

杜天龍牽着一匹全身如墨的高大黑馬，站在篷車前面，馬鞍旁掛着一把金背大砍刀。

一個三十上下，紫臉環目的黑衣大漢，腰裏圍着亮銀軟鞭，站在杜天龍總鏢頭的身側。

柳夫人心中暗暗盤算，忖道：那站在篷車前面，大概是杜夫人了，立在杜天龍身側，腰圍軟鞭的漢子，自然是龍鳳鏢局的首座鏢師王鏢頭了。

只見杜天龍一抱拳，道：「拙荆陪夫人，小姐，共乘篷車，也好近身保護。」

柳夫人對着杜夫人一欠身，道：「未亡人謝過杜夫人。」

杜夫人還了一禮，笑道：「不敢當，夫人請上車。」

車把式是一個四十多歲的漢子，手執長鞭，腰裏束着一條白布帶子，伸手拉上一個錦墩，放在車前，隨手打開了車前垂簾。

杜夫人手扶着柳夫人母女登車，也隨着登上篷車。

車把式收好錦墩，放下垂簾，躍坐車簾前面，順手打了一個響鞭。

三匹拉車的健馬，立時奮鬃長嘶。

杜天龍翻身上馬，一揮手，道：「四前四後，起車。」

車後面八個佩刀的趟子手，一齊躍上馬背，前四個潑刺刺，衝到篷車前面，蹄聲得得，向前奔去，片刻間，已到達數十丈外。

杜天龍和紫臉漢子，並騎走在車前三丈左右處。

篷車馳動，輪聲轆轆。

另四個佩刀的趟子手，却隨在馬車後面，保持着五丈上下的距離。

十四馬前呼後擁，拱圍着篷車，向前馳去。

一行車馬，很快的行出了洛陽城。

杜天龍回頭後側稍後一肩的紫面環目大漢，低聲道：「人傑，閃電神馭平步青，是何等人物，肯把這票酬報豐厚的生意，送到咱們手上，這中間，定然有紮手之處。」

紫臉人，正是龍鳳大鏢局中的首座鏢師王人傑，此人不但武功超羣，就是應變機智，也是杜天龍以下的第一人物。

只見他沉思了片刻，道：「總鏢頭顧慮甚是，如論柳記長福銀號的實力，決不在咱們龍鳳鏢局之下，開封大地方，柳家必然頗有好手，保護銀號，他怎會借重平步青的力量。」

杜天龍道：「這一點，柳夫人倒有解說，他說柳家三東主被殺，很可能是他們家族中事。」

王人傑道：「爭權奪利？」

杜天龍道：「大概是罷？」

王人傑道：「以柳家之富，掌握了北六省的大部錢莊，銀號，就算有上十個，八個兄弟，也有着分不完的金銀，還用得着大鬧家務麼？」

杜天龍對這位王鏢師，似是有着很大的敬重，回頭笑一笑，道：「你有什麼特異的看法呢？」

王人傑道：「屬下對柳夫人瞭解的太少，不敢妄作論斷，但這些出於常情的變化，定有複雜的內情……」

語聲頓了一頓，接着道：「柳家的財力，富可敵國，聽說江湖上，有不少的高手，都被他們收用，不論柳夫人說的是眞是假，咱們只把這件當成一票生意來看，此地距長安，行程不遠，總鏢頭既然只是言明把他們送到長安柳家的長福銀號總號，咱們依約行事，到長安交了人，回頭就走。」

杜天龍點點頭，道：「說的是，柳家的家業太大，咱們實在也管不了，但願這一路平安，到達長安就是。」

王人傑笑一笑，道：「總鏢頭說的是，所以，屬下之意，咱們盡量少問那柳夫人的事情。」

杜天龍點點頭，未再多言。

那顯然是同意了王人傑的意見。

篷車、健馬，奔行極快，太陽下山，已然跑出來六七十里的行程。

杜天龍心中暗作了一個決定，要盡快把柳夫人母女們送到長安。

如是閃電神馭平步青沒有說謊，追趕柳夫人的人手，來自開封，就算他們未受閃電神馭的誘騙，追趕了路綫，這一陣急趕，也把他們拋後了數十里。

這條路，龍鳳鏢局子常來常往，十分熟悉，避開了應該落脚的大鎮，在一座小村鎮上停了下來。

說這裏是一座村鎮，其實只不過有十幾戶人家，但因面臨官道，十幾戶人家，倒有兩家客棧。

人進食，馬加料，杜天龍準備休息上兩個時辰，連夜趕路。

這時夕陽餘暉已盡，夜幕低垂。

杜天龍下令趟子手，好好休息一陣，準備二更之後上路。

柳夫人一直未講過一句話，似是對杜天龍有着無比的信任。

直待柳夫人母女們進食完畢，杜天龍才輕輕咳了一聲，道：「夫人歸心似箭，在下亦希望能早到長安，因此，在下準備連夜趕路，不知夫人意下如何？」

柳夫人道：「未亡人母女們的生死盡付托於杜總鏢頭，但憑總鏢頭的安排。」

杜天龍笑一笑，道：「杜某自然盡維護夫人、小姐的安全，不過，要委屈夫人，在車上休息一下了。」

柳夫人道：「自離開開封府，我們母女大都在平大俠的車上宿住，總鏢頭不用担心，未亡人已習慣了這等亡命奔逃的生活。」

緩緩站起身子，向店外行去。

忽然間，一陣急促的馬蹄聲，傳入了耳際。

杜天龍霍然起身，道：「夫人慢行一步。」

王人傑一按桌面，一個箭步，已到了客棧門口，擋在柳氏母女前面。

八個趟子手，也鬨聲，伸手抓起了放在身側的兵刃。

杜天龍搖搖頭，道：「未得我命，不可輕舉妄動。」

馬蹄聲急如狂雨，倏忽之間，已到了客棧前面。

借客棧門口高挑的一盞燈籠，杜天龍看清了來人。

是三個身着灰色對襟密扣的勁裝大漢，着滿塵土，三匹健馬，更是跑的一身大汗。

三個人勒韁停馬，打量了店中的形勢一眼，突然一齊翻身下了馬背。

當先一人高聲說道：「替咱們飲馬加料，咱們打個尖，還要連夜趕。」

這等荒野的客棧，只有兩個店伙計，來了杜天龍這批人，已經好忙了一陣，剛剛閉下來，又到三位客人，只好打起精神，接馬迎客。

三個灰衣人把馬韁交給了店小二，魚貫行入店中。

王人傑退一步，讓開去路，三個灰衣人却一轉身，在門口處一張桌子上坐了下來。

雖然這三個人來的太過突然，引人懷疑，但人家一直沒有生事的樣子，杜天龍和王人傑，自然不便質問。

三個灰衣人叫過酒菜，立時大吃大喝起來。

這時，柳夫人母女已然退回到杜天龍身旁一張木桌上，和杜夫人坐在一起。

王人傑站在客棧門口，不時回頭望望三人。

兩班人沒有說過一句話，但却有一種緊張的氣氛，充塞客棧。

三個灰衣人行動很規矩，狼吞虎嚥的吃過了酒菜，立時會賬上路。

目睹三人縱馬去遠，王人傑才緩步度回到杜天龍的身側，低聲道：「總鏢頭，咱們還要趕路麼？」

杜天龍沉吟了一陣，高聲說道：「店家，收拾幾間客房，咱們今晚上住下。」

店伙計一皺眉頭，說道：「大爺，小棧客房不多，諸位這麼多人，只怕是住不下。」

杜天龍笑一笑說道：「不要緊，收拾一房乾淨的房子，給女眷們住，其他的不用你操心，咱們可凑合一夜就是。」

看看杜天龍的金背大砍刀，店伙計不敢拒絕，振起精神，收拾了一個房間。

這是緊鄰賬房的一間瓦舍，房間不大，一張床佔了大部份地方。

在這等荒野小店，也只好凑合了，杜夫人，柳夫人，帶着她的小女兒柳若梅，擠在房間裏，八個趟子手，分成四班值夜，杜天龍，王人傑，就在店堂裏坐息。

車把式留在篷車上看守着。

三更過後，萬籟俱寂，店堂裏點燃着一隻火燭。

突然間，響起了一陣衣袂飄風之聲，劃破了深夜的靜寂。

杜天龍一直在閉目假寢，暗中却運起內功，靜聽四下的動靜。

闖驚起身，伸手抓起身旁的金背大砍刀。

就在杜天龍站起身子的同時，王人傑也霍然站起了身子。

杜天龍搖搖頭，低聲說道：「人傑，守在這裏，咱們不能中了別人調虎離山之計。」

王人傑點點頭，低聲道：「總鏢頭小心。」

杜天龍一幌，穿出廳堂。

凝目望去，只見屋脊上人影一閃，直向正南方奔去。

杜天龍一提氣，躍上屋面，疾追下去了。

這是無月之夜，借滿天閃爍的星光，杜天龍瞧出了那是個身着黑色長袍的人。

那人輕功不弱，一直保持着距離杜天龍兩三丈的距離。

杜天龍冷哼一聲，突然一提眞氣，一連三四個飛躍，趕上兩丈距離，距離那黑衣人也就不過一丈多些。說道：「朋友，再不肯停下來，我杜某人，可要用暗青子招呼你了。」

黑衣人突然停下脚步，回過身子，道：「杜總鏢頭乃中原道上名家，兄弟是慕名久矣了。」

杜天龍凝目望去，夜風中只見黑紗飄動。

原來，那黑衣人臉上蒙着黑紗。

杜天龍輕輕咳了一聲，道：「咱們見過面麼？」

黑衣人笑一笑，道：「是否見過，在下覺着並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在下想和你杜總鏢頭談一件事。」

杜天龍道：「好！朋友請說說看？」

黑衣人道：「柳記長福銀號的柳三夫人，是否僱了你杜總鏢頭，……」

杜天龍接道：「不錯，柳三夫人，僱我龍鳳鏢局保她回到長安。」

黑衣人道：「不知那柳三夫人出了多少銀子？」

杜天龍道：「朋友，你這話，是何用意？」

黑衣人道：「柳三夫人出了多少銀子，咱們可以加倍奉上，只要貴局退了這趟生意。」

杜天龍暗暗冷笑，忖道：你把我杜天龍看成了什麼人？但他久走江湖，見多識廣，強自忍下心中的怒火沒有發作出來，淡淡一笑，道：「單就生意而言，未始不可談談。」

黑衣人道：「杜總鏢頭果然是明智的很，請開個價碼出來，在下如若能够作主，可以立刻答允，就算不能作主時，在下亦將立刻請示，務必給你杜總鏢頭一個滿意的答覆。」

杜天龍道：「錢財身外物，多一些，少一些，非關緊要。」

黑衣人嗯了一聲，說道：「杜兄的意思是……」

杜天龍道：「在江湖道上行走，大都靠朋友帮忙，但人的名兒，樹的影兒，你朋友或是貴上，希望能亮個名號出來。」

黑衣人沉吟了一陣，道：「杜總鏢頭，如是咱們談成了這票生意，敝上和在下，都可以亮出名號，交你杜兄這個朋友，只是現在……」

杜天龍笑一笑，道：「閣下這話，就有些見外了，杜某人要錢，但也要朋友，如是你朋友不肯告名號，只爲區區幾萬兩銀子，要我杜某自己搬石砸脚，那未免過份了。」

黑衣人長長吁了一口氣道：「杜兄說的倒也有理，但在下無法立刻奉告，容得兄弟和敝上研商一下，再行奉覆杜兄。」

杜天龍道：「好！你們酌量酌量，在下敬候佳音。」

黑衣人一抱拳，道：「兄弟告別。」

杜天龍心中一動，說道：「朋友，慢走！」

黑衣人道：「杜兄還有什麼見教？」

杜天龍歎口氣，道：「朋友，如是咱們生意成交，在下深覺愧對柳三夫人，因此，在下不希望殺人。」

黑衣人哈哈一笑，道：「這個杜總鏢頭放心，敝上和兄弟，都不喜把事情辦的血淋淋的，咱們答應杜兄，不傷害柳三夫人母女。」

杜天龍道：「兄弟領情。」

黑衣人一轉身，疾奔而去。

杜天龍望着那黑衣人的背影，心中留下了太多的疑問，閃電神馭沒有騙人，確有很多的武林高手，在追殺柳三夫人母女倆。

爲什麼？

柳記長福銀號，分支店遍佈北六省，勢力龐大，爲什麼竟不能保護他們三夫人的安全。

三東主的夫人，在長福號中的身份，是何等高貴，各地分號的首腦，怎敢不聞不問？

難道這是他們家務事不成？

愈想愈對，除了他們兄弟鬩牆之爭，長福號中人不敢插手之外，其他的門派中人，怎能坐視不理。

杜天龍很想再從那黑衣人口中，探出一點消息，但他明白，那黑衣人也是老於世故的江湖人物，如是問的太明顯，可能會使他疑心。

一陣冷風吹來，吹醒冥思玄想的杜天龍，彈彈一身積塵，回轉客棧。

客棧中，點燃了兩支火燭，四個趟子手都已經披掛整齊。

另外四個趟子手，分在門外庭院中巡視。

杜夫人，柳三夫人，還有那位娟秀美麗的小姑娘柳若梅。

這位小丫頭雖只有十一二歲，但看去，却像十四五歲的人，長像够美，除了一雙天足之外，實再找不出還有別的缺點。

只見她靜靜的站在母親身側，一語不發，很文靜，也很冷漠。

杜夫人站起身子，說道：「來的什麼人？」

杜天龍道：「他蒙着臉，不肯說出身份。」

杜夫人一皺柳眉兒，道：「你沒有取下來他蒙臉的絹帕。」

杜天龍道：「沒有。」

柳三夫人突然歎口氣，道：「可是爲了我們母女的事？」

杜天龍道：「不錯，他們找區區談判

，願意出高出數倍的價錢，勸在下放棄這票生意。」

一面說話，一面留神那柳三夫人的臉色。只見她臉色很平靜，似乎是這在她預料之中一般。

她舉手理一下鬢邊的散髮，凄凉一笑，道：「杜總鏢頭怎麼回覆他？」

杜天龍道：「國有國法，行有行規，在下自有主張。」他沒有說出如何處置此事，以察柳三夫人的反應。

柳三夫人道：「是！鏢行有鏢行的規矩，杜總鏢頭不願講，賤妾也不再多問了，反正我們母女的性命，生死，完全托付了你杜總鏢頭。」

杜天龍神色嚴肅的說道：「夫人，妳付了銀子，托咱們保護妳一路平安的到達長安，按理說，咱們也不該多問夫人的事，不過，在下感覺到這件事，太出乎常，來人的武功很高，……」

柳三夫人接道：「總鏢頭可是自覺着沒有辦法應付麼？」

杜天龍一揚雙眉，道：「保鏢這一行，吃的刀頭上舔血的飯，收人財錢，給人賣命，不論敵勢如何的强大，咱們也不能退縮，總得硬着頭皮頂過去，不過，咱們希望三夫人，能告訴咱們幾句實話，龍鳳大鏢局的鏢師、兄弟們，就算戰死了，心中也舒坦一些。」

柳三夫人黯然一歎，道：「杜總鏢頭想知道什麼？」

杜天龍道：「追殺三夫人母女的人，是受何人遣派而來？」

柳夫人輕輕一皺秀眉兒，道：「杜總鏢頭，先夫被殺於開封分號，未亡人攜小女，悄然出走，我們母女心中，也有着重重的疑雲，未亡人心中縱有所疑，但事無證據，未亡人也不敢隨口亂說。」

杜夫人挿口接道：「天龍，咱們只管把人送到長安，用不着問事太多，三夫人既有難言之隱，你就不要勉强人家了。」

王人傑輕輕咳了一聲，道：「總鏢頭，咱們休息了這陣工夫，人也歇了過來，馬也吃好草料，屬下之意，咱們連夜動身如何？」

杜天龍略一沉吟，道：「好！咱們上路。」

八個隨行趟子手，都是龍鳳鏢局挑選出的精幹人物，一聲說走，立時動手，片刻間，車上套，馬上鞍。

杜天龍留下了十兩銀子，步出店門。

王人傑高聲說道：「天色很黑，車馬別拉的太長。」

義拒賄賂客　勇殺攔路人

四個開道的趟子手，當先上了馬，其中兩個順手解下了馬鞍的匣弩。

累不愧是挑選的精悍人物，不待鏢頭吩咐，已作了戒備。

匣弩是一種很犀利的暗器，一匣十支弩箭，由强力的彈簧控制，可以連續射出，力及三丈開外，本是三國時代，諸葛孔明先生創製之物，流入江湖。

再加改造，威力倍增，是一種很霸道利器，龍鳳鏢局這諸葛匣弩，更是名匠所製，弩箭都是純鋼打成，彈簧的力道，也特別强大，整個龍鳳鏢局，也不過只有八具，這一次帶來了四具，篷車前後，各有兩具，分由四個趟子手所用。

篷車走的不太快，八個隨車的趟子手，前後距篷車，也就不過是一丈多些。

杜天龍輕輕一提韁，健馬忽然向前衝去，一面低聲叫道：「人傑，咱們到前面瞧瞧去。」

王人傑一加勁，追上了杜天龍，道：「總鏢頭，有話吩咐？」

杜天龍低聲道：「對方已經挑明了，而且，看樣子，他們來的人手不會很少，我剛才已經穩住了他們，咱們來這麼一個連夜動身，也許他們會措手不及，就算能平安的渡過這半夜，絕對過不了明天，看樣子，非要有一場惡戰不可。」

王人傑道：「他們來的實在很快，咱們一路緊趕，仍然被他們攔上了。」

杜天龍歎道：「平步靑送給了咱們這一票大生意，可也交給了咱們這一個燙手的山羊，人傑，我看這一趟麻煩很大，單是我追的那個黑袍人，就不是好對付的角色，何況……」

王人傑道：「何況什麼？」

杜天龍道：「他還不是正點子。」

王人傑哦了一聲，道：「總鏢頭，沒有探探他們的窰垛子麼？」

杜天龍道：「探不出來，他臉上蒙着紗，我瞧不到他的面貌，但聽他幾句話，就知道是一塊辣口的老薑，不過，人家很上道，話也挑的很明，但最使我想不通的一點，他們竟然說出不傷柳三夫人母女的話？」

王人傑沉吟了一陣，道：「照總鏢頭這麼說法，這担子實在很重，不過，咱們總不能中途退鏢！」

杜天龍接道：「退鏢自然不成，我跟你商量這件事，是要你心裏有個譜，咱們已經被人攔上了，趕路已經不太重要，重要的是盡量保持着體能。」

王人傑道：「只要他們今夜來不及動手，明天過午，咱們就可以趕到函谷關了，在那裏歇馬，好好的休息一天。」

杜天龍道：「我想他們要動手，也不會在函谷關前，不過，咱們的人手少了一些。」

王人傑道：「函谷關雷家寨，過關刀雷慶雷大爺，不是總鏢頭的好朋友麼？」

杜天龍道：「我也在這麼想，但咱們吃的是鏢行飯，好不好去麻煩朋友照顧咱們的鏢車，我心裏一直難定主意。」

王人傑道：「雷家寨離函谷關，不過四五里路，咱們歇馬後，總鏢頭不妨跑一趟，看看雷大爺的態度再說，好！就不妨請他幫個手，如是不好，總鏢頭就算路過此地，看看朋友。」

杜天龍道：「好！就這麼辦吧！」

篷車在杜天龍等嚴密的戒備下，向西行進，不快也不慢。

第二天午時之後，一行趕到函谷關。

這是洛陽通往長安的險關之一，但也是必經要道，地處峭山山脈北部，關城在深險如函的澗谷中。

人來車往，大都在此處打尖宿棧，把一片山地關城，造成一片繁茂景像。

這一次，杜天龍大反避開大鎮宿住的

常情，找了一家最好最大的客棧，包了一進大跨院，吩咐趟子手，道：「趁天色未黑，諸位好好休息，吃的，喝的隨便叫，但人却不許外出，醉酒。」

事實上，天色還早的很，天黑前，足足可行過這一段澗谷險區。

八個趟子手，都不明白，爲什麼總鏢頭會這麼提早宿客棧，但他們却無人敢問內情。

杜天龍進過了酒飯，休息了片刻，交代了杜夫人幾句話，一人一騎，直奔雷家寨。

雷家寨依山面水，用山石砌成了一個城廓，寨裏面也不過是兩三百戶人家。

但却因爲出了過關刀雷慶這位人物，使得這雷家寨也跟着有了名氣。

杜天龍常來往於洛陽長安之間，也常來探望雷大爺，杜天龍人馬進了寨子，已有飛報給雷慶。

過關刀雷慶匆匆迎了出來，杜天龍還未到雷家寨口，雷慶已迎到馬前。

杜天龍翻身下馬，一抱拳，道：「怎勞大哥遠迎。」

雷慶個子不高，人有點黑，五十多歲的年紀，留着花白鬍子，但却有中原人的豪氣，聲若洪鐘的哈哈一笑，說道：「兄弟，怪不得昨夜張燈結采，原來是貴客光臨。」

跟來的從僕接過馬，雷慶牽着杜天龍的手進入廳堂。

一面吩咐廚下備酒，一面笑道：「兄弟，咱們哥倆個，快兩年沒見啦，我知道龍鳳鏢局被你闖的很發達，不但在關洛道成了第一塊牌子，就是北六省，幾十家大鏢局，也算是數一數二的字號了，幾次，都想到洛陽去瞧瞧你，但怕就誤了你的生意，……」

杜天龍接道：「大哥，這是什麼話，兄弟這兩年，確是忙昏了頭，一次追鏢，又走了一趟江南，快兩年沒有來探望大哥了。」

雷慶笑道：「兄弟啊！眼看你鴻圖大展，盛名卓著，作哥哥的這份高興，那就不用提，怎麼？你這次是一個人來麼？」

杜天龍道：「你弟妹也來了……」

雷慶一下子跳起來，道：「人在那裏，快去接她。」笑一笑，杜天龍道：「不瞞大哥，小弟這次是順次探望，弟妹留石函谷關客棧裏，守護着鏢車，小弟探望大哥一下，也就回去。」

雷慶哦了一聲，道：「這趟鏢很重吧！是西行，還是東上。」

杜天龍道：「下長安，鏢是一趟人頭鏢，但價錢却是好的出奇。」

雷慶笑一笑，道：「多少人？」

杜天龍道：「母女兩個，由洛陽到長安，他們出了四萬兩銀子。」

雷慶嚇了一跳，道：「什麼人，這樣吃價。」

杜天龍道：「說起來叫人難信，柳家長福銀號的三東主的夫人，和那一個小女兒。」

雷慶道：「嗯！這就難怪了，那位三東主呢？」

杜天龍道：「死了，被人刺死在開封長福分號。」

雷慶皺了皺眉頭，道：「兄弟，這件事，有點古怪，你這次來看我，有沒有別的事情？」

老江湖究竟見多識廣，一句話，就問到點子上。

杜天龍道：「不敢瞞大哥，兄弟鏢車出了洛陽城，昨夜就被人攔上，而且，事情也挑明了，要兄弟放了這趟鏢，對方的口氣也很大，願意加倍賠償損失，大哥知道，行有行規，小弟接下這趟鏢，就不能放下，硬着頭皮也得頂下去。」

雷慶道：「兄弟，你是否摸清楚了對方的路數，是不是中原道上的人？」

杜天龍道：「他蒙着臉，不肯亮萬兒，但兄弟明白，綠林道上人，決不會拏加倍的銀子，叫咱們放鏢，這事情實叫人有些難測高深，小弟順道來看大哥，一是探望，二來請教？」

雷慶沉吟了一陣，道：「事情確然很古怪，我一時間，也想不出他們是個什麼來路？這麼辦吧！吃了酒飯，我送你回客棧，一來看看弟妹，二來，咱們哥倆兩年不見，總得談談，你這樣忙，我也沒有法子留你，咱們只好邊走邊談了。」

話已說的很明白，但却曲折有緻，不露痕跡。

杜天龍心中感激萬分，但他也忍在肚子裏沒有說出來。

用過酒飯，雷慶吩咐備馬，帶了他成名江湖的折鐵刀，又帶了兩個徒弟。

四人四騎，趕到函谷關，太陽還沒有下山。

杜夫人迎在跨院，深深萬福，道：「勞動雷大哥了。」

雷慶笑一笑，道：「弟妹，天龍已成了天下知名的大鏢頭，但我們哥倆的交情還在，妳不用說客氣話了。」

杜天龍替雷慶引見了王人傑，又替雷慶師徒三人安排了一個住處，恩大不言謝，情深不言外，大家心照不宣，雷慶是誠心幫忙，杜天龍也不說客氣話。

一夜無事，第二天，直等到日升三竿，才車馬登程。

三夫人夏秋蓮，一直是未多閒話，一切都聽從安排，要住就住，叫走就走。

車馬出了函谷關，奔行在崎嶇的山道上。

雷慶和杜天龍並騎而行，兩個天南地北的聊個沒完，但却絕口不談這趟人頭鏢的麻煩。

過關刀兩個弟子，都是二十四五的年紀，也都是雷慶的同宗，大弟子叫雷沖，二弟子叫雷明。追隨雷慶十幾年，已得過關刀十之七八的眞傳。

兩個和王人傑談的很投機，王人傑談一些江湖奇聞，怪事，聽得兩個人津津有味。

車出函谷關二十里，狹崎的山道，突然開濶，但却有一片松林攔路。

伐木開路，官道穿林而過。

當先開道的趟子手，馬近了林邊，突然停下，一個翻身下馬，順手摘下鞍上諸葛匣弩，一個却勒韁回奔過來。

不用趟子手稟報，杜天龍也生出警惕，一提韁，馬放四蹄，潑刺刺直到林木前



雷慶舉掌遙拍擊碎小木箱，箱中銀票、明珠散落，黑衣人舉手一抄，銀票明珠盡入掌握。

面。

這時，已經近午時刻，放眼官道，不見行人。

王人傑一揮手，篷車在距離樹林十丈處，停了下來。

車前車後的趟子手，立刻下馬，把篷車給圍了起來，三張匣弩，守在車前和兩側。

趕車的把式，也是久經風浪的人物，一拉活結，三匹拉車的健馬，套繩鬆開。

原來，怕一旦動手搏殺，馬兒受了驚駭，放腿奔行，拉動篷車，鬆了套繩，縱然是馬受驚駭，也不致影響到篷車。

王人傑跟着趟子手各守了方位，一提轡，也衝到林邊。

這時，杜天龍已經躍下馬背，望着大路中間一個描金紅漆的小箱子出神。

小箱上用石塊壓着一張白紙，上面寫着：杜總鏢頭笑納，六個字。

杜天龍望着那小描金小木箱出了一陣子神，突緩緩伸出手去。

王人傑一躍下馬，道：「總鏢頭，讓屬下來。」

搶先取過描金小箱子。

他爲人謹愼，抱住小木箱搖動了一陣，才打開箱蓋。

但覺一陣珠光耀眼，小箱裏放了一顆龍眼大小的珠子。

王人傑、杜天龍，都是識貨人，瞄了那珠子一眼，心中已然有了底子，那是一顆價值萬金以上的明珠。

明珠下，壓了五張銀票，五張兩萬兩，合計是十萬兩雪白銀子。

最諷刺的是，這也是長福銀號的，大紅號印，特製的白絹，一望即知是眞正出自長福銀號的銀票。

銀票旁邊，是一張白箋上面寫的是：

字奉杜總鏢頭閣下：

前宵一唔，歸見敝上，杜兄盛名，敝上極爲仰慕，允奉白銀十萬兩，外贈明珠一顆，倘祈哂納。並盼：

勵行前諾，放手柳家母女事。

下面署是彼此心照，恕不具名。

杜天龍看過了書箋，心中大感不是味道，冷哼一聲，道：「斷章取義，自說自話。」

緩緩把書箋捧給雷慶。

雷慶笑一笑，道：「我看過了——」

長長吁一口氣，接道：「兄弟，這人的手筆很大，中原綠林道上，決沒有這等大方的人。」

杜天龍吐口氣，道：「大哥，咱們現在應該如何了。」

雷慶笑一笑，道：「原物璧還。」

杜天龍四顧了一眼，道：「四下無人，咱們給誰呢？」

雷慶道：「兄弟，不論如何？你得覆人家幾個字，至於如何奉還，大哥我想辦法。」

杜天龍吁口氣道：「半途之中，那來筆硯。」

王人傑拾了兩節枯枝，燃了起來，笑道：「只好焦枝代筆吧！」

杜天龍接過枯枝就原書白箋上寫道：

行有行規，恕難從命，原賜心領，原物璧還。下署了杜天龍的名字。折好放入箱中。

閤上箱蓋，交給雷慶，道：「大哥，要怎麼處置？」

雷慶笑一笑，道：「這大筆銀子，在下不相信他們無人在暗中監視。」

翻身下馬，把那描金小木箱放在馬鞍之上，因鞍上的索繩綑好，輕輕在馬背上拍了一掌，道：「走！」

那健馬立刻放蹄奔行，順着官道向前奔去。

杜天龍，雷慶等一行人，都站在距那松林四五丈左右之處，看到那健馬奔行入林。

馬入密林，大約有一刻工夫左右，重又奔了回來。

過關刀雷慶這匹馬，雖非日行千里的龍駒，但也算得一匹好馬，這匹馬，追隨他甚多年，已能稟受主人的意思行事。

健馬奔行到雷慶身側，雷慶突然臉色一變，冷哼了一聲。

杜天龍究竟是久年闖蕩江湖的人物，一見雷慶臉色神情，立時恍然大悟。

原來雷慶，那送還銀票明珠的一事，故意把自已的坐馬，送入松林，想仗憑自已在這關洛道上的盛名，化解了這場恩怨，或是讓對方知曉自已出馬帮助龍鳳鏢局的人護鏢，使對方知難而退。

那知事與願違，對方根本就不賣賬，而且還在馬鞍上刻了字。

果然，雷慶冷哼一聲之後，道：「杜老弟，來人，不似關洛道上的人。」

杜天龍凝目望去，只見馬鞍上刻的字跡，寫道：

明哲才能保身，閣下不是鏢局中人，似是用不着捲入這場紛爭漩渦。

輕輕歎口氣，杜天龍接道：「大哥，看來，對方對柳家母女，不肯放過，而且，也和我們有了積怨，似乎一場搏殺，無法免去了。」

雷慶點一點頭，說道：「看來確是如此了。」

杜天龍道：「大哥，你是局外人，似乎是用不着捲入這場漩渦，兄弟覺着……」

雷慶哈哈一笑，接道：「老弟，我可以不管你們鏢局的事，但小兄臥榻之側，決不能容他們這麼一個張狂法，你保你的鏢，我走我的路，咱們雖然是走在一起，但各有用心，誰也不用管誰的事。」

杜天龍已從雷慶的口中聽出，這位義兄，似是已決心捲入這場是非了，雖然他强詞奪理，說出了另外一篇道理出來，但那只不過是一種藉口罷了，內心中大爲感激，歎口氣，道：「大哥，你不是已經封刀歸隱了……」

雷慶大聲接道：「誰說的，我既未封刀，也未歸隱，誰要在函谷關方圓百里下手做案，那就是不把我雷某人放在眼中，小兄非得查個明白不可。」

杜天龍低聲道：「大哥的盛情，小弟感激萬分，但敵勢很强大，咱們合在一處行動，免得分散實力。」

雷慶微微一笑，未置可否。

杜天龍回顧了王人傑一眼，低聲道：「人傑，去通知老柴一聲，升起篷車四面的放箭木板，幾個趟子手由你率領，緊篷車、刀出鞘、弩張簧，隨時準備拒敵。」

王人傑應了一聲，轉身而去。

雷慶低聲道：「老弟，你們走後面，護着鏢車，我帶着你兩個侄兒，到前面瞧瞧去。」

杜天龍急急接道：「不！大哥，要雷冲，雷明，跟人傑走一起，保護鏢車，咱們哥倆個開道。」

雷慶微微一笑，道：「好！咱們先進入林中瞧瞧。」

杜天龍道：「小弟走前面。」

一提韁，搶在了雷慶的前面。

這一次，雷慶倒未搶先，拍馬緊追在杜天龍的身後。

兩人衝入到松林口處，並未立刻進入松林，一勒韁繩，停在林外。

雷慶道：「老弟，咱們保持一丈以上的距離，以免對方暗算。」

杜天龍道：「大哥，小弟開道，你斷後。」

突然一加勁，衝入林中。

入林兩丈，杜天龍放緩了健馬，全神戒備，耳聽四面，眼觀八方。

這是一條寬過一丈的大道，道上鋪着碎石細沙。

但兩側的林木，却十分茂密，枝葉糾結，觀見林內二丈以外的景物。

杜天龍常走此道，知道這片林內大道，足足有四五里長，任何地方，都可能會受到敵人的偸襲。

所以，他走的十分小心。

深入二里左右，仍然不見一點動靜。

這時，車輪轆轆，鏢車却以很快的速度，行入林中。

車行到杜天龍、雷慶身後五丈左右時，才放緩了行速。

王人傑一騎當先，行在車前兩丈。

兩側是雷冲、雷明。

四個手執匣弩的趟子手，已然下了健馬，緊傍車側而行。

這都是龍鳳鏢局的精練人物，目光神凝，不停的向密林中搜望，一見敵踪，立刻將射出弩箭。

已行過大半路程，忽見官道轉彎處，站着一個全身黑衣的人。

杜天龍一躍下馬，順手摘下馬鞍上的金背大砍刀，緩步行去。

那黑衣人背面而立，站在路中。

杜天龍逼近那黑衣人七八尺處，那黑衣人仍然未轉身子。

停下了脚步，杜天龍一拱手，道：「朋友，請借光一步。」

黑衣人緩緩轉過了身子。

其實，他轉過來和不轉，並無多大的區別，因爲，他臉上蒙着黑色的面紗。

杜天龍吸一口氣，嚴作戒備。

黑衣人手中提着一支很奇怪的兵刃，通體漆黑，形如手杖，但却比手杖短了一些，尖端扁平，形如蛇頭。

這兵刃有個名字，叫作蛇頭判。

杜天龍見多識廣，一見那奇形兵刃，立時心生警覺。

黑衣人冷冷說道：「杜天龍，以閣下在江湖上的聲望，竟然是言而無信。」

杜天龍笑一笑，道：「朋友，咱們是第二次見面了，可惜，在下仍然未能一見閣下的眞面目。」

黑衣人道：「杜天龍，我是什麼人？似乎是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你閣下不守信約，有背江湖規矩……」

杜天龍哈哈一笑，接道：「朋友，你仔細的想想看，我杜某人，幾時答應了你放手柳家母女的事，行有行規，朋友，你如是在杜某人未接下這趟鏢時，先予警告，杜某人再接下這趟鏢，那是對不起你朋友了……」

黑衣人冷笑一聲，道：「十萬銀子，一顆明珠，那該是你一個很大價錢。」

杜天龍道：「不錯，但十萬銀子，不能讓我杜天龍自己砸龍鳳鏢局的招牌。」

黑衣人冷漠的說道：「很可歎的是，敝上料事如神，早已想到你杜總鏢頭，可能反覆無常……」

面紗波動，似是瞧了雷慶一眼，接道：「不過，咱們沒想到你杜天龍，竟然會又請來了幾個帮手。」

雷慶一拱手，說道：「在下過關刀雷慶。」

黑衣人道：「久仰了，雷兄，你已是快退休的年紀了，爲什麼要捲入了這場是非？」

雷慶哈哈一笑，道：「朋友錯了，在這函谷關百里之內，江湖朋友們，都肯賞給我雷某人一個面子，縱然事屬非常，也都事先打個招呼，撇開雷某和杜天龍這份交情不談，你們在這段地面上的作爲，可曾把我雷某人放在眼中。」

黑衣人的口齒很犀利，冷笑一聲，道：「雷兄，咱們敬重你過關刀是條漢子，希望你退出這場是非，十萬銀子，一顆明珠，咱們挐出來了，就沒有準備收回，等我們了斷龍鳳鏢局這段樑子，敝上和區區，都會登門領罪，這點意思，你雷兄先收下。」

突然探手一送，放在他身側地上那描金小箱子，突的離地而起，直對雷慶飛了過來。

以雷慶和杜天龍的目力，都看出了是那隻放有銀票明珠的小箱子。

描金小木箱飛來之勢，有如人手托着送來一般，不徐不疾，顯示，那黑衣人深厚的內力，已到了快慢隨心，收發如意的境界。

這一手，使得杜天龍和雷慶，心中大爲震動，這黑衣人顯然是一位內外兼修的頂尖高手，練到了這一份隔空送物火候，實非易事。

雷慶暗裏提聚全身眞氣，雙掌平平推出，口中却冷冷說道：「厚賜心領，原物璧還。」

雙掌推出一股强大的暗勁，直向那小木箱上撞去。

他發出的掌力剛猛激烈，擊在木箱上，響起了一聲蓬然大震。

頓然間，木箱碎裂，箱中的銀票，明珠，紛紛向地下落來。

黑衣人身軀移動，順手一抄，銀票明珠，盡入掌握，冷哼一聲，道：「雷老英雄，好雄渾的掌力。」

雷慶道：「閣下好快的手法。」

這時，王人傑已安排好防守的陣勢，飛身躍落到杜天龍的身側，低聲道：「總鏢頭，瞧出了對方的來路麼？」

杜天龍道：「還未瞧出來，但他手中那奇形兵刃，我們是聽人說過，只是一時間，想不起來了。」

王人傑道：「雷老爺子似乎已和對方，交過一次手了。」

杜天龍道：「來人有點賣弄的味道，被雷兄一掌劈了木箱，人家是衝着咱們來的，不能讓別人先擋銳鋒，我去接下第一陣。」

王人傑道：「屬下先試試，我不成，總鏢頭再接手不遲。」

杜天龍低聲道：「人傑，看此刻情勢很嚴重，你去通知拙荊一聲，要她也小心一些，一旦有人刼鏢車，叫她不用顧慮，全力施爲就是！」

話說的很含蓄，但人傑心中明白，杜天龍已準備放手幹了，大約是敵勢太强，杜天龍已覺出，很可能使龍鳳鏢局毀在這片林子裏，頓覺心頭一沉，轉身而去。

原來，杜夫人歐陽鳳，出身武林世家，以暗器揚名江湖的綠竹堡，歐陽鳳女承父藝，極善暗器，未嫁杜天龍之前，行走江湖，曾博得八手女飛衞的名號，論名氣，尤在乃夫之上，能够一手打出四種暗器，但她最爲厲害的兩種暗器是蜂尾針，和燕子追魂鏢。

那蜂尾針細小異常，打出時無聲無息，縱然是習過金鐘罩、鐵布衫，橫練功夫，能避刀槍的人，也是無法抗拒，但唯一的缺憾，就是無法及遠。

至於那燕子追魂鏢，更是歐陽世家的絕技，鏢形如燕，借雙翼之力，能够轉彎傷人，變化萬端，防不勝防，燕腹中裝有機簧，內中分藏有毒水，利針兩種，只要受到震動，能分由燕口，燕腹之下，分別噴射而出，實爲暗器中匪夷所思之物。

但因那燕子追魂鏢太過精巧，製造不易，歐陽世家中人，也極珍視，每次發出，傷人之後必予設法收回。

這兩種暗器太惡毒，杜天龍曾經力勸歐陽鳳，不要施用，五年以來，歐陽鳳也曾因護鏢和人動手，但却未用過這兩樣暗器。

想不到，杜天龍竟然會要自己傳話夫人，全力施爲，那無疑是說，蜂尾針和燕子追魂鏢，也可施用出手了。

心中念轉，人到了馬車前面。

還未來及開口，篷車內已傳出杜夫人的聲音道：「人傑，來人是什麼路道？」

王人傑道：「對方蒙着臉，還未亮出萬兒。」

杜夫人嗯了一聲，道：「篷車有我照顧，你去帮總鏢頭對付敵人。」

王人傑道：「人傑奉命傳話夫人。」

杜夫人歐陽鳳道：「什麼事？」

王人傑道：「總鏢頭說，如是有人刼鏢車，要夫人全力施爲。」

顯然的，杜夫人也有些意外的感覺，沉吟了一陣，才道：「我知道啦，你到前面去吧！」

王人傑應了一聲，欠身而去。

且說杜天龍遣走了王人傑後，突然向前疾行兩步，朗朗說道：「朋友，船到岸邊，水到盡頭，龍鳳鏢局無法砸招牌，但咱們只把人送到長安，交給柳記長福銀號總號，立時回頭走路。」

話說的很簡畧，但却畫龍點睛，也逼使黑衣人作最後決定。

黑衣人雖然有絕高的功力，但他對龍鳳鏢局，也似有着很多的顧慮，沉吟了一陣，才道：「不！我們不能要柳夫人進入長安……」

不待杜天龍接口，立時又說道：「杜總鏢頭，現在，一切都還來得及，你們可以棄下篷車而去，區區願意再增加五萬兩銀子。」

杜天龍淡淡一笑，道：「很大的手筆，但十五萬銀子，不能買去在下手中的金背刀，也買不去杜天龍這三個字。」

黑衣人冷笑一聲，道：「看來，咱們是很難說通了。」

杜天龍道：「不錯，朋友，咱們的話說完了。」

黑衣人突的厲聲說道：「杜天龍，你已經陷入了重重埋伏，知道麼？」

杜天龍回顧了一眼，道：「杜某人經歷過大風大浪，龍鳳鏢局子這塊招牌，也是憑我們夫婦手中的刀劍，囊中暗器闖出來的，不是被嚇大的。」

亮出了八手女飛衞歐陽鳳的招牌。

黑衣人道：「尊夫人的暗器，天下馳名，不過，咱們既然來了，也算過了這一筆賬。」

杜天龍右手緊握着刀柄，一面緩步向前行去。

但聞過關刀雷慶高聲說道：「杜老弟，這一段地面，是老哥我的地盤，你急個什麼勁呢？」

一面說話，人已向前衝了過來。

杜天龍停下了腳步，道：「大哥，你就讓兄弟一陣吧！人家是衝着龍鳳鏢局來的，兄弟不能不出頭了。」

兩邊都是濃密的松林，路只有那麼寬，杜天龍不肯讓，雷慶也不能硬往前搶。

杜天龍又向前行了兩步，人已到了那黑衣人五步以內，道：「朋友，杜某人領敎！」

黑衣人手中的蛇頭判斜斜舉起，口中說道：「杜總鏢頭，不再想想麼！」

杜天龍道：「不啦，我已經想得很淸楚。」

蛇頭判突然向前一送，流矢般的一道寒芒，直點前胸。

杜天龍早已蓄勢戒備，金背刀脫鞘而出，一道寒虹，劃空而起。

蛇頭判疾收疾吐，避開了封架的刀勢，寒鋒已到了杜天龍的左肩。

杜天龍吃了一驚，暗道：好快的避實擊虛手法。

一側身，斜閃半尺，避開了蛇頭判，右手金背砍刀，忽然間，翻了上來，刀芒如電，劃向那黑衣人的小腹。

黑衣人也被迫向後退了兩步，才避開刀勢。

兩人交手一回合，半斤八兩，未分勝負。

杜天龍神色凝重，道：「朋友用的這兵刃，可是叫作蛇頭判吧。」

黑衣人未答話，又欺身攻了出來。

蛇頭判伸縮點刺，眨眼間，攻出了八招。

杜天龍創設龍鳳鏢局，數年間聲名大噪，自非幸至，金背刀環身飛起了一片護身刀光。

一陣叮叮咚咚的金鐵交鳴之聲，黑衣人蛇頭判盡被擋開。

封開黑衣人一輪快攻，杜天龍立還顏色，金背刀橫劈直砍，還了六刀。

黑衣人蛇頭判急如輪轉，化一道護身鐵牆，硬封硬架的擋了六刀。

兩次交手，彼此都已感覺到遇上了生平未遇的勁敵，這一番拚殺，只怕不是百合內可分勝敗。

只見黑衣人忽然間，向後退了三步，撮唇長嘯。

但聽弓弦聲動，兩側濃密的松林中，一排亂箭疾射而出，分向篷車，人，馬射去。

敢情，這林中果有埋伏，只是埋伏的人，全身都插滿松枝，又藏在枝葉濃密之處，杜天龍等雖然十分留心，仍未覺樹上藏有埋伏。

杜天龍大砍刀舞起了一片刀幕，擊落了射來兩支長箭。

雷慶雙手並出，各接一箭。

王人傑站在路中，兩面的利箭，有七八支，都集向身上。

他久經大敵，臨危不亂，一伏身就地向一側滾去。

箭勢勁急，閃避雖快，仍被一支利箭劃過左腿，衣裂皮綻，鮮血湧出。

王人傑滾到林邊，右手已鬆開了腰間的軟鞭扣把，身形一挺而起，借勢躍起了一丈左右，十三節亮銀軟鞭一探，掃向一株大松樹上。

但聞一聲慘叫，一個滿身插着松枝的大漢，由濃密的枝葉中摔了下來。

守在篷車前面的雷冲，雷明，各自揮刀擊落了一支長箭。

護守兩側的趟子手，有三個中箭。

這些精壯的趟子手，一面拔刀戒備，四個手執諸葛匣弩的人，立刻還擊。

坐在車前面的趕車把式，被一箭穿入肋中，傷的最爲慘重。

但更悲慘的是那十幾匹馬，一大半中了利箭，長嘶悲鳴中，放腿向前奔去。

篷車上中了不少的箭，幸好這是特製的篷車，篷內有活動的擋箭木板。

林木夾峙的大道上，馬嘶人躍，鮮血噴洒，一片混亂。

四張匣弩連綿射出弩箭，飛蝗一般，射入濃密枝葉叢中。

距離適中，正在匣弩最有效的射程之內，比强弓長箭，更具威脅。

但聞慘叫聲彼起此落，林梢枝叢中埋伏二十多名弓箭手，十之七八中箭摔了下來。

兩丈多高樹上，弩箭射不死，摔下來就罕有活命的機會。

杜天龍目睹這惡毒的埋伏，胸中熱血沸騰，怒火千丈，大喝一聲，金背刀一式「挾山超海」直向黑衣人撲了過去。兩人立時，展開了一場激烈絕倫的惡鬥。

篷車軟簾啓動，歐陽鳳疾躍而出，人在半空，雙手齊揚，二十顆銀蓮子，分向兩側林中打去。

八手女飛衞，果然是名不虛傳，應聲慘叫聲，又有四個弓箭手由樹上摔下來。

雷沖，雷明，再加上王人傑，個個心中怒火塡胸，飛撲襲擊，配合着四張匣弩的威力，片刻間，肅淸了埋伏在林梢葉叢中的弓箭手。

這一陣箭雨對陣，來的疾快，結束的也快，點計傷亡，對方二十八個弓箭手，全數傷亡，幾個沒有絕氣的，也已摔個筋斷骨折，死了九成九。

但龍鳳鏢局這面也不輕鬆，八個趟子手，四個中箭，兩個長箭貫穿要害，當場死亡，一個透肩，一個穿臂，王人傑傷了一腿，雖不太重，但也鮮血直流。

三匹馬傷重倒地，各中數箭，五匹馬爲箭所傷，血流不止。

敵人强弓硬箭，主要是對正篷車，車身四週，揷滿了數十支箭。

如是那弓箭手集中射人，龍鳳鏢局必有更大的傷亡。

車把式肋裏中箭，直透內腑，氣雖未絕，但眼見是活不成了。

對方的佈置，顯然是，把目標集中柳夫人母女的身上，準備亂箭之下，射死兩人。

看箭數大部集向篷車，確有這等威勢，但他們千慮一失，沒有想篷車是特製的，裏面有活動的擋箭木板。

杜夫人巡示過傷亡之後，立時要四個半受傷的趟子手，分出兩人救傷，另兩人手執匣弩防守。

這時，只有杜天龍仍和那黑衣人，仍在作生死之博。

刀光如雪，蛇判凌厲，一時間，似是無法分出勝敗。

王人傑淸理過善後，也不禁黯然神傷，這八個趟子手，是龍鳳鏢局近百位中選出最佳精銳，不但機警，勇敢，而且武功很高，竟在這一戰中傷死過半。

好的是柳夫人母女平安無事，雷慶，雷沖，雷明等都未受到傷害。

杜夫人安排好善後事務，直奔向杜天龍和那黑衣人動手之處。

這時，雷慶帶着雷沖，雷明，越過兩人搏鬥之處，擋住黑衣人的歸路，王人傑手握軟鞭，替總鏢頭掠陣。

杜天龍一把數十斤重的金背大砍刀，施的呼呼風生。

那黑衣蒙面人的蛇頭判，本以詭異變化取勝，頗有使人眼花撩亂之感，但在杜天龍大開大闔之下，蛇頭判的變化，逐漸的受到了壓制。

但見刀光如雪，黑衣人已被杜天龍攻的只有招架之功，沒有還手之力。

突聞杜天龍大喝一聲，金背大砍刀連演三絕招，刀聚一片銀光，耀眼生花。

血光迸冒，响起了一聲慘叫。

刀光歛收，人影又現。

不過，場中的形勢，已然有了很大的變化。

杜天龍雙手舉刀而立，那蒙面黑衣人，却斷去了一條右臂。

一條血淋淋的手臂，齊肘而斷，跌落在地上。

但那斷了手臂的五指，仍然緊握着蛇頭判。

杜天龍本來有機會趁勢一刀，結果那黑衣人的性命，但他却未下辣手。

黑衣人臉上蒙着黑紗，無法瞧出他的神情，但他的雙足却站的很穩，只是身上有些微微發抖。

顯然，黑衣蒙面人只是在强忍着斷臂之痛。

一陣暫短的沉默過後，黑衣人冷冷說道：「杜總鏢頭高明的很，在下不是敵手青山不改，綠水長流，咱們後會有期。」

過關刀雷慶，帶着雷沖，雷明，一字排開，擋住那黑衣人的去路。

黑衣人轉身行了兩步，立刻停下來，正待開口，杜天龍已搶先說道：「朋友，你就這樣走麼？」

黑衣人已然明白身陷重圍，只怕是很難離此地了，但他仍然很沉着，回過頭望了杜天龍一眼，道：「杜總鏢頭，可是準備要趕盡殺絕。」

這時，杜天龍已然得王人傑報告了傷亡，心中怒火高燒，冷笑一聲，道：「論閣下這等佈置，縱然把閣下碎屍萬段，也不爲過。」

黑衣人道：「杜總鏢頭意思是……」

杜天龍接道：「閣下請取下面紗，杜某人希望認出你朋友的身份。」

黑衣人緩緩舉起了左手，道：「杜總鏢頭，我們這佈置是歹毒了一些，但用心是在對付柳夏氏母女。……」

杜天龍道：「但死傷的，都是我們龍鳳鏢局的人。」

黑衣人道：「杜總鏢頭，在下已警告過閣下了，帶着柳夏氏母女兩人，憑貴局的實力，決難到達長安。」

伸手取下了臉上的黑紗。

杜天龍不禁呆了一呆，說道：「河東雙雄……。」

黑衣蒙面人笑一笑，說道：「老二向彪……。」

左手突然按在了前胸之上，鮮血由指縫中流了出來。

敢情他左手之中，早已暗扣一把鋒利的匕首，借機刺了前胸心臟要害。

但見向彪的身子搖了兩搖，倒摔在地上。

整個的匕首，刺入了心臟要害，人未倒下，已經氣絕而逝。

杜天龍歎一口氣，內心中實已感覺到前程的荆棘。

王人傑快步行了過來，道：「死的如何處置？」

杜天龍道：「死的就掩埋，傷重的搭車而行，目下情勢，沒有法子替他們買棺材了，只好委屈他們一下，咱們如是能回來，再把他們屍體運回去。」

王人傑應了一聲，轉身而去。

杜夫人歐陽鳳却緩步行了過來，道：「天龍，河東雙雄，以梨花槍法稱譽江湖怎的會是用起這等外門兵刃蛇頭判來？」

杜天龍苦笑了一下，說道：「他們如是用的梨花槍，咱們早就認出他們的身份了，……」

歎一口氣，接道：「夫人，這中間似乎有很多大費疑猜之處，河東雙雄兩桿槍，在中原道上，極有名望，但他們却無緣無故的失踪了很多年，想不到再出江湖時，不但掩去了本來的面目，而且，也棄捨不用，改用了這等奇形的外門兵刃。」

歐陽鳳沉吟了一陣，低聲道：「天龍，不用愁，你要隨鏢車同來長安時，我已經警覺到，這趟鏢不好走，所以，把一袋蜂尾針，和八隻燕子追魂鏢，全都帶在身上，……」

杜天龍道：「妳好像已經五六年沒有用過這兩種暗器了。」

歐陽鳳輕聲說道：「夫君放心，這幾年我沒有用，但我並沒有放下來，常常練習。」

聽得夫人一番話，杜天龍似乎放心了不少，這兩種暗器的厲害，中原武林道上，無出其右。

當下微微一笑，道：「看來，這趟鏢，要仗憑妳那一手暗器絕技了。」

歐陽鳳道：「也該用用了，再不用它，江湖上會把八手女飛衞的杜夫人給忘懷了。」

杜天龍突然一變話題道：「夫人，有一件事，還要夫人小心一些。」

歐陽鳳道：「什麼事啊？」

杜天龍道：「柳夏氏母女，……」

歐陽鳳奇道：「她們怎麼樣？」

杜天龍道：「我說不出來，但我總覺着這一對母女有些不尋常的地方。」

歐陽鳳沉吟了一陣，道：「我會暗中留神她們，不過，這些日子裏，妾身還未發覺她們有什麼不對的地方。」

這時，雷慶大步行了過來，望望向彪的屍體，道：「想不到啊！河東雙雄，竟然會淪爲劫鏢的盜匪。」

杜天龍拾起了向彪身側的描金小箱子，打開檢視了一下，道：「雷兄，這木箱中的銀票明珠，要如何處置？」

雷慶道：「按說，他們偷鷄不着蝕把米，這銀子明珠，應該算賠償你們龍鳳鏢局的損失，大家既然動上了手，也見了血，從此算是拉破了臉，用不着再攀交情了，至於老弟你怎麼處置？似乎已無關緊要了。」

這時王人傑已完成善後，篷車也套上了未傷的健馬。

一行人重又登程，穿越過松林夾峙的官道。

鏢車行了五十里，未再遇敵踪，太陽下山時，鏢車停宿在同家集。

這本來只是同姓人家集居的一個村落，但因地處要道，又正好是函谷關後一日路程，行客需要，常在民家住宿，當地人腦筋一轉，設了一座客棧，一家不够，兩家三家的開下去，不過一年多些，開了有十幾家客棧。

開始茅舍竹籬，規模很小，五六年後，變成了磚樓瓦舍。

如今，這地方熱鬧的很，很多行業應運而生，商肆林立，一片繁華，小村鎭，却有着大碼頭氣勢，娼館，賭場，也跟着興了起來。

杜天龍宿在一家永興客棧，這本是龍鳳大鏢局常住的地方，店伙計都很熟。

包下了一座大跨院，杜天龍命伙計選購了幾匹好馬。

兩個中箭的趟子手，留在永興客棧中養傷，在第二天一大早，杜天龍就起車上路。

一連兩天，竟然未遇上事故。

算算看，雷慶已送出了兩三百里。

西望長安，也就不過餘下了兩天多的路程。

杜天龍心中有些不安，回顧雷慶一眼，道：「大哥，白彪說的很明白，他作不了主，上面還有人，但這幾天，未生事故，大概不再有變化了，勞大哥送了數百里，兄弟心中，感激的很，大哥請回吧，我到長安交了鏢，立刻東上，到府上騷擾幾日……」

雷慶哈哈一笑，道：「兄弟，我到長安有事，說送你只不過順水人情，咱們意氣相投，說感激，那是見外的話……」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至於沿途未見動靜，可能是他們故佈疑陣，也可能覺着咱們實力可觀，未必能討得好處，援手未來之前，不敢輕易出手，兄弟，我不相信他們就這樣善罷干休，再說，河東雙雄，一向是焦不離孟，孟不離焦，白老二死了，白老大豈能坐視，他們這樣按兵不動，只怕是別有陰謀，愈是沉靜，愈是覺着可怕，所以，咱們更應該小心一些。」

杜天龍歎口氣道：「我明白，大哥，這兩天沒有動靜，小弟開的鏢局，不論發生什麼事，我們應該挺上，但大哥，你用不着了。」

雷慶笑一笑，道：「說的是啊！兄弟，小兄是不該來的，既然來了，只怕是很難擺脫了。」

杜天龍道：「大哥，小弟慚愧。」

雷慶道：「再多說，就見外了，咱們合在一處，力量大一些，也好彼此有個照應。」

杜天龍不再多言，人家這份情意，實也叫人無話可說了。

一天，又平安過去，這等反常的情形，有如陰雲不雨的天氣般，沉悶的叫人發慌。

第二天中午時，鏢車行到一座狹谷之處。

只見入口的大道中間，盤膝坐着一個枯瘦的黑衣老人，微閉着雙目，似是已睡熟了過去。

杜天龍一路行來，處處小心，一個盤膝坐在大路中間，人可以從兩側行走，鏢車却無法通過，一眼間，就可以瞧得出這是故意找的麻煩，杜天龍一揮手，鏢車停下，提鞭縱馬，直奔到黑衣老人身前。

這時，日正當中，萬里無雲，景物看得很清晰。

杜天龍走鏢多年，見識廣博，心知這等愈是不起眼的人物，愈是難以對付，相距丈餘，躍下馬背，行到那老人身前，抱拳，道：「老丈，請借一步路。」

黑衣老人似是坐着睡熟了，一直不理會杜天龍。

杜天龍耐性很好，不溫不火的連說了十幾遍，那黑衣人才緩緩睜開了雙目說道：「你是跟我老人家說話麼？」

杜天龍很鎭靜，笑一笑，道：「不錯，借老丈的光，請讓讓路。」

黑衣老人雙目中精芒一閃，答非所問的道：「你是什麼人？」

杜天龍笑一笑道：「區區杜天龍。」

黑衣老人道：「龍鳳鏢局總鏢頭？」

杜天龍道：「正是在下。」

黑衣人冷笑一聲，道：「白彪是不是你殺的？」

杜天龍道：「是！」

黑衣老人緩緩站起身子，道：「杜總鏢頭，有一句俗語說，殺人償命，你聽過麼？」

杜天龍道：「老丈，我知道，請老丈劃下道子吧！」

黑衣老人點點頭，道：「杜總鏢頭爲人倒是很乾脆。」

杜天龍道：「老丈，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老丈既然出面了，恐不是我杜某人，三五句話，能使老丈改變心意。」

黑衣老人道：「說的也是。」

突然一揚手，一股冷風，迎風吹來。

杜天龍只覺寒氣透體而入，不禁打了一個冷顫。

險遭折翼苦　安渡生死關

黑衣老人的動作，是那樣突然，快速，事前又毫無徵兆，閃避已自不及。

黑衣老人仰天打個哈哈，道：「杜總鏢頭，老夫去了，你還有時間想想。」

轉過身子，舉步行去。

他走的不見迅快，但一眨眼間，人已經到了數十丈外。

那黑衣老人發掌立時轉身而去，動作連成一氣，杜天龍還未來及想清楚是怎麼回事，黑衣老人已去的不見。

雷慶縱馬而至，道：「兄弟，他怎麼說？」

杜天龍苦笑一下，道：「他讓我多想想？」

那黑衣老人揚手發掌的姿勢很自然，只是輕輕一揚而已，遠立在數丈外，雷慶等，雖然都看到了，但却未放在心上，及見那黑衣老人自行退去，才行了過來。

這時，王人傑，和八手女飛衞歐陽鳳，也趕了過來。

杜天龍只覺出那一掌很怪，暗中運氣試驗，除了稍感胸前「神封穴」上有些寒意之外，又無不適之感，自未放在心上。回顧了夫人和王人傑等一眼之後，緩緩說道：「沒有事，人家已經走了，過了這一段山區，夜宿藍田，此後就是平川大道，大概不會再有事，咱們趕趕路。」

杜夫人歐陽鳳，似有些放心不下，顰了顰柳眉兒，低聲說道：「你眞的沒有事麼？」

杜天龍笑一笑道：「沒有事。」

歐陽鳳未再多問，心中却暗自奇道：「夫君未受傷害，那黑衣人在此現身，用心何在呢？」

心中疑竇重重，人却轉回篷車。

鏢車保持原來佈置，繼續向前行去。

杜天龍仍是一馬當先，開道而行。

走過了林中一段，杜天龍提高了警覺，不放心開道的趟子手，能够查出敵勢，只好以總鏢頭之尊，領先而行暗查敵勢。

雷慶一提韁，和杜天龍並肩而行，道：「兄弟，我越想越不對，那黑衣老小子，難道吃飽撐着了，坐在那裏晒了半天日頭，開咱們這個玩笑，你是不是受了暗傷不方便講，或是答應了人家什麼條件？」

杜天龍笑一笑道：「多謝大哥關心，小弟實在未受傷害，不過……」

雷慶接道：「不過什麼？」

杜天龍道：「那人揚手一掌，有一股冷風透過兄弟的身軀，說了一句要我多想想，就轉身而去，兄弟運氣相試，並未覺出有什麼嚴重的傷害所以未放心上……」

雷慶低聲接道：「兄弟，那一股透體寒意，現在還存身上麼？」

杜天龍搖搖頭道：「除了『神封穴』，寒意未消之外，全身再無不適之處。」

雷慶默然了，他也想不出這是怎麼回事，如若那黑衣人發出的內家掌力，此刻杜天龍早已應該受傷不支，能不倒下去，那就證明了杜天龍內功能够拒抗那黑衣人的掌力。

他老於世故，閱歷豐富，感覺中這事情有些不對，不過又無法說出那裏不對。

杜天龍好好的，總不能硬說他受了很重的內傷。

鏢車行過峽谷山區，竟是平靜無波。

事情有些奇怪，也出人意外，但杜天龍却有了不適的感覺，只覺內腑寒意陣陣，直透體外。

但他盡量忍耐着，未說出來，仗憑精修二十餘年的深厚內功，壓制着傷勢，不讓它發作出來。

一路上車馬急趕，上燈時分，車馬無損的進了藍田。

這時，杜天龍已無法壓制逐漸發作的傷勢，全身發冷，冷的直打寒顫。

强吸一口眞氣，低聲道：「人傑，住在藍田客棧，我先走一步。」

拍馬向前馳去。

王人傑認爲是總鏢頭有些內急，也未在意。

行入藍田客棧，店小二接過車馬，安頓好柳家母女，各人也漱洗妥當，開上了晚宴，仍然不見杜天龍。

杜夫人歐陽鳳有些沉不住，低聲問道：「人傑，總鏢頭呢？」

其實人人心裏都在念着這件事，只不過沒有說出來。

王人傑舉手招過一個店小二低聲問道：「杜爺來過麼？」

店小二笑道：「杜爺交代過來，他不跟你一起吃飯……」

王人傑吃了一驚，接道：「怎麼，杜爺不在客棧中？」

店小二道：「杜爺沒有出去，在房間歇着。」

雷慶，歐陽鳳，王人傑，急急一齊站起來，道：「在那裏？」

店小二笑道：「杜爺交代過，諸位先用飯，他吃過了……」

王人傑冷冷接道：「小二，在那間客房，帶我們去瞧瞧。」

眼看王人傑一臉冷峻，小二哆嗦道：「在西院上房裏，小的給諸位帶路……」

一面轉身而行，一面接道：「其實，杜爺沒有吃東西，但他交代小的這麼說，小的自是不敢不聽。」

沒有人理會店小二，寒着臉，直跨西跨院。

上房的門掩着，未見燈火。

店小二一推門，裏面竟然上了栓，急急叫道：「杜爺……」

雷慶一上步，越過店小二，一伸手，右掌按在木門上，微微吐氣，內勁迸發，震斷了木栓。

這時，天已入夜，房間裏，是一片漆黑。

店小二摸着火熠子，打起紙煤，點上了火燭。

上房中立時一片通明。

轉頭望去，只見杜天龍盤膝坐在木床，臉上不停的滴下汗珠兒。

一頭大汗，但却又有些怕冷的味道，身上不時抖顫着。

歐陽鳳嬌軀一閃，飛步榻前，伸手一摸杜天龍的頂門，入手都是冷汗，其心一震，急急叫道：「天龍你受了什麼傷？」

杜天龍緩緩睜開雙目，道：「好冷啊！我運氣也抗不住心頭這股寒意……。」

歐陽鳳看在眼裏，急在心裏，鼻孔一酸，眼淚差一點落了下來。

但她忍住了，在雷慶和王人傑的面前，她不願流下眼淚。

緩緩放平了杜天龍的身子。

王人傑一揮手，低聲對店小二說道：「你出去，沒有招呼別進來？」

店小二應了一聲，轉身向外行去。

王人傑順手掩上了房門，低聲道：「夫人，總鏢頭怎麼樣？」

歐陽鳳低聲道：「看起來傷的很重，全身似是都在發冷，不知是何物所傷？」

杜天龍躺下去，就閉上了眼睛。

燭火下，只見他臉色蒼白，似乎是根本就沒有聽到幾人的談話。

過關刀雷慶見多識廣，輕輕嘆息一聲，道：「這似乎是一種奇毒的掌勢所傷，我記得那攔道的黑衣老鬼，臨走之際，揚手發出一掌，當時，也未放在心上，看來，定然是那黑衣人所發出的怪異掌力。」

歐陽鳳道：「大哥見多識廣，能否認出這是什麼武功所傷麼？」

雷慶伸手在杜天龍臉上按了一陣，道：「對這等江湖上的詭異武功，小兄所知有限，但看天龍這情形，似乎是被一種陰寒的武功所傷。」

歐陽鳳道：「大哥，你看，他傷在何處？」

雷慶道：「似乎是傷在他前胸上。」

歐陽鳳撕開了杜天龍前胸的衣服，果然見前胸之上，有一片淡黑色的痕跡。

望着杜天龍的傷勢，歐陽鳳面上泛現出淒涼的笑意，道：「傷在這裏了。」

雷慶緩緩說道：「先請個大夫瞧瞧再說，誰也無法說出名堂，找個大夫來瞧瞧，那是唯一的辦法了。」

王人傑道：「我去。」

轉身行了出去。

歐陽鳳再也忍不住了，淚水點點，滾了下來，道：「大哥，天龍傷的很重，咱們又找不出什麼毒功所傷？」

雷慶心中也是一團亂，覺到事情嚴重的很，看杜天龍，只怕很難支撐下去，如是一兩天找不到療治這傷勢名醫，那將是一個很悲慘的結果，心中這麼想，口裏却不能這麼說，輕輕咳了一聲，道：「弟妹妳先沉着氣，等人傑找大夫瞧過再說。」

歐陽鳳出身武林世家，又隨着丈夫保鏢爲業，實有着很豐富的江湖經驗，苦笑一下，說道：「也只有如此了。」

其實，她心中明白，像這等江湖異人的奇毒武功，決非一般的看病大夫能够醫得，但她又不得不强自忍下心中的悲苦，裝出一副鎭靜的神色。

鏢車已到藍田，離長安也就不過一天的行程，杜天龍身中毒掌，病發客棧，這護鏢的千斤重担，毫無疑問的就落在了杜夫人歐陽鳳的身上，她既憂急丈夫的傷勢，又得顧到龍鳳鏢局的招牌，決心先忍下悲痛，把柳夫人送到長安再說。

心裏暗自作了決定，王人傑已帶着個四十出頭，身着長衫的文士行了進來，一面高聲說道：「夫人，這是藍田第一名醫徐大夫。」

徐大夫生得白淨的面皮，方面大耳，舉動頗斯文，倒是很像一位飽覽醫書的大夫。

歐陽鳳欠欠身，道：「有勞大夫。」

徐大夫側着身子一抱拳，道：「夫人言重，懸壺問世，理當不辭勞苦。」

口中說着話，人却行到杜天龍仰臥的木榻前，道：「是這位得了疾病麼？」

王人傑跟着徐大夫行了過去，說道：「正是在下的東主，大夫，請仔細的瞧瞧脉象。」

徐大夫點點頭，伸出了右手三個指頭，搭在杜天龍的右腕脉門之上。

這位大夫，果然是看的很仔細，足足化了一頓飯工夫，才把完杜天龍兩腕的脉象。

但他的神色，却很凝重，起身在房裏踱了一陣四方步，才緩緩說道：「這位杜爺的病很奇怪，腎火不虧，但却又像中了陰寒，就病理上說，大爲反常……。」

王人傑低聲接道：「大夫，咱們東主，是被一種陰寒的掌力所傷。」

徐大夫哦了一聲：「這就難怪了，在下不解武事，我只能開一個旺火去寒的藥方子，最好是諸位快些趕到長安，那裏地方大，也許能找到名醫。」

要了筆硯，開一個藥方子，連診金也不收，匆匆而去。

王人傑吩咐店伙計買藥煎煮，回頭對歐陽鳳道：「夫人，我看總鏢頭吃了這副藥，咱們連夜趕路，這一帶平原大道，夜路也不太難走。」

歐陽鳳回顧了雷慶一眼，道：「大哥，你看王鏢頭的意見如何？」

雷慶沉吟了一陣，道：「也好，緊趕一些，天亮就可以到了，咱們盡快卸下這個担子，也好全力爲天龍醫病。」

王人傑道：「長安大地方，名醫如雲，總鏢頭的底子厚，找對了大夫，也許很快就可以……」

只聽一聲長長的歎息，打斷了王人傑的話，接道：「你們不用爲我操心……」

立時間，所有的人，都把目光轉注到病榻之上，因爲，那說話的人，正是杜天龍。

雷慶急跨一步，行近木榻，道：「兄弟，你醒過來了，成，人傑說的不錯，你的底子厚。」歐陽鳳也行近木榻，顧不得室中人多，抓住了杜天龍的一隻手，道：「天龍，你撐着，咱們這就動身，連夜趕到長安。」

杜天龍臉上泛起一個凄苦的笑容，說道：「用不着這麼急了，我撐不過今天晚上……」

歐陽鳳吃了一驚，接道：「天龍，你不能……」

杜天龍苦笑一下，道：「聽我說，我已經感覺內腑五臟，如投在萬年寒冰之中，一兩個時辰，心血就可能凝結起來，這一刻，我該是廻光反照讓我把話說……」

突然打了一個冷顫，口中似是被什麼東西梗住，竟然發不出聲音。

目睹杜天龍的怪異之狀，只嚇得歐陽鳳花容失色，雷慶和王人傑，也是驚呆當場。

一時間，鴉雀無聲。

良久之後，杜天龍才發出聲音，接道：「鳳妹，很久沒有這樣叫妳了……」

歐陽鳳簌簌熱淚如雨而下，滴在了杜天龍的手上。

杜天龍接着道：「不要哭，聽我說下去。」

歐陽鳳再也忍不住了，唏噓出聲，道：「我在聽着。」

杜天龍吁一口氣，道：「我死之後，龍鳳鏢局，不用再開下去了，但這一趟鏢，一定要送到，把柳夫人母女，交予柳家長福銀號，江湖生涯，原本就難有好下場，我死而無憾，只是覺着對不起妳……」

歐陽鳳接道：「不要說下去天龍。」

杜天龍目光轉到雷慶的臉上，道：「大哥這番承你陪我們西行，恩義深重，但這份情意，只怕小弟無能報答了。」

雷慶道：「兄弟，你這是見外啊！好好的養傷，弟妹這麼年輕，你就這麼忍心這樣拋下她，不管麼？」

杜天龍苦笑一下，但他似是在珍惜自己的時間，目光轉到王人傑的身上，接道：「人傑，這幾年，你對我帮助很多，龍鳳歇了業，你也別再吃鏢局子這碗飯了，帮助把鏢局結束，帶點錢，找一個地方住下。」

王人傑道：「總鏢頭，你安心養病，屬下用快馬兼程，到長安去給你請大夫回來……」

杜天龍緩緩閉上了雙目，道：「人傑，來不及，我就過了這一夜……。」

歐陽鳳突然放下了杜天龍的雙手，一躍而起，道：「什麼人？」

室外面响起了一聲輕笑，道：「八手女飛衞歐陽姑娘，久違了。」

歐陽鳳滿腔悲傷，化了一片殺機，手中扣着一把蝎尾針，冷冷說道：「快報姓名，延誤時間別怪我手中的暗器無情。」

對八手女飛衞一手追魂奪命的暗器，江湖道上，大概還沒有幾個人不生顧忌，室外人立時接道：「兄弟向彤，現在，不是時間。」

雷慶接道：「向老大，來替你兄弟報仇麼？」

向彤冷冷說道：「兄弟連心，這個仇，向老大只要有一口氣在，自然是非報不可。」

歐陽鳳道：「你現在來此作甚？」

向彤道：「在下奉命來和杜夫人歐陽姑娘談筆交易。」

歐陽鳳道：「什麼交易？」一面低聲對王人傑，道：「王鏢頭，柳夏氏母女……」

王人傑低聲回道：「雷氏兄弟，和幾個趟子手，守着跨院，未聞警訊，大概不會有事。」

但聞向彤哈哈一笑，道：「自然是有關杜總鏢頭的生死。」

歐陽鳳畧一沉吟，道：「你們來了幾個人？」

向彤道：「單槍匹馬，而且，未帶兵刃。」

歐陽鳳吸一口氣，道：「好！請到外面坐，如是你們想玩花招，別怪我手中的蝎尾針。」

向彤道：「歐陽姑娘放心，向某決無動手之意，不過，咱們話要說清楚，生意不成仁義在，如是咱們這次交易談不攏，在下希望歐陽姑娘能答允在下平安離此，不得阻攔。」

歐陽鳳畧一沉吟，道：「好！你請往外廳。」

過關刀雷慶呼的一聲熄去了內室燈火，低聲道：「弟妹，你和人傑去給他談談，我照顧杜兄弟。」

杜天龍突然歎息一聲，道：「夫人，行有行規，不能為我破壞規矩。」

歐陽鳳强忍下心中的悲苦，低聲說道：「你放心，我不會不顧在江湖上的名望聲譽。」

這時，王人傑已然行出了內室，在廳中燃起了兩支紅燭，大開廳門，一抱拳，道：「向兄請入廳中茶叙。」

一個身軀高大，身穿黑綢子長衫，足登薄底快靴，赤空雙手，未帶兵刃的長髯大漢，緩步入廳。

王人傑一抱拳，道：「兄弟王傑，龍鳳鏢局中的鏢頭。」

黑衣人欠身還了一禮，道：「兄弟向彤，久仰王鏢頭的大名。」

王人傑讓向彤落了座位，緊靠在廳壁的木案旁側。

就這座小廳而言，那是一片絕地，只要向彤一有舉動，王人傑只要守在門口，向彤只有一個逃走之法，那就是擊倒王人傑破空而去。

向彤淡淡一笑，道：「杜總鏢頭的傷勢如何？」

布帘啓動，歐陽鳳緩步而出，道：「傷的很重，向老師有何教我？」

緩緩在向彤對面一張木椅上坐下。

向彤笑一笑，道：「夫人肯這般坦誠相見，咱們就好談了。」

歐陽鳳道：「向老師有何高論，賤妾洗耳恭聽。」

向彤道：「向某長話短說，杜鏢頭身中寒陰透骨掌，那是一種至高的陰寒功夫，如若不能够早些施救，過了明日午時，縱然是扁鵲重生，華陀還魂，也無法救得杜總鏢頭的性命。」

歐陽鳳道：「向老師的意見是……」

向彤接道：「杜天龍殺死了我的兄弟，這筆賬非算不可，但向某不願乘人之危，一事歸一事，杜總鏢頭好轉，向某人自然會找他討還公道，此刻，向某造訪，希望妳杜夫人能答允交出柳夏氏母女，向某奉上解藥，不知夫人意下如何？」

歐陽鳳沉吟不語，內心之中，却是千迴百轉，難作決定。

交出夏秋蓮母女，交還解藥，以救杜天龍，故然是歐陽鳳心中所欲，但她明白，這做法決難得到丈夫的諒解，這些年來，杜天龍出生入死創出的聲譽，也將付之東流。

向彤似是已瞧出歐陽鳳心中的為難，拂髯一笑，道：「杜夫人，杜總鏢頭的生死，只在妳夫人一念之間，老實說，我們既然把杜天龍傷在寒陰透骨掌下，就能當塲取他性命，非不能也，實不為也，因為，我們不願和綠竹堡，結下誓不兩立的大仇。」

最後兩句話，說的聲音很低，低的只有杜夫人可以聽得。

歐陽鳳長長吁一口氣，委屈求全的說道：「向老師，我們的鏢車已到了藍田，明天就可以交鏢，人一送到長安柳記長福總號，我們回頭就走，決不再問柳家母女的事。」

向彤兩道冷厲的目光盯在歐陽鳳的臉上，只待歐陽鳳的話說完，向彤才緩緩說道：「杜夫人，如是你們把人交給柳家長福號，還有什麼條件和在下談交易？」

歐陽鳳道：「我們願意把這次走鏢的代價，奉送諸位。」

向彤冷冷說道：「我們曾以更高的代價遊說杜總鏢頭，放棄這趟生意，但杜總鏢頭不肯，夫人應該知道，我們這個組合中，不是以搶刼為生的組合，我們有的是銀子。」

杜夫人茫然了，她確然想不明白，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組合。

為了丈夫的性命，歐陽鳳忍氣吞聲說道：「向老師，除了交出柳家夏氏母女之外，還有別的辨法麼？」

向彤搖搖頭，道：「夫人，在下想不出還有什麼別的辨法了。」

歐陽鳳長長嘆息一聲，道：「向老師，如是我們夫婦能够同返洛陽，龍鳳鏢局立刻歇業，賤妾和夫君同隱綠竹堡，不再在江湖爭名逐利。」

向彤冷淡一笑，道：「杜夫人，杜總鏢頭殺我兄弟，這我折足斷手之痛，但我向某人忍了下來，未找杜天龍討取我兄弟的血債，夫人可知道為了什麼？」

歐陽鳳出身武林世家，又久在江湖上走動，豈不知向彤的言下之意，輕輕歎息一聲，道：「向老師的意思是說，你也不能作主？」

向彤道：「換句話說，也就是杜夫人如不答允交柳夏氏母女兩人，咱們根本就沒有商談的餘地。」

歐陽鳳臉上泛出哀傷之色，突然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一片堅毅之色，冷冷說道：「向老師，龍鳳鏢局，和河東雙雄素無過節，對兩位的大名，我們也十分佩服，想不到的是兩位竟然會出手刼鏢，我歐陽鳳雖是女流之輩，但對江湖事物，也畧有瞭解，拙夫的生死雖然重要，但龍鳳鏢局的招牌，也不能輕易砸，拙夫的盛譽，也不容玷污，向老師，你請吧！」

向彤有些意外的說道：「杜夫人，你想清楚了麼？一個人只能死一次。」

歐陽鳳咬咬玉牙，冷聲說道：「我想的很清楚，寧叫拙夫名在身不在，你可以請了。」

站起身子，擺出一副送客的姿態。

向彤一揮手，道：「向某告辭了，不過，在下仍然希望你杜夫人多想一想，一錯成恨，回首百年，夫人……」

歐陽鳳一揮手，接道：「向老師好走，恕我不送了。」

向彤看那歐陽鳳右手始終半握着，知她暗器厲害，不敢多留，起身一躍，落於庭院，再一躍，登上屋面而去。

過關刀雷慶，掀簾而出，一豎大拇指，道：「弟妹，有妳的，處事不讓鬚眉，老哥哥我很佩服。」

歐陽鳳黯然一笑，道：「大哥，天龍的傷勢怎麼樣？」

雷慶歎口氣，道：「這等歹毒武功，算不得武學正道，無損天龍在江湖上的威名。」

他避重就輕，話說的十分婉轉。

歐陽鳳只覺鼻孔一酸，熱淚向外衝來，但她却瞪大了兩隻睛眼，硬要把奪眶而出的淚水，給忍住未流下來，一側身，匆匆走入內室。

伸出雪白柔嫩的右手，輕輕按在了杜天龍的額角上，只覺觸手生寒，似乎是按在心頭上一般，頓覺芳心如絞，再也忍不住心中酸楚，熱淚滾滾，順腮而下，淚珠兒，滴落在杜天龍的面頰上。

但杜天龍似是已暈了過去，緊閉着雙目，對愛妻悽傷淚下，竟茫無所覺。

這時內室中早已由雷慶燃起了火燭，照的一片通明。

過度的哀傷，使得歐陽鳳耳目失去了靈敏。

只聽王人傑的聲音，傳了進來道：「夫人，柳夫人，夏氏母女請見。」

歐陽鳳拭去臉上的淚痕，站了起來，道：「請她們在廳中坐。」

整整衣衫，緩步行了出去。

柳夫人仍然是一身白衣，白綾帶束着一頭黑色秀髮，白羅裙下，露出一對白緞子的鞋尖兒，雖然她連日風塵，稍見清瘦，但却無法掩遮住他那一股動人的風韻。

歐陽鳳欠欠身，低聲說道：「夫人請坐。」

夏秋蓮神情很嚴肅，隱隱閃透出一股黯然的愁苦，輕啓櫻唇兒，婉轉出一縷清香，道：「聽說，總鏢頭為我們母女受了重傷。」

歐陽鳳道：「少夫人，這不關你的事，我們吃的是這種飯，刀頭舐血，拏命換錢，夫人，妳付了足够銀子，我們應該賣命。」

夏秋蓮道：「杜夫人，話不是這樣說，錢雖可貴，但不能買命，中年喪夫，孤寡一門，小妹是身受其苦，不忍再看到姊姊也落得這樣下塲。」

歐陽鳳歎口氣，道：「少夫人，你生於富甲天下的豪門，怎知江湖中事，拙夫雖然身受重傷，但他念念不忘的是，要小妹把夫人母女們送到長安，藍田平川大道，明日咱們早些上路，日落趕到長安，京都大道，人來人往，賊人雖然胆大，量也不敢在這條官道上動手，不管如何，我們也要把妳們母女平安的送到長福總號。」

夏秋蓮淡淡一笑，道：「姊姊，別誤會小妹的意思，我不是自私的全不管別人死活的人，我是關心杜總鏢頭的傷勢。」

歐陽鳳道：「拙夫傷在一種奇毒的陰寒掌力之下，不瞞少夫人說，拙夫性命危在旦夕，瓦罐不離井口破，這是我們開鏢局子的常事，夫人也不用難過。」

她口中雖然說的十分大方，但內心之中，却是悽傷無比。

夏秋蓮黯然一笑，道：「姊姊說的是，小妹不會武功，也不解江湖中事，但先夫在世之日，曾收存了一支千年參王，小妹這裏還餘下一些，請姊姊收下。」

緩緩送上來一個黃綾布包。

歐陽鳳暗道：千年參王雖然是名貴無比，但未經配製，如何能解去陰寒之毒，當下說道：「這等名貴之物，我們如何能夠收受。」

夏秋蓮緩緩說道：「姊姊，收下吧！小妹不解醫道，實在說，我也無法知道它能不能療治總鏢頭的傷勢，但既稱參中之王，必有它名貴之處，先夫生前視若拱璧，姊姊不妨試試看，這也算小妹盡的一點心意。」

歐陽鳳推辭不得，伸手接過，一欠身，道：「謝謝少夫人。」

夏秋蓮扶在女兒的肩頭，緩步向外行去。

也許是她一雙蓮足太小，走起路來有一種自然的擺動，腰肢臀浪，只看的王人傑為之一呆。

就連那過關刀雷慶偌大的一把年紀，也不禁看的心神一動。

行到了廳門口處，柳夫人突然又停了下來，擧手理一下鬢邊的散髮。

那是一隻絕美無倫的手，纖巧的十指，根根如名匠精工雕成的一般，是上天最完美的傑作，世間任何會挑毛病的人，也找不出一點一絲的瑕疵。

突然間，王人傑和雷慶都有呼吸急促的感覺，急急轉過臉去，不敢再看。

夏秋蓮回過頭來，低聲說道：「姊姊，參王見不得鐵銹氣，用沙鍋燒一碗滾水，放在細瓷杯中，把它放下入碗中，蓋起，俟滾水涼下來，替杜總鏢頭灌下。」

說完話，也不待歐陽鳳答話，扶着女兒，緩步而去。

望着夏秋蓮的背影消失，雷慶突然長長歎一口氣，道：「紅顏薄命，這女人太媚了。」

歐陽鳳回顧了雷慶一眼，道：「大哥，千年參王，眞能够療治寒毒麼？」

雷慶只覺臉上一熱，急急說道：「天龍傷勢沉重，不管這參王能否醫得，何不試試？」

歐陽鳳道：「大哥說的是。」

雷慶道：「我到廚下去，督促店小二用砂鍋燒水。」

他為人本極方正，此番在歐陽鳳面前失態，心中甚感難過，急急離廳而去。

但他豐富的閱歷，却又隱隱感覺到那夏秋蓮的太過嬌嬈動人，柳家三東主之死，可能和她有關。

歐陽鳳口雖未言，但她已瞧見了雷慶和王人傑的失常。

對雷慶為人，歐陽鳳知曉不多，但對王人傑，數年相處，歐陽鳳對他為人十分瞭解，是一位素不喜愛女色的人。

但今宵，似已被柳夫人那動人的姿色吸引，有些不能自禁。

想起了兩人的失態，再想想那柳夫人夏氏秋蓮，文君新寡，不苟言笑，但却有股自然的妖媚風韻，不論她言行間如何端莊，但都無法掩去那嬌媚情態。一擧手，一邁步，都充滿着莫可抗拒的誘惑。

回頭見夫君，僵臥木榻，急急收住了零亂的思緒，緩緩在木榻旁側的木椅上坐下。

不知過了多少時間，突聞步履聲響，過關刀雷慶，親自捧了一個瓷杯，行入室中。

揭下杯蓋，一股蒸騰的熱氣，直冒上來。

歐陽鳳急急打開黃綾布包，裏面是一截大指粗細，兩寸長的黃色參幹。

把參幹放入瓷杯，扣上了杯蓋。

一刻工夫之後，一杯白水，已然變成黃顏色，一股撲鼻淸香中，挾有濃重的藥味。

雷慶口齒啓動，欲言又止。

歐陽鳳端起瓷杯，望仰臥木榻上的丈夫，內心百感交集。

杜天龍沉重的傷勢，已使歐陽鳳感覺到這一杯參水，是唯一的希望，如果不能使杜天龍有所轉機，已然再難有施救的機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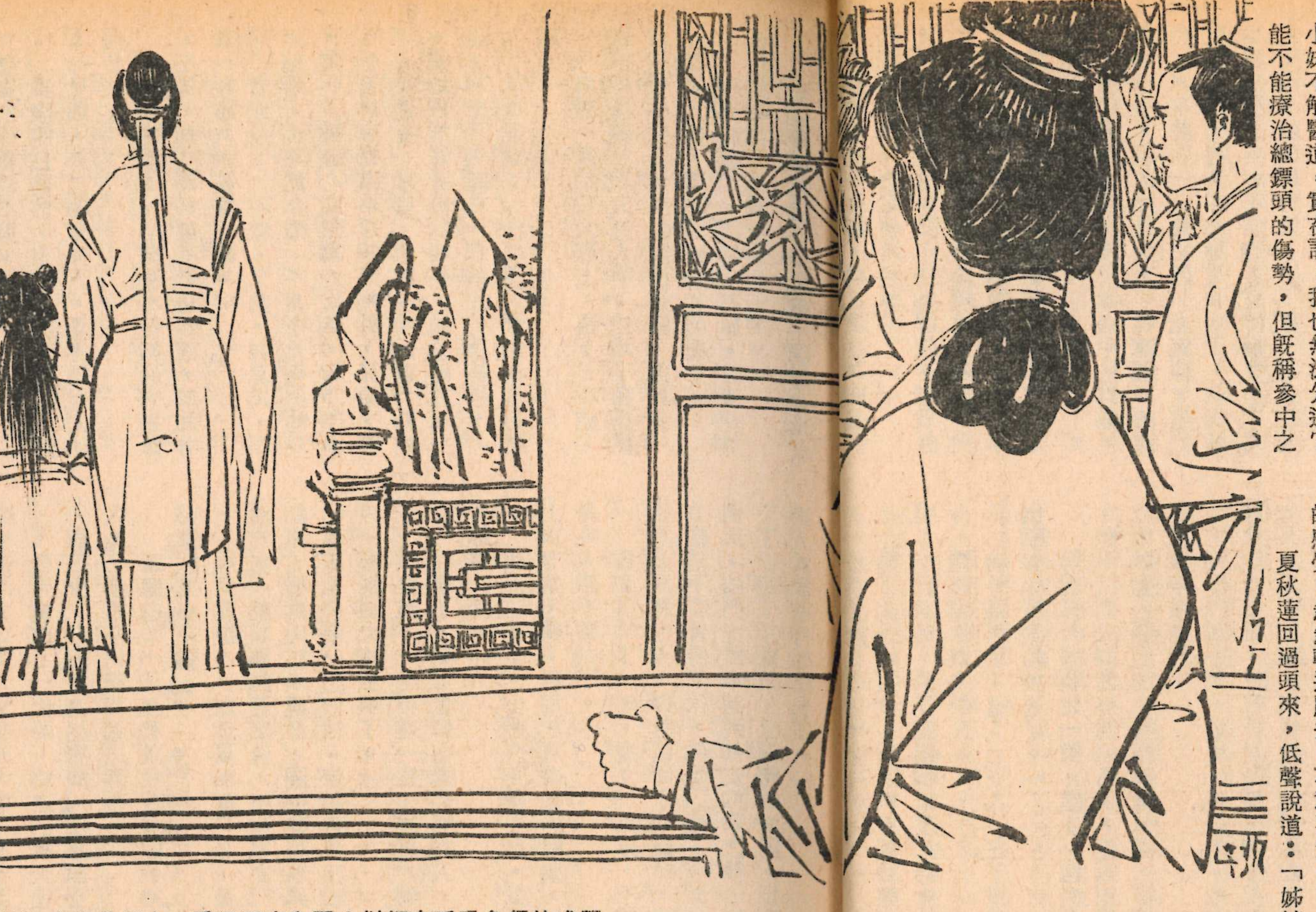
但歐陽鳳，並沒有存着很大的希望，只是死馬當作活馬醫的想法。

但天下事，往往出人意外，一杯參水下肚，杜天龍臉上立刻泛現出一片紅光，緊接着發出了長長的呻吟。

歐陽鳳睜大着眼睛，望着床上的重傷丈夫，心中仍似有不信。

像靈丹妙藥一樣，不過一盞熱茶工夫，杜天龍突然叫了一聲：「好冷啊！」睜開了雙目。

歐陽鳳呆了一呆，說道：「天龍，你……你……」



柳夫人扶着女兒若梅向廳外行去，看得雷慶和王人傑都有呼吸急促的感覺。

杜天龍居然能擧起右手，拭一下臉上的汗水，轉頭回顧。

過度的驚喜，使得歐陽鳳無法忍得下心中的過度歡愉，熱淚像斷線的珍珠兒，紛紛滾下。

杜天龍呆了那麼一陣，人才似完全清醒過來，輕輕歎口氣，道：「夫人，不用哭了，我不是好好的活過來了。」

歐陽鳳抓住杜天龍一隻手，不停的搖動着，一面說道：「是她那一截參王，果然是天地間的奇珍異藥，太好了，你竟然這樣快就恢復了。」

這段話有如急水下灘，聽得杜天龍丈二金剛，完全摸不着頭腦，輕輕咳了一聲，道：「他是誰啊，那來的一截參王？」

歐陽鳳這才驚覺自己說的太急，伸手拉過來一把木椅子，在丈夫身旁坐下，拭去了臉上的淚痕，嫣然一笑，說明了詳細經過。

杜天龍聽得很仔細，但臉上却沒有鬼門關前重還魂的喜悅，而且，還不時皺皺眉頭。

直等歐陽鳳一口氣說完了經過，杜天龍才笑一笑，道：「夫人，你該去謝謝三夫人才是。」

只要能留心一些，都可以看出來，杜天龍那笑容很勉强，似是用力擠出來的，但歐陽鳳沒有瞧出來。

她太高興了，數年夫妻，一生伴侶，膝前還未育一兒半女，竟然遭大限折翼，但一截參王，竟能在片刻間，化悲戚為歡樂，叫她如何不快樂的有些忘我。

杜天龍提醒她一句話，才使得杜夫人歐陽鳳心中一動，忖道：是啊！我應該去謝謝她，把她贈予參王的靈驗，告訴她。

站起身子，笑一笑，道：「說的是啊！我該去告訴那三夫人一聲才對。」

一回頭，看到了過關刀雷慶俯案而坐，怔怔出神，這才想到了適才那得意忘形的樣子，不禁粉頰一紅，低着頭，道：「雷大哥，你們哥兩個聊聊。」

快步兒，行出了室內。

杜天龍緩緩坐起身子，道：「大哥，別怪你弟妹失禮。」

雷慶長長吁一口氣，道：「什麼話兄弟，難怪她高興，任何人，都難免快樂忘形，弟妹算是很能自制的人了！」

杜天龍道：「那截參王，像是靈丹一樣立刻逐出寒毒。」

一面準備下榻。

過關刀雷慶一側身，坐在榻前的木椅上，伸手按住了杜天龍，說道：「兄弟，你躺着。……」

語聲頓了一頓，接道：「你可是覺着那一截參王，太靈驗了，是麼？」

杜天龍苦笑一下，道：「大哥心中，想是早有此感，不論是千年或萬年參王，能使人延年益壽，返老還童，也可能使人增加上數十年的功力，決無法在片刻間，解去小弟身受的寒毒。」

雷慶道：「但你却在服下參水後片刻時光，人就完全的清醒過來。」

杜天龍道：「大哥，天下沒有這樣奇妙神藥，就算那眞是一截千年參王，也能救我的性命，但却不可能，在這樣快的時刻中，解去我全身之毒，大哥想已早知，

只有一種藥物，才有這等奇效。」

雷慶道：「什麼藥物？」

杜天龍道：「解藥，對症的解藥。」

雷慶歎一口氣，道：「兄弟，你服下的藥水，眞的是參水麼？」

杜天龍道：「不是，小弟滿口藥味，確非喝的參水。」

雷慶道：「老弟，千年參王，也不會完全溶化在一杯熱水之中。」

杜天龍突然放低了聲音，道：「柳夫人怎會有這樣的解藥。」

雷慶神色肅然，但却答非所問的，道：「兄弟，你見過柳夫人，覺得她爲人如何？」

杜天龍道：「小弟沒有仔細的看過她，不過，却感到她雖然舉止端莊，但却有着一種特具的嬈媚之氣。」

雷慶道：「不錯，兄弟，柳夏氏，不能細看，也不能多看，不是老哥哥我誇口，能叫人難拴心猿意馬的女人，天下不多，但夏秋蓮却具有了這等條件，兄弟，那不是美而是一種媚，兄弟，咱們看到她的，是她矜持着身份的端莊，如是她放鬆一些，輕顰淺笑起來，那該是什麼樣子？」

杜天龍道：「任何男人都無法抗拒誘惑。」

雷慶一掌拍在大腿上，道：「不錯，君子持以理，正大的人物，見到了像夏秋蓮這樣的女人，可以設法遠離，但如是一般江湖人物，看到她將會如何呢？」

杜天龍道：「這個，這個，這個就很難說了。」

雷慶歎口氣道：「兄弟，就算是正人君子吧！也無法禁得起那夏秋蓮的有意挑逗，柳家富可敵國，自然是養得起夏秋蓮那等牡丹花似的女人，也幸好她是嫁給了柳家。」

杜天龍道：「大哥意思是？…」

雷慶道：「如果她嫁到帝王家，可以禍國，可喜的是皇帝老子沒有機會看到她，但可悲的是，她仍然具有這等魅力，兄弟，除非是她天性仁慈，嫻靜自持，如若她存了翻雲覆雨之心，很容易掀起一陣風浪。」

杜天龍道：「大哥，柳家的家大業大，柳三少，自然要挑挑揀揀的找個如意夫人，小弟担心的倒不是這件事。」

雷慶道：「凡是和夏秋蓮有關的事，都應該担心才對。」

杜天龍道：「如若夏秋蓮只是一個普通的女人就算她艷麗絕倫，但柳家豪門深如海，柳夏氏紅顏薄命，發生些勃理異常的事，也只限一門一戶。但如她是江湖中人，那就大大的麻煩了。」

雷慶道：「兄弟這一提，爲兄的倒想起一件事了，你可曾留心過那柳夫人，是否練過武功。」

杜天龍道：「小弟倒是留心過，但看上去有些不像，但她收有這樣的解藥，倒是叫人想不明白了。」

雷慶沉吟了一陣，道：「兄弟，不管是不是武林中人，你算拾回了一條命，對方縱然不願善罷干休，但他已晚了一步，明天，咱們把鏢車送到長安柳家之後，卸下了這副千斤重担，立刻轉回洛陽，別再捲入柳家事件的漩渦了。」

杜天龍皺了皺眉頭，說道：「大哥說的是。」

雷慶歎口氣，道：「兄弟，你好像還有心事？」

杜天龍道：「大哥，既然瞧出來了，小弟不能不坦然奉告了，如若柳夫人是武林中人，只怕這場恩怨，複雜的很，兄弟卸去了這副千斤重担，也未必能擺脫這場是非了。」

雷慶心中也明白，這場是非，似是愈來愈複雜了，但却又不能不安慰杜天龍，說道：「河東雙雄的恩怨，自然需要一番交代，向彤對殺弟之仇，也不就此拉倒，但弟妹乃武林中有名的世家，綠竹堡三個字，足可以駭阻一般江湖人物，只要咱們處置得宜，這場恩怨，未始不能化解於無形之中。」

杜天龍道：「但願如此了。」

兩人都感覺到這件事沒有法子，討論出個所以然來，夏秋蓮這個女人，更是雲中月，霧裏花，越想就越覺着神秘莫測，最好就是別想它，別談它。

雷慶突然一轉話題，道：「兄弟，你覺着身上的毒性，是否已經完全消去。」

杜天龍道：「不瞞大哥說，小弟不但感覺到毒性盡消，而且武功也全恢復。」

雷慶站起身子，道：「那就好，你好好休息一會，明天這段路，雖然是平川大道，可是無法保險能不出事情。」

半宵無事，第二天，太陽出山之後，杜天龍等一行人，才押着鏢車起路。

這一路，車馬如梭，人來人往，但杜天龍等，還是不敢有一點大意，鏢車前後，都保護的十分嚴密。

一路上平安無事，太陽下山的時分，已進入了長安城。

柳記長福總號，在長安無人不知，總號開在西大街，靠近皇城不遠。

一直五開間的大門面，一列十二盞氣死風燈。

天還沒有全黑下來，十二盞風燈，都已經點燃起來。

但大門已閉，外面的鐵柵，也已拉起，只留了一個可容一個人出入的小門。

篷車停在了鐵柵外面，王人傑緩步行到門口，一拱手，道：「請問兄台，柳大東主在麼？」

看門的是一位四十左右的大漢，一身黑短衫長褲，身上未帶兵刃，但只看兩道凌厲的眼神，就可以瞭解是一位會家子。

黑衣人打量了王人傑一眼，道：「天色已黑，閣下明天再來吧！」

王人傑腰圍軟鞭，氣勢軒昂，身後還跟着一輛篷車，和很多騎馬佩刀的大漢，至少，不是等閒人物，但那看門漢子，竟然不問內情，一口回絕。

皺皺眉頭，王人傑暗暗忖道：王府的看門四品官，柳家豪門，果然是架子很大，心中念轉，口中緩緩說道：「在下由洛陽來，有重要事情，必需面見大東主。」

看門人皺皺眉頭，道：「什麼事，這等重大，連明天也不能等麼？」

王人傑道：「在下龍鳳鏢局王人傑，護送貴號三少夫人來此。」

看門人吃了一驚，道：「三夫人回來了？」

王人傑道：「是的，在下等護送三夫人，勞請閣下通報大東主一聲。」

黑衣人應了一聲，道：「王鏢頭稍候，在下立刻替你通報。」

轉身奔入店中，片刻工夫，帶着一個身着藍綢子長衫，五十多歲，留着山羊鬍子的老者，迎了出來。

行入小鐵門，老者搶前一步，道：「三夫人現在何處？」

王人傑冷笑一聲，道：「閣下是什麼人？」

藍衫老人打量了王人傑一眼，道：「閣下是王鏢頭吧！」

王人傑道：「不錯，兄弟王人傑。」

藍衫老者道：「在下是長福總號的二總管。」

王人傑道：「貴號大東主在麼？」

藍衫人右手捋着山羊鬍子沉吟了一陣，道：「可否讓在下先見見三夫人？」

王人傑感覺着對方全未把自己放在眼中，不禁心中火起，但轉念一想，鏢車已到了長安，交了鏢，立刻要回去，不用多生閒氣，忍下了一口氣，道：「三夫人，現在篷車之中。」

車簾啓動，夏秋蓮伸出了一張美麗的臉兒，道：「是焦二總管麼？」

回頭望了一眼，二總管原本冷淡的臉上，突然堆上來一臉諂笑，道：「三夫人，你眞的回來了。」

一面奔到了篷車前面，哈着腰一個長揖，道：「焦朋給三夫人見禮。」

夏秋蓮道：「大東主在店裏麼？」

焦朋道：「在，在後院休息，我這就叫人通報。」

一面回頭吩咐，打開中門。

七八位伙計一齊動手，大開中門。

焦朋似乎是未瞧到站在篷車裏的過關刀雷慶和杜天龍，眼中只有一個三夫人，欠身道：「三夫人，你請下車。」

趕車的趟子手，放下了錦墩，夏秋蓮扶着女兒的肩頭，下了篷車，回頭對杜天龍，道：「總鏢頭，請稍留片刻，見見我們大爺再走。」

想到了夏秋蓮救命之恩，杜天龍笑一笑，道：「好！見過柳大東主，我們才算完成此行責任。」

三夫人道：「屈駕了。」

回頭望了焦朋一眼，接道：「焦朋，不用管我，招呼客人。」

娥眉雌威發　惡賊鏢下亡

這時，內宅也得了通報，二個丫頭和四十左右的女管家迎了出來，護擁着三夫人行入內宅。

焦朋這才回頭，說道：「諸位請裏面坐。」把杜天龍等一行，讓進大門。

杜天龍吩咐趟子手把篷車趕到東關太白居客棧中等候，自己和歐陽鳳，雷慶，跟着焦朋進入了長福。

王人傑，雷冲，雷明，三個年輕人，跟着篷車，坐騎，趟子手，回到客棧。

大門內，是一張紅漆大櫃檯內擺了十幾張紅漆木桌子，十二盞垂蘇宮燈，照的滿室通明。

櫃檯內桌上坐滿了人，幾十把算盤，打的劈劈拍拍亂响。

焦朋把三人讓入店面後的客廳，立時有兩個青衣童子奉上香茗。

杜天龍，雷慶，心中雖覺這位焦總管面目可憎，但想到柳記長福銀號的財勢，也難怪作總管的這副氣派。

焦朋健談，胸羅也很博，聊起來，倒是一位很有見識的人物。

本來嘛，如果胸中沒有一點見識，如何能混上柳記長福號的二總管。

過了將近有一頓飯的時間，才有一位三十左右的漢子，行了進來，道：「焦總管，大東主請杜總鏢頭們到後廳見面。」

來人一身密扣對襟青衫，似是僕從身份，但二總管却對那人十分敬重，站起身子應道：「大爺怎麼吩咐……」

青衫漢子道：「大東主要焦總管帶諸位貴賓同往後廳。」

焦朋抱拳肅客，道：「諸位請，大東主三年沒有夜間會客了，三位很大的面子了。」

雷慶只聽得頭頂冒火，冷哼了一聲，强忍着沒有發作出來。

穿過了三重庭院，才到了柳大爺會客的後廳。

這是一座佈置華貴的大廳，地上鋪着黃色的毛毡，室內不見燈火，但却華光四射，景物清明。

進入廳中，立時有一種清秀的花氣，撲入鼻中。

那是不折不扣的眞正花氣，不知由何處飄了出來。

大廳後壁處，一張特製的大木椅上，坐着一個長髯垂胸的人。

這廳中並沒有太多的佈設，兩副仕女圖，一張山水，自然都是出自名家的手筆，在一種特殊的光華照耀下，更顯得栩栩如生，氣象萬千。

不知用的什麼方法，整個大廳中的氣溫，不冷不熱，使人有着極爲舒適感覺。

進入大廳，就使人體會到錢的功能。

廳中不見燈光，華光四射，不見一花一草，却有着天然的襲人花氣。

長髯人穿着一件黃色的長袍，一直掩蓋住椅角，雙足。

焦朋急行兩步，屈下了一膝，道：「叩見大東主。」

長髯人揮揮手，示意焦朋站開，却對着杜天龍一抱拳，道：「恕我雙腿不便，無法親自迎客，三位不要見怪才好。」

眞是閻王好見，小鬼難纏，這名動天下的第一富豪，比起那焦朋焦二總管，看起來和善多了。

杜天龍一抱拳，道：「不敢，閣下是柳大東主了？」

長髯人笑一笑，道：「在下柳鳳閣，閣下是杜總鏢頭了。」

杜天龍道：「區區杜天龍。」

柳鳳閣微微一笑道：「三位請坐！」

杜天龍道：「咱們見過柳大東主，手續已然完備，不敢多驚擾大東主，區區等就此別過了。」

柳鳳閣道：「三位既然來了，何不請稍留片刻。」

杜天龍回顧了夫人和雷慶一眼，一齊在旁側一列錦墩上坐了下來。

柳鳳閣笑一笑，道：「三弟妹已告訴了我詳細內情，此番有勞貴夫婦和雷老英雄，在下心中不安的很。」

雷慶道：「不敢，山野粗俗之人，怎敢當英雄之稱。」

柳鳳閣說道：「柳家不幸，殘禍橫生，如非杜總鏢頭和雷老英雄仗義護送，只怕我三弟妹和若梅姪女，也很難平安到家了。」

杜天龍道：「咱們收了三夫人的銀子，份屬應當。」

柳鳳閣突然雙手互擊一掌，三個青衣女婢，手捧香茗，緩步行來，獻上之後，重又退回。

她們轉入大廳壁面，一轉身，消失不見。

原來，這大廳中，都是暗門，珠光反射輝映，看不出暗門所在。

那是說這座大廳中，表面上，看不到什麼戒備，其實，很可能到處都藏有人。

柳鳳閣伸手取過木案上的茶杯，道：「三位請用茶。」

杜天龍等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只覺入口香甜，不知是何物泡成。

總之，這廳中的一切，用的喝的，都是罕得一見之物，無法叫出名目。

柳鳳閣歎口氣，道：「杜總鏢頭，柳某有幾句不當之言，說出來，希望你杜總鏢頭不要生氣。」

這天下第一富豪，說話如此客氣，倒叫杜天龍有着受寵若驚的感覺，怔了一怔，道：「大東主言重了，有什麼指示，但請吩咐。」

柳鳳閣道：「杜總鏢頭經營龍鳳鏢局，一年可以賺多少銀子？」

杜天龍沉吟了一陣，道：「大東主，很難說，敝局的業務不錯，每年算下來，大約有十萬銀子之數。」

柳鳳閣道：「柳某想請杜總鏢頭，任我柳家的副總護院，專責保護我三弟妹和若梅姪女的責任，年支俸銀二十萬，而且希望杜總鏢頭把貴局中的精幹人員，全都帶來，各加俸銀一倍，不知杜兄的意下如何？」

柳家長福銀號的副總護院，論身份，高過一家鏢局子總鏢頭甚多，年支俸銀二十萬，更是駭人聽聞的高價。

更難得的是，柳大東主，讓他把鏢局中得力的人，全都帶來，這實是優厚無比的條件了。

杜天龍沉吟了一陣，道：「柳大東主的厚意，在下感激不盡，不過，愚夫婦對江湖事務，已然心生厭倦，保送過三夫人回到長安之後，愚夫婦就準備退出江湖，不再在武林中混生活了，大東主的厚愛，愚夫婦恐難受命了。」

柳鳳閣沉吟了一陣，道：「這是件很可惜的事情，我是一片誠心邀約。」

杜天龍一欠身，道：「大東主，這件事，容我們夫婦再商量一下，無論如何，我們都得回洛陽一趟，以三月為期，三個月內，如是我們不來，那就是我們心領大東主的好意了。」

柳鳳閣點點頭，道：「焦朋，送五萬銀子，給杜總鏢頭。」

杜天龍急急接道：「大東主，用不着了，我們已收了三夫人很重的費用……」

柳鳳閣搖搖手，接道：「那是應該的，這兩年多來，我因身體不適，從未見過外人，今晚上能和諸位見面，那也是一種難得的緣份，這五萬銀子，是我另外酬謝諸位的，請諸位收下吧。」

長福號大東主，五萬銀子，算得什麼？杜天龍不便再推辭，站起身子，一抱拳，道：「那就多謝大東主了。」

柳鳳閣道：「不成敬意，但在下甚希望杜總鏢頭能仔細的考慮一下，在下剛剛提到的事情，鳳閣很希望你能屈就柳家副總護院。」

杜天龍道：「在下會仔細的想想，告辭了。」

柳鳳閣道：「恕我身體不便，不能送客了。」

杜天龍道：「不敢有勞。」

站起身子，向外行去。

夏秋蓮盈盈起立，低聲說道：「歐陽大姊，小妹希望妳能勸勸杜總鏢頭，答允大長兄的邀約，咱們姊妹，也可以常常見面了。」

歐陽鳳道：「我會勸他，三夫人，你請留步。」

原來，那夏秋蓮牽着歐陽鳳的手，向外行去。

夏秋蓮低聲道：「如是杜總鏢頭，不應大長兄的聘約，咱們姊妹，只怕是很難再見了。」

歐陽鳳道：「少夫人，就算天龍不應聘約，我有空也會來看看你。」

夏秋蓮牽着歐陽鳳的手，直送到了大廳外面，忽然把一個紙團，交到歐陽鳳的手中，低聲說道：「姊姊好走，小妹不送了。」

歐陽鳳楞了一下，但卻忍下沒有多問，悄悄把紙團藏入懷中。

焦朋已陪杜天龍，雷慶行出庭院。

歐陽鳳加快腳步，追了上去。

焦朋把五萬銀票，交給了杜天龍，杜天龍未推辭就收了下來。

離開了長福總號，三人直行東關太白居。

王人傑早已為三人，安排好了宿住之處。

雷慶笑一笑，道：「兄弟，你是否準備應那柳鳳閣的聘約？」

杜天龍搖搖頭，微微一笑，道：「柳家許給我如此的厚酬，不會全無原因，這一趟鏢，使我體會到一件事情，江湖上的高人很多，小弟這一點武功，實不足以闖蕩江湖，因此，回到洛陽，小弟就結束龍鳳鏢局。」

雷慶微微一笑，道：「這幾年，你賺了不少銀子，結束了鏢局子，也够你們夫婦，好好的享受下半輩子了。」

杜天龍道：「這一趟鏢，收了九萬銀子，單是這一票，我們夫婦這一輩子，也化用不盡了，小弟對財物，本不重視，我準備回到洛陽之後，厚遺鏢局中人，使他們每一個人，都能够成家立業。」

雷慶一伸大拇指，道：「好！兄弟，作人應當如此，錢財身外之物，生不帶來

，死不帶去，散盡千金，自會留給人一片懷念。」

再說歐陽鳳心中一直拈念着那紙團上的東西，匆匆行入房中，掩上房門，點起火燭，凝目望去。

只見上面寫道：

柳家豪門，情勢複雜，小妹見過大伯，才知道一些端倪，貴夫婦最好別再捲入這場是非之中，匆匆成書，難暢所言，知名不具。

寫的很潦草，也很簡短，顯然是惶急中寫成的便箋。

歐陽鳳望着便箋，出了一陣子神，緩步行到雷慶房中。

室中燭火明亮，雷慶和杜天龍正在品茗聊天。

歐陽鳳緩步而入，緊旁杜天龍側坐下，笑道：「你們倆在聊什麼？」

雷慶道：「天龍要結束龍鳳鏢局，弟妹的意下如何？」

歐陽鳳笑道：「我沒有什麼意見，不過，經過這番挫折之後，我倒覺着要繼續維持龍鳳鏢局，我應該回綠竹堡，請幾個好幫手來。」

雷慶道：「江湖路長，險惡重重，天龍已名利雙收，如是能够歇手，倒不如早些歇手的好。」

歐陽鳳歎口氣道：「天龍，幸好你剛才沒有答應柳鳳閣的邀請。」

杜天龍道：「怎麼？你發現什麼？」

歐陽鳳道：「夏秋蓮送我出廳時，暗中交給我一個紙團……」

雷慶，杜天龍齊聲問道：「上面寫些什麼？」

歐陽鳳緩緩取出紙箋，交給雷慶。

杜天龍伸過頭去，看完之後，一皺眉頭道：「柳家事情，果然是複雜的很！」

雷慶道：「天下第一富豪之家，自然是充滿是非，我看柳三少東的被殺，很可能是他們兄弟鬩牆之事？」

緩緩把函箋交給歐陽鳳。

歐陽鳳就火燭焚去，歎口氣，道：「雷大哥，小妹忽然有一種很奇怪想法！」

雷慶道：「什麼想法？」

歐陽鳳道：「我覺着那位夏秋蓮不是一位簡單人物。」

杜天龍哦了一聲，笑道：「夫人有什麼高見？」

歐陽鳳道：「先說醫治天龍毒傷的事，那一截藥物，可能不是千年老參，而是一種對症的解藥。」

雷慶望着杜天龍微微一笑，道：「弟妹高見。」

歐陽鳳眨動了一下眼睛，道：「怎麼？你們早就懷疑了，是吧？」

杜天龍道：「我們談過，但却不敢確定，夫人和她接觸數日，對她的瞭解，自然是比我們多了。」

歐陽鳳道：「過去，我從未對她懷疑，也就未覺得什麼，如今想來，那些蛛絲馬跡，都很重要。」

語聲頓了一頓，接道：「先說，那一次在林中的遇變，搏殺何等兇厲，如是一個平常的女人，尤其是像三夫人那樣豪門貴婦，早已經駭的六神無主了，但她竟然很鎮靜。」目光轉動，望了雷慶和杜天龍一眼，又道：「不但是三夫人很鎮靜，就是那柳若梅，也很安靜，對車外搏殺，完全沒有放在心上。」

杜天龍道：「除非她有一身很高明的武功，難有這般的鎮靜。」

雷慶突然歎了口氣，道：「兄弟，那位柳大東主，也不是平常人物。」

杜天龍道：「大哥瞧出了什麼？」

雷慶道：「你和柳鳳閣說話很多，小兄却有着冷眼旁觀的機會，我發覺那柳大東主雙目中，有着逼人的神光，但他盡量在隱藏着那些目光，至少有兩次，他露出了那烱烱逼人的眼神。」

歐陽鳳道：「柳大東主，有一身武功，夏秋蓮也有一身武功，但他們都深藏不露。」

雷慶道：「柳鳳閣身體不適，很可能是受了傷，因為，他毫無病容。」

杜天龍道：「大哥這麼一說，小弟又想起來，處處留心皆學問，但我們却又不能遵從這先賢高見。」

歐陽鳳笑道：「不用賣關子了，什麼事，快些說吧！」

杜天龍道：「柳鳳閣用一副黃綾被，蓋着雙腿，分明是有隱藏，他如是天生雙腿不便，或是腿病已久，早該有一個為他設計的特殊輪椅了。」

歐陽鳳道：「唉，這一家，是怎麼回事？」

雷慶哈哈一笑，道：「柳家的豪富，世無其右，天子富有四海，但若只論銀子，也未必多過柳家，這樣的一個豪門世家，想想看，爭權奪利的手段，豈不是千奇百怪……」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你們綠竹堡也是武林世家，莊中滿植奇花異草，進得堡中，立時有一股撲鼻的花香，但兩位是否留心過人家柳家那座廳房之中，也有着一股濃重的花香，賢弟妹，這是長安城，廳中不見花木，但却有濃濃香氣，大哥我是在山村中長大的人，那濃重的花木香氣，我能够辨得出來，那是貨眞價實的天然花氣，還有那廳中的光亮，都是寶珠反映出來的光輝，單是那一片珠光，至少要二十顆以上的明珠，如是我沒有看錯，那些珠光之中，至少有兩顆屬於夜明珠之類的價值連城寶物，這樣一幢房子，你說要化多少錢。」

杜天龍道：「想一想，確也不錯，那眞是巧奪天工的佈設了。」

歐陽鳳道：「看來一個人，有了很多錢，也未必就有快樂，想想那柳家的財富，是何等龐大，但他們除了衣着綾羅綢緞，食盡山珍海錯之外，還有什麼快樂呢，骨肉相殘，箕荳相煎……」

回顧了杜天龍一眼，接道：「天龍，咱們當眞該把鏢局子歇了，你如同意，咱們搬到綠竹堡，你如是不同意，咱們自己構置一片莊院，過幾年太平安樂日子。」

杜天龍道：「好！回到洛陽，我就想法子結束了鏢局子。」

雷慶低聲道：「兄弟，我主張你搬到綠竹堡去！」

杜天龍哦了一聲，未置可否。

雷慶道：「兄弟，河東雙雄的向老大

，不會忘去他兄弟的仇恨，暗施寒陰透骨的那老小子，只怕也不會善甘罷休，咱們這一路回去，路上說不定還有事故……」

歐陽鳳接道：「雷大哥，如是大家拳來腳往，刀來劍去的各憑本領，拚個生死勝敗，我很放心天龍的武功，就是我手中這口劍，也不讓人，但如像寒陰透骨掌那種歹毒掌法，恐怕就不是我們夫婦能够應付了。」

雷慶聞弦歌而知雅意，聽得出她的內心，暗道：這位弟妹，果然是賢淑的很，生恐傷到了天龍的尊嚴，處處小心。

心中念轉，口中却說道：「賢弟妹說的是啊，那種歹毒武功，超出了一般武術常規，小兄，也是無法對付，如是令尊在此，就大大的不同了，如他老人家內功的精湛，必有對付之法。」

歐陽鳳回顧了杜天龍一眼，道：「天龍，你看看要不要派人給我爹捎個信，要他老人家來一趟。」

杜天龍道：「咱們作晚輩的，不能孝敬他老人家，心中已經很不安了，如何還能驚動他老人家的大駕。」

笑一笑，歐陽鳳說道：「天龍，別忘了，我是他膝下唯一的女兒，你是他的愛婿，咱們有麻煩了，自然應該找老人家出面。」

杜天龍微微一笑道：「到洛陽再說吧，總不要他老人家來接咱們回洛陽吧！」

歐陽鳳暗暗歎息一聲，未再多言。

杜天龍伸個懶腰，道：「大哥，天不早啦，咱們也該休息啦，明天一早，還要趕路。」

× ×

一宵無事，第二天，杜天龍等動身東上。

一路上，出人意外的順利，輕車快馬，行速甚快。

直過了函谷關，仍未發生事故。

這時，距洛陽，只不過一天多些的行程，杜天龍抱拳道：「大哥，小弟急於回到洛陽，等我結束了鏢局子，自會來探望大哥，此番多有勞動，兄弟情重，小弟也不敢言謝了。」

雷慶笑道：「已過函谷關，大概是不會有什麼事了，小兄也不再多送了，過幾天，我也許到洛陽去看看你們。」

歐陽鳳道：「大哥，最好能到洛陽玩，我們掃榻以待。」

雷慶一抱拳道：「好吧，咱們就此別過。」帶着雷冲，雷明，帶轉馬頭，放轡行去。

王人傑望着三人三騎，遠去的背影，一豎大拇指，道：「好一條血性漢子。」

杜天龍點點頭，一帶馬，向前奔去。

這時，天已過午，空車快馬，奔行如風。

只見青山攔路，一峯臂立，轉過一道山口，南入平川大道。

忽然間，一聲冷笑，道旁大樹後，轉出一個全身黑衣的大漢。

杜天龍一收馬韁，道：「向老大。」

來人正是河東雙雄中的向彤。

向彤冷笑一聲，道：「杜天龍，你想不到吧！」

杜天龍道：「確然有些意外。」

向彤冷冷說道：「意外的事情……」

回頭望着樹後草叢中，抱拳道：「陳老，請你移駕。」

樹後草叢中，又緩緩轉出一人。

那人一身黑衣，身材枯瘦，正是那一天在狹谷中處，施展寒陰透骨掌的黑衣老人。

在那黑衣老人的身後，緊隨着四個身佩鬼頭刀的大漢。

四個人，都在三十五六的年紀，身材健壯，滿臉慓悍之氣。

車簾啟動，八手女飛衞歐陽鳳一個「燕子穿雲」，飛落在杜天龍的身側。

王人傑早已飛身下馬，抖出了十三節亮銀軟鞭。

杜天龍低聲道：「夫人小心，那黑衣老者，就是施展寒陰透骨掌的妖人。」

歐陽鳳右手握着劍柄，左手早已扣着一把蝎尾針。

杜天龍很快的一個翻身，躍下馬背，順勢摘下來馬鞍上的金背大砍刀。

枯瘦老人冷冷一笑，道：「杜天龍，什麼人醫好了老夫的寒陰透骨掌？」

杜天龍笑了一笑，道：「寒陰透骨掌，不是天下絕學，能够醫治的人很多。」

枯瘦老人冷笑一聲，道：「老夫倒要試試看，什麼人還能爲你痊治寒毒。」

話落口，右手一揮，劈了過來。

一股陰寒之氣，直向杜天龍飛過來。

歐陽鳳大吃一驚，左手一抬，一把蝎尾針電射而出。

蝎尾針如一團濛濛烟雲，直飛過去。

對於這等歹毒的暗器，那位枯瘦的黑衣老人，仍是也有着很多的顧忌，左手拍出一股強猛的掌風，身子却飛快的向旁側閃過去。但他右掌湧出的陰寒之氣，却如寒冰地獄中吹出的陰風一般，直捲過來。

杜天龍感到這一股陰寒之氣，比上一次要強猛數倍，想是他全力發出的毒掌。

忽然，一條人影，疾閃而出，迎向那寒風撞去。

耳際間，响起了王人傑的呼喝之聲，道：「總鏢頭，快些閃避。」

杜天龍已然警覺到是怎麼回事，大聲喝道：「王人傑，使不得，快退回來。」

但那裏還來得及，王人傑已然撞入那陰風寒氣之中。但覺一股寒意直透內腑，王人傑向前奔衝的身體，也受到了強大的阻力，一挺胸，穩住了身子。

杜天龍雙目盡赤，大喝一聲，疾向向彤撲去。

但聞歐陽鳳大聲喝道：「天龍，回來，看賤妾取他們的性命。」

杜天龍聞聲警覺，抬頭看去，五支燕子鏢翔空而起。

他心中明白這燕子追魂鏢的厲害，立時一吸氣，抱起王人傑，疾退八尺。

那燕子追魂鏢，眞如飛燕翔翔，迴轉盤旋，竟然使人無法看清那一支燕子鏢，分襲向什麼人。

忽然間，燕子鏢交互而下，穿旋飛舞，分往向彤和另外四個精悍大漢飛去。

五人中，兩個人揮動着兵刃撲打，三個人，却一側躲去。

但不論是揮動兵刃擋擊，還是向旁側閃避的人，無一人逃過燕子追魂鏢。

只聽一連串呼喝慘叫，三個人立刻倒了下去，氣絕而死，另兩個雙手蒙臉，蹲在地上，哀號大叫。

燕子追魂鏢，並未落地，仍然在空中，翩翩飛舞。

突然間，歐陽鳳目光轉到了那枯瘦的黑衣人身上，手中握住掌中僅餘的三枚燕子追魂鏢。

枯瘦老人冷哼一聲，道：「好惡毒的暗器。」突然縱身閃到一株大樹之後，再一躍，人踪頓杳。

燕子追魂鏢，天下聞名，但見中過燕子追魂鏢威力的人，却是少之又少。

原來，歐陽鳳心中滿懷忿怒，施用最厲害「五燕迴旋」的手法，打出五枚燕子鏢，飛臨幾人頭上時，借巧妙的迴旋力量，自相輕微撞擊，燕腹中的機簧便震，口爪尾三處暗藏的毒針，毒水，激射而出，五燕交飛，威力遍及兩丈方圓，再加上兩人揮動兵刃擊打，更是火上加油，五個人，全都傷在激射橫飛的暗器之下。

杜天龍眼看敵人五死一逃，才回顧了懷中的王人傑一眼，低聲呼道：「人傑，你醒醒！」

王人傑面色蒼白，睜開了雙目，望了杜天龍一眼，道：「總鏢頭，我快要不行了，你不用管我……這些年來，你們…夫……婦待我不錯……。」

斷斷續續說幾句話，重又閉上雙目。

這時，歐陽鳳已然檢起了落在地上的五枚燕子鏢，低聲道：「天龍，王鏢頭怎麼了？」

杜天龍黯然道：「傷的很重。」

歐陽鳳道：「咱們快些趕路，回洛陽再想辦法，希望他能撐回去。」

杜天龍點點頭，抱着王人傑飛身上馬，吩咐幾個趟子手，趕着車子慢走，一加韁勁，健馬如箭，直向前面衝去。

八手女飛衞歐陽鳳，緊追在杜天龍的身後。

杜天龍的坐馬，本是千中選一的龍種，雖然加了一個人的重量，仍然是快如飄風閃電。

歐陽鳳縱馬急追，不過是勉強趕上。

近一天的行程，在杜天龍拚命急趕之下，不過三個時辰，趕回到洛陽龍鳳鏢局子。

一躍下馬，抱着王人傑直入大廳，口中喝道：「溜馬。」

這時，鏢局中幾位鏢頭，和徐二先生，都迎接了出來。

杜天龍急急說道：「快，快把城裏好大夫全部請來。」

不用多問，任何人都已瞧出了王人傑身受重傷。

但杜天龍走的太快，都未看清楚王人傑受傷的情形。

杜天龍一口氣，衝入了花廳之中，才把王人傑放在床上。

這本是杜天龍接待貴賓的下榻之處。

三個鏢頭，靜靜的站在花廳中，鴉雀無聲。

杜天龍雙目盡赤，滿臉倦容，但過度的傷痛，却使他強自支撐着。

徐二先生快步行了過來，捧着一盆面水，道：「總鏢頭，先洗把臉。」

杜天龍長歎一聲，匆匆的洗去面上灰塵，又行到木榻前面，沉聲叫道：「人傑，人傑，你醒醒啊！咱們已經回到了洛陽了。」

王人傑全身僵硬，只餘下一口遊絲般的氣息，看樣子，隨時可以斷氣。

這時，三個鏢頭，都圍攏過去。

除了滿身的塵土，和蒼白的臉色之外，王人傑全身不見傷痕。

片刻之後，歐陽鳳也趕回鏢局，但她一躍下馬背，胯下的坐馬，立刻長嘶一聲，倒在地上死去。

歐陽鳳匆匆回房，換了一身衣服，趕到花廳，洛陽的名醫，已陸續趕到。

四大名醫會診之後，作了一個結論說，寒毒深入內腑，回天乏力，他們沒有把握下藥。

杜天龍道：「我知道他傷的很重，眞要醫不好，我也不會怪到諸位身上，但四位總要留個藥方子下來，盡盡人事啊！」

四大名醫，又商量了一陣，才合商出一個藥方子，飄然而去。

杜天龍立刻吩咐徐二遣人去抓藥，但他心中明白，王人傑這些身受，比他在藍田的傷勢，何止重上十倍，但他盡心力，只望心理上，能得到一些安慰。

歐陽鳳一直暗中留心着大夫，但她却沒有勸說杜天龍先保重自己，休息一天。

煎好藥物，杜天龍親自替王人傑灌下去。

四大名醫，還是眞有些本領，王人傑吃下了一副藥後，竟然使呼吸強了一些。

杜天龍心中又升起了一份希望，吩咐徐二，道：「再派人去請四位名醫來，說他們的藥物見了效用。」

四位名醫沒有再來，但却交人帶回來一個白紙條兒，上面寫道：

「迴光返照，命難久留，閣下還是準備後事吧！」

四個人的條子，雖然口氣不同，但却是一樣的含意，內容。

看完了四張白紙條兒，杜天龍心頭火起，正想吩咐徐二，硬把四個名醫抓來，瞥見一個趟子手，急急奔了進來，道：「啓稟總鏢頭，有一位年輕人求見，……」

杜天龍一揮手，接道：「我沒有空見客。」

趟子手道：「小人說過了，但來人非見不可。」

杜天龍怒聲喝道：「什麼人，這樣兇霸，徐二，派人去給我攆出去。」

只聽見一個清朗的聲音，說道：「杜總鏢頭，乃是中原一大豪傑，作事竟然如此……」

杜天龍轉目望去，只見說話的人，只不過二十上下的年紀，穿着一身藍衣，劍眉入鬢，星目閃光，英挺中，另具有一股凛凛傲氣，不禁一皺眉頭，道：「朋友什麼事，可以說了，杜某今天很忙。」

藍衣人冷笑一聲，道：「杜總鏢頭雖然稍有名氣，但在下還未看在眼中，此番在下拜訪龍鳳鏢局，只希望拜見在下一位恩兄。」

這少年冷凛的氣度，英俊的外形，使得杜天龍急躁的心情，鎮靜了下來，緩緩說道：「閣下的義兄是那一位！」

藍衣少年道：「王人傑，貴局中一個鏢頭。」

杜天龍忽然虎目含淚，黯然說道：「你只怕是來晚了一步，……」

藍衣少年劍眉軒動，俊目放光，冷厲的說道：「為什麼？」

杜天龍道：「他受了重傷。」

藍衣人道：「什麼人傷了他，我王恩兄又現在何處？」

杜天龍道：「傷在一種很歹毒的掌力之下，人現在躺在花廳。」

藍衣人未再多言，舉步進入花廳。只見他身子閃了幾閃，人已越過了杜天龍等，進入了花廳內室。

王人傑直挺挺的仰臥在床上，臉上是一片蒼白，不見一點血色。

伸手在王人傑的前胸按了片刻，藍衫人突然發出一聲冷笑，說道：「寒陰透骨掌。」

杜天龍道：「不錯，是寒陰透骨掌所傷。」

藍衣人神情肅然，從懷中摸出一個玉瓶，倒出了兩顆丹丸，投入了王人傑口中，緩緩說道：「扶他坐起來。」

杜天龍應了一聲，扶起了王人傑。

藍衣人目光一掠杜天龍，舉步登上木榻，盤膝在王人傑的後面，伸出右手，抵在王人傑的背心之上。

一股熱流，湧入了王人傑的背心。

但藍衣人的臉上，很快的泛現了汗水，片刻後，汗珠如雨，一顆接一顆的滾了下來。

王人傑慘白的臉上，突然泛起了淡淡的血色，長長吁一口氣，睜開了雙目。

藍衫少年人收回了按在王人傑背上的右掌，掏出一方絹帕，拂拭一下頭上的汗水，緩緩說道：「可以讓他躺下休息一會了。」

杜天龍轉目望去，只見那藍衫少年人臉上一片蒼白，但他仍然睜開雙目，走下了木榻，立刻席地而坐，閉上雙目，運氣調息。

杜天龍輕輕放下了王人傑的身子，悄然退到廳門口處，替兩人護法。

花廳中，一片寧靜，靜的聽不到一點聲息。

歐陽鳳悄然行到丈夫的身側，正想開口，却被杜天龍示意攔阻。

凡是行近花廳的趟子手，還未來及說話，都被杜天龍揮手示退。

他生恐聲音驚擾了那藍衫人。

杜天龍已看出這藍衫人，是王人傑唯一的救星。

時光在沉默中溜走，足足過去了一個時辰之久。

花廳中响起了一聲輕微的聲息。

轉頭看去，只見那藍衫人，已悄然站起了身子，行向木榻查看。

杜天龍緩步入廳，低聲說道：「閣下，看看王兄有救麼？」

藍衫人回顧了杜天龍一眼，沉聲說道：「我會盡最大的力量，用不着杜總鏢頭囑咐。」

杜天龍心中暗暗忖道：這年輕人好大的火氣。

藍衫人未再望杜天龍，凝目在王人傑身上查看了一陣，搖搖頭，歎口氣，自言自語的說道：「下手很重，似乎是非要一舉把人置於死地不可。」

杜天龍雖然感激他救助王人傑的性命，但又覺着這人少不更事，神情冷峻，既非向自己問話，也就不再接口。

歐陽鳳緩步行近木榻，望了望王人傑，大喜道：「天龍，王鏢頭好像是醒過來了。」

藍衫人向後退了兩步，道：「杜總鏢頭，什麼人傷了在下義兄？」

杜天龍道：「一個穿着黑衣的矮瘦老者。」

藍衫人道：「沒有名字？」

杜天龍道：「應該是有，但他沒有說出來。」

藍衫人冷笑一聲，道：「杜總鏢頭應該記得他的樣貌吧！」

杜天龍道：「自然記得。」

藍衫人道：「可否替在下描一下？」

杜天龍略一沉吟，把那黑衣老人的形貌，很仔細的說了一遍。

藍衫人聽得很用心，聽完話，立刻說道：「兩位請好好照顧他的傷勢，在下告辭了。」

說完就走，也不待杜天龍答話，轉身疾走而去。

杜天龍望着那藍衫人的背影，心中暗暗忖道：這年輕人，當眞是孤傲的很。

突聽一聲長長的歎息，傳入耳際。

轉頭望去，只見王人傑，已然睜開雙目。

杜天龍急步行近木榻，低聲道：「人傑，好一些麼？」

王人傑點點頭，道：「屬下好多了，多謝總鏢頭救了屬下之命。」

杜天龍急急搖頭，道：「人傑，不是我們。」

王人傑鎖了眉頭，苦笑一下，道：「不是總鏢頭，又是什麼人呢？」

杜天龍吁口氣，道：「一個穿着藍衫的少年。」

王人傑奇道：「穿藍衫的少年，長的什麼樣子？」

杜天龍道：「二十上下的年紀，長的很英俊。」

王人傑沉思了一陣，搖搖頭，道：「不認識？」

歐陽鳳接道：「他身佩長劍，稱你恩兄。」很仔細的說明了經過之情。

王人傑苦笑一下，道：「仍然是想不起來。」

杜天龍無可奈何的說道：「我想，他還會再來，也許，你見了他之後，就會認識了。」

王人傑道：「總鏢頭，在下父母早死，孑然一身，除了我授業的恩師之外，再無親近的人，但我授業恩師人已七十多歲，除此之外，只有咱們鏢局子的人。」

杜天龍心中亦是大感奇怪，但他看出王人傑眉宇間，倦意隱隱，當下說道：「人傑，你好好的養息，我們也該休息一下了。」

王人傑看那杜天龍衣服上塵土滿身，想是為了自己的傷勢，連衣服也未來得及換，歎道：「為屬下傷勢，總鏢頭連衣服

也未換……」

杜天龍搖搖頭，道：「人傑，這樣說，就叫我慚愧莫名了，你是為了救我才身受重傷。」

王人傑口齒啓動，還想說話，却被歐陽鳳攔住，道：「王鏢頭，你傷勢初癒，不宜多言，好好休息吧！」

拉上棉被，雙雙退出花廳。

王人傑心中甚至感動，但却閉上雙目，未再多言。

×　×

三日時光，匆匆而過，王人傑的傷勢，已然大好，已可盤坐調息。

需知那寒毒雖然厲害，致人於死，但只要能把寒毒除去，傷勢復元的很快。

王人傑沒有再問那藍衫人的事情，因為他不相信這是眞的，但杜天龍夫婦却是難以放下，只覺那藍衣少年第二天未來，第三天應該回來，那知一連三日，竟然是全無消息。

第四天，王人傑已然完全康復，杜天龍特地備了一桌酒席，設宴花廳，慶賀王人傑大傷痊癒。

事情就有那麼一個巧法，酒宴剛剛擺好，過關刀雷慶，匆匆而至。

一腳跨進了大廳門，陡然怔在當地。

杜天龍一抱拳，道：「大哥，來的正好，快請入席。」

雷慶一面舉步入席，一面大聲叫道：「兄弟，聽說路上出了事。」

杜天龍道：「一言難盡，大哥，你坐下，咱們一面喝，一面聊。」

歐陽鳳微微一笑，道：「虧了王鏢頭，替天龍挨了一記寒陰透骨掌。」

王人傑道：「屬下身受總鏢頭照顧培育，理當効死。」

雷慶乾了一杯酒，雙目盯在王人傑的臉上，道：「王兄弟，你是深藏不露啊，寒陰透骨掌，惡毒無比，你竟然能挺住沒事。」

王人傑笑道：「老英雄誤會了，人傑這點能耐，如何能挺得住寒陰掌的惡毒，不知總鏢頭，用什麼仙丹，靈藥，救了人傑的命……」

雷慶笑一笑，接道：「弟妹，是不是那位柳三夫人，多給了一截千年參王。」

杜天龍搖搖頭，說明了經過，接道：「事情確然有些奇怪，照說那位少俠，早該回來了，至少要瞧瞧王鏢頭的傷勢如何，想不到，他竟然去如黃鶴。」

雷慶道：「人傑，你想想看，如是眞有這麼一個人，你應該想得起來。」

王人傑很認眞的想了一陣，道：「我實在想不出，不但，我沒有這麼一位兄弟，而且，我根本不認識這麼一個人。」

雷慶道：「這就奇怪了……」

只聽一個清朗的聲音，說道：「並不奇怪，王恩兄大俠氣度，為善不記於心，但，在下母子，身受大恩，自然是永記於心了。」

隨着那說話之聲，緩步行入一個身着藍衫的俊美少年。

藍衫少年的肩上還抗着一個很長的麻布袋子。

只見他，放下袋子，整整衣冠，恭恭敬敬的對王人傑拜了下去。

王人傑吃了一驚，道：「這位小兄弟，你認錯人了吧！在下不認識你兄弟。」

藍衫少年微微一笑，道：「恩兄可是叫王人傑。」

王人傑說道：「不錯，在下是叫王人傑。」

藍衫少年伸手從懷中取出一副白絹，道：「這是家母手繪王恩兄的圖樣，恩兄請看看像是不像？」

王人傑伸手接過，果見白絹上繪着一副圖像。

圖像和王人傑一般模樣，只是稍為年輕了一些。

王人傑茫然了，輕輕歎息一聲，道：「圖像倒是有些像在下，只是在下實在想不起來，幾時和你兄弟見過面了？」

藍衫人長長吁一口氣，道：「十三年了，那時小弟只是一個六七歲的孩子。」

說完話，恭恭敬敬的叩了個頭。

王人傑閃到一側，道：「小兄弟，快請起來，有話坐下說。」

杜天龍，雷慶，歐陽鳳，全都站起了身子，道：「閣下請坐下來詳談。」

藍衫人對王人傑一抱拳，道：「恩兄，小弟却之不恭，我這裏謝座了。」

他對王人傑神態崇敬，言詞虔誠，但對杜天龍夫婦和雷慶，却是不假詞色，連看都不多看三人一眼，一副旁無他人的氣勢，似乎這花廳中只有王人傑和他兩人一般。

對這年輕人的冷傲，雷慶和杜天龍都未太放在心上，但歐陽鳳却是面有不愉之色。

王人傑輕輕咳了一聲，道：「小兄弟，你貴姓啊！」

藍衫人欠一欠身，說道：「小弟凌度月。」

王人傑道：「是凌兄弟，在下失敬了，可是，王某人始終想不起在那裏見過凌兄？」

凌度月黯然一歎，道：「十三年前，恩兄在江州郊野，救下的寡母孤兒！王恩兄，心中早已忘去，但家母和小弟，却是念念難忘恩兄的大德。」

王人傑似是想起來了這一段往事，輕輕歎息一聲，說道：「凌兄弟，這些事，是我輩中人理當所為，想不到，凌兄弟竟然如此……」

凌度月接道：「王恩兄，在一個行俠仗義的人而言，這也許不算什麼，但在我們母子而言，那是無法報答的大恩，小弟這次出道江湖，家母交代了小弟一件事，那就是務必找到恩兄，所以，小弟走遍了大江南北，耗時近年，才打聽出王恩兄的落脚之處。」

王人傑道：「令堂也眞是，這多年了，怎的還這樣念念難忘。」

凌度月微微一笑，說道：「小弟到此之時，適巧遇上王恩兄身中毒掌，暈迷不醒……」

王人傑一抱拳，接道：「多虧你凌兄弟伸手相救。」

凌度月輕輕歎口氣，說道：「恩兄言重了。……」

回頭指着那麻布袋子，接道：「小弟知悉了出手傷害恩兄的人，因此，把他生

擒來此，但又怕萬一擒錯了人，希望恩兄查看一下。」

王人傑呆了一呆，道：「你說，那麻布袋子中是人……」

凌度月道：「是的。」行了過去，伸手拉開了袋子。

只見袋中有一個身材枯瘦，閉着雙目的老人。

一見那面孔，不用再看身上，王人傑已認出，那正是施用寒陰透骨掌的人。

不覺的點點頭，杜天龍，王人傑，齊聲說道：「不錯，是他。」

凌度月笑道：「他叫陳大風，是出身大雪山，玄陰門下。」

王人傑道：「此人的寒陰透骨掌，兇殘霸道，凌兄弟，怎樣生擒了他？」

微微一笑，凌度月道：「寒陰透骨掌，雖然霸道，但小弟還不放在心上。」

王人傑道：「他死了沒有？」

凌度月道：「小弟未能確定他是否眞正兇手，不敢擅自取他之命，問過恩兄之後，再作決定了。」

王人傑道：「此刻他……」

凌度月道：「被小弟點了穴道。」

王人傑道：「可否解開他身上穴道，我想問他幾句話。」

凌度月笑道：「自然可以。」

起身離席，在那黑衣人陳大風的身上，連拍了數掌。

陳大風長長的吁了一口氣，睜開了雙目。

打量了四週的形勢一眼，陳大風忽覺臉上一熱，垂下頭去。

凌度月冷冷說道：「陳大風，你聽着，你現在唯一的活命機會，就是我那恩兄，心生仁慈，饒你一死，現在，你答覆他的問話，如是有一句虛言，被我聽出，或是倔强不答，就讓你再嘗嘗我『搜穴手』的滋味。」

一提到「搜穴手」，陳大風不禁臉色一變。

陳大風輕輕歎息一聲，微微頷首。

凌度月一抱拳，道：「王恩兄，可以問他了。」

王人傑目光轉注到陳大風的身上，一拱手，道：「陳兄，江湖上，各為其主，難免彼此衝突，因此，在下對傷在寒陰透骨掌下一掌，並未懷恨於心。」

陳大風嗯了一聲，欲言又止。

王人傑道：「大雪山玄陰門下，甚少有在中原武林道上走動，而且，你陳兄，也不是為了財物刧鏢……」

陳大風忍不住了，冷笑一聲，道：「你究竟要問什麼？」

王人傑道：「只問兩件事，陳兄如是都能夠據實回答了，在下斗胆作主，放你陳兄離開。」

陳大風雙目中神光一閃，道：「這話當眞麼？」

王人傑肅容道：「君子一言，駟馬難追。」

凌度月道：「在下已經說過了，王恩兄，是唯一能放你離開的人。」

陳大風一和凌度月的目光接觸，立時流露出一種畏懼之色，緩緩轉過頭去，道：「王鏢頭請問吧！在下知無不言，不過，我知道的，也有限的很。」

王人傑回目望了杜天龍一眼，轉首看向陳大風緩緩說道：「為什麼你們要刧持柳三夫人……」

陳大風急急接道：「奉命。」

王人傑道：「奉何人之命？」

陳大風說道：「慢着，這算不算一件事。」

凌度月冷笑一聲，道：「陳大風，用不着要花招，這怎能算一件事，至少，你該說出身受何人指示，為何和龍鳳鏢局結怨，才能算一件事。」

陳大風點點頭，道：「好，我奉了…」一咬牙，突然住口不言。

凌度月突然站起身子，怒聲喝道：「你怎麼不說話了。」

杜天龍歎息一聲，道：「他死了。」

凌度月微微一呆，伸手托起了他的下顎。

只見他口鼻之中，緩緩湧出血來，臉色也變的一片青紫。

顯然，是中奇毒而亡。

呆了一呆，凌度月緩緩說道：「他好像是中了毒。」

杜天龍道：「不錯，凌少俠，一種奇毒無比的藥物，藏在口中，借說話的機會，咬碎了毒藥的外殼。」

凌度月臉上只是一片愧疚之色，回顧了王人傑一眼，說道：「王恩兄，小弟慚愧。」

王人傑道：「這事怎麼能夠怪到凌兄弟。」

凌度月歎口氣，道：「有一件事，小弟想不明白。」

杜天龍道：「凌少俠請說出來大家聽聽。」

凌度月道：「我擒下他時，曾以『搜穴手』折磨他說出不少內情，他忍受了無比的痛苦，都撐了下去，不肯自絕，何以，此刻，他會突然咬破了口中的毒藥而死呢？」

杜天龍道：「那時，他也許沒有想到，你會把他帶來洛陽龍鳳鏢局。」

凌度月道：「我應該搜搜他的口中，找出那粒毒藥，他就不能自絕了。」

杜天龍一面吩咐鏢局中的伙計，把屍體抬下去，設法掩埋了，但不許驚動到官府。

凌度月却突然站起身子，一抱拳，道：「王恩兄，小弟告辭了。」

王人傑吃了一驚，道：「你要往那裏去？」

凌度月道：「小弟去查查看這陳大風的來歷，務必對恩兄有個交代。」

他說走就走，王人傑想阻止，那裏還來得及，但見他身子一幌，人已離了花廳，閃一閃，踪影全無。

他來的像一陣風，是那麼突然，去的像一道閃電，忽然間消失不見。

王人傑追出花廳，那裏還能見到凌度月的影子。

杜天龍輕輕咳了一聲，道：「王兄弟，凌少俠去遠了，你請回來吧！」

王人傑追出花廳時，只見到人影一閃，自知這點能耐，決然無法追上，緩緩回到花廳。

雷慶突然輕輕歎一口氣，道：「人傑，你先想想看，十三年前，有沒有那麼回事，你救了一對寡母孤兒。」

王人傑點一點頭，說道：「有這麼回事。」

雷慶道：「既然有這麼回事，對凌少俠的來歷，咱們就不用懷疑了。」

杜天龍道：「大哥，凌少俠為了救王兄弟的性命，不惜耗消本身眞元，如是沒有深情大恩，很少人願意如此。」

王人傑低頭道：「總鏢頭，屬下不敢當高稱。」

杜天龍怔了一怔，突然伸手一掌，拍在王人傑的肩上，笑道：「人傑，你救了我的性命，還有什麼說的，從此之後，咱們是兄弟相稱，這龍鳳鏢局子所有的財產，從今天開始也有你兄弟一份……」

王人傑心頭一震，道：「總鏢頭，這個屬下怎敢……」

杜天龍搖搖頭，接道：「人傑，你再推辭，那就是見外了，你想想，你如是為了救我之命，死於那寒陰透骨掌下，這一輩子，我能夠活的安心麼？我和你大嫂已經商量過了，萬一你有了三長兩短，我們夫婦，也要傾盡龍鳳鏢局的財力，你大嫂還要回綠竹堡去，找四個幫手，無論如何，都要替你報了這個仇，現在，吉人天相，兄弟你大傷盡復，我和你大嫂心中這份高興，那是不用提了，這件事，我和你大嫂，早都有了決定，王兄弟，你就別再推辭啦。」

王人傑還待推辭，却被雷慶攔住，道：「人傑，話已經說的很明白，你如是再推辭，那就是矯情了。」

話說的太重，王人傑怔了一怔，果然不敢再推托。

雷慶微微一笑，目光一掃杜天龍和歐陽鳳道：「你們兩位想好了沒有？」

歐陽鳳道：「大哥，可是問這龍鳳鏢局子的事麼？」

雷慶道：「是啊！瓦罐不離井口破，將軍難免陣上亡，鏢局子這一行，彼起此落，從來沒有一家，能夠紅過三十年。」

杜天龍道：「大哥說的是，小弟夫婦是已決定關了這座龍鳳鏢局子，不過，現在，我們多了一位合夥人，得和人傑商量一下了。」

王人傑急急說道：「這個，總鏢頭夫婦決定，人傑怎能置喙。」

杜天龍笑道：「咱們龍鳳鏢局子有三份，我們夫婦各一份，你兄弟一份，總得給你商量一下。」

王人傑自知無法推辭，只好答應了下來。

杜天龍突然哈哈一笑，道：「咱們哥兩個，這一次鬧的小兄差一點客死去路，你幾乎殤於歸途，總算證明了一件事。」

王人傑道：「什麼事？」

杜天龍道：「便宜佔不得，如是把柳三夫人送到長安，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閃電神馭平步靑，豈肯白白把幾萬兩銀子給咱們。」

王人傑微微一笑，道：「咱們還證明了第二件事。」

只聽得杜天龍怔了一怔，道：「第二件什麼事？」

王人傑道：「名揚天下的寒陰透骨掌，並不是中人必死，也非無藥可救。」

杜天龍一掌拍在王人傑的肩膀上，道：「說的是啊！兄弟，咱們中了寒陰透骨掌，但還好好活着，說給別人聽，不知道是不是有人相信？」

雷慶說道：「有人相信，至少，我相信。」

王人傑忽然一整臉色，道：「我沒有看清楚，大哥，大嫂怎麼收拾向彤等幾個人。」

杜天龍望了歐陽鳳一眼，道：「是你大嫂的燕子追魂鏢，用的是『五燕迴旋』手法，除了陳大風見機而逃之外，其餘的都傷在燕子追魂鏢下。」

王人傑道：「小弟沒有眼福，這些年來，一直沒有見過大嫂名動江湖燕子追魂鏢奇妙手法。」

雷慶道：「王兄弟，你年輕輕的，以後，還有見識的機會，像老哥我這把年紀，闖名倒是久矣，但却沒有見過，只怕這一輩很難見識到了。」

歐陽鳳嫣然一笑，道：「雷大哥，王兄弟，燕子追魂鏢施用的機巧，只是一種巧力，只要下點功夫，很容易就學會了，厲害處，是那燕子追魂鏢的靈巧，兩位眞想見識一下，咱們到花園去，我給你們演習一次。」

王人傑道：「好啊！小弟不算啦！應該給雷老英雄開次眼界。」

歐陽鳳站起身子，第一個向花園中行去。

王人傑，緊隨身後，依序是雷慶和杜天龍。

雷慶回頭望了一眼，道：「杜兄弟，如是在關洛道上，由弟妹給那陳大風一記燕子追魂鏢，你就不致於挨那一下寒陰透骨掌了。」

杜天龍道：「大概是吧……」

語聲一頓，接道：「如是這一次一見陳大風，就打出燕子追魂鏢，王兄弟也不致於二度傷在他的寒陰透骨掌下了。」

不用再看，雷慶已想到那燕子追魂鏢的厲害了。

（本篇完）

下期預告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問題人物」

馬雲著

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經常出現在我們面前的，都有可能就是問題人物。可惜人不可以貌相，當一個充滿了危險性的人物混進你生活中的時候，你可能仍然一無所覺，這的確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而「鐵拐俠盜」呂偉良和他的徒弟阿生偏偏就遇上了這樣可怕的事情，詳情請留意刊出日期

俠義奇情中篇

奔雷刀

蕭逸·文
盧令·圖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長安三鳥老大血鵬裘天池仗着冒死救苗七蒙脫險的功勞，要脅他往殺死鄔錟森之後，又要迫他入夥，往刦九省鏢王孫天佑所保的一帮珠寶，苗七蒙不允，與長安三鳥發生衝突，終藉絕世神功，衝出長安三鳥的聯手圍攻。這時，大名府繪影圖形，四處張貼佈告，通緝脫逃犯人苗七蒙歸案，苗七蒙擺脫長安三鳥後，一路逃亡，這日走到河間府棗林，因盤川告罄，迫得暫屈爲打棗散工，詎知工作完畢，發現奔雷刀失去，往找一長髮檢棗女工，不料誤認他人，致惹糾紛，遭一羣散工圍打——

＊＊＊＊＊＊＊＊＊＊＊＊＊＊＊＊

荒村隱異客　月夜鬥佳人

這時又有一個矮胖粗野漢，手裏拿着一根大竹竿嘶叫着由苗七蒙身後襲到，一竹竿用力的向着苗七蒙頭上力打下來。

那根竹竿眼看着已落向苗七蒙頭頂，却爲苗七蒙驀然抬起的一手抓住了竿梢，一推一擰，長竿已到了他手中，那漢子大吼着撲上來，苗七蒙的長竿向前一推，「噗！」的一聲，正好點在那漢子肩窩上。

雖只是這麼輕輕的一下，那漢子看來却是十分的吃受不起，身子向後一翻，却折了一個仰天的觔斗。

如此一來，現場大亂，男驚女叫吵成了一片。

苗七蒙信手一拋，把那個纏白布的漢子摔了出去，一時間七八根竹竿，齊向他身上打來。

眞是一場意外之爭，苗七蒙一連閃過了兩根竹竿，正想畧展身手給這批傢伙一個厲害，可是轉念一想，還是以不露身手爲宜。

想念中，已有六七根長竿向他身上落下來，由於不思防躲，被擊了個正着，頓時被打得皮青肉紅，翻倒在地！

那羣漢子叫囂着，正將亂竿齊下的當兒，驀地由林內步出一人，嬌聲叱道：「不許打——都給我住手！」

這聲嬌叱，無異於當頭的一聲棒喝，果然生效，那羣山野漢子頓時驚得一楞！

大家一齊回頭——苗七蒙也由地上爬起來——

所有人的目光集中之處，却見一個挽髮長身少女，怒衝衝的走過來，她身後尚跟着一人，正是那個朱大眉的管事！

苗七蒙忽然認出了來的那個少女，正是剛才與自己閒話搭訕的少女，不禁心裏一動，當下暫時掩忍不發，倒要看看她說些什麼。

却見那個姑娘，同着朱大眉快步來到了階前。

這些漢子與一干女工，也都知道來者少女的身份，一時噤若寒蟬！

却見那個姑娘柳眉倒豎，杏目圓睜的道：「你們這麼多人，欺侮人家一個新來的……太氣人了！」

一個漢子大聲道：「大小姐……這傢伙欺侮人！」

「欺侮誰了？」

「欺侮她——杏花！」那漢子用手指着杏花，杏花只是翻着一雙眼睛不哭了。

被稱爲「大小姐」的那個姑娘冷冷一笑道：「沒有的事，我不信——」

說話時，却把一雙澄波如海的瞳子瞟向苗七蒙，苗七蒙冷笑不語！

一旁的朱大眉，倏地臉色大怒的走過去，手指苗七蒙，道：「你這個傢伙，我是怎麼關照你的，想不到你第一天來就犯錯，又調戲女人又打架，你快收拾一下滾吧！」

苗七蒙還沒說話，一旁的那位「大小姐」却冷冷的道：「不！把他留下來！」

朱大眉怔了一下，轉身道：「大妹子妳——」

長身少女微惱道：「少嚕嗦，我說留下來，爹說這人不錯，你幹嘛攔他走。」

至此苗七蒙才忽然明白對方少女的身份，原來是這所棗園主人朱劍南的女兒，心裏不禁怔了一下，有所懷疑自己遺失的包裹，是不是她所偸的了。

那朱大眉被對方少女一番搶白，臉漲得通紅的道：「像他這樣的人，怎麼能留在這裏……」

「我已經告訴爹爹……這個人，調到文事房了！」

朱大眉一怔，道：「我不信！」

那姑娘冷笑道：「信不信由你！」

說着杏目向着苗七蒙一瞟道：「你也別愣着了，還想打架是不是？跟我走！」

說完轉身就走，苗七蒙怔了一下，遂跟了上去，却見那個朱大眉的管事冷笑着，敵視的看着自己。

苗七蒙心裏一動，朱大眉已陡地一個箭步撲了上來，嘴裏叱道：「好小子，你打了人就想走！」

朱大眉顯然有兩下子，兩隻手快出如電，猛力的向着苗七蒙雙肩拍下來。

苗七蒙當然不會被他打中！

朱大眉雙掌上，曾經下過五年的功夫，練過鐵沙掌，由於恨惡苗七蒙過甚，雙掌上力道十足，這雙掌之力少說也在數百斤上下，就是一方石塊也令爲他拍碎，忖思着這個叫田上草的漢子必定吃受不住！

他那裏料想得到他名爲「田上草」的苗七蒙那一身出神入化的武功，又豈是他能望其背項？

表面上看起來，苗七蒙不閃不躲，其實他雙肩之上，早已貫注了護身的內功眞力！

但聽得「啵！啵！」兩聲，雙掌同時擊了個正着！

苗七蒙不動聲色！朱大眉却通！通！通！一連後退了好幾步，一張臉變成了豬肝顏色。

前行的那個姑娘猛的回頭，見狀怔了一下，向朱大眉看了一眼，唇角帶出了一絲冷笑，轉身繼續前行。

苗七蒙由後面跟上去，那姑娘足下很快的穿入前面棗林之內。

苗七蒙趕上幾步，道：「姑娘先慢走一步——」

前行的少女，足下更似加快。

苗七蒙不得不足尖用力，用「蜻蜓點水」的輕功絕技，「颼！」一聲，把身子躍近，不意他身子方一躍近，前行的那個少女，身子就如同風中蝶也似的再次的飄了出去。身法巧妙之極！

可是苗七蒙身子更快——

就在那個少女身子方才一落下的當兒，但只覺得頭頂上勁風「呼！」一聲襲過去，苗七蒙已霍然站立在她跟前，正好阻住了她前進之路。

少女一驚，神色大異，道：「你到底是誰？」

她說這句話時，神色詭異，左右打量着，深恐有外人發現——其實附近一個人也沒有！

苗七蒙冷冷一笑道：「姑娘先不必知道我是誰，請把我的東西還來！」

「什麼東西？」少女偏着頭問！

「何必明知故問？」

「我眞的不知道呀！」

說這句話時，她臉上情不自禁的展露出一片笑靨，樣子很逗人。

「是在下一個隨身的包裹！」苗七蒙那副樣子，很有點不解風情！

那姑娘笑咪咪的說道：「只是一個包裹？」

「裏面有一口刀！」

「啊——」她點着頭笑得甜甜的道：「這麼長——」她比了一下手，「亮亮的是不是？」

苗七蒙道：「不錯，那是我從不離身的東西，請姑娘賞還與我，感激不盡！」

「好吧！」那個姑娘說：「不過，你要老實回答我幾句話，不許撒謊，否則我就說我沒看見，諒你也把我沒辦法！」

苗七蒙嘆了一聲道：「只要妳不強人所難！」

那個姑娘說：「那個強你所難？我只問你，田上草不是你的眞名字是不是？」

苗蒙七怔了一下，吶吶道：「姑娘明鑒！」

「好！你還算誠實！」

「眞人面前不說假話！」

「那麼請問你的眞名字姓什麼，叫什麼？」

「恕不明告！」

「你不說就當我不知道了？」那個姑娘冷冷的道：「你可是姓苗？」

苗七蒙陡然一驚，眸子一睜！

那姑娘一笑道：「用不着害怕，放心吧——」

左右看了一眼，她聲音放低了道：「這件事只有我一個知道，你只告訴我是不是吧！」

「姑娘如何得知？」

「我也不是傻子！」她娓娓道來：「第一，那口刀，我雖沒見過，可是却聞名已久的奔雷刀，第二，你的名字，叫田上草太怪了！」

杏目一瞟，她笑咪咪的道：「田上加草字頭，不就是一個『苗』字嗎？」

苗七蒙面色微窘，却不便再狡辯！

那姑娘笑得很神秘道：「原來你就是『奔雷刀』苗七蒙，你的胆子好大呀！」

苗七蒙冷笑道：「妳現在知道了，打算怎麼樣？」

「你看看——」姑娘一笑道：「把你嚇的！你放心，我才不是通風報訊的那種人，現在你承認是苗七蒙，証明你眞的是個大丈夫，敢作敢當！」

苗七蒙道：「姑娘既然知道，尚請代遮蓋才好！——」

頓了一下，吶吶道：「我還不知道姑娘的姓名是——？」

「我叫朱文！」她說：「文是文章的文，這裏園主是我父親！」

「失敬！」苗七蒙抱了一下拳道：「朱小姐身手不弱想必也練過功夫可是！」

朱文點點道：「練過兩年——」

才說到這裏，苗七蒙忽然上前一步，陡地一掌向着朱文肩上拍來。

朱文往後一退，嬌笑道：「好！」

她身子往後一蹲，兩隻手用「十字擺蓮」的手法交叉着直向苗七蒙前胸上插來，可是苗七蒙分出的雙手，奇快無比，有如是剪翅而過的一雙燕子，突然的已經刁住了朱文的一雙腕子。

朱文臉上一陣紅，道：「你——」

她用力的掙了一下沒有掙開，愈加的急羞，再用力，還是掙不開。

「快鬆手——這是幹剛麼？」

「把我的刀還給我！」

「你放開手我就給你！」

「妳給我我才放手！」

朱文原本忿怒的臉，在無可奈何之下，却綻出了一絲笑容，嘆息一聲道：「你這個人眞是……那個眞的希罕你那口刀！好吧，我告訴你放在那裏總可以了吧？」

「可以！」苗七蒙眸子打量着面前這個伶俐透剔的姑娘的臉，說道：「放在那裏？」

朱文嗔道：「你放開手總行了吧！我一定告訴你！」

「妳先說出我才能放開妳！」

「哼！」朱文冷笑着說：「你不放，就當我掙不開麼？」

說完雙腕向當中一擠，却如同一雙滑溜的蛇似的，自苗七蒙兩掌之內脫出。

苗七蒙大吃一驚，叱道：「妳敢！」

正待第二次施展擒拿手法擒住對方雙腕，却見朱文搖着雙手笑道：「算了，算了……我怕了你好不好，我姐姐只教會了我這麼一手，再施展可就不靈光了！」

苗七蒙一怔道：「妳姐姐？」

「是我私下結拜的一個姐姐！」朱文說：「你的那口刀我也就交給她了！」

苗七蒙一驚道：「妳姐姐姓什麼？」

「這個我也不清楚！她人很怪！」

「她爲什麼拿我的刀？」

「她才不要你的刀呢！」

「妳快帶我見她去！」

朱文笑了一下，左右看了一眼，道：「我當然要帶你去見她，不過妳却要答應我一個條件！」

苗七蒙道：「什麼條件？」

「第一，你不許告訴別人！」朱文笑了笑道：「第二，我這個姐姐人很怪，最不喜歡人家問她的事，見了面你不許胡亂問，得罪她可不得了！」

「爲什麼？」苗七蒙笑道：「她有什麼了不起！」

「她的武功大極了……」朱文說話時神情逼眞，「只是沒有人知道，除了我以外！我看她的武功，不會比你差，可能還要超過你！」

苗七蒙道：「她叫什麼名字？」

「我不是已經說了嗎！我也不知道！」朱文杏目瞟着他，說道：「她自言是江湖上一個飄零的可憐人……好像是來自沙漠……」

「從沙漠來的？」

「大概是……」朱文輕輕嘆息了一聲，道：「據她說，她身上的病，就是在沙漠裏染上的！」

「她還有病？」

「很重的病！」

說到這裏，朱文輕輕嘆息了一聲，面上現出一副傷情的模樣，足見與那女子之間深厚的情誼！

苗七蒙心內更不禁對於這個女人充滿了疑惑，低頭思忖了一下，說道：「既然她是這樣的一個人，爲什麼却要隱居在這個小鎭集之上？爲什麼她不設法醫治她的病呢？」

「你怎麼知道她不醫治？」朱文苦笑了一下道：「她在中原曾經遍訪名醫，便是沒有用，後來遇見了一個奇人，告訴了她一個偏方，倒是很有神效！」

苗七蒙聽她這麼一說，一時間對於這個奇女子，頓生好奇之心，却把失刀之事暫壓心頭，驚愕的道：「是什麼偏方？」

朱文微微一笑，道：「那個偏方，就是棗子——」

「棗子？」

「很奇怪是不是？」朱文說：「要十年以上的棗樹，所結的棗食——」

她頓了一下道：「這個可就不簡單，我那位姐姐遍尋棗集之後，才發現了兩顆！巧的是，這兩顆大棗樹正好生在我們的棗園子裏！」

苗七蒙頻頻點頭道：「原來如此！」

朱文道：「我那姐姐爲人極爲謹愼，而且不願意平白無故的受人恩惠……」

說到這裏白了苗七蒙一眼道：「瞧瞧，我却把你當成老朋友了，什麼話都說了……走吧，現在我就帶你去我那姐姐住處拿刀就是了！」

苗七蒙冷笑一聲，道：「我倒想見識一下這個人！」

朱文忽然站住道：「對了，你不能進去，只許在屋外等我，要不然我姐姐可就會罵我了！」

苗七蒙道：「妳這位姐姐還忌見生人不成？」

「豈止生人！」朱文說：「除了我以外，她什麼人都不見！所以你一定要答應我，要不然我可就不管你的事了！」

苗七蒙冷笑一聲，道：「妳還我的東西，怎麼說管我的閒事？既然如此，我依妳就是！」

朱文笑道：「這才像話！」

說着啓步前行，苗七蒙在後跟着。

朱文樣子像是很輕鬆，一面走一面道：「你這個人不像傳說的那麼壞……可是你爲什麼要逃獄呢！」

「不逃就沒命了！」苗七蒙冷笑道：「我還不願意死，而且，我也沒做什麼錯事！」

朱文忽然定足，回身笑道：「搶刦官銀，還不是錯事？」

苗七蒙道：「不錯，可是這些錢，我分文未取，全數的救濟了魯西的災民！」

「哦——？」朱文眼睛睜得極大，臉上的笑容，亦爲歉然之色所代替，點點頭吶吶道：「原來她說的是眞的。」

「誰說是眞的？」

「我姐姐！」

「哦——？」這一次驚訝的該是苗七蒙了。

「我姐姐說你是個好人，是個身懷絕技，但是却懷才不遇的俠客！」

苗七蒙臉上浮現出一絲悽愴的笑容，他行走江湖多年以來，第一次聽見了人們對於自己較爲中肯的一句評言。

這句話使得他對於那個尚未謀面；而在病中的陌生女子生出了一些好感！

朱文見他沒說話，俏皮的道：「怎麼樣，我姐姐不是一個壞人吧！」

苗七蒙冷冷的道：「妳這位姐姐把我估得過高了，我也不敢以俠士自居！」

說話之間已來到了濃密的棗林之中，正有無數的人在打摘着棗子，嬉笑叫罵聲不絕於耳，朱文帶領着苗七蒙遠遠經過，又行走了約盞茶之久，始步出菓園側門。

門外連接着一條迂廻的小道，朱文脚步放開，疾速前行，苗七蒙緊緊隨行。

他在朱文背後，發覺到朱文步履輕快，顯係受過輕功中提虛換步的訓練，而且頗具功力，只是她行走時肩步微晃，却又未臻爐火純青地步。

不過在這小村集內，能夠見到如此一個色藝雙全的姑娘已足以令他吃驚了。

他心裏正不知對方姑娘要把自己帶到那裏去？却見前行的朱文帶領着他，已經來到了一片茅舍前。

那片茅草房舍外面圍着一圈竹籬，竹籬上盛開着喇叭花，一個赤着雙足的孩子，手拿竹枝，正在驅趕着一羣白鵝，搧動着雙翅的鵝羣，呱呱叫着向池塘撲落，景色十分逗人！

苗七蒙心中暗奇那女子如何會選得這個住處，却見朱文已繞過草舍正面竹籬，來到了竹籬另面的一個朱漆小門！

她回過身來，向着苗七蒙輕聲說道：「地方到了，你在外面等一下，我去去就來！」

苗七蒙無奈只好點點頭——

朱文在門外叩了幾聲，道：「姐姐我來了！」

說完自行推門步入——

小小的院子裏，栽滿了各色的雜花！

草簷下垂吊着一串八音風鈴，秋風輕吹着鈴片，叮叮的鈴聲，入耳倍增和諧，說不出的一種寧靜忘我境地！

小小的茅草房，房門半啓。

夕陽一片穿門直入，投射在半啓的房門之內。

門內傳出一女子口音道：「朱家妹子是麼？」

朱文嬌應了一聲，忙自步入。

却見草堂內，一個長髮白皙瘦高的少女，斜倚着身子，坐在一張竹製的靠椅之上，正在展弄着她那一頭黑長的香髮。

看樣子她大概剛洗過頭不久，正把頭髮搭散開來，讓太陽照晒着——

她的臉十分瘦——但是並不因此而損傷了她清秀的氣質，長長的眉毛，凌晶的雙瞳，在在於清艷中顯出她拔卓一般少女不同的倔强和不屈！

她的手細而白，十指尖尖宛若春葱，晶剔的指尖潔白雪亮，不染纖塵，這點又似乎說明了她的自尊和有教養！

像是金枝玉葉的大家小姐，雖然她居住在簡陋的草舍裏，你不會，也不敢小看了她！

這個清麗的少女和朱文兩相對照之下，顯然給人以不同的感覺，儘管雙方都具有少女的美艷，可是氣質却大相逕庭，一個像是臘月的水仙，艷而「冷」，一個却似三春的桃花美而「華」！

她身上穿着一襲紫紅色的百褶長裙，裙邊長可曳地，夕陽下，映射出一片彩色斑斕——

她身材一定很高，腰肢也够細，唯一的缺點，就是瘦一點，弱一點，但是另一面，瘦弱却更能倍襯出她的卓然不羣，玉潔冰清。

確是一個不同凡响的女孩子！

她的年歲也很難猜，看上去不過二十三四，可是文靜的氣度襯托着她，又別似有一番成熟的感覺，如果你猜她是一位朱門少婦，人家也定能相信，那麼，你猜她二十五六，甚至於二十七八，也會有人相信了。

在她面前一個長方形的矮几上，陳設着一口刀——奔雷刀！

陽光直射在銀光的刀鞘上，整個草堂內外，炫耀出一片奇彩霞光，像是無數面鏡子一齊亮開了所冷出的點點星光！

紫衣少女原先定必是注視着那口刀，現在却把目光移到了進來的朱文身上，她臉上帶出了一派慈祥溫和的笑容，道：「妳來了？」

朱文趨前，握着她一雙手道：「姐姐妳可好些了？」

「好些了……」紫衣少女那雙亮若天星的眸子，像是含蓄着無數的神秘，在她臉上轉着——

「妳是來拿這口刀的是吧？」紫衣少女目光又移向那口刀，道：「眞是一口世所罕見的寶刀——」

朱文怔了一下，只得點點頭，道：「是來拿刀的！刀是人家的，自然要還給人家！」

紫衣少女一笑道：「既然來了，為什麼要人家站在外面？請他進來吧！」

朱文頓時臉上一紅，吶吶道：「姐姐眞是料事如神，無所不知……我怕姐姐怪罪，所以……」

紫衣少女道：「人家是來拿刀的，豈有怪罪之理——苗兄乃是一位高人，豈有慢怠之理……妹子，妳太不懂事了！」

朱文原本以為她會大興怪罪，未曾料到竟會有這般轉變，一時大喜過望，道：「好！既然這樣，我就去叫他進來！」

紫衣少女身子欠身坐直，微微一笑道：「客人已經進入，妳不必多此一舉！」

朱文聞言轉身，透過窗扇，果見苗七蒙邁步而入。

這時那紫衣少女，已自座椅上站起。

却見門外的苗七蒙，雙手抱拳道：「俗夫苗七蒙拜見高人，請恕冒昧，並求一見！」

朱文聆聽之下，忍不住「噗！」的一下笑出聲來。

紫衣少女淺淺笑道：「苗大俠不必過謙，小妹何敢以高人自居——」

說到此轉向朱文道：「朱家妹子還不代我迎客，不得無禮！」

朱文收歛笑容，三脚兩步搶出門外，向着苗七蒙道：「聽見沒有，我姐姐請你呢！」

苗七蒙自從由朱文口內得悉對方的一鱗半爪，却已猜知對方少女必係天涯奇女子，自是不等閒視之。

他聞言之後，畧微整理了一下身子，隨着朱文邁步進入草堂。

朱文代為引見，道：「這位就是我姐姐——」又介紹苗七蒙道，「他就是苗七蒙！」

紫衣少女目光微慍，嗔道：「不可無禮！」

朱文好似對於這位姐姐甚是畏服，聞言吐了一下舌頭，退後幾步。

苗七蒙已抱拳深揖道：「在下魯莽，女士海涵！」

紫衣少女檢衽為禮，說道：「苗兄不必客氣，蝸居窄小，無所待客，請隨便坐吧！」

苗七蒙在一張木椅上坐下來——

紫衣少女道：「苗兄大名天下共仰，奔雷刀寶器神兵無堅不摧，想不到今夕人刀共留，眞正是難得之至！」

苗七蒙朗聲笑道：「在下一介武夫，蒙女士如此讚賞，我是大不敢當……倒是方才朱姑娘道及女士種種，却令在下心生拜見之心！一見之下，果不虛傳！」

紫衣少女面浮淺笑，杏目瞟向朱文道：「朱家妹子，妳又編排我些什麼了？」

朱文咯咯笑道：「我又說什麼來着！姐姐妳聽他的！」

紫衣少女收歛笑容道：「小妹身罹惡疾，經人指點，需十年棗樹所結棗食才能醫治，經訪棗集，才得知朱家妹子果園內生有兩株，難得朱家妹子好心賃屋安置，妥為照顧，日來病情已見起色……」

說到這裏輕輕一嘆道：「唉……說起來朱家妹子實在是我活命的大恩人呢！」

她侃侃說及此一番邂逅，剪水雙瞳裏滾動着晶瑩的淚水，人是出色的美，話是那麼的動聽，眞令人氣轉腸廻，輒生同情之感。

苗七蒙自一見這病中紫衣少女，即生出一種親切感覺，對方的雍容氣質，由不得使他心存尊敬。

此刻聞言，他眉頭微皺道：「還未請教女士的芳名是——？」

紫衣少女悽然搖頭道：「苗兄不必知我名姓……倒不是為別的，因提及名姓，就聯想到往日很多不愉快之事！」

朱文在一旁道：「可是我總不能一天到晚姐姐姐姐的叫妳，却連一個名字也不知道呀！」

紫衣少女微微頷首道：「這倒也是。昔日我在沙漠的時候慣常騎一匹黑馬，人家都稱呼我『鐵姑娘』，因為我天不怕，地不怕！」

說到這裏雙目微闔，像是又觸及了昔日之事，目光再開，視向苗七蒙道：「說這些眞令苗兄你見笑了……」

苗七蒙對於沙漠中事一無所知，也插不上嘴，只道：「那裏，那裏！」

紫衣少女轉向朱文道：「妹子妳一定要稱呼我，就叫我鐵姐姐吧！但是我却要聲明，我可不姓鐵……我喜歡妳這麼叫我，是覺得我們女人都應該取效鋼鐵一般的强硬，那樣才不會受人欺侮！」

朱文一笑道：「那個有這麼大的胆子，敢欺侮姐姐妳——好吧，以後就叫妳鐵姐姐吧！」

她二人姐姐來妹妹去，好不親暱，苗七蒙初見對方，却不便妄置一詞。

他欠身站起道：「鐵姑娘如果別無差遣，在下這就告辭了！」

紫衣少女微微點頭，手指着几上的刀道：「苗兄的刀！」

苗七蒙道：「正要取回！」

紫衣少女微微一笑，說道：「小妹自幼習『神兵』之術，頗能察驗兵器之氣火鋒鈍——」

說到這裏微微一頓，道：「朱家妹子也不是外人，請恕小妹有話直說了！」

苗七蒙道：「姑娘請直言無妨！」

紫衣少女道：「苗兄這口奔雷刀，光華內歛，但正中却有聚朱一條，證明苗兄曾以此刀殺戮多人，可是？」

苗七蒙心頭一愣，不便否認，點頭道：「女士明鑒！」

紫衣少女輕輕一笑道：「這也難怪，天下寶刀，総是殺人之物，只要多殺壞人也無不是！」

她娓娓道及，秀眉微剔，又道：「由刀上聚血看來，就在最多不出十天，苗兄你還……」

說到此伸手拿起了几上奔雷刀，指扣暗簧，「嗆！」的一聲啓開了刀鞘，一蓬極盛白光，映射着她如花玉貌。

畧微注視了一回，她收好刀鞘，目射寒芒，又說道：「十天以前，也就是八月廿七的那一天，苗兄可曾用此刀，殺過人麼？」

苗七蒙這時心內一懍，他心中默默算了一下，暗暗驚心，如照對方所說，那一日，正是自己在獅子橋小神州斬殺鄔醱森之一日——

只是此乃如何能够道出？

心中一轉，他莞爾一笑道：「姑娘眞神人也，在下在八月廿七日，確是殺過一人——」

紫衣少女微微一笑，含有幾分牽强的神色，說道：「可以告訴我，那個死者是什麼人麼？」

苗七蒙心頭一懍，說道：「死者乃一巨寇！」

「叫什麼名字？」

紫衣少女雙目烱烱有神，直直的逼着他，大有追根問底的樣子。

苗七蒙信口道：「海馬周山。」

紫衣少女搖搖頭，表示不曾聽說過此人，隨即把手中刀遞與苗七蒙，道：「苗兄請收回吧！」

她手握住刀柄，却把刀身前端遞與苗七蒙。

這口奔雷刀刀鞘與刀身連在一起，自然不懼為其所傷，苗七蒙伸手就接——

在此一刹間，驀地由刀身上透出一股冷風，雖然隔着刀鞘，那股寒風也足以驚人，像是一道冷電般的，向着苗七蒙手上襲來！

苗七蒙在刀法上下過極深的苦功，造詣早已登峯造極，是以與刀上風力甫一交接，頓時知悉對方紫衣少女是在運使刀氣以測自己功力！

令人吃驚的是，這口「奔雷刀」，純屬極陰之質，多年來也只有「飛苗派」自已嫡系傳人，才能駕御施展，外人即使得手，也必然無能施展，必欲得悉刀中三昧，有二十年以上的刀上功夫，才得畧通門路！

那麼，眼前這個紫衣少女何許人也？

況乎，這是一口連鞘的刀，對方少女顯然是以本身功力融會了刀上的極陰氣質，用「點鐵透金」的極上功力，運氣出鞘，這等功力即是一等一的施刀能手，亦恐無此能力，眼前這個少女之功力，可以想見了。

苗七蒙不愧是「飛苗派」嫡系傳人，其刀上功力，眞有匪夷所思的造詣。

他衡度眼前情形，紫衣少女對於自己，並非是含有什麼敵意，分明是借此刀氣以攷驗自己能力。

這類武林高手異人，每欲擇交與自己功力相等者流，苗七蒙雖未必冀期這份陌生的友誼，但是却不想在對方女子面前丟人現眼！

所以當紫衣少女凌人的刀氣透鞘直逼眼前之刹那，他暗提眞力，把融會於丹田的少陽眞力，提吸而起，再以功力逼運於右手五指，由是即成為所謂的「內罡」！

他外表若無其事，仍舊像是無知的伸手接刀。

刀接在手——發出了一陣極為輕微的顫抖——

紫衣少女秀眉微微一揚，面現驚異，那雙剪水雙瞳，似欽又憐的在苗七蒙臉上轉了一轉，蒼白的面頰上，帶出了一片笑靨。

苗七蒙鼻子裏「哼」了一聲，抱刀道：「告辭！」轉身步出！

朱文一怔道：「喂！你等一下！」

她匆匆向紫衣少女道：「姐姐，我也走了！」

紫衣少女臉上，現出了一片悵然的表情——

她目睹着朱文與苗七蒙離去之後，慢

慢的抬起一隻右手，那隻手原本緊緊的握住，現在她輕輕的張開來，素潔的掌手裏，聚積着幾粒汗珠——

在剛才與苗七蒙一度較力之時，她已施展了相當的功力，但是，却未曾佔了上風！

她的眸子裏，閃爍着一種良久渴望的光采，彷彿在久走沙漠之後，發現了一片甘泉似的欣慰！

她又似乎觸發了內心的感傷，一時淚眼婆娑，眼淚像珠串般的滾了下來！

慢慢的站起了身子，她步向窗前。

夕陽，映襯着她的臉，閃出了一片紅霞——

×　×

當一車車的鮮棗啓程上路之後，「棗集」由一度的噪亂又回復到了平靜！

除了幾家有限的菓園，還僱有閒工在繼續採摘棗子以外，其他的所有園子在一度忙碌之後，都開始在做遣散游工，淸掃善後的最後工作。

棗集於一夕之間，由絢麗回復所有的樸素。

朱家菓園也不例外！

這一趟買賣交易成功之後，朱劍南似乎更富有了，這所菓園裏任何一處地方，都不時可以聽見他嘹亮的笑聲，他親自監督着一些長工，在棗樹下施肥，使這些精疲力盡的樹木能够獲得適當的營養補充，以備來年能有更多的收穫！

苗七蒙很幸運的被朱劍南留了下來，他被分派在「人管事」楊華盛的手底下，專門處理一些賬目核對的工作，對於這份工作，他十分的勝任，那位一向很難說話的楊管事居然也破例對他靑眼相待！

苗七蒙暫時也就在這裏住了下來！

他的身份除了朱文以外，並不曾爲外人所知，但是並不是說就永遠太平無事。

事實上，自從上次他和那位菓園的大管事朱大眉失和之後，朱大眉就一直耿耿於懷，無時無刻不在找他的麻煩，視其如眼中釘，肉中刺！

朱大眉恨惡苗七蒙是有很多原因的，第一，在苗七蒙未來之前，朱文並不像現在那麼的討厭他！說起來他還算是朱文跟前一個最接近的人，可是現在，朱文甚至于連和他說一句話也是多餘的。

第二：自從前次在衆人前丟臉之後，朱大眉的威望一落千丈。

第三：田上草（苗七蒙）頗得園主的賞識，且有重用的趨勢……

這三種原因使得朱大眉終日心懷恨惡，如坐針毡，他也曾在朱劍南面前說過很多關於苗七蒙的壞話，奈何那位千金小姐朱文，却是極盡庇護之能事，結果苗七蒙非但沒有被迫離開，反而扶搖直上，由一名臨時的散工，而變爲固定的職位！

而且，那位如花似玉的俏堂妹，整天的陪伴在他跟前，那種噓寒問暖的樣子，眞令朱大眉爲之氣結！

×　×

在房內，朱大眉一杯一杯的喝着悶酒，想到了這件事，心裏面更不是個滋味，一張臉紅中帶紫，紫裏面透紅，眼前火星直冒。

「他媽的！」他心裏在想：「姓田的小畜牲，你神氣個屁，老子馬上就叫你見閻王去！」

殺人之念一經興起，這時熱血澎湃如潮如浪，不克自已，捧下了手裏的酒杯，他緊緊的抓起了一口刀，刀光人面，相映生輝！

「好！說幹就幹！」

他猛的站起來，把一口刀在前大襟上抹了幾下，刀面上，映照着他血光迸現的臉！

這時候，二更已過，三更不到，月黑風高，正是幹這種殺人勾當的時候。

朱大眉早先也練過幾年拳脚，兵刃上也學過些招術，並非完全外行，一興歹念，頓時「怒由心頭起，惡向胆邊生」，他推開了窗，縱身而出，左右打量了一眼，遂卽向着苗七蒙住處一路潛行而去。

苗七蒙住在菓園東頭，是一幵竹製的房屋——

是朱園主親自關照撥出來給苗七蒙住的，雖然蓋得很簡陋，倒也寬敞幽靜，尤其是如此靜夜裏，更覺出一片安寧沉靜！景緻如畫！

朱大眉認清了那個門，由門縫外向裏面瞄了瞄，看見裏面還亮着一盞燈，不禁怔了一下，心說，這個時候他還會沒有睡嗎？

有心想回去，可是殺人之念一經興起那裏還掩忍得住？他咬了一下牙，正要用刀挿進門縫裏面去撥門，驀地一股子冷風，直襲頸後。

那種滋味就好像大熱天有人往他頸子裏灌進了冷水一樣！

朱大眉倏地回過身子——可不是，面前站着一個人！

夜月之下，那是一個窈窕的女人影子，長長的頭髮，白白的臉，儘管是眉目淸秀，盈盈玉立有如秀樹奇峯，可是在如此深夜裏，乍然一見，眞令你毛髮悚然！

朱大眉心頭一驚，滿頭頭髮都好像聳立了起來，張口道：「誰？」

那個人臉上帶着輕輕的一絲冷笑，素手向着朱大眉點招了一下，就似一陣風的飄了開去。

朱大眉雙手抓着刀，足下用力一點，跟着那人的勢子撲出去，掌中刀兜心猛力刺了下去。

這一刀朱大眉可是施足了功力，奈何那個女子武功太也高妙了！

朱大眉的一口刀離着她身子少說還有尺許遠近，却見那女子右手向外一揮，翠袖間陡地盪出了一股風力，風力如剪，橫着竄出來，給與朱大眉的感受，就好像是一口鋒利的刀驀地削進來，只痛得他打了個冷戰，差一點叫出聲來！

這當口對方那個長身少女，就像是一個幽靈似的驀地拔身而起，極爲巧妙的落在一棵棗樹梢上！

身法太快，太妙了。

形容她像是一陣風，應該不算過份！

就在朱大眉第二次發楞的時候，樹梢上那個長身女子，已再次的迎面襲了過來，朱大眉來不及閃身躲讓，彷彿覺出風力中別有一股其細如縷，其尖如針的風頭向着自己身上襲來。

朱大眉只覺得身上一麻，打了一個冷

戰，頓時就不再動了。

面前，人影閃動，樹上少女已立在眼前。

朱大眉雖然佇立在地，動彈不得，可是腦子却淸醒得很，心裏也明白，他當然忘不了打量一下面前這個人！

對方二十啷噹的年歲，長髮素臉，眉淸目秀，櫻口瑤鼻，除了面部表情畧似凌厲以外，用「風姿綽約」來形容應該很恰當！

她身材很高，畧顯得有些淸瘦，除此別無瑕疵可以挑剔！

這樣的一個少女，如果在平常，朱大眉見着了，不知道將是何等樣的一番消受與陶醉，可是此刻天時地利人和都差了這麼一點，以至於給他的感受也就大大的不同，可以說完全不同！

此時此地，朱大眉當然沒有這番雅興！反之，却由內心潛昇起無比的恐懼與戰慄，上下兩片牙床嗖嗖有聲的交戰着。

長身少女用着那雙異樣鋒凌的眸子打量着他，一種說不出的冷森感覺！

「你已被我金風指力點閉了穴道，明日午時衝血而亡！」少女冷冷的說：「這是你心懷不軌，自作自受的下塲！」

朱大眉內心起了一陣急劇的驚悸，全身簌簌的戰抖着，幾乎無法自持。

那女子冷秀的臉上，忽然現出了一片憐惜！

輕輕一嘆道：「我已多年不殺人了，你這人我雖不認識，可是觀其面而知其心，就憑閣下這份尊容，再以今夜行徑來推斷，定非善類！像你這等人殺之何憾？只是……你我總算第一次見面……」

說到這裏，齒咬下唇，畧似爲難的想了一下，吶吶道：「死罪可免，活罪難逃！不與你些懲處，也太便宜你了！」

她說做就做，一隻手倏地翻起，只見她五指齊彎，形若鳥爪般的驀地向外一揮，由五指指尖上發出了五股極爲尖銳的內炁眞力！

五股內力由朱大眉前胸透體而過，朱大眉機伶伶打了個寒顫，一連後退了好幾步，一交栽倒在地。

顯然的，他前番被點閉的穴道已經解開了，只是却另有想不到的傷害。

他開口無聲，已經成了啞巴。

朱大眉試着張嘴吼叫，却是一點也聽不見自己的聲音，他驚嚇得就好像是見了鬼似的，倏地轉過身來撒腿狂奔！

長身玉女一言不發，靜靜的在他身後注視着，直到他逃離開視綫之外！

×　×

她悄悄來到了竹籬前，翻身而入。

院子裏一片靜寂，但只見紙窗內泛出了昏黯的燈光，她身子方一襲近，燈光忽然熄滅。

長身少女立時一驚，她的身法果然驚人至極！

就在那扇紙窗猝開之前的一刹那間，她身子就像翻天的鷂子般，驀地拔上了竹舍。

然後她的身子，在一陣暴縮急收之後，宛若是一個稚齡的小女孩般的，已經掩藏於低矮的屋簷之下。

敞開的窗扇之內，苗七蒙像是一陣狂風般的撲了出來，在他收住了空手的勢子，猝然棲落屋脊之上時，那副偉碩的雄姿，就像是自空而墜，乍然收翅的一隻大兀鷹！

他出來的勢子，更是太快了。

設非這一男一女二人，如此巧妙的避逅，在當今武林中，勢難同時發現這等驚人的身手！

苗七蒙身法快如狂風怒濤，那個長身少女的勢子更如急雷奔電，一前一後，其間的時間差距，可能比一張紙還要薄！

苗七蒙凌厲的雙目，徐徐的在附近搜索着。

長身玉女匿伏得像是一條蛇！

雙方都安靜的保持着原來的姿態！

苗七蒙自從飛身縱出之後，始終就未曾轉動過踏立在屋脊上的一雙脚！他只是靈巧的運用着一雙眸子，轉動舒徐，目光所及不放過附近一寸地方，偏却忽畧了近在咫尺的屋簷之下！

他絕不會失信自己的雙耳！也絕對不相信來人在自己如此快的身手之下，仍能逃脫？

雙方又僵持了一段時間！

苗七蒙顯現出了不耐，他慢慢轉過身子來，倏地投身縱入窗口——

長身少女像是一條出困的蛇，由屋簷下緩緩游出！

她施展的是失傳武林已久的「卸肌收骨」上乘身法，就在她抖骨長身的一刹間，苗七蒙去而復現！

這一次他出來的勢子，較先前的那一式更快更捷！「呼！」地一聲，有如大風驟臨！

長身少女在無可逃遁的必然性之下，整個身子，猝起如箭，却不是逃去，而是向着身子尚未十分站定的苗七蒙，猝然出手！

她的一雙素手，有如是兩把利刄，直向苗七蒙兩胸之間猝然揷到！

苗七蒙沉聲道：「好！」

雙臂交叉着向外一分一掙，四隻手臂力交之下，整個竹舍都爲之劇烈的震動了一下！

兩個人，一左一右同時又騰身而起，向兩側飛墜直落！

堪稱爲實力相當的一擊！

苗七蒙在心驚胆戰之下，開始注意到對手究是何人！

他大吃了一驚，道：「原來是你，鐵女士！」

長身少女莞爾的一笑道：「苗兄確好身手，更是好機智，我現醜了！」

苗七蒙左右看了一眼，沉聲道：「如此深夜，女士見訪，不知有何見教？」

長身少女道：「苗兄你誤會了，我每夜來棗園採摘棗食，並非有意打擾！」

「哦！」苗七蒙頗出意外。

鐵姑娘盈盈秋水在苗七蒙身上一轉，微微一笑，道：「菓園的朱管事意圖不利苗兄……是我一時看不過，揷手管了這件閒事！苗兄請不要介意！」

苗七蒙抱拳道：「承情之至！不知那位朱大管事現在那裏？女士又如何發落了他？」

鐵姑娘說道：「我用六陰手傷了他的

音脈，今生一世，他也只能夠做一個啞巴了！」

苗七蒙微微一怔，吶吶道：「這麼做，豈不太殘忍了！」

他輕輕一嘆又道：「其實這位朱管事，不過是貪財量狹了些……女士何需與他一般見識？」

鐵姑娘秀眉一剔，面現秋霜道：「你莫非以爲我處置不當麼？」

苗七蒙輕吁一聲，道：「在下豈敢指責女士行爲不當？只是覺得……你下手太重了些！」

鐵姑娘道：「他手持鐵物，是意欲不利於你！」

苗七蒙冷冷的道：「他只怕還沒有這個能力！鐵女士顯係多慮了！」

鐵姑娘一番好意，想不到竟碰了一釘子，但表面看上去却無絲毫怒態！

她微微一笑道：「苗兄你太自負了，苗兄武功固然已是江湖罕見，但是並非就沒有敵手……」

她白皙的面頰上，充滿了神秘的笑容，波光譎詭的一雙眸子，注定着對方，吶吶道：「眼前，就拿我一個病弱女子來說，苗兄你就不見得是我的對手！你信不信呢？」

苗七蒙心中一動！

他自從第一次見到她的時候，就沒敢對她心存半點輕視，猜知她必是當世武林的一個奇女子，只是身份含蓄令人莫測高深。

再者，她避居此荒村野僻，除了醫治身罹的絕症以外，另外還有甚麼企圖？

鐵姑娘的一切，早已引起了他的疑竇，他也早已想測知一下對方的身手門路，此時，聽得鐵姑娘言語一激，不禁正中下懷。

鐵姑娘用着挑逗的眸子，畧含冷漠的打量着他，好像在等着他的回答！

苗七蒙終於點點頭道：「難得女士有此雅興，在下就斗胆請教女士幾手高招！請隨我來！」

騰身掠起，直入棗林！

當他站定之後，回身偏頭，却已失去了對方鐵姑娘的踪影！

身後發出一聲冷笑道：「不勞苗兄久候！」

苗七蒙陡地一驚，用「怪蟒翻身」的奇快招式，倏地一個疾轉，却見鐵姑娘正好站立在面前，二者距離固是相差不遠，可是苗七蒙一時却想不透對方少女，是施展一種何等的身法出沒自己眼前，而使得自己渾然未覺？

自從出道江湖以來，何止大小千百戰？苗七蒙以着傑出的不世身手，就從未曾落敗過，大小百戰盡佔鰲頭，是以難免養成了他技傲羣雄的觀念！

這時他首先發覺到一個少女的傑出身手，竟然頗有駕臨自己之上時，內心的感觸，自是可想而知！

如以「輕功」一道而論，苗七蒙不須交手，顯然已輸於對手一籌！

他微微一楞，瞪目不言！

鐵姑娘冷艷的面頰，映着月光固是美到了極點，可是那雙瞳子裏所泛出的威芒，却也別有一番俠女氣概！

她唇角微牽，露出輕泛星光的幾粒玉齒，似乎有心奚落的道：「苗兄，你可是心裏不服？」

苗七蒙冷笑道：「未曾一較，怎論輸贏？」

鐵姑娘點頭道：「你放心，我會讓你心服的！」

說到此，兩隻手把披散在肩後的長髮結紮了一下，道：「我們就先比第一陣輕功吧！」

苗七蒙鼻中「哼」了一聲，抱拳道：「請女士劃下道兒來吧！」

鐵姑娘一隻纖纖玉手，輕輕掠了一下散置在前額上的幾根青絲，目光却打量在五六丈以外的一棵大棗樹上。

月光之下，可以清晰的看見一撮熟透的棗實在微風裏輕輕的搖曳着，一粒粒渾圓淨亮，閃閃有光。

鐵姑娘打量了一眼，笑道：「苗兄可曾看見那棵大棗樹麼？」

苗七蒙點頭道：「看見了！」

鐵姑娘道：「那棗樹之梢結有棗實一枝，苗兄可曾看見？」

苗七蒙心中一動，打量着那棵棗樹，少說也有五六丈高矮，奇怪的是唯獨當中的主幹，又細又長，特別滋生出兩丈有餘。是以結在尖梢的一枚棗實，看來也就越發的顯眼！

當然他自忖以自己傑出的輕功造詣，要想摘取那尖端的棗實並非難事，倒是眼前少女，既敢劃下了這道兒，當然自信不弱！

鐵姑娘一笑道：「如何？」

苗七蒙暗中提吸着眞力，徐徐道：「就依妳就是！」說罷前進一步，與鐵姑娘身子併排而立！

鐵姑娘面臨苗七蒙如此身手之人，顯然也不敢粗心大意，她那雙澄波雙瞳似靜又閤，含蓄着奕奕神光，不問可知她同樣的在聚集精力！

二人目光對看了一眼，彼此心領神合。互一點首，同時穿身而起！

兩個人縱起的身子，並非併排而出，竟是交叉着似剪空雙燕兩岔而落。

更奇妙的是，雙方二人居然是同樣的心思！

苗七蒙是左，鐵姑娘是右！

兩個空中落下的人影，同時向着一顆附近的棗樹尖梢墜落直下，看上去簡直是姿態如一，二人飛落的足尖，不差分毫的點在了樹尖之上！

借着樹梢的一沉一彈之力，兩條人影就如同箭矢也似的再次射空而起。

夜月之下，一男一女兩個人的姿態極爲美觀，這一次二人同時向着那棵大棗樹尖端襲去！

眼看着二人就將撞在了一團，時間的距離看上去分秒不差，這一撞之力何止千斤？

苗七蒙大喝一聲道：「閃開！」

他左掌猝出，用滿兜勁力的一隻手掌，朝着鐵姑娘臉上擊過來，同時間，右手翻出，快如電光石火般的向着樹梢上抓過去！

這一手，可謂之快，準，狠！時間出手，配合得天衣無縫！眼看着那鐵姑娘即

將中掌墜身！

看上去她好像眞的中掌！

在苗七蒙沉實有力的掌勢之下，鐵姑娘就空倒折了一個觔斗，嬌軀一折一挺，快同電閃星馳般的又竄了起來，她整個的身子美極了，像是一條躍波而起的大人魚，速度之快，令人目不交睫！

苗七蒙的一隻手，幾乎再前伸一寸就抓住了那截棗枝，就在此一刹那間，鐵姑娘的一隻纖纖的玉手，點金躍波般的已超越而前！

但只見纖指一探一剪，樹梢的那截棗枝，已先苗七蒙分寸的到了鐵姑娘的玉手中。

帶着柔美的一聲低笑，鐵姑娘螺絲轉兒般的已自空飛墜，直落而下！

苗七蒙落下的身子，仍然比她慢了一步！

雙方照面之後，鐵姑娘把手中那截長滿了紅棗的樹枝，向着他掃了一下，面帶笑靨，苗七蒙頓時面上一紅，心頭「轟！」的一響，作聲不得！

鐵姑娘似乎別有用心，大概是有意挫殺一下對方的天生傲氣！

她笑哈哈的道：「你可服氣了？」

苗七蒙不得不抱拳，說道：「佩服之至！」

他的一張臉，如同泥塑般的生冷鐵青，目光烱烱，說不出的一股子怒火在內胸翻湧着。

鐵姑娘淺淺笑道：「苗兄可知這一陣如何敗的麼？」

苗七蒙冷笑道：「勝敗乃兵家常事，女士何以一技見勝而沾沾自喜？」

鐵姑娘聞聽後，禁不住低頭一笑道：「你錯了，我是爲着苗兄你有這身世所罕見的功力而高興，却不是爲了我自己！」

苗七蒙不禁一怔，正待答話，却見對方少女後退一步，冷冷的道：「苗兄你的輕功已經見識了，小妹不才還要請教你的兵刄功夫！」

苗七蒙呆道：「鐵女士是要——？」

鐵姑娘哂道：「不錯，正是要請教苗兄你背後的那口奔雷寶刀！」

苗七蒙內心不禁暗忖：好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姑娘，我雖輸了妳一陣輕功，却知我飛苗幫以神刀之技揚名四海，妳竟然胆敢指名一會我刀上絕技？顯係妳太也輕敵了。

心裏盤算着，却不知如何開口回答才好！

鐵姑娘秀眉一剔，道：「苗兄你且放寬心，你我原無深仇大恨，只不過一分勝負强弱，奔雷刀神兵利器，想必也不致於濫殺我這無辜之人吧！」

苗七蒙冷然一笑，道：「妳一定要我現醜麼？」

鐵姑娘自然知悉對方身爲飛苗一門末世衣鉢傳人，苗家刀法天下知名，那裏敢心存絲毫輕敵之念？只是她却別有一番用心，不得不强迫對方出手！

當時雙手向兩腋一探，呈鐶狀向正中一拖，左右兩臂之間，已然各自多了一口白光刺目的月牙短劍！

這種兵刄的形狀極爲怪異，看上去不足尺半，有兩寸寬，彎曲如弓，有如兩彎新月，其上寒光閃閃，別具一種憾人冷森森的感覺！

鐵姑娘手持着這雙新月短劍，向正中一合，噹！的响了一聲。

她笑哈哈的道：「苗七蒙，還不撤出你的奔雷刀？」

苗七蒙哼了聲：「好！」

寒光一閃，奔雷刀已緊握掌內。

他冷下臉來道：「鐵女士，妳一再逼我出手，究係是何用心！須知苗家刀法輕不示人，我只怕女士妳當受不起！」

鐵姑娘延臉淺笑道：「眞的麼？」

苗七蒙氣往上衝道：「妳雖勝了我一場輕功，可是未見得就能夠勝我兵刄，我勸女士妳要三思！須知兵刄無眼！」

鐵姑娘蒼白的臉上，泛出一片苦笑，漠漠的道：「你也太多慮了——」

只見她雙手霍地一分，兩口新月劍左右一分，就在此一刹間，她身子已如同箭矢一般的到了苗七蒙身前，右手新月短劍向外一遞，月形的刄口子，直向苗七蒙頸頸上繞過來！

苗七蒙冷冷一笑，掌中刀向上微舉！

兩般兵刄「嗆啷！」的一聲迎擊！

苗七蒙頓時感覺出手上一陣發麻，似乎由對方那彎新月劍上，傳過來一股莫名的電磁之力！

這一突然的發現，頓時使得他大吃一驚，那隻持刀的手差一點把握不住，足下向外一滑，飄出丈許以外。

鐵姑娘似乎早已料定了對方的這一手是以不待苗七蒙身子站好，第二次把身子襲了過來，左手的新月劍如同秋風捲狂葉般的向着苗七蒙頭上斬來。

苗七蒙在對方這口月形短劍距離自己頭頂尚有半尺遠近的當兒，已再度的感覺出透過對方劍身內所泛出的電磁力道，冷森森麻辣辣侵人毛髮——

這種感受忽然使得苗七蒙想到了一種所謂的「兩極元磁」功力，莫非這個自稱「鐵姑娘」的少女，竟然擅施這門武林秘功不成？

時間快到他不及多想！

在千鈞一髮之間，他的整個身軀扭曲如蛇，在鐵姑娘驟如狂風的兩般殺手兵刄裏，他從容的拔出身子！

苗七蒙忿怒中，掌中奔雷刀使了一手難得一用的殺手絕招——「蛇行七波」長刀一握，風掣電馳，其上光華如銀河倒捲，又似流星劃空般的，以雷霆萬鈞之勢，已然劈向鐵姑娘迎面當頭，其勢快絕，不容少緩須臾！

鐵姑娘似驚又懼的面頰上，倉惶中却似又帶出一種難以掩飾的表情，忽似有所發現的。

她嘴裏曼吟道：「好招法——」

雙手新月劍交叉向外一推，兩口劍「哧！」的一下分了開來，一上一下絞向迎面奔雷刀，只聽得嗆啷啷又是一聲脆响，雙方兵刄已然摔在了一團！

苗七蒙暗吃一驚，想不到自己最爲拿手傑出的一招——「蛇行七波」，居然亦不能取勝對方分毫。

羞憤中，他厲叱道：「撤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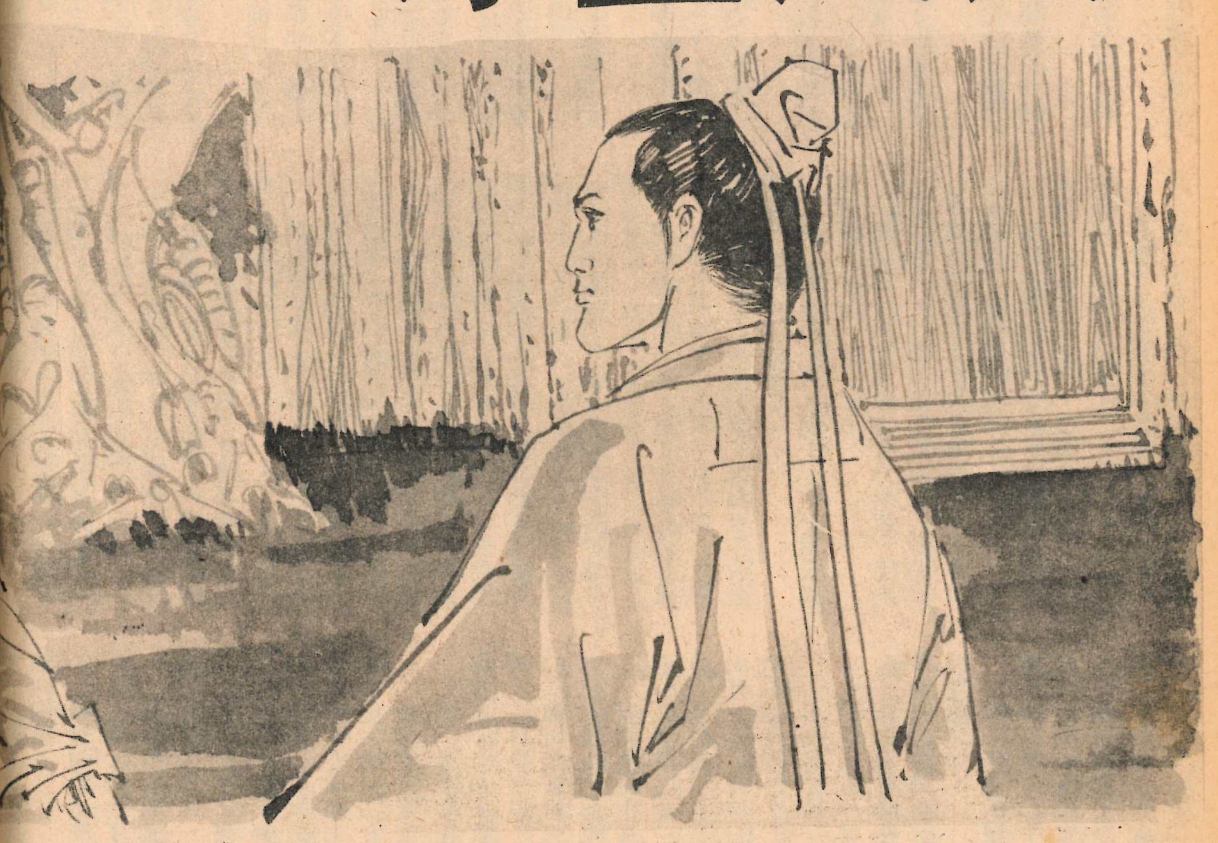
奔雷刀霍地一振，却是不脫對方雙劍之困。

（未完）

單拾兒傳奇故事續篇

孫玉鑫・文
盧　令・圖

浮玉風雲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單十二在前往禪源古刹的途中，見到一條毒蟒與靈猿劇烈拚鬥，單十二靜觀良久，想出除蟒收伏靈猿辦法，未幾，果見靈猿遇險，單十二立即縱身撲救，殺斃毒蟒，降服靈猿，單十二心喜之餘，帶着靈猿滿山飛躍，無意中發現五名內行廠鷹犬要往偷襲郭老婆孫，卽尾躡前往，將至，驀睹一黑大漢當道而立，阻止五鷹犬前進，五鷹犬與鬥不敵欲逃，內行廠副統領蒲公佐與第一隊領班蔡春岩適到。蔡春岩在黑大漢手下吃了虧，蒲公佐親自出門，爲黑大漢點傷筋脈，逃不五尺已猝然倒地——

日降金毛猿　夜退江湖客

蒲公佐暗忖：黑大個兒使自己喪失輕身功力，用意不問卽知，是怕自己跑掉，看來自己一身所學比這黑大個兒差的太多。古語說：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蒲公佐憶及昔日作爲自覺死有餘辜，看黑大個兒對自己兇狠怒恨的樣子，回頭還不知會如何折磨自己，萬念俱灰下，跌坐地上閉目闔睛，不再想妄作逃出的打算了。

蒲公佐一招慘敗，其餘自鐵掌閻羅蔡春岩起，頓作鳥獸散逃，黑大個兒也不追趕。

一旁始終窺探動靜的單十二，却比誰都納罕，他非常奇怪這個黑大個兒，究竟傳自何人，再說若當黑大個兒是鄉巴老，傻小子，那你就成了瞎眼狗，不錯，黑大個兒所說的每一句話，都實實在在，自己不知父母身世姓名，但對敵也不隱瞞，才叫敵人當他作傻小子看而上了大當。

姑不論這黑大個兒眞傻假傻，但已證實他不笨並極靈巧，出手疾厲無倫，身懷罕絕功力，單十二有心接納，於是坦然踱步走出藏處。

黑大個兒一瞧有人從側後方出現，錯當是一時失神放過去的一個壞小子，急了眼，等看淸這人是對自己走來，懸心自落，再定睛看仔細單十二的模樣時，竟哈哈的大笑起來，拍手迎向前道：「管飯的小小子，你怎麼才來呀？我可是一個壞小子都沒放過去，不信你問……」

他才要說「不信你問問這些壞小子」，但轉念想起來這些壞小子全叫他嚇跑了，只剩下一個蒲公佐，又是恨死自己，十有八九不會管這檔子閒事，遂立刻期期艾艾接不下話去，人急有急智，脫口說道：「不信你問我！」

「問我」二字出口，才想起這句話說了等於沒說，臉都急紅了，急到頂點，黑大個兒拿出了「殺手鐧」，大聲道：「我不會撒謊，你就應該相信我的話，不信你就是個大混蛋！」

單十二早就聽出其中奧妙來了，從一開始，黑大個兒口中就沒離開過喝酒吃肉，現在單十二恍然明白，另有高人在開自己的玩笑，跟黑大個兒指淸楚自己的穿着模樣，說只要能守在這條路上，不讓壞小子們過去，自己就會管黑大個兒的吃喝，好，交這個黑朋友，慢慢地自然會找出這個開自己玩笑的人來，單十二想明白了一切，笑對黑大個兒道：「朋友，你明知道我能管你飯，管你喝酒吃肉，反而罵我是大混蛋，這酒肉和飯你還能夠吃到口嗎？」

黑大個兒一聽傻了，楞了半天，才不講理的說道：「我替你辦好了事，你要不管我飯和酒肉，小小子，我不揍你才怪！」說着把兩隻拳頭對單十二比了比，其實他是嚇唬人，黑大個兒最守規矩，沒理的事絕對不作。

單十二却有心要借此機會磨磨黑大個兒的火氣，交這個誠樸的朋友，立刻哈哈大笑道：「這些等會兒才說，現在我要問你，你師父平常是怎麼稱呼你？」

黑大個兒這次笑了，說道：「師父喊俺做小鐵，有時候，叫咱鐵兒！」

單十二點着頭道：「好，那我就稱你鐵朋友了。」

黑大個兒急忙搖頭道：「不不不，俺可不姓鐵！」

「你好笨，現在我是叫你鐵朋友，等知道你姓氏之後，把姓氏加在鐵字上面不就成了嗎？再說今後若是有人問你姓名，你也可以告訴人家說叫咱老鐵就行，這個鐵字又好聽又剛强，不比人家一問你姓名就生閒氣好嗎？」

「小小子你眞有意思！」黑大個兒高興的直蹦，道：「又聰明又管飯，好啦，咱叫定了老鐵啦，我說小小子，你話要是說完

了，可該吃飯嘍，老鐵餓的肚皮直叫！」

「吃飯還要等等，話要先說清楚，你從現在起是叫老鐵啦，我可不叫小小子，我姓單，再要小小子的直着喇叭嗓子喊，可別說我一生氣不再管你吃飯！」

「對對對，老鐵記住了，你不叫小小子，要喊你單小子才行！」

「不對，要喊單大哥！」

「哈哈，大哥這稱呼咱老鐵可懂，你賺咱便宜！」

「管你吃喝，年紀又比你大，老鐵，你自己說該不該喊我單大哥？」

「這個……也有理，好啦單大哥，吃飯去！」

「當然要吃飯，不過還有件事非先辦不可。」

「什麼事嘛？你的事可眞多。」

「是你的事，剛才，你舉起拳頭要揍人……」

「嘻嘻，單大哥，那是唬你的，別認眞，別害怕！」

「我到不怕，祇是我不信你能打的過我！」

「單大哥你剛才是沒看見，沒人能打贏我老鐵的，若是不信，可以問問坐在那裏動不敢動的蒲老小子！」

「不用問他，也不用眞打，咱們先比比跑吧，老鐵，你準輸！」

「我老鐵會輸？單大哥，要跑十里路，老鐵敢說讓你先跑一半去我才再追！」

「吹牛的大話，老鐵，別說是跟我比，就是我養的那隻大猴子，也比你跑的更快！」

這下子老鐵火大了，逼着單十二賽跑，蒲公佐暗中祝禱，祈求上蒼帮忙，快叫這兩個人賽上一場，這樣自己可就有空逃之夭夭了。

單十二適時揚呼一聲「紅雲」，林中飛縱出那隻白猿，蒲公佐識得此猿來路，暗呼糟了，此猿乃百獸之王，力裂虎豹，聲伏蛇蠍，看不出這個文質彬彬的少年，竟能降服此猿，看來這個姓單的又比黑大個兒厲害多了，自己逃生的希望，因之也少了多多。

老鐵一見紅雲，絲毫沒有畏懼的樣子，反而看着牠好玩，走過去比比身量，赫！一人一猿一般兒高，老鐵笑了，嘻嘻地伸手就抱，紅雲天性慣喜捉弄人類，只是不久前叫單十二給訓怕了，閃身要躲，單十二突然說道：「紅雲，和老鐵比比力量，可不准用爪和牙！」

紅雲撒開了野性，老鐵喜在心懷！

老鐵這些年來就沒碰上個合適的對手，兩膀一幌千斤膂力，誰見誰怕，這下子可找到了好伙計。

紅雲本就調皮，主人有話，火上澆油，一人一獸抱個結實！

老鐵不好意思用勁，怕傷了管飯吃的單大哥的愛獸，僅用五成力，紅雲沒理會，直樂！

紅雲不敢用爪動牙，太小心，老鐵像根頂天金樑，沒動！

老鐵興起，大喝一聲施出全力，紅雲怪嘯奮勇相抗，天生無窮神力也貫在雙臂，老鐵的雙足離了地，老鐵一聲沉哼，雙足踏實，紅雲後爪騰空，看，一人一獸你一仰牠一合的，半斤碰到了八兩扯個平！

老鐵鬆了手，白猿垂落長臂，老鐵搖頭讚道：「好個白毛猴小子眞不含乎！」

「那當然了，比氣力是平手，若比跑你老鐵要輸！」

「不信，比比比！」

以直通茅廬小徑盡頭爲約，往返爲數，拍掌爲令，掌聲响，一人一獸如脫弦之箭，迅疾無儔電射而去！

單十二暗中含笑點頭，黑大個兒天生奇才，渾璞罕厚，非弄清楚他是那位前輩高人的門下不可，正思忖間，驀地身側林內有人冷笑一聲道：「黑大個兒拿你當個朋友，你却用隻畜牲去跟他較量功夫，令人給黑大個兒叫屈！」

單十二好快一言不發撲向話聲來處！

冷笑諷語的暗中人更快，笑聲已遠更換了方向！

單十二身隨笑聲而追，一閃無踪！

刹那，林內悄然走出一人，直投蒲公佐身前，附身說了幾句話，只見蒲公佐全身一抖，似極畏懼，頻頻點頭，那人好快的手法，提起蒲公佐左臂一担一翻，在背後一推一拍，蒲公佐歡呼一聲騰身而起，對那人恭敬一禮，退向林邊飛身去了！

那人微微一笑，接着聲音轉高直上九霄，單十二疾射而回，那人可巧已一拔十丈遠射而逝，單十二已知是誰，追自不及，急喊道：「笑老哥請留貴步小弟……」

笑老哥？那曾在禪源寺山門口，代單十二制住「盜劍佳人」，酒樓中，雙坐一席奇技驚兒頑而訂交的笑老哥，是他，一位如同神龍般的奇客，現在竟以「調虎離山」之計救走了十惡不赦的蒲公佐何也？

單十二喊晚了，笑老哥已神鶴無踪，恰好老鐵，紅雲一人一獸電掣而返，紅雲當先，老鐵慢了五尺。

老鐵伸出大姆指道：「單小……單大哥，咱老鐵服了，這猴頭比咱快！」說話時老鐵目光瞥向蒲公佐原坐處，神色一變道：「咦，那個姓蒲的壞老小子呢？」

單十二時已有所悟及老鐵阻人等一切緣由，遂一笑道：「跑了！」

「可要了命啦！」老鐵急的臉色全變了，道：「咱活不到明天了！」

「老鐵，你胡說些什麼？」

「唉！不是咱老鐵胡說，是事實，對你說也沒有用，反正咱們絕對活不到明天啦。」

「老鐵，你若是信的過單大哥我，就是別說喪氣話，把內情講明白，我保你明天後天永遠活的好好的！」

「誰保也沒有用，咱讓人家點中了死穴，天亮就死，講好拿那姓蒲的壞老小子交換，現在壞老小子跑了，我豈不是只好等死！」

單十二聞言越發看破內情，更有把握，哈哈笑道：「老鐵，答我幾個問題，我保證能解開你的死穴！」

「那趕情好，快問快問！」

「誰告訴你我會管你吃飯喝酒的？」

「就是那個小白小子嘛！」老鐵好像認定單十二必然知道「小白小子」是誰似的。

「可就是要你攔阻那些壞人的人？」

「不是他是狗熊！」

「老鐵，你上了那位穿白衣服朋友的當了，他是騙你的！」

「不不，沒騙我，小白小子一伸手，咱腿啦脚啦手啦就全不能動了，頭也不能轉，話都說不出來，難過死啦，就像咱和尙師父制咱一樣！」

「喔？你聽我說，一切是不是像我推斷的一樣，先是你和那個人碰了面，你大概稱呼上開罪了他，大家遂動了手，於是你叫他制的不能動也不能說話，他就告訴你說，有個蒲公佐太壞，叫你擒住他，並且臨時教你幾手罕絕的獨門點穴手法，又告訴你有我這樣一個人，能管你吃飯，祇要替我阻住想過這林的人，於是你就來到這裏等我，對不對？」

老鐵樂了，直拍手，指着單十二認定碰上會先知的「半仙人」，一勁兒的催單十二算算蒲公佐在那裏，小白小子又在何處，他要擒住壞老小子給小白小子送去！

單十二早已料到傻老鐵有這一招，更明知道分說不清，他自有辦法，笑對老鐵說道：「世上那有眞正先知會算的人，是剛才那位點你穴道的朋友來過，他帶走了蒲公佐，臨行說已等不及你，把解穴的方法告訴了我，所以，我才敢大胆的說保你無恙。」

老鐵信了，笑嘻嘻的說道：「那就好了，單大哥快下手吧，要不等天一亮老鐵可就完蛋了！」

單十二煞有介事的點着頭，在老鐵身上東一拍西一捺的拍捺三五次，欣然道：「好了，找地方吃飯去。」

一聽吃飯，老鐵頓時精神百倍，伸手探囊取出一錠大銀錁子，整五十兩，往單十二手裏一塞，道：「走，這玩意兒給你拿着用。」

現在該輪到單十二傻楞了，十分奇怪的問老鐵道：「你有銀子，幹什麼不去酒樓上用飯？」

老鐵咕嘟着嘴道：「誰說沒去，一路上都是上酒樓嘛，吃完後把這個玩意兒給他們，家家全是一樣，瞪着眼咧着嘴，說什麼也不要，這不是變成了白吃了嗎，老鐵不幹所以從昨天到現在才沒有飯吃！」

單十二越發不解，暗忖也許這是一錠鉛錁，仔細檢看，却是十足上好的紋銀，再問老鐵一路上吃些什麼，老鐵說是吃肉包子喝稀粥，到那裏全是一樣，包子粥，單十二笑了，也明白了人家爲什麼不收老鐵飯錢的道理。

十個大錢一百包子，就算老鐵能吃，每頓吃上二百包子，也不過二十個錢，像老鐵這個長像，衣着，吃上二十個錢五十兩一錠的銀子付賬，往好裏說，人家店小換不開，往壞處想，這不明擺着黑大個兒訛詐吃喝嗎，誰敢收他這五十兩銀子？（那年頭五十兩銀子，足够一個十口之家豐衣足食過兩年太平日子用，猶記得民國二十三——六年間，每月三塊銀元包伙，一日三餐，每餐兩葷一湯，算得上是好伙食，一個小學教員，月入銀元三十元）難怪店家寧可讓老鐵白吃，也不肯開罪看來不像煞星也像瘟神爺的黑大個兒！

要帶老鐵去吃飯，必須走回路到簡雲家，可是單十二不放心郭老太和雙珠，雖說內行廠的鷹犬沒能硬闖過去，還是親自去探問一次好，順便把消息通知郭老太，遂招手帶老鐵和紅雲先到東方淳故居。

一路走着，曾問及老鐵的師承，別瞧老鐵看來傻，心裏可有數，他只是笑，但不回答，單十二也不多問，日久情深自會知道，現在越問傻老鐵的口越緊。

刹時間到了茅廬前，正待悄囑紅雲莫要驚嚇了郭家老小，竹林左旁倏忽閃出一人，夜行衣衫，手持兵刃，相隔雖有數丈，單十二依然看清來者是雙珠姑娘，已知郭老太早獲消息並有防備，雙珠兒見是單十二，立刻揚聲對屋裏喊道：「四姑姑妳請出來吧，單二叔來了，還有個大猴子，黑大個兒。」

話說快了，把「大猴子黑大個兒」連成了一句，引的屋內的玉姑娘咯咯銀鈴般笑個不停。

隨雙珠話聲出來了不少人，有簡雲，玉姑娘，羅漢和郭老太，單十二笑步迎前道：「這到好，怎麼會來了？」

簡雲也報之一笑道：「二弟大概還沒回那邊是不？」

單十二知道簡雲所指，道：「可不，中途聽的有內行廠的人要來生事，所以一步先趕到此處，要不還走空了呢！」

玉姑娘半嗔半怨的幽幽說道：「這話不假，早就空了，大哥那三間屋，連一根好柱子都沒啦！」

單十二一呆，簡雲急忙接口道：「二弟不必多想，有話屋裏談吧，還有和二弟同來的這位朋友是……」

單十二怕簡雲問及老鐵的姓氏，接上了話：「這不是外人，大哥說的是，有話屋裏談吧。」

老鐵一見女孩子就臉紅，什麼話都說不出口了，只是牽着紅雲的大毛爪，低着頭。

室內落座，單十二說出經過，最後轉對老鐵道：「老鐵我給你引見幾位朋友，這是簡雲簡大哥，那是……」

老鐵驀抬頭，莫名其妙的問道：「你是大哥，他怎麼也是大哥？那來的這麼些大哥？」

玉姑娘和雙珠都噗哧一聲笑了，笑的老鐵眞想找個窟窿鑽進去躲起來。

單十二不和老鐵解釋，指着郭老太道：「這是郭家老……」

「這個我老鐵可懂，是郭大娘，沒錯吧？」

玉姑娘忍不住咯咯地又笑了，老鐵大眼一翻才待開口，單十二知道準沒好話，攔住他搶着說道：「先要給大娘和大哥行禮。」

老鐵聽話，唱了個無禮肥喏。

單十二轉指着玉姑娘對老鐵道：「這是四妹妹，姓古，比咱們小，遇事對敵要關心她，照料她，不能生她的氣。」

傻老鐵轉了向，聰明起來了，笑嘻嘻地對單十二道：「妹妹小哥哥大，那她該給我行禮了吧？」

玉姑娘大大方方的施個禮，稱呼聲「鐵三哥好。」

老鐵一聽瞪了眼，道：「怎麼別人都是大哥，輪到我這裏却改了樣，降成三哥啦？」

這句話惹的衆人全笑了，羅漢不等吩

咐走向前來，才待跪下叩首，老鐵一把從地上抓起他來道：「小小子你想幹啥？這玩意兒咱可懂，也見多啦，磕一個頭就伸手，硬討個紅包兒去買糖吃，喏！銀子咱全給了單大哥囉，要買糖去給他磕頭！」

說的大家先是發呆，繼之便大笑，老鐵沒算日子當成大年初一討「利市」啦。

羅漢聰明，不急不掙，知道掙也掙不脫，鐵三叔力能舉鼎，遂笑着說道：「鐵……叔您弄錯了，我是晚輩，第一次見長輩的面是應該磕頭的，這表示恭敬，決不向您要銀子，再說我大了，也不隨便買糖吃啦！」

這小子壞，幾句話說笑了滿屋子人。

老鐵一本正經的說道：「說過算數，眞磕頭我會頭痛，你叫我三叔，我可叫你啥東西好，總不能再叫你小小子呀？」

「三叔直接叫我羅漢就行了！」

「好你個小小子，想賺我的便宜，你要叫『羅漢』，我早就成了佛啦！」

單十二含笑代羅漢解釋清楚，老鐵明白了，却直搖頭，最後輪到雙珠姑娘，老鐵一個勁兒打量沒完，心裏說不出來是爲什麼，就看着雙珠姑娘。

單十二這時喚過紅雲，指着衆人道：「仔細看看，這些全是我的好朋友，不許稍有冒犯和違抗！」

紅雲靈猿異獸，金睛四射寒光，熟記住每個人的模樣，羅漢小孩天性，愛極紅雲，先還不過是湊上去摸撫一下雪白的柔毛，後來見紅雲張着大嘴直樂，索興牽着牠的鐵臂鋼爪到院子裏玩去了。

單十二這才得空問及簡雲舊居突變經過，玉姑娘嗔怨的白了單十二一眼道：「也不知道是誰得罪了你，明明知道郭老前輩要來用飯，竟一個人悄沒聲的去逛禪源寺，傍黑時突然來了不少惡賊，若不是郭老前輩和雙珠姑娘適巧來到，說不定咱們這輩子再也見不着啦，雖說萬幸沒人受傷，三間屋子却化灰燼，當時就搬到此地，要是有你在場，又怎會如此，我早知道誰也不掛在你的心上死也好，活也好還不是應當！」

當着這多人，單十二無法不說悄遊禪源寺時的心情和傷感，只好以誠懇的眼色看着玉姑娘並很焦急的問道：「玉妹妹，妳那寶笈和郭老太葫蘆可曾搶救出來？」

玉姑娘心頭一甜，她本來知道單十二的心意，但姑娘家喜即是嗔，嗔亦爲喜，有時連她們自己都分不清楚，此時玉姑娘業已由怨轉嗔，半嗔半喜的說道：「多謝單哥哥掛懷，不但這兩樣東西妥當，葫蘆裏的秘密也已經發現了！」

單十二領首問道：「突襲而竟焚宅的匪徒，只怕已和昔日紅楓廬無關了吧？」

簡雲道：「很難說，都是些生面孔，不過我能意識到內有官家的人，他們一口京音，二弟，也許內行廠和一撥惡匪勾結，所謀似乎並不在我！」

言下之意單十二明白，不由的瞥向郭老太，玉姑娘胸無城府，有話就說，道：「二哥你可知道郭老俠葫蘆裏有何秘密，才惹得惡徒始終不肯放手，迫使郭老俠父子喪命嗎？」

單十二才待作答，郭老太已恨聲道：「有件東西請單大俠過目，沒想到蠢老奴（指其已死老伴郭毅）會爲這種骯髒東西而死，還賠上我那孝順的好兒子一條命，想來眞恨煞人！」

郭老太遞過來的東西，是用上選最柔的羊皮所製，展開來寬有三寸，長應該是五寸，不過現在被人在這長方的羊皮對角處，以利刃分割爲二，成了二張斜三角的東西，其一已不知下落，單十二注目時，看出是半幅精繪的地圖，字呈淡褐色，年已甚久，上面六個大字爲「岳氏兩淮藏寶」，下面是半幅山水路綫圖。

單十二仔細觀察，甚感茫然，圖上並無暗記，天下如此之大，山川泰半象形，誰又知圖上所指究爲何地！單十二更明白郭老太恨及已死老伴的原因，沉思刹那開口說道：「老太，郭老俠肝胆義氣，絕不致爲些阿覩之物而輕捨生命，這內中定有別情，或許和另半幅三角寶圖有關，好在內行廠的匹夫們已到此地，啞謎兒遲早打破，目下老太莫空自悔恨才好。」

郭老太慨然道：「簡大俠也是這樣勸我，聽單大俠說起適才鐵朋友林中阻敵事，想那內行廠中匹夫，蒲公佐算得是一流高手，如今挫敗而去，只怕不會再作逗留，說不定連夜撤走，苦婆子想立即進京，單大哥認爲使得嗎？」

單十二正色搖頭，說道：「恕我直言，郭老太妳也許料錯此事，其先我也曾錯認匹夫們好快的消息，如今想來還是巧合的成分多些，我和內行廠無他糾葛，匹夫們竟也參與紅楓廬餘匪行列，老太來此不久，就算彼輩已獲消息，也斷難來的如此之快，蒲公佐向不輕離京師，竟會打了頭陣，這些事在在可疑，我在酒樓所遇奇士笑老哥，此人功力技藝，敢誇天下屬一屬二，若無極大緣由，怎會巧上浮玉，再看鐵心七賢門下，出進頻頻，在在顯示出浮玉西峰之上，將有一件震動武林的大事發生，至於究竟將會發生何事，目下毫無跡象可尋，但我敢斷言，官家內行廠必將參與已是定局，在時間上，我也曾經考慮過，事態發展，將在禪源寺春季香期後不久，所以老太莫若暫候於此，靜觀其變，當香期過後設仍無其他發現時，再去京師不遲！」

這番話非止中肯，分晰清楚，並已暗示出推斷到必將發生大事，因之不但郭老太立刻領首罷行，簡雲及玉姑娘也增加了幾分警惕。

玉姑娘說話由衷，但未曾考慮後果，道：「小妹相信單哥哥的料斷，可以說千不失一，只是對琴姊的事沒有弄清楚。」

單十二看了玉姑娘一眼，他被這句話勾起了滿腹心事，時已夜深，茅廬居室僅有三間，不够分配，只好暫時湊合，明天再想辦法。

這半天工夫，羅漢和紅雲混成了好搭檔，紅雲自有古樹棲身，羅漢和老鐵睡在一塊兒，羅漢出了個鬼主意，奇怪的是老鐵竟然開懷應諾。

次日晨間，紅雲和老鐵代木送材，羅漢鋸板挖筍安椿置樑，半天以內後院中平添了一大間足供八個大人安臥的新屋，原來昨夜單十二只顧和大家談論大事，忘記老鐵沒吃飯的「要務」，羅漢和老鐵混熟後，連鷄帶肉外加十斤好酒，一頓全進了

老鐵那連石子兒全能消化的鋼肚皮裏，於是羅漢提議建屋，老鐵欣然承諾，一大早動工，中午時已完成。

午飯後，單十二新屋提名爲「心屋」，並一齊動手油漆內外新做桌椅臥床，雙珠好巧手，以竹割條，以水滾沸，迎風掠乾，編成一榻，軟而彈勁，作爲乃祖母的臥床，看的簡雲和單十二點頭頻讚。

傍晚，玉姑娘權充火頭軍，做了頓豐盛之極的晚餐，吃的老鐵眉花眼笑大呼痛快，連說明天最好再建一樓。

此處地僻無人，紅雲雖係素食但覓之甚易，此畜夏耐暑而冬耐寒，心靈爪巧，只一天就成了大衆的寵物。

初更安歇，羅漢，老鐵和紅雲，睡在新屋中，這到好，老鐵是沾枕頭就着，羅漢了無心找上「周公」，紅雲樑上一掛，夢登「花果山」。

正三更，驀地十數條黑影馳到，四散分佈，悄沒聲響的蛇行圍近了茅屋！

當先一人輕身縱起，如疾箭流星，好快好俊的輕功，落身窗下毫無聲息，刹那始慢慢長身向窗內窺聽，裏面毫無聲音。

這人藝高胆大，伸手腰間，要摘下他那仗以成名的百鍊緬刀（俗稱紅毛寶刀），護身進屋，詎料手摸處，全身陡的一凛，冷汗頓即流下，仗以威震武林的寶刀，本是緊繞腰間，這時却竟消失無踪？

不僅是他，所率十幾名突臨茅廬企圖殺人奪物的手下，此時俱皆發覺兵刃失去，一個個驚慌失措，心寒胆顫不知如何才好。

新屋中那沉睡着的老鐵，被人喚醒，這人抱着一堆東西，老鐵似乎和這人認識，才待反眼怒目暴起，這人一擺手，悄附老鐵耳邊說了幾句話，老鐵竟變怒爲喜點頭不迭，急忙下榻接去那堆東西，和這人轉身悄步移向後窗，紅雲不知何時正立於前方，金睛散放暴怒寒光，直瞪着這人却不挪動！

這人對着紅雲一笑，紅雲仍是不動，老鐵恍悟原因，悄對這人道：「小白小子你已制住大猴子小子了？」

這人沒答話，只詭奇的一笑，凌虛輕推右掌，後窗自動揭起，白影一閃，人已飛出，中空旋身，二指凌空向紅雲一指，接着疾射而去。

紅雲驀地暴起欲追，老鐵止住了牠低聲道：「猴小子別說是你，我也吃過苦了，算了，現在跟我來，咱們是辦件好玩兒的事，走！」

紅雲很聽老鐵的話，不再追趕，悄隨老鐵越窗而出翻登上茅廬的房脊上面，四面突臨茅廬驚失兵刃的十數夜行客，時正惶然不安，老鐵在房脊暗處霍地揚聲喊話，聲如焦雷入耳震人，說道：「狗小子們聽着，念你們初犯，暫寄狗頭在脖子上，王道宏，拿回你的『魁星筆』和『量天斗』去！」

咕咚一聲，量天斗自房上扔落，噹啷兩響，魁星筆碰在量天斗上，接着沉喝又起——莫天鵬，接你的「天星劍」！

天星劍帶着一流閃光，挾嗖嗖風聲，直投到竹林內，一片斷竹叭叭暴響，好膂力！好內功！

怪！眞的怪！這大的嗓門呼喊沉喝，下面自簡雲起到雙珠姑娘止，男女羣俠仍無半點動靜，睡的着實忘沉了些！

「遲準！快拿你的『五鳳刀』滾！」

「金大魁，接着『鬼頭斧』！」

「王天化，這是你這小小子的『虎頭拐』！」

「呸！鐵老子已不耐煩一個個的叫了，壞小子們自己丟了什麼自己知道，個人來看，拿了就給我滾，若有片刻停留，鐵老子說一不二，準留下你們的狗頭！」

緊接着話聲，是一連串兵刃墜地暴響，全是今夜這些暴客們所失的護命傢伙！

十數名江湖客，亡魂喪胆，各自覓得自己兵刃，悄沒聲的要走，房脊上沉喝又起，道：「雙翅飛虎謝頌年聽了，你那口緬刀不錯，鐵老子看你不配保有，代你送給人了，若不服氣爬上房來找我！」

謝頌年，雙翅飛虎，爲今夜一行之首，成名江湖已三十多年，今夜失刀丟醜，又被對方指名教訓，雖說明知對方功力技藝高出自己太多，但若一言不發而走，那只有抹頸子一死的份，壯壯胆，揚聲道：「謝某及所率朋友，今夜甘拜下風，願聞閣下的姓名！」

房脊上傳來震耳欲聾的狂笑，笑聲乍止，怒叱已起：「囉囌，鐵老子有個規矩，姓名出口，敵者喪命！」

謝頌年雖狠，可惜命只一條，怎敢多言取辱，暗咬牙，空發狠，轉身欲退，適時喝聲又起，道：「紅雲替我押這一羣壞小子滾，那個不聽提他頸子回來見我！」

一聲怪嘯聲揷雲霄，房上沖騰起一條雪白的影子，高飛十丈，微微又起，再三丈，雲翻翔飛斜射而到，身法之美妙，輕功之超絕，謝頌年生平未見，定睛時，竟係一頭白猿，已人立身旁，金睛光射，怒露獠牙似尋人而噬，謝頌年那敢再停，揮手鼠竄而去。

行未五丈，竹林內又起人聲，道：「本當押留爾輩一夜，罰爾擾人好夢之罪，既是我三哥已說過放爾回去，此事作罷，記住，若敢再妄窺附近百丈犯者必死！」

接着男女老幼談笑之聲傳出，至此謝頌年等人始知早已被人暗中包圍，頭一低，腳步緊，如漏網魚逃下。

羅漢業已醒了，羣俠返室圍坐，單十二笑對老鐵道：「老鐵，剛才那是怎麼回事？」

他並非不信老鐵有道高的功夫，他是無法相信老鐵能有這妙的安排！

老鐵被問的紅了臉，道：「是小白小子來了，紅雲被他驚醒，遭他制住，然後叫醒我，要我這樣辦的，他說大家全都埋伏好了，但今夜有個十分厲害人要來，還是留下精力對付那個人好，因爲他和那個人認識，不便出面，又說他一出面今後連台好戲就看不成啦，教了我些話和辦法，並要我告訴單大哥你，說遇事儘管放手對付！」

單十二聞言又驚又喜，沒想到來人會是笑老哥，不過笑老哥究竟是誰？姓什麼叫什麼？什麼出身？全不知道，心頭難免有些忐忑，但是笑老哥對自己非常關懷愛護，已是毫無問題的事。

轉念間想到老鐵說過笑老哥的警告，既然笑老哥說是有厲害人物今夜要來，那

就準來無疑，於是悄囑大家熄燈安眠，壓低聲音傳佈防守克敵之道，他將和老鐵及紅雲專司對這將到而尚未前來的強敵。

玉姑娘自將龍騰寶笈參悟而服下靈丹後，功力一日千里，自非昔比，決心今夜一會這厲害的人物，表面上不動神色，遵囑熄燈而眠。

正四鼓，天地寂悄萬籟無聲。

驀地飛猿紅雲倏忽站起，單十二右手按在紅雲肩頭，這東西眞靈，悄又蹲下動也不動。

外面來了人，紅雲比牠主人和老鐵早知道刹那，畜牲也有比人勝強的地方。

突然！單十二猛地推開了兩扇門，立於院外那自負生平罕有敵手的武林客，不由暗自心驚！

難怪謝頌年所率那多部卒都慘遭失手，憑自己功力敢說是落地無聲，竟仍被對方發覺，何況謝頌年之流。

室門已開，按照江湖道上的規矩來說，主人設若出言相邀，他固然必須有胆量進去，否則有句俗話——敢進來嗎？總之，他除非和來時一樣的悄然退走，要不只有一闖！

闖！那怕是龍潭虎穴，刀山油鍋！

不！他不！他是個狡猾機警可怕的武林高手，所以他採取了獨出心裁的第三條路，非只不進反而退後三步，揚聲喝道：「此宅的主人請出面答話，老夫『天南神魔』林化春來拜！」

室內有人冷冷地笑了一聲，用一種極為輕蔑的語調說道：「爾來時立刻發話，主人自會出迎，現在嘛……嘿嘿，屋門開了，胆大進來，胆小回去！」

林化春聞言怒上眉梢，一聲陰笑才待硬闖，室內又有一人開口道：「你老小子等着吧，我會出去。」

話雖難聽，但總強過自己冒險，林化春順坡而下道：「好，老夫等着你們！」

適時室內起了低微的談話聲，話是聽不清楚，但已足證明有二人以上，低聲商談不外自己「天南神魔」四字使對方有些顧忌，轉念至此，仍不見有人走出，立即沉聲喝道：「老夫不耐久等，爾輩……」

室內有人厲聲叱道：「壞老小子你還沒走呀？鐵老子也不耐久等，外面冷，老子改個主意，你還是進來受死吧！」

林化春此時始知遭人戲弄，冷嗤一聲，提足陰功內力要硬闖雷池，驀地前窗推開半扇，隱約現出一張怪異恐怖的面孔，道人好深厚的內功修為，雙目在深夜裏，竟暴出絲絲金芒，亮如寒電，盯了自己一眼後，隱去身形，接着傳出一聲淒厲驚人心魄的怪笑，林化春由不得一連打了三個寒顫，他當然不知道這是飛猿紅雲，錯當室內隱有奇客高手，暗自慶幸沒有闖進房中，不過如此對峙也不是辦法，正要出言相激，背後突然有人聲調平靜的說道：「主人迎候多時，林朋友怎不肯理會？」

林化春全身一凜，驚駭至極，憑一身功力，竟不知背後早來敵人，對方室內還藏有罕怪高手，看來今夜五十年闖得的無敵威名，將斷送於此！

凜懼間，仍不慌張，趁緩緩轉身之際，已將陰功提足，傻老鐵恰在這個時候大踏步由房中走出，笑嘻嘻地說道：「單大哥先別動手，咱們講好的，這壞老小子歸我！」

林化春聽出老鐵口音，暗中計算，身後一個，現在又走出來了一個，室內還有一個，這一個準是那曾隱約露面令自己心魄驚凜的一個，也一定是三人中最為難敵扎手的一個，有心試探虛實，冷哼一聲道：「老夫對敵不懼人多，室內的那人何不也出來見見？」

老鐵樂了，道：「揍你這種不成氣候的壞老小子，還用不着牠，黑爺爺伸伸胳臂已夠打發你了！」

牠和他自然不同，但話言話語中兩個字難以分明，林化春心頭忐忑難消，動手已犯大忌。

他斜瞟了老鐵一眼，錯當老鐵是個身懷外門硬功的好手，根本沒往心裏去，所以轉向單十二道：「是你用那見不得人的手段，把謝頌年等人逼退的？」

老鐵哼一聲道：「瞎了狗眼的壞老小子，那是你黑爺爺我一個人幹的，總共屁大的點事，還用不着我大哥出手，你沒有看見這柄細刀在老子腰上圍着嗎？」

林化春着實難以相信，就憑這個黑大個兒能辦那樣巧妙的事，但是事實現在，細刀果然圍在黑個兒腰上，皺皺眉，低沉的說道：「細刀還來，爾等即刻退出浮玉百里之外，兩罷干戈！」

老鐵大嘴一撇，道：「壞老小子你過來，黑爺爺砍下你的腦袋後，還你細刀就是！」

林化春暴怒，斜目而視，嘴角現出一絲陰冷的詭笑，沉聲問道：「你能作主？哼！老夫另有其他要緊的事，不願過為已甚，網開一面……」

老鐵聽不慣這些，叉着腰接了口：「眞囉嗦，我說壞老小子，要打動手，要滾就走，要死伸頭，就是廢話少說！」

單十二揮手道：「老鐵不許無禮，由我答話。」

林化春順勢答言道：「你早該攔住這個傻小子了！」

單十二淡然一笑道：「林朋友名滿天下，威臨江湖，為武林成名久遠的前輩，作人作事必有所本，適才曾有細刀還來，和令我兄弟退出浮玉百里之言，敢問是何緣故？」

林化春冷冷一笑道：「你果然比這傻黑小子強的多，林某來時，雖有人再三情托不利爾等，均經嚴拒，只因彼此往無仇怨！謝頌年乃我盟弟首徒，折在此地是他藝業不高自尋其辱，難怨他人，但他這柄細刀却是我盟弟之物，我既在此，若不代他討還着實說不過去，你等若給我些面子，交回細刀，自然彼此是友非敵，那就談不上動手二字，若你們能夠離開的話，豈不永遠不會破臉，這就是……」

老兒言不由衷，單十二已然不悅，接口道：「細刀事原委已知，甚感，但必欲令我兄弟離此的解釋，太過牽強，大丈夫磊落光明，單十二並不懼怕朋友你『天南神魔』的威名，適才你那句『彼此往無仇怨』的交待，令人佩服，是故，單某兄弟也不願過為已甚，林朋友，你何不把堅要單某兄弟遠離浮玉的原因，直接了當的示下？」

林化春面色一變為十分冷酷，道：「原來你就是單十二，那要另說另講了！」

單十二也寒下臉來道：「哦！莫非單某曾開罪過你？或是有什麼仇恨？你要怎樣的另說另講法？」

林化春道：「怨仇到是沒，不過却無法實告要你離開的原因了，這樣吧，咱們一搏而定去留，以三百六十招為約，我勝時，你等立即離開浮玉，你勝或已過約招之數而未分勝負時，此事我不再聞問，如何？」

老鐵才要接話，單十二已示意阻止，道：「若能改為你勝盡如所言，我勝時你須說明促我離此的原因，則單十二願請一搏！」

林化春想想道：「好，一言為定！」

老鐵一步而前道：「談好了？那鐵黑爺打頭陣！」

林化春眉頭一皺道：「你想……」

「壞老小子，這是我們的規矩，若不是和鐵黑爺我試試手，就別想能跟我單大哥動手，來吧，我等着你！」

「哼，休道和你這種蠢物動手，任憑是誰，也不值老夫首先發招！」

「這可有意思了壞小子，那咱們只有耗着吧，老鐵有個脾氣，比我年紀大的，我不能先動手，年紀小的，我不會先動手，功夫不如我的，我不能先動手……」

「老夫功力技藝強你多多，你先動手吧！」

「這更不行了，老鐵的師父說過，碰上功夫比自己好的，要以靜制動，別先動手，等看清那人手法招式後再反攻上去，可立不敗之地，壞老小子，鐵爺決不先動手！」

林化春無可奈何，他對傻老鐵毫無辦法，只得喊一聲好，欺進老鐵身前，七成力出右掌，直拍老鐵胸口。

老鐵不傻，話中粗細虛實兼及，林化春錯當傻老鐵說眞話，七成力的一掌，老鐵準躲，索與一連攻上三招，叫老鐵認清掌法，然後突施絕技把老鐵制服，詎料上了傻老鐵的當，老鐵非但不躲，右掌倏出，招法古奇，硬生生迎向林化春擊到的手掌！

林化春薑老辣，是識貨的大行家，老鐵掌出，他已看出竟是佛門絕學「禪昧三絕」神功中的「普渡有緣」，嚇了個魂亡胆喪，躲已無及，百忙中加上兩成力，雙方單掌已經實抵一處，一聲「拍」的震響，老鐵踉蹌後退三步，拿樁站穩，林化春連退丈二，方始收住脚步。

老鐵一聲哈哈，雙掌挾風撲到，林化春身形下穩，迫得提聚全力雙掌暴出接招，兩聲掌抵聲響傳出，互退五步，林化春已驚懼至極，黑大個兒好厚的內力，自己數十年修為的內功火候，也不過和黑大個兒平分春色，這還是因為黑大個兒經驗不足，待以時日則自己必輸無疑，心胆凜懼下一絲歹毒萬惡的念頭掠過腦海，擁上心田，頓即上步出掌平推打下。

老鐵自從別師出道，雖說罕與人搏，但每搏必勝，遇上個小白小子，使他輸的人服，拜了位單大哥，是從心眼裏喜歡親近，今夜搏戰林化春，竟也半斤八兩，老鐵血性直心人，不禁也暗中佩服林化春，認為對方大把年紀功力火候如此精純，實在難得，不由有些憫憐也有些惺惜，因之當林化春雙掌平推而到時，老鐵僅以四成眞力相接。

怎料四掌接實，老鐵突覺林化春雙掌只有兩分勁力，似乎眞氣消耗忒過，立動天性，錯當林化春老邁不濟，以老鐵的為人來說，自不肯將林化春震傷，遂迅捷收轉四成眞力，那知一念仁慈竟鑄大錯，在眞力收回之時，突覺一股寒氣由對方掌內透出，穿過自己掌心，順眞氣歸穴之道侵蝕不已！

老鐵知中陰毒暗算，雙睛怒注林化春不擗，尤不敢分神，立將眞氣防護丹田而佈各脈，緩緩加力，欲以本身神功逼出林化春襲入己體的陰寒毒氣！

他此時雙掌已無法收轉，全身抖顫，若非先天素質極佳，練有佛家奇異神功的話，此時已是死數！

反觀林化春，這時他成了騎虎難下，陰力得隙透入，本想緊隨對方眞氣歸穴之下一舉斃敵，豈料黑大個兒看似粗魯却心細如髮，天質厚實，應變迅速，首將要穴封護，截短了陰力去路，竟用兩敗俱傷的辦法，暴集一身眞力相抗！

如此耗到最後，那個眞力不濟，立斃當場，除非現在林化春自行截斷陰力撤身，但他怎肯輕捨本體精元所聚的眞氣，這雖比不得元精吐泄，但損傷却在所難免。

論經驗火候和功力的狠毒陰險及招法的詭詐來講，老鐵在在相差一籌，但却佔了年紀和天賦深厚及後天得獲奇緣習成無上神功的光，只惜閱歷不足，勢成雙方僵持，最後難免兩敗俱傷。

老鐵為天下無二的奇客門下，習成奇功，奇客知他天性仁厚，遂將絕傳神技「金剛佛火」之功相授，每遇急變自生威力，其功能出人想象，老鐵從未一用，更不知神功的威力至大無儔！

如今林化春陡興毒謀，陰煞之氣趁虛而入，金剛佛火自生，老鐵應變又快，當眞林化春自斷眞力，其身受之害也決非如他所料的輕易，不止如此，若長時間變方耗持金剛佛火源生不已，體內五臟為經，四肢為緯，眞氣為導，勢必引發無形的五行反正罡力，林化春必將落個眞元盡失慘死陰火內燃之下，老鐵也勢須破身自毀童貞而保全功力和生命，當然得利的是老鐵，事後非只無害，陰陽交泰功力升華，但童貞已失，金剛佛火自化，再若遇到極強的陰毒透體時，老鐵就必死無疑了！

林化春先前還沒覺到大禍業已臨頭，仍圖將陰煞衝破阻擱致敵於死，一口眞氣接一口眞氣的提聚數十年陰煞功力強透敵身，驀地心頭大震，陡覺眞氣不必提渡竟能升之不已，再看到對手的黑大個兒，這時竟面紅似火，目射難以形容的神光，若照自己陰煞之氣升騰不止的現象來說，此時任這黑大個兒天賦多好，素質多純，也早該面色灰敗目光遲頓鼻中漸漸滴出鮮血來才對，却又怎地這般精神，又怎能如此沉穩？

林化春在猶豫懷疑中，猛覺神昏氣虛，如宿酒未醒，霍地鼓動眞力，竟覺眞氣提升如故，這一驚如大海崩舟危崖失足，冷汗順頰流落！

他那敢再事遲疑，猛截心氣，硬斷眞力陰煞，暴然縱出，突感頭腦暈沉，心田泛嘔，耳鳴異响，鼻透乾澀，眼前金花亂閃，才知陰火投於洪爐，數十年功力毀於今朝，勉強落地，踉蹌不止，一言不發，一溜歪斜消失於黑沉深夜裏！

老鐵仍舊木立庭院中，金剛佛火正練化陰煞而收其精髓爲己用，單十二當老鐵以「金剛佛火」相抵「玄寒陰煞」時，幾幾乎嚇破了胆，驚碎了心，因爲他已經看出老鐵的師承門戶，設若老鐵此戰不幸敗傷，單十二深知必將痛悔一生，天幸林化春怕失而强斷眞氣而逃，單十二怎敢怠慢，飛縱老鐵身後，僅用雙手輕輕掖扶着老鐵的肩頭，悄聲道：「謹守丹田，勿忘師門口訣，愚兄爲你護法！」

老鐵赤子，心田根本毫無雜念，如今正覺金剛佛火功力大的出乎他的意料，自自然然地漸闔雙目，刹那臉上的紅霞已退，移時心靜生明，佛火自止，陰煞化盡而功力大增。

他長吐一口鬱悶氣，搖搖頭對單十二道：「大哥，那壞老小子怕走不遠，怪可憐的，咱們跟上去看看可好？」

單十二含笑說道：「林化春雖然不幸自蹈所設陷阱，使眞氣殞損，功力消失，但是也絕不至於和你所想的，那麼嚴重，你放心……」

老鐵急忙道：「大哥您不知道，沒和這壞老小子動手前，連我自己都不知道，師父傳了我一種功夫，厲害的緊，說不定壞老小子這會工夫已經躺在樹林裏？」

單十二點頭說道：「難怪你能得奇緣，這『金剛佛火』慧禪三絕無上心法，也只有你配學它，我不騙你，林化春早已逃遠，並不至死，不過你這種悲天憫人的仁厚天性，使人感激，要不信的話，無妨追上前去看看。」

老鐵瞪着眼皮沒說話，奇怪的看着單十二。

單十二哈哈一笑道：「你可是心裏覺得奇怪，我怎會知道你練成『金剛佛火』功力的？」

老鐵點頭道：「當然的，我沒告訴過第二個人，大哥都知道了，除非是我睡覺時說夢話叫大哥聽了去……」

單十二不由大笑道：「老鐵，說來你怕更要吃驚了，我不止是知道這些，更知道教你這些功夫的是什麼人，和在什麼地方教你。」

老鐵楞了，淡淡的道：「大哥說話自是該信，可是又眞難相信！」

單十二至此才正色道：「你學藝峨嵋金頂翠碧嶂頭，恩師爲武林異客被稱尊爲『天下第一神僧』，法號『百愚』，人稱爲『瘋僾和尙』，老鐵，大哥我正是你同門師兄，要不怎會知道金剛佛火慧禪昧禪天禪三絕神功呢？」

這下子可樂煞了傻老鐵，一蹦三丈高，咧着大嘴哈哈的連笑不停邊笑邊道：「和尙師父眞有意思，只說我有兩位俗家的師兄，老大『長安古』，老二『長沙單』，我也懶的多問，錯當老大老二是哥兒倆個，誰又料到其中一個是單大哥，這就難怪那小白小子說，大哥會管我酒飯了，對啦，如今好像不能再叫您大哥了，應該稱呼二師兄了，二師兄，咱們老大『長安古』呢？」

單十二感慨的說道：「師弟今後提到師父，要稱作恩師，和尙二字不許再叫，恩師不知何故，雖然收到我們師兄弟三個人，却分三處教藝，互不相識，若非今夜林化春夜襲你施出神功，我們雖處一室仍不知是師兄弟，我是長沙府人氏，姓單，所以恩師叫我『長沙單』，你錯當『長』字是姓，眞錯的可以，想來大師兄必是『長安』人姓古，不會錯，你記好就行，現在還不知道大師兄下落，不過總有一天大家會見面的。」

老鐵似懂非懂的問道：「什麼叫作『人氏』？」

「這是形容一個人祖居何處的意思，山東的，就稱爲山東人氏，山西的就稱作山西人氏。」

「那是說，人都有祖居，都有『人氏』了？」

「也可以這樣說。」

「那麼，二師兄，咱老鐵是那裏人氏呢？」

這單十二又怎可能知道呢，說實話吧，有時却會像鋼刀扎心般傷人，無奈何，以善意的謊言推拖一下，道：「愚兄自是不知，但相信恩師一定清楚，等見到他老人家時，一問便知。」

老鐵焦急了，道：「和尙……恩師人在峨嵋，咱們何不就去問問？」

單十二安慰他道：「等此地事了，愚兄一定陪你峨嵋朝師，放心吧！」

老鐵只好答應着，却鄉鄉道：「要能睡個大覺醒來，人已到了峨嵋多好。」

單十二無法安慰老鐵，拍拍他的肩道：「就許有這種事，反正今夜不會再有惹事的人來了，老鐵你何不就去安歇？」

老鐵嗯了一聲，果然回房睡了，單十二也覺有些勞累，也回房安臥，趁一干羣俠赴會「周公」時，調轉禿筆說說禪源寺春季香期的大事吧。

禪源寺春季香期，爲佛門大事，今年寺內最最古雅寬敞的「靈靜山閣」，早爲「香團」包定，出頭露面的是「潛縣」巨富豪紳崔雲鵬崔大善人，崔大善人據說曾任官家要職，前年丁憂還鄉，重修故居，營河建莊，莊名「北斗」，怪！

自崔大善人以「北斗」命名所居山莊後，人多以「崔北斗」呼之，崔北斗丁憂返鄉，潛縣太爺公忙未能遠接，第二個月就落了個革職的處分，新任太爺，妙哉，正是崔北斗在京多年的侄兒，二莊主也是二大善人崔雲燕的長公子，由此可見崔大莊主的手眼和勢力！

禪源寺正屬潛縣正堂大老爺管轄，雖說出家人跳出三界不在五行，但是仍舊躲不開勢力，寺內主持的確是位有道高僧，只是禪源寺既然受了十方香火，遇上這種勢力超人一等的特權人物，硬着頭皮也得應付，爲此，主持「善性大覺」禪師，數年前特自京華調來「護國寺」的「監禮」大師「了了」和尙，到禪源寺作監寺，主持知客應酬事宜，也專爲對付有勢力的香團，和知名之士。

善性大覺樂得清靜，在他修眞養性的方丈禪堂外，圍建了座五丈高牆，自此這

畝大的方丈禪堂，除值役弟子外，不聞金鈴召喚誰也不敢擅自闖入，是故近三年來，雖值香期，也從未有人見到過這位主持方丈，監院說的好，主持正參上乘佛宗，禪功不滿是無法開關待客。

靈靜山閣是禪源寺中最宏偉最玲瓏美奐的一座賓館，崔大莊主早在三個月前，布施了千兩紋銀，有權住到春季香期過後十天，雖日日設筵暢飲，夜夜笙歌達旦，也無人管你，只要在香期前三天斷葷絕腥，然後再渡過三天香期的正日子，你就是位十誠虔誠弟子，功果善士，沒聽說嘛？酒肉穿腸過，佛在心頭想！

今夜，林化春慘敗而遁的這一夜，靈靜山閣正堂上，兩桌十全福壽的全葷酒筵擺開，黑鴉鴉坐滿了人，雖彼此暢飲無間談笑開懷，但聲調却都很低，因爲正堂裏間那豪華「鳳廳」內，也有一桌上等酒宴，那一桌上的客人，要比外面這兩桌客人的身份高，高的多，何況內中還有一位操着殺大臣斬公卿權勢頂天的人物！

咱們拋開正堂，單說「鳳廳」！

鳳廳中一共有七個人，上首主座讓給了剛剛駕臨的權威人物，其餘三面每面兩人，正好坐滿。

主人崔大莊主雲鵬善士，親自替上座那位清瘦老人斟了杯酒，然後捧盞含笑道：「老前輩大駕親臨，何愁此事不能迎刃而解，值得恭賀一杯。」

說着崔雲鵬首先仰頸而乾，其餘五人也隨之站起舉盞乾杯，但那上首的貴客，手雖捏着鐵斗，却未沾唇，雙目暴射着精光，反而向左側挨近他的那人問道：「那姓單的果眞如此扎手？貴府二總當家人的是跌翻在他手中？」

左邊那人年約五旬，未語先嘆口長氣道：「這是事實，詹爺已回去了！」

「回去了」這三個字，在座七人皆知眞意，不由人人面現驚駭及怒容。

上首那清瘦的老者哼了一聲道：「你們老大不問？」

左邊那人恨恨地說道：「我們老大目睹姓單的小子橫行，錯是錯在詹爺用人不當，再加上單小子精明十分，尤其是琴丫頭看中了單小子，於是在詹爺發動全力時，竟無人應命。」

清瘦老者沉哼出聲道：「他若前兩年就聽我的話，把老大除掉，焉有今日這般下場？」

左邊那人道：「南爺聖明，不過現在詹爺已死，盼南爺念在故交，爲詹爺報仇才是。」

清瘦老者頷首道：「那是當然，只等此地大事了斷之後，老夫會走趟四川，見識見識天王府有多麼威嚴，老夫不信姓單的能勝過老夫！」

左邊那人諂笑道：「於天王雖說功力無敵，若比起南爺您老人家來，自是差上一籌。」

清瘦老者冷冷一笑，話鋒一轉道：「這姓單的小兒非先想辦法誘離此地不可，否則他必成大碍！」

崔雲鵬得機接上了話，道：「不怕南爺降罪，此事怕不太容易，姓單的已和郭老乞婆及簡雲師徒聯上手，據屬下所知，要等春季香期過後才走呢！」

「此事有了變化，也許伯父還不知道。」末座上那位潛縣正堂大人，接口道：「林爺在南爺您來以前，已去掏姓單的窩，憑林爺那身功力，此事現在可能已經解決了。」

清瘦老者聞言大驚，雙目射出寒光，急聲問道：「崔倫你怎不早說，林爺去了多久啦？」

崔倫堂堂縣尊，在老者面前竟連孫子都不如，變色起座恭敬答道：「林爺大概去了有一更天了，這時該快回程啦！」

清瘦老者怒哼一聲道：「蠢材，也不攔着林爺，他決非單小子的敵手！」臉一掉轉對右側第一人道：「久耕隨老夫去一趟，也許還來得及接應上林二弟，快！」

那人恭應一聲，才待起身，禪源寺監院了了和尙，已率領兩名知客僧，架着林化春走了進來，清瘦老者和崔雲鵬急忙接手，了了和尙合十道：「林施主醉酒，才進山門已倒臥塵埃，小僧特命弟子恭送來此。」

清瘦老者一瞥林化春的臉色，一顆心已揪作一團，知道林化春是不願意外人知道他已受傷，說了假話，當下謝過了監院，候了了等三僧別去後，立即將林化春抬進鳳廳，安置在軟榻上。

林化春冷汗直流，面如敗灰，清瘦老者雙眉緊鎖，三指伸點處，林化春已昏沉睡去。

老者摒退左右，獨自仔細的檢查林化春全身，竟不見傷痕，三指輕扣寸關，駭然失色，心頭暴凜，林化春一身奇絕功力，竟去十之五六，可見爲眞氣被人誘洩所至，除相遇身懷無上內功的絕頂高手，較搏慘敗外，別無他由，老者深知林化春之能，今竟傷重如此，焉得不怕！

他和林化春義共生死，就算拚損一些眞氣，也非救治林化春不可，遂立刻以「玄元九歸」眞氣導游之法，施救不迭，直到林化春面上敗灰之色消失，才停手歇息，一身衣衫已盡爲汗濕。

移時，清瘦老者方始拍開林化春的穴道，林化春悠悠醒來，眼望着老者長嘆一聲慘然淚下！

老者温語安慰他道：「老二用不着難過，我有辦法使你復原，這份怨仇老哥哥會替你報的！」

林化春强抬手臂拉住老者，老者會意，低頭附耳，林化春有聲無力的說道：「我和恩師當年所中的道兒是一樣，內力眞氣被金剛佛火神功所化，幸而見機的早，大哥可要當心！」

按說林化春應該說明對手之人是誰，或是老者詢問仇家何人才對，林化春內傷太重，過份疲乏，所以懶了一懶，上蒼早有安排，冥冥因果報應不爽，這一懶竟懶掉了老者一條作惡多端的狗命！

林化春話完已不勝疲憊，老者頷首道：「愚兄自會當心，現在我助你一指，使你得能安睡一宿。」

指下，林化春睡去，老者已無雅興飲酒作樂，在林化春榻旁設床而臥。

這時禪源寺主持方丈的「靜心堂」上，向不露面的善性大覺禪師，這位枯瘦矮小貌不驚人的白鬍子方丈，竟破例出現親自招待三位同門貴客。

（未完）

神手無相傳奇故事／

柳殘陽·文
盧令·圖

蛇之龍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神手無相戰飛羽爲助飛燕楊老夫人，楊大龍母子探查仇人，出資在綠楊邨上開設飛燕居客棧，金槍車行，那日格殺邨上混混頭兒廖胖子的葉媚，戰飛羽，意外重逢由塞外趕來綠楊邨，要生擒或允予全力協助。飛燕居金槍行剛開張二日，三眼鷹荆豪率領人熊秦厲到來，聲稱要砸掉飛燕居，金槍行招牌，戰飛羽與葉媚雙雙出門，葉媚把秦厲殺死，戰飛羽也把雄霸一方的黑道梟雄荆豪擊傷，狼狽逃去，強敵已去，戰飛羽說在今晚要引領葉媚往見楊老太，並爲她解決此來的任務——



黌夜探龍潭　辣手懲虎倀

夜深人靜，夜幕低垂得使人似被壓得喘不過氣來。

萬籟俱寂，天昏地黑得如同地獄裏的煉魂牢。

正是夜行人行動的良辰。

黑夜，往往是罪孽的淵藪，惡行的掩幕。

任何事情，都是有利有弊，有正有反的。

黑夜也可能是正義伸張的時候，尤其是對於武林人物，白晝與黑夜是相同的。

戰飛羽與葉媚，開始行動，他們的目的地，是綠楊邨北街的黑漆大車門，他們的目標是暴發戶廖胖子。

這次的行動，僅止於探察，而不想將廖胖弄走向葉媚的主顧交差。這當然是戰飛羽的意思，因爲弄來廖胖，反而成了累贅，沒辦法處理，因爲戰飛羽要借重葉媚同他的十二金釵，在飛燕居中，擺出另一個形態來。

就因爲不是執行，二人的行動，甚是隱密。

黑暗是隱密行蹤的最好外衣。

戰飛羽與葉媚，借着夜幕的掩護，已輕靈的進入了廖胖的大車門之內的院落裏了。

奇怪得很，廖家竟然毫無動靜。按理這是一種反常的現象，因爲自飛燕居金槍行的招牌一起，綠楊邨的人，沒有不知道，第一個受影響的是廖胖，他的那一批混混，都在此時，改邪歸正，投向了楊大韶那一邊。平時，那本是他廖胖想獨霸鄉里的死對頭。如今怎會如此沉寂？

戰飛羽疑心頓起，略一示意，與葉媚雙雙向後院潛進，黑壓壓的天幕下後院中的左角落裏，一縷光影，明滅隱晦，時現時沒。

戰飛羽與葉媚，頓時以無上輕功，如幻影浮雲，似霧移烟飛，輕靈恍惚得快似電閃，疾如迅雷般，敏捷的撲移至燈影之處。

此處乃是一座精巧的臺榭，四周環繞綠樹雜花，台高三尺，榭如亭狀，剛剛所見，正因樹影遮掩，燈現明滅，近得前來，始見榭乃長窗及地，花槅精巧，三面窗，一面敞門亦與窗槅花式相同。榭中紅燭高燒，從敞門罅縫中，窺見正中一張八仙桌上，四人各據一方而坐。

迎門而坐者，正是日間負傷而逃的三眼鷹荆豪，左側者，乃翼輪陽之秋，右側則係一未見面的一個五短漢子，背門而坐者，爲一肥胖之人，全身橫佔整個桌面，若非自側方左右窺伺，又加距離稍遠，則其身軀是可將桌後之人擋住，視綫將爲其遮斷。

顯然此人即是居停主人廖胖。

戰飛羽與葉媚互視一眼，如夜暗中，以武人特有的技能，察看接近路綫。

戰飛羽略一掃描，即微握葉媚柔荑，輕附其耳：「等我，勿動！」

話落人動，如一抹流星般，射落榭頂，俯身其上，貼耳細聽。

三眼鷹荆豪的聲音：「最扎手的是飛燕居由神手無相戰飛羽與代執役中的葉媚坐鎮，此二人的功夫，我方竟然無一可敵，除非那主兒親自出手，或有希望。」

翼輪陽之秋的語聲，略帶頹喪：「在下業已失手，無顏再與敵方對面，聽荆老講，今日未見保鳳險的大把頭沈潛，那就很使人奇怪了，難道他們會是不合作？可是昨晚他又去飛燕楊華英那兒作甚？」

另一個狙獷的聲音：「管他呢，俗語說明槍易躲，暗箭難防，以我三人之力，偷襲那老虔婆母子，當不成問題，不行，就讓他嚐嚐我的滋味！」

三眼鷹荆豪道：「在沒有弄淸對方眞實底細以前，我們不能輕舉妄動，魯莽從事，若那主兒不同意，豈不糟糕，何況你那玩意兒，不能隨便亮相，一旦因此壞了事，那可就更爲不妙！」

粗獷的聲音道：「以荆老的意思，我們應該怎辦？」

沉寂一會，三眼鷹沉聲道：「陽老弟既已不方便在此，明天不妨返回你們的總會去換人，廖老弟可不動聲色，照舊該做什麼做什麼，我去同那主兒商討一下，看是採取什麼方式對付飛燕居與金槍行，尤其是徵求那主兒的意見，願不願爲此事而惹上戰飛羽這個勁敵！」

粗獷地聲音道：「那麼我呢？」

三眼鷹荆豪道：「你留此注意他們的行動，千萬莫衝動逞能，你向未露面，以旅客身份到他們那兒去窩底，也未嘗不可，這件事你可以自行斟酌！」

突地另一個細聲細氣的聲音，微帶喘息地道：「狗尾巴胡敬，本與熊大年都是在一起的，我們可否運用他一下？」

一陣沉寂後，三眼鷹荆豪道：「那小子我看他是個見風使舵的人，雖然這次他沒同他們一起投靠對方，但你能保險他不是來窩底的？不過，你若有把握，當然又當別論！」

顯然那細聲細氣微帶喘息的是廖胖，那粗獷的聲音是那五短身材的漢子。

戰飛羽對這五短漢子，甚爲陌生，也更懷疑他說的嚐嚐他的厲害，是指什麼？三眼鷹講他那東西又不方便亮相，是何意思，聽他口氣，他那東西似甚爲厲害，又是怎麼個玩意兒，亟想從他們口中，得點消息。

然而，下面却只聞飲啜之聲，久久不聞話聲。

戰飛羽本待走了。

突地，是廖胖那細聲細氣的喘聲道：「荆老，到底是爲什麼，那主兒在一聽到飛燕金槍的事，就如此的火急，要探察個明白，甚至還勞動荆老你的大駕，督促秦兒來此試探？」

這正是戰飛羽想知道的，不由得又停止待起的身形，俯耳靜聽下去。

三眼鷹荆豪却道：「廖老弟，你自那主兒傳藝後，回到這綠楊邨，可曾露出過你已非吳下阿蒙的混混角色？而是身懷武功的武林人物？」

似是廖胖子搖搖頭，未出聲作答。

荆豪繼道：「是了！你不能隨便炫露，正與此事眞象，不能隨便說出一樣，是那主兒的一貫作風，何況！此事若一傳將出去，讓飛燕楊華英知曉，那可就大爲麻煩！」

五短漢子粗獷地道：「其實，以我們蛇帮現在的情形，是可以與任何一名門大派相頡頏，又何必如此的藏頭露尾的，好像見不得人似的，眞他媽的蹩氣透！」

三眼鷹荆豪沉聲道：「奚彭，十餘年來，憑你的身手，與你所擁有的獨門玩意兒，在帮中歷次行動中，所立的汗馬功勞，本應高居要津，然而到如今，却依舊是個帮中二三流的地位，你可知道是什麼原因嗎？」

聽來三眼鷹甚是生氣，語聲酷寒無情之極。

奚彭道：「什麼原因，還不是他媽的我姓奚的不喜歡吹牛拍馬，獻小殷勤？」

三眼鷹荆豪，更爲憤怒的哼道：「如此下去，你想在帮中，出人頭地，恐怕是不可能了！想想看，衝動，好勇鬥狠，逞强好勝，不知收歛，自以爲是，剛愎自用，都是因爲你那不動腦筋，一味蠻幹的個性，所以，你只是個行動的頂尖兒人物，却不是個領袖人物！老弟，十多年了，我這話說的最不好聽，可是你想想看，是不是事實？」

似是猛然驚醒，奚彭愴聲道：「謝謝荆老的指點，我……我，唉！好吧！自今而後，你看我的就是了，絕不辜負今晚你這番心意！」

哈哈一笑，荆豪道：「大丈夫當如是也！」

緊接着，又是一陣沉默，與飲啜的聲音。

戰飛羽雖然心有疑竇，然看看下面的葉媚，估計天已不早，長身而起，如一抹幻影般，輕靈的，似鬼魅般出現在葉媚身旁，略一招手，當先向院外，抄捷徑越牆而出。

然而，甫一出牆，戰飛羽即與葉媚同時隱身牆下，停留須臾，旋即長身而起，緩緩伸頭內望，見無絲微異狀，隨即返身越牆而進，重又回至原處，見台榭內四人，依舊在飲宴，這才迅捷的翻身出來，雙雙藉街簷掩護，走過北街，轉向東街，直向邨外馳去。

× ×

戰飛羽同葉媚悶聲不吭的疾馳至大龍家，剛進得籬笆，即見屋門吱聲開啓，燈光外洩，語聲亦起：「是戰大哥同葉姑娘嗎？」

葉媚詫異的望望戰飛羽，意思是主人已先知道了？

戰飛羽笑笑，雙雙現身於門前，戰飛羽道：「大龍弟多嘴了吧！」

佘老太起身說道：「那有兒子不向娘報信之理，葉姑娘快請進，你這可是稀客呀！」

戰飛羽道：「這位大娘，就是飛燕金槍中的飛燕俠楊華英，佘大娘了！」

葉媚進得門來，趨前一步，向佘老太一福道：「葉媚拜見大娘！」

笑嘻嘻地佘老太道：「以武林人來講，葉姑娘這樣稱呼，老身可不敢當，但從戰大哥那兒論起，老身可就斗胆承受！」

葉媚忖道：「好厲害的老太，大軸套小軸，這畫（話）中有畫（話），又叫人不好接口！」

戰飛羽一旁道：「我與媚媚曾經共過生死，同過患難，這稱呼實在應該，大娘不必同她客氣了！」

葉媚一聽雙頰更是紅上加紅，忖道：「你這不成了字是黑狗，越描越醜啦？」

心裏雖這麼想，但却感受到甜滋滋。

佘大娘笑笑，道：「快請坐，我們就來個秉燭夜談吧！我這裏做了幾樣鄉野小點心，兩位將就着吃點，墊墊飢困！」

戰飛羽與葉媚告了坐，只見桌中央放了兩個磁盆，正熱氣騰騰的冒着，一盆是花生仁煑紅豆，一盆是綠豆粉絲，桌周圍擺了六副碗筷，大龍同車篤，楊孤，正笑咪咪的分別爲佘老太，戰飛羽，葉媚在盛花生紅豆粥呢。

葉媚笑道：「聞着這股清香，就知道這兩樣點心一定好吃，有空大娘教教我做法！」

佘老太笑道：「成！成！老身可不是耗子上秤鈎——自秤自，從小可也學了不少！只要葉姑娘不嫌棄，老身定然傾囊相授！」

葉媚笑道：「我先謝了，只怕學不好，拿刀動槍慣了，這細貨兒也生份得多了，還眞怕到時候繡花針比槍刀重，讓大娘笑話！」

佘老太道：「以葉姑娘這般水晶心肝般的聰明玲瓏人兒，那裏會呢！來，來，我們娘倆別儘着說話，就擱了他們弟兄呢！動筷子吧！」

戰飛羽首先領頭嚐了一口，讚道：「

好香，好滑，大娘，有個三眼鷹荆豪，你認識？」

佘老太放下碗，搖搖頭，嚥下口中粥，道：「不認識，但聽說過江湖中有這麼個人物，也知道他有一帮人，在黑道上很行得通，似乎是叫什麼蛇帮吧！怎麼？戰大哥提他，可是有什麼消息？」

戰飛羽道：「我同媚媚剛從廖胖那兒來……」

衆人齊齊停箸。

葉媚道：「上午，大龍弟剛走不久，人熊秦厲，來找碴要砸飛燕居的招牌！」

大龍同車篤楊孤二人面上，頓時露出怒色！佘老太只輕淡的「噢」了一聲！

戰飛羽淡淡的道：「這傢伙嘴巴不乾不淨，讓媚媚給作了！」

大龍三人頓露歡容，更向葉媚投出敬佩的一瞥！

葉媚淡淡一笑，道：「三眼鷹荆豪是人熊的主子，本是想救人熊的，人沒救成，戰大哥傷了他一雙爪子，逃啦！」

略一沉思，佘老太道：「難道兩位在廖胖那兒又見到了他？」

點點頭，戰飛羽道：「除了他還有昨晚的那位不速之客！」

大龍接口道：「翼輪陽之秋？」

稱讚的目光，望向大龍，戰飛羽續道：「還有一個五短漢子，叫奚彭的！」

佘老太道：「似未曾聽說過！」

戰飛羽道：「此人在蛇帮中，似是功力不錯，據荆豪說，他是個行動的頂尖人物，他也對他自己的一種特殊玩意兒，甚爲自恃，但我却對此人，不但生疏得很，簡直就是一無所知，可是，他那一手特殊玩意，却非常值得注意，因爲他要來偷襲老太，荆豪阻止他說，他那件物事，不宜顯現！」

佘老太道：「越是這樣的人，越使人頭疼！」

戰飛羽道：「或許我們有機會摸他的底，他想來飛燕居呢。」

佘老太道：「那倒是個機會，還有其他消息？」

戰飛羽道：「三眼鷹荆豪背後，似尙有更厲害人物，聽其口氣，這個被他們稱爲『那個主兒』的人物，對大娘甚是熟悉，只不知大娘是否能想出昔年有無此類神秘仇家？」

佘老太沉思有頃，搖搖頭，似無記憶，緩緩的道：「既稱『那個主兒』定然神秘得很，部下連名姓都不敢提，當然是個厲害脚色，他們來綠楊邨，定然是爲了『飛燕居』與『金槍行』，而衝着我們寡婦孤兒來的了。」

戰飛羽道：「怕是如此了，荆豪馬上回去要同那主兒商議，包打聽中，也要換人了！陽之秋今天也走，此處只餘下那個奚彭，可能要平靜段時間，啊，對了，廖胖是個身懷武功的傢伙，而且是那主兒傳的，有機會可以逗逗他，從武功上摸摸他的底！」

大龍，車篤，楊孤三個人，瞪大了六隻眼，張着嘴驚異得說不出話來！

佘老太望望他們說道：「沒有甚麼大驚小怪的，江湖人物這個情形，可多得很，你們若是如此的大驚小怪，那可有得瞧了？」

三人不好意思的低頭喝粥，葉媚却道：「假若那奚彭到飛燕居來，讓我來鬥鬥他，看能不能藉機會從他那兒得點秘密，或者能乾脆除掉他！」

佘老太道：「小心點，葉姑娘見機行事吧！」

戰飛羽道：「大娘，他們會有偸襲之意，是不是乾脆搬到棧裏去住算了！」

佘老太道：「不用啦，我們是白天休息，夜間練，就不怕了，一個月後，他們三人的武功差不多的時候，再搬吧！」

戰飛羽問道：「這兩天進境如何？大龍！」

大龍道：「金槍已學完，還沒得心應手！」

戰飛羽道：「那麼快，已是不錯了，若果你們三人不是天生練武的料子，你又有了底子，這件事，可不能這麼早的打出招牌去！」

戰飛羽又詢問了一下車篤與楊孤的練功情形，經兩人將感覺，心得說出後，戰飛羽大爲驚異，驚異於兩小的悟力與進境，實在非常人所能及，據其所說判斷，二人怕不與武林中三流高手相等。

戰飛羽畧一沉吟，向葉媚道：「趁十二金釵未到之前，你何不留在此處，將你那錐子套絕技傳給楊孤？」

楊孤一聽，希冀的望着葉媚。

葉媚笑笑道：「這恐怕是你想叫我跟大娘學點絕活吧！」

戰飛羽道：「不管你怎麼說你是答應了？」

葉媚嬌聲笑道：「我不答應行嗎？我的哥！」

佘老太笑道：「好！好！我這些活兒可算不得甚麼，孤兒，還不趕快拜師？」

楊孤喜滋滋的起身就待下拜！

葉媚趕緊躲開道：「我可承受不起，拜師不敢，就算姐弟研究吧！」

佘老太道：「那也得拜一拜啊，雖然不用行大禮！」

楊孤一聽，抱拳一拱道：「孤兒謝謝師姐成全！」

葉媚受了一禮道：「這倒好！大娘不搬過去，我倒反而留下了！」

戰飛羽又盛了一碗綠豆粉絲吃，嚷道：「嗨，這簡直是西天王母娘娘的瓊林宴上的東西呢，大娘！你是怎麼做的！」

佘老太道：「好吃是不？沒關係，我絕對將我所會的，都傳給葉姑娘，絕不藏私！到時候，你就叫她多做幾次給你吃不就是了？」

這話一說，說得兩人都大爲尷尬，尤其是葉媚，在看了戰飛羽深情的一眼後，忸怩的向佘老太道：「大娘！不來了！你怎麼拿我們開起玩笑來了！」

佘老太笑嘻嘻地，然而却甚爲感情的道：「葉姑娘，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乃人之常情，這有甚麼不好意思的，再說，咱們都是武林兒女，何必效世俗那些禮法？男女之間，只要兩情相悅，兩心相許，敬愛二字把持得緊，老身認爲，不需避甚麼嫌疑，何況，武林兒女本就在世俗人眼中，超越了禮法了呢？你說是不？」

話雖然是這麼說，事也可以這麼做，

但要當事人當面說出，甚至於承認，那可就難於啓齒了！武林兒女，再怎麼不受禮法約束，然在男女之間，總還是有着那麼點避忌與碍口的。

戰飛羽與葉媚，自從因梁宏川的事而相遇，化敵為友，同甘共苦，相處時日之中，早已愛苗滋生，然而却從未表現出來，就是在兩人的好友，曲少英與戈凉之間，亦未曾稍有露骨的表現，雖然曲戈兩人業已看出，但總給二人留點面子！

現在，在佘老太面前，却因二人些微的表現，被看了出來，佘老太即步步緊迫的，使兩人之間那自然之間，所存留的間隙，距離，逐漸拉緊，這有個原因，曲少英與戈凉，都是獨身，也是男人，對男女間之事，本就隔膜，且對葉媚，亦不宜多說。而佘老太却大不相同，一者是過來人，瞭解深切，二者是長者，又是女人，那就事事方便多了！

談笑之間，戰飛羽與葉媚之間，無形中拆除了最後的那堵紙牆，吃食間，對今後大計，亦有了決定！

戰飛羽於黎明時辭出歸店！

綠楊邨在沉靜中，默默的醞釀着一種看不見的氣氛，那是自「飛燕居」中多了位特殊的客人開始的。

飛燕居，多出來的客人，正是戰飛羽早已知道要來臥底，葉媚想趁機逗逗他要反摸他的底的奚彭。

他是在三天後，才以行旅的身份，住進飛燕居的。

他尚有自知之明，以他的個性，本難隱藏些甚麼的，所以他毫不掩飾，他是個武林人物。

如此一來，小二在戰飛羽的示意下，對他的招待格外週到。而他對店中的伙記，並不發橫，相反的却大哥、二哥、痲子哥的，相處得很好。

尤其是與「金槍行」中的伙計，尖辣子畢慶，更是合得來，也不知是他有意？抑是尖辣子畢慶有心，兩個人是在一次喝酒時，很自然的凑合在一塊兒。

酒本來就是人們間最好的媒介，二人相識的情形，眞可以「一拍即合」或「臭味相投」來形容。

自認識後，二人是無日不在一起喝上一次，每喝却都是歡歡喜喜，痛痛快快的不醉無休，向未見兩人鬧過不愉快的，變臉之事倒有，只是那是因為酒使他們的臉變得赤紅，可不是爭吵得面紅耳赤。

喝酒臉紅的人，據說是最為心誠，交朋友交這種人準沒錯，在惺惺相惜，還是所好相同的心情下呢？兩人常常以這個理由，這個事實，做為套近交的口實。

奚彭除了每日在綠楊邨閒蕩以外，就是趁尖辣子畢慶車行的事情做完後，與他大喝大談了。

車行在有錢能使鬼推磨的情形之下，幾幾乎將綠楊邨所有能請到的人，都集聚在一起，為建造車門，車棚，與油漆車輛，粉飾裝璜而經常動員百八十人。

熊大年一脫昔日混頭兒的習氣，親自指揮監工，在不到十天的工夫，造起了一座寬大的車棚，足足可容下近五十輛大車，單套的，雙套的，四套的，分別排列敞棚之中，敞車，棚車，貨車，還有華麗的轎車。

熊大年總算沒在綠楊邨白混，他將那因開渠道後，被水上快船奪去了買賣，而歇業的幾家車行的車子，都統統給高價收了進來，甚至於連趕車的，和差點被賣為耕的馬兒也一併都買了過來，無形中使他在綠楊邨這「車行」一門中，都對他刮目相看，因為他不但未曾「殺價」，在這種「無法生存」「毫無買賣」的歇業情況下，他本可以做的，但他却反其道而行，這怎不使人大生好感，而刮目相看。是以，熊大年在綠楊邨，再也不似以前的那種讓人認為「敬鬼神而遠之」的人物了。

「金槍行」的金字招牌豎起來了，金槍行的大車門黑漆光亮，銅環璀璨耀目，伙計一個個精神飽滿，無論穿的吃的都是既樸實清爽，又照顧週到。對東家，一個個自心底裏生出効力的願望。那十餘個混混也都一改往昔遊手好閒，歪戴帽子邪瞪眼的樣子，一變為「浪子回頭金不換」。

就在金槍行一切都準備齊全，人馬精神，車輛鮮明的時候，熊大年最後向戰飛羽交差了！

飛燕居中，也來了五個奇特的人物！

那是保風險的五個把頭。

大把頭沈潛。

二把頭吹箭馬郎，一個三十來歲的苗子，深陷的一對黑白分明的眸子，高聳的顴骨，與黑黑的帶着棕色的皮膚，身體就同一頭健壯的小牛。個兒不高，却是堅實得很。那厚嘴唇讓人一見就感到他忠厚。

三把頭邪拐邊方，却是一個高大得超出長人的一條雄猛漢子，走起路來，拉着一根鐵拐，一觸一觸的，連聲叮咚作響，拐是鐵的，連一條左腿，也是鐵的。若是站在那兒不動，別人還眞以為他是天神下凡，濃黑黑的頭髮下，覆蓋着的是同刺蝟發怒時的一張黃短髭鬚，圈滿的一張粗糙圓臉，一對大眼，懸胆鼻，闊嘴掀風耳，一望而知是來自邊塞的豪雄。

四把頭却是一個又瘦又小，又乾黃的鼠鬚漢子，一對火紅的小小眼，兩撇鼠鬚，在在顯示出了他的精明與狡黠。無怪有幻狐之號，斐文璞的輕功智計，是保風險中沒人不佩服得五體投地的。

平楚是五把頭，在這五個人中，他的身材，體格，都顯得英挺匀停，不高不矮，不胖不瘦，長長的臉兒，耳眼口鼻無一處不生得齊整適所，若非那一臉的大痲子，大白痲子太過顯眼，誰不認為他是個標準美男子？他的外號叫金錢豹子，大概就是由此而來，但沈潛却知道，這個外號有一半是為了他那火暴的脾氣賺來的，這是個血性的人物，發起怒來，就似一頭金錢豹那般的兇悍。

無巧不巧，五人從五個地方返來，却同時到達綠楊邨，先後也不差一頓飯工夫，這是他們約定的時間。一個個都如約而至。

戰飛羽就如同老朋友似的，與他們哥五個在他那特闢的屋子裏，痛飲三杯接風酒後，暢談了起來。

不須要介紹，戰飛羽一個個自他們的特徵中，點名敬酒。認得毫無差錯。

三杯酒後落座。

戰飛羽掃視五人一眼，目光停在幻孤

斐文璞臉上道：「我想聽聽斐老三，四把頭的高見。」

一怔，五個人同樣的表情顯現在一個時間裏。

微咳一聲，沈潛道：「戰大俠好厲害，一眼就看出了我們這五塊料之中的軍師斐老四！」

戰飛羽淡淡的一笑道：「人的名字，樹的影兒，誰叫他四把頭的名字中有個狐字來？」

明損實捧，人就是如此，誰不好名？斐文璞雖然是賺了個「狐狸」「畜生」的明罵。却對戰飛羽骨子裏是說他智計多而高興。

下意識的，也似是他的一種習慣，摸一摸那兩撇鼠鬚，一左一右的各撇一次，最後大姆指與食指，捻着右邊的那撇鼠鬚最長的一根的尖尖，轉揉着輕聲道：「戰大俠既然問到在下，咱可就沒的話說了，除了大哥告訴過我的以外，我尙不太瞭解別的，只就我去逛的這一處，約畧有個瞭解。」

戰飛羽道：「四當家是逛那一處？」

幻狐斐文璞道：「銀槍覇攸通。」

戰飛羽道：「攸老兒怎麼說？」

幻狐斐文璞道：「甚感榮幸，一生憾事可補！」

意外的，戰飛羽道：「憾事？」

點點頭，幻狐道：「若想找仇家，此人可以列名於外了！」

同意地，戰飛羽道：「看來是如此了，這老兒出名的火爆，當不會做作，那麼三把頭呢？有何……」

如雷似的聲音，邪拐邊方道：「他媽拉巴子的，我殘廢人最倒霉，到了那鐵葫蘆晁百戶家裏，那老小子攤啦！」

猛然立起，戰飛羽與沈潛同時急呼：「你說甚麼？」

瞪大雙眼，粗豪地邪拐邊方道：「怎麼？兩位？我說那老小子攤啦！」

戰飛羽與沈潛互望一眼，突地雙雙啞然而笑，緩緩地都坐了下去，沈潛道：「老三，我們是說你叫晁百戶甚麼？」

邪拐邊方道：「鐵葫蘆啊，嗅！原來你們不知道他在早年是叫這個名字的？你們只知他叫火栗子是不？」

戰飛羽淡淡的道：「這要請教！」

邪拐邊方道：「戰大俠，俺姓邊的，可是個直個子，你要是同俺文縐縐的，俺他奶奶的可受不了！」

沈潛道：「你他媽的囉嗦甚麼，問甚麼說甚麼，那有這多的零碎！」

邪拐道：「晁百戶在關外，原本是個馬賊，以鐵葫蘆做暗器，橫行鄉里，後來惹上了黑水的寨子王，出動了他手下一百單八寨的好手，追殺姓晁的，他沒法存身，這才來到關內，找了個地方，窩了起來，後來寨子王死了，各寨也散了，但他却不敢回關外，就在關內以製火栗果子供應江湖人物，所以才有火栗子的名號，怎麼！我叫錯了！」

戰飛羽道：「你不但沒叫錯，你還眞叫着了，只不知以前你怎不叫？我是說在沈老大面前！」

嘿嘿一笑，邪拐邊方道：「這有啥稀奇，以前俺不曉得火栗子就是鐵葫蘆，這次去了，俺才知道什麼晁百戶原來就是關外的晁大牛。」

幻狐斐文璞道：「你見過他在關外時用的暗器嗎？」

搖搖頭，邊方道：「俺同他那時差了一大截年紀，那裏會見過他的暗器，他那玩意扔出來就爆開，他不給看誰又知道是個啥樣的傢伙！」

戰飛羽道：「那三把頭又怎知道火栗子就是鐵葫蘆？」

邊方道：「俺這次到了他那兒，在門上遇到了熟人，替他管事的，就是俺在關外時的伙計。」

幻狐道：「什麼伙計？」

邊方突地惱火了，吼道：「斐老四，你們這是幹什麼，他媽拉巴子的好像問案似的，一個字眼也不放過！伙計俺還有什麼伙計，俺家的一個長工，你還有什麼問的？」

戰飛羽笑了笑，道：「四把頭的意思是以為他是你的搭檔，要是長工，就沒的說了！」

雙眼一瞪，邪拐邊方道：「這就奇了！是俺的搭檔，難道就有的說了？」

沈潛道：「可不？要是您的搭檔，就得請你再跑一趟，打聽打聽看，昔年楊大俠遭難，姓晁的是否有份？」

邊方一拍腦袋道：「嗅！還有這個說法？沒關係，雖不是搭檔，老劉可是看着我長大的，我這就去再問問他不就成！」

這邪拐邊方，眞可名符其實的是個直腸子。

戰飛羽道：「以一個不是道上的人，又怎能知道他主人在江湖上的一切所做所為呢？」

一歪頭，邪拐邊方道：「那不管他，那老小子為什麼攤了，老劉該會曉得的，這還不是條線嗎？」

戰飛羽突地注視着邪拐邊方，道：「四把頭是個活張飛，粗中有細呢。看來眞得再勞駕跑一趟了！只是不要那麼急，休息一天才走不遲！」

不好意思的，拍拍腦袋，邊方嘿嘿道：「俺姓邊的在江湖上能混到現在，就常常是憑着什麼……什麼感應來着？他媽的，俺不知道怎麼說，總說就是我覺得該做就做，想到什麼，就是什麼，却常常給矇對！」

一直沒開口的吹箭馬郞道：「什麼感應？那你不成了神，你們漢人叫什麼預兆的，就是你那個樣子啦！」

邪拐邊方，一拍大腦袋，吼道：「對！對！我一感到有什麼預兆，做就做不做就不做，該說就說，百不失一。嘿嘿！還是我們苗二哥，比我聰明！」

沈潛道：「看你那份德性，說你胖你就喘，說你白你就沒洗臉，滋腴的那份熊勁兒？」

大毛臉一低，不好意思的偷偷望望戰飛羽，拿起桌上酒，一仰臉邊方乾了個滿杯，遮掩自己的窘態。

戰飛羽道：「楚老五，怎麼樣？」

金錢豹子楚平道：「彩雀扈三娘，準時赴約！」

戰飛羽向吹箭馬郎望去，馬郞道：「看來，我這處有問題，那鐵鞭牛剛在五日

之前，就被人宰了，聽說，是被蛇帮下的手！」

「噢？」

戰飛羽輕噢一聲道：「是有問題，我們也碰過蛇帮三眼鷹荆豪的面，同時還宰了他個不算差的手下——人熊秦厲。」

沈潛望望四個詫異滿面的弟兄，沉聲道：「我去的多臂梢公潘龍，亦準時赴約，這樣子是五家三家來，兩處有問題！我們還得下番工夫！」

戰飛羽沉思一會道：「我想請三把頭同四把頭去晁百戶那兒套套底，大把頭去一趟鐵鞭牛剛那兒摸摸底，二當家同五當家的，在這兩天就跑兩道金槍行買賣！」

沈潛道：「怎麼這麼快，就有生意上門啦！」

戰飛羽道：「不！還是你們的老辦法！硬給壓了來的。」

邪拐邊方道：「不行，我不幹，同老四在一塊，我總得受他的閒氣，再說我這次回去，一個人還有理由說過要回去看老劉的，如今帶了個人去，就是有體己話，也不方便！」

戰飛羽一聽笑道：「既然如此，就廝煩四把頭去趟鐵鞭那兒吧，大把頭就留在這兒，等十鋒將到齊，也好分派分派他們以後的差事。」

邪拐邊方嘖嘖道：「人都講戰飛羽大俠，冷森酷厲，不好講話，我他媽的倒沒這個感覺！這要同我們老大商議，準得受頓囉嗦！」

沈潛怒哼一聲道：「好啊！老三，這才來了不到二個時辰，你就對我不滿，拿着我塾話底了！」

惶急的搖手，邪拐邊方道：「嗨！嗨！老大，我可不是這意思！你是我們的大把頭，最最信服的大把頭，我只不過……只不過……他媽拉巴子的，這得怎麼說來着？」

戰飛羽道：「只不過只覺着我不那麼不通人性就是了！」

一拍大腦袋，邊方道：「對！對！不通人性！不通人性！」

幻狐斐文璞道：「那麼你是說你原先認為戰大俠是個不通人性的人了！唔！」

一怔，突地大怒，大吼道：「老四！你他奶奶的怎麼淨揪我的小辮子？我雖然嘴已不及你機伶伶，可是，心眼可不比你壞！」

吹箭馬耶道：「算啦！你兩個見面就吵，何不正正經經的喝點吃點，聽聽戰大俠將他今後的定向，和這兒的情形，給咱們講講，那不比閒磕牙好！」

戰飛羽道：「其實這也沒什麼，哥兒們在一塊兒，這樣才顯得不見外，同時也熱鬧些！」

沈潛長嘆一聲道：「他們要是有戰大俠說的那樣就好了！」

戰飛羽笑笑，就將此處狀況約畧講了一遍，並將飛燕居金槍行開業目的是為了招搖，引昔日楊大俠仇家上門之事告訴了他們！

待到酒醉飯飽，戰飛羽這才一一送他們到下處休息。

第二天，邪拐邊方與幻狐斐文璞，在拜見過佘老太，謝過昔日援手之德，暢叙一番以後，即迫不及待的走了。

馬耶與楚平，却到金槍行中，挑選人車去了。

戰飛羽與沈潛，回到客棧，商討行止，並陸續接見了已得通知趕來的三個十鋒將與他的屬下。

沈潛當時即令其中的二位，與馬耶楚平配合，準備送貨出發之事，另一位十鋒將，則主持金槍行暫時的事情。

在忙了二天之後，馬耶與楚平，看看手下，將布匹裝好，每人帶着四輛雙套棚車，浩浩蕩蕩的，在貨主派的兩個人押車之下，出綠楊邨而去。

貨主就是那綠楊邨的暴發戶廖胖。

綠楊邨的人轟動了！對金槍行能在這短短的時間中擺出了如許大的場面，派頭，都嘖嘖讚羨。

龍帮，昔日佘大龍的一夥弟兄們，都眉飛色舞的，臉上有着無比的光彩！這畢竟是他們龍頭大哥的事業。他們怎能不高興？

這兩天，十鋒將又來了二位！金槍行的人手更齊全了！也更顯得熱鬧了！

綠楊邨也在突然間多了這多生面孔，而有了不同的感受，生意買賣，也似乎好了許多，因為凡是新來的，雖然一個個行動粗魯，說話豪放，然而却從不給人廝煩，顯得這邨裏有生氣多了！

楊大龍的那個籬笆門內的家中，大白天關着門正睡覺呢！突然響起了敲門聲！

當大龍開開門望去，只看到籬門外一個青色衣衫的身影，就聽到一個溫和的聲音道：「大龍，怎麼大白天關着門！我還以為你出田去了呢，出什麼神？還不給我開門？」

一聲歡呼，大龍不但未曾來開門，反而扭身回頭向他老娘房門衝去，口中大叫：「娘！快來！曲大哥來了！」

到得房門口，突然想到房中多了葉媚，猛然停身，止住推門的健臂，大聲叫道：「是曲少英曲大哥來了，我去給他們開門！」

一回頭衝向門外，身形尚未出屋，猛然抬頭，怔了！

門前站着一身葛布長衫，容貌清奇，足踏雲履的曲少英，正緩緩的道：「個頭不小了，怎麼還同個孩子一樣大吼大叫大跳大鬧的，那有讓遠道來的人吃閉門羹的道理？等着你開門，我可就得在外面多喝幾口西北風了！」

房中突然傳出了嬌媚的聲音道：「咦！真是活神仙到了！這是那陣風吹的！」

大龍望着曲少英，正欣然的讓他屋裏坐呢！曲少英聞聽到這嬌媚的聲音，突然神色一怔，但旋即應聲道：「這是那家的新娘子的聲音，我沒跑錯了門吧！」

門內出現了嬌媚如花的葉媚，聞聲望着曲少英嬌嗔着叱道：「好啊！還沒進門呢，就在爛嚼舌根了……」

倏然停口，葉媚的臉上，突然赧紅如夕，晚霞般地，察覺自己的話裏語病太重而害臊了！

曲少英邁步進屋，邊走邊道：「怎麼？冬天還沒到，大娘這屋裏就生火盆！」

葉媚輕哼一聲，白了曲少英一眼，臉上羞得更紅，火辣辣的不知說什麼是好！

那副尷尬的樣兒，又羞又喜的神態，直看得剛出房門的佘老太，也不禁笑出聲來。

「啊！沒有啊，才秋天嗎，曲大哥。」一旁的大龍却懞然不覺的答應着。

曲少英詫道：「沒有，那怎麼有人燒盤呢？」

佘老太忙打圓塲地道：「啊！眞是難得，曲先生快請坐，媚媚，去把你剛剛做的那花生蓮子羹端出來待客吧！讓曲大哥好嚐嚐你做的手藝如何？」

葉媚一歪頭，一扭身，俏皮地道：「才不呢，等回別燙破了他的嘴，那更要嚼舌了！」

曲少英施禮坐下，道：「恐怕不是給我吃的吧！老太！」

大龍業已看到葉媚尙未紅退的玉面，笑道：「葉姐姐不好意思！我去端！」

葉媚未再吭聲，僅只白了曲少英一眼，佘老太道：「曲先生怎麼有興到寒舍來？可眞是稀客，老身想請都請不到！自上次見面，怕不又是五六年了！」

曲少英笑道：「正因為五年了，所以我才來呢！」

佘老太詫異地道：「難道這年頭還有個說的？」

曲少英道：「老太服了我三次藥，如今情況如何？我是特地來看看這藥效！也正好來給老太問安！」

葉媚揷嘴道：「恐怕藥效比問安重要點！」

曲少英笑道：「這倒是實話！我可不用撒謊！」

葉媚怒道：「你……」

佘老太搖手道：「好啦！姑娘！曲先生是逗着你玩的，咦！車篤同楊孤怎沒起來？」

突聽楊孤輕聲道：「大娘！我們早起來了！只因為不知來人方不方便見，所以不敢出去！」

佘老太笑道：「能到咱屋裏坐的，那有不能見之理，還不快出來拜見天下聞名的再世華陀，你們戰大哥的摯友，九天回命曲少英曲先生！」

車篤與楊孤，同時閃身而出，同時向曲少英躬身為禮，口中說道：「拜見曲先生！」

曲少英站起還禮，細細打量二人一陣然後向佘老太詫異的道：「這二位兄弟，好一副骨格！老太，是您的什麼人？看來我們是有緣！」

佘老太道：「高的叫車篤，小的叫楊孤，都是大龍的結拜兄弟，怎麼，曲先生，你大軸套小軸的，可是話裏有話？」

曲少英笑道：「實不瞞老太講，給你看病，看藥效都是假，我知道大龍好早就從戰飛羽那兒習了童子功！您知道習童子功的人是不適宜結婚成家的，可是您又只他這麼一個兒子！」

此時大龍已提了個食物盆子出來，裏面放了六碗羹湯，未端碗，曲少英已是急聲道：「咦！好香！鮮而不膩！清香遠挹，這是什麼，我可等不得呢！」

說着話故意猴急似的伸手自食盆中端了一碗，就口就喝，一口下肚，咂咂嘴道：「此物只應天上有，地上那得幾回嚐，妙啊！妙啊！口福不淺！只是這似乎是專為新……」

葉媚本是甜甜的望着他笑，一聽卽揚掌道：「你再試試嚼舌根，可別怪我不客氣……」

曲少英趕緊一手掩碗，一邊道：「好！好！大妹子！不說！不說……」

葉媚這才嬌聲道：「這還像話……」

佘老太看着曲少英又喝了一口，道：「曲先生來此，難道還有別的事？是與大龍習童子功有關嗎？」

曲少英嚥下去，將碗放下，大龍給佘老太與葉媚端上一碗，自己與車篤亦各端一碗，一闔曲少英此來與他習功有關，一雙大眼瞅着曲少英瞬也不瞬的等待下文。

曲少英道：「我回去就翻查藥典醫書，費了我幾年的工夫，年前才得到結果，煉了一種固元丹，可使練童子功之人服後，不再因成親而功力大減！」

佘老太極端莊容的起身為禮道：「老身母子，眞是不知如何感激先生，老身解毒存功恩德未報，如今龍兒又邀費心費神，煉此神藥，請受老身一拜！」

曲少英閃身搖手道：「老太如此就見外了！」

佘老太道：「曲先生恩德，豈是言詞與這一禮可以報答的，再說也就顯得我太俗了！咱們心照不宣，那曲先生剛剛對他們倆說的……」

曲少英道：「在煉這藥時，同時還可以餘藥，提煉一副增强武林人功力的藥！我也把它煉成丸，也帶在身邊！」

葉媚一聽道：「拿來！」

曲少英道：「什麼呀！」

葉媚道：「增强功力的藥丸呀。」

曲少英道：「你要來做什麼？」

葉媚道：「你裝什麼傻？你說，你是給也不給？」

曲少英道：「藥在我身上，給不給那得看你怎麼對待我了！」

葉媚道：「給我謝謝！不給嘛……」

曲少英笑道：「怎麼？你還要搶？」

葉媚嗔聲道：「不！我只要你還我就行啦！」

曲少英詫道：「還你什麼！我幾時欠你了？」

葉媚笑道：「就是剛才！把花生蓮子羹還我！」

曲少英一怔，突地自懷中掏出一個玉瓶，倒出四粒丸藥，紅赤赤得小如棗子，一粒遞給柳媚道：「誰叫我好吃來？吐出來又不行！只好認啦！以後可得小心！這種虧本的事，萬不能再做！」

嘴裏說着，又給車篤楊孤每人一粒道：「這是緣份，二位兄弟，快就着蓮子羹服下，進去運一會功，就行啦！大概增加個十年功力沒問題！」

車篤與楊孤大喜，雙雙恭敬的接過，連稱謝謝，遵命服下，卽施禮退回房中而去。

剩下一粒，曲少英遞給佘老太道：「老太也服一粒吧！」

佘老太道：「我看我是不需要吧！」

葉媚伸手接過端碗强佘老太服下道：「怎不需要！他這東西送的正是時候！」

曲少英道：「喂！大妹子！你話裏可清楚點，怎麼東西東西攪不清人和物？」

葉媚笑道：「這是你自己想的，也叫做一報還一報！」

曲少英搖搖頭，沒奈何的，又掏出一個紙包來，拿出了三包藥來遞給大龍道：「這包中每包有三粒藥，飯前服下，效力大點！你就拿去試試看吧！」

大龍敬謝接過。

突地！門口射落一人，大白天毫無徵兆，頓使屋中之人，大吃一驚！齊齊轉身扭頭，提功戒備，八道眼光向外邊倏射！

來人入眼！佘老太猛然長身而起，驚呼一聲道：「咦……」

來人亦同時驚「咦！」出聲。

曲少英却突地站了起來。刹時間，臉上佈滿了笑容。

來人乃是戰飛羽。

佘老太驚咦的是，何以沉穩如山的戰飛羽，會突然於大白天毫無朕兆的疾馳而至。

戰飛羽驚咦的，却是突見曲少英在此地。

戰飛羽來得慌急，然而此時却突地面現歡容，輕快。邁步進屋，向佘老太爲禮後，即向曲少英道：「少英，你是無事不登三寶殿的，難道又有了新的發明，來求證了？」

長嘆一聲！曲少英道：「交友貴相知，子眞佘之鍾子期也。」

佘老太道：「戰大哥可有事……」

笑笑，戰飛羽道：「事雖有，可沒有我表現的那麼急，我是看到門敞開着，所以……」

葉媚笑道：「原來你也是個急性子？雖然我們晝夜顚倒，然而，放眼當今武林，能讓我們門開着而毫無動靜，那可眞也不多。」

戰飛羽道：「雖然是我心急了點，可是暗箭難防！」

佘老太道：「難道戰大哥白天來此，是聽到了什麼風聲？」

深沉地，戰飛羽道：「飛燕居中，有一對方臥底之人……」

葉媚道：「啊！你是說那奚彭？我還沒去逗逗他呢，再住二天，我就可以有時間了！」

戰飛羽沉重的道：「有時間也來不及了！」

葉媚驚道：「怎麼，難道你來此，就是因爲他發生了意外？」

點點頭，戰飛羽道：「昨夜他同我派去同他套近交，已有眉目的尖辣子畢慶，雙雙陳屍在店中。」

一陣沉默，連聲音都一絲兒聽不到，似乎幾個人的呼吸都已停止。

這在表面上，雖然是僅僅死了兩個人，然而，在骨子裏，却顯示了一件最大的危機，這證明對方已有人在綠楊邨潛蹤，而且時時在注意雙方人物的動態。

奚彭的死，證明了畢慶的成功，畢慶的死證明了對方的狠毒，機警，在畢慶尚未將情形說出以前，及時殺人滅口。

最大的損失，乃是丟失了一條最有力的綫索，奚彭具有一種特殊的玩意，不宜於讓佘老太見到，如今，這條綫索湮滅了，而且是湮滅得無影無踪，毫無痕跡。

因爲戰飛羽在得到通知後，即曾迅速的到達二人死的房間，詳細的搜查了二人的一切，包括屍身與遺物，但，戰飛羽却是一無所得。然而他却斷定二人死在午夜過後不久，這種殺人時毫無響動，整個客棧中，竟然毫無所覺，直至今晨，才由小二發現，足見此人不但手法俐落，而且是陰毒狠辣，更是老謀深算，他不知已注意二人多少時間了！

曲少英緩緩的道：「飛羽，殺二個人還用得着那麼多詞兒來形容！什麼手法俐落，陰毒狠辣，老謀深算啦！江湖上配稱這種境界的人物，恐不多見，就算你吧！也不見得如此啊！」

戰飛羽深注老友，一字字地道：「就因爲我自覺不及，才有此說。」

曲少英一怔，道：「咦！甚少妄自菲薄的你，也如此說，我倒要聽聽你的理由，有機會倒眞願會會此等人物！」

戰飛羽心內一緊，神色却依然誠懇的道：「理由很簡單，此人乃是化裝成小二，給二人送了一壺毒酒！這豈不是陰毒狠辣，而又老謀深算？」

曲少英不以爲然的道：「化裝成小二送壺毒酒，只是方便行事而已，怎配稱爲老謀深算？」

戰飛羽道：「怎地不算老謀深算？毒酒中放的是最最普通的毒藥，但却激烈無比，入口不多時，即可將人弄倒，而且是毫無響動，如此則較動手要露出武功手法，豈不是乾淨俐落，而使人無法推知其身份，何況他還在二人死後，從從容容的爲之移屍床上，熄燈而去，即令店中小二查夜，或來收碗盤，亦不至於到房中查看早點發覺，巧的是，昨夜廚下就未收碗盤，因爲這二人要的酒菜，足足可以來個通宵拇戰，而且二人也曾有過這個紀錄，是以雖未吩咐來晚收，廚下小二都自動改爲今晨再收，他們是在此時，被小二發現的。你說是不是老謀深算？你這個再世華陀，能想到他用的是什麼普通毒藥嗎？」

曲少英沉思有頃，搖搖頭道：「這倒難住我了，既稱普通毒藥，又是烈藥，而能不被發覺酒中是毒，這可就叫我說不出了！因爲任何一種藥都有一種特殊味道，嗜酒之人，對酒的異樣是最易感觸得出的，所以這可就眞難住我了！」



戰飛羽翻腕扣住假曲少英腕脈，同時伸手揑脫他的下巴。

戰飛羽道：「連你都想不出，那他們怎能想得到，其實……好了，好了，我們不談這些，你倒是有了什麼新發現？」

曲少英道：「那有什麼新發現，還不是因爲大龍你傳了他童子功，我想到老太就他這麼一個獨子，練童子功的人，又不適於成親結婚，所以我在三年前，就開始爲他配藥，如今配成了，特意送來的，順便也看看老太的毒傷如何了！」

戰飛羽突地神色一變，但瞬即恢復，有興趣的道：「你倒是有心人，三年前就開始了，我怎地未曾聽你說過？」

曲少英笑笑，泰然地道：「這——事尚未成，何必同你講呢？」

葉媚突地道：「曲大哥還每一個人給了我們一粒，增强功力的藥呢！是煉大龍的藥的剩餘物資，據說，可以增强十年功力！」

戰飛羽道：「噢！老友！你有點偏心吧！」

曲少英道：「你意何指？」

戰飛羽一伸手道：「咦！增强功力的藥，誰不想要？我也是個練武的人，豈能例外？」

曲少英道：「算啦！你開什麼玩笑，以你戰飛羽在武林中，被尊爲泰斗的人物，江湖黑道，那個不稱爲人王，梟雄，霸主？何況你的功力已是出神入化，百毒不侵，豈需此種藥物，不過……」

戰飛羽手不縮回道：「不過怎麼？」

曲少英道：「多年老友，手都伸出來了，我能打回票呀，這多沒面子！不够意思！」

戰飛羽道：「說的是嗎？伸出的手，我是不好縮回的，對你，我也向不縮回！可也向未使我失望過！」

曲少英向懷中掏出玉瓶來，倒出三粒粟米大藥丸，遞至戰飛羽手上道：「你自已不用，就送給有緣的……啊！」

驀地，驚啊聲中，戰飛羽那隻天下聞名的「神手」，突地靈巧的一翻，緊扣着曲少英的脈門，藥粒依舊爲戰飛羽掌心吸牢。

戰飛羽長身而起，左手一連在曲少英已癱瘓的全身，連點數處大穴，右手一放，將手中藥放於身上，迅捷的雙手一動，兩手揑緊曲少英腮膀子一壓，「克察」一聲微響，曲少英的下巴業已掉了下來！

曲少英目眦如裂的狠瞪着戰飛羽。

佘老太與葉媚雖對戰飛羽的動作，與對曲少英的態度，大爲驚異，然而相信戰飛羽絕不是莽撞之輩，故而坐於原處，僅是詫異的冷眼旁觀，娘倆是一聲也不說，一動也不動！

戰飛羽將曲少英下巴卸下，突地近前，俯視曲少英嘴中，然後伸指一戮，迅捷地自曲少英口內提出一顆牙來，然後順手一托，曲少英大叫一聲，疼得臉上見汗，突地大吼叫道：「戰飛羽，你這是什麼意思？」

戰飛羽冷冷地道：「什麼意思，稍停你會明白！」

扭頭，戰飛羽向老太與葉媚道：「大娘，媚媚，運功試試看。」

老太接口道：「你動手時，我已運功試了！有散功的現象！」

葉媚閑聲一試，突地柳眉倒豎嬌叱一聲道：「曲少英，你這個狼心狗肺的東西，我早若發現，你的腦袋……」

戰飛羽道：「他不是曲少英！」

「是誰？」

這是老太同葉媚的同聲急呼，詫異之色，甚是特異。

戰飛羽道：「暫時還不敢確定，不過很快會知道的！」

曲少英這時怒聲道：「戰飛羽，你憑什麼說我不是曲少英，你這……」

冷寞至極的，戰飛羽道：「不說明白，你不會相信的，曲少英現在飛燕居！」

此話一出，不但面前這假曲少英爲之嗒然若喪，即連佘老太與葉媚，也大感意外，葉媚道：「你一來，即知道他是冒牌貨？」

戰飛羽點點頭道：「我那聲驚咦，他就該有些警惕！」

老太道：「他的狡獪沉穩因不知曲少英在此，冀圖騙過你，尚有理由可說，你既已知道，却如此的沉着，鎮定，那眞是非常人能及！」

戰飛羽道：「大娘誇獎了，我同少英分手後，是安步當車來的，當我一看到他時，確實並未想到他是冒牌的，我還以爲是少英抄捷徑來此，特意同我開玩笑。」

葉媚道：「那你是怎麼知道他是假的呢？」

戰飛羽道：「從他的話中！」

假曲少英此時突似認命，反而沉穩地道：「我話中有何不對？」

戰飛羽道：「你可知道，眞曲少英絕不會不知道，奚彭同畢慶乃是中了砒霜的毒！」

假曲少英道：「哼！我難道不能繼續同你開玩笑嗎？爲什麼？」

戰飛羽道：「不錯，就因爲我怕你如此，我才再試驗你啊！至於爲什麼嗎？你就暫時悶着吧！」

假曲少英道：「哼！說說看！」

戰飛羽道：「你說你，年前就給大龍煉藥是不？」

假曲少英道：「這有什麼不對？」

戰飛羽道：「你可知道？兩年前我們在那兒？曲少英在那兒？」

假曲少英道：「你們在戈凉那兒，曲少英也在！」

戰飛羽道：「你對我知道的不少！這我可沒告訴過畢慶！」

葉媚道：「你是說他是從畢慶那兒知道我們的一切？」

戰飛羽道：「沒有眞的事實，如何能騙得奚彭對畢慶的信任？」

假曲少英道：「只怪你戰飛羽名氣太大，葉媚的名氣也不小。」

葉媚道：「謝謝你的誇獎，只可惜是出在狗嘴裏！」

假曲少英怒瞪葉媚一眼！

戰飛羽道：「你也只好怪你對我同曲少英的感情的程度，我倆是無話不談的，再有即是曲少英爲大龍煉藥乃是我的請求，却不是他所起意，他是熱心去做，而且藥也實在煉成，這次來這兒，就是爲此，還有，曲少英有增强功力的藥不假，可並不是此次所煉，他本已就有！還有，我百毒不侵，乃是近年之事，功入化境，更是近日之事，他來此處，我尚未告訴他！怎麼！這些破綻還不够嗎？不够，我還可以告訴你一件事，曲少英的醫術通神，被許爲當世華陀，那是因爲他自身的病疼而激發……」

室中之人，都瞪大眼睛，望着戰飛羽，顯然，對於這一代神醫的秘密，都想知道。

戰飛羽回憶似的情感的道：「少英自小被牙病所苦，全嘴裏沒有一顆完整的牙，稍長即發誓要爲醫者，他這令名，是自苦痛中得來的，我卸下你的下巴，可不是爲了除掉你嘴中假牙中的自絕毒藥，你知道嗎？」

假曲少英吼道：「戰飛羽，你實在才眞眞正正的是個陰毒狠辣，老謀深算的狐狸！」

戰飛羽道：「假若你認爲如此，我絕不辯白，我就是如此，也是爲了自衞，爲了正義，我並沒有亂用我的智慧，亂施我的聰明！你要認爲我那些理由還不充足的話，那就是你太過自信，太輕視我戰飛羽了！」

假曲少英道：「是的，我太輕視你了！把你看成了個誠信的人物，豈不是自找麻煩？我只恨我瞭解你尚不够深！」

戰飛羽感慨的道：「這倒是實話，我本不想炫耀，但你既如此講，我再告訴你個秘密，我對於醫道，雖然不精，然而却並非外行，這裏大娘與媚媚，都可以做爲證明，是以，就憑媚媚說的那句能增强功力的藥是爲大龍煉藥的剩餘物資所提煉這句話，我就敢斷定你非曲少英，雖然餘藥有效，但絕對不能够增强十年功力！」

假曲少英至此，已是無話可說，怒道：「算你行，戰飛羽你要怎樣處理我！」

戰飛羽道：「我戰飛羽向不虐待俘虜，可也絕不枉縱敵人，這要看你自己了，現在我還沒想到處理你，我倒想處理處理大龍他們了！媚媚！妳雖有點散功，但相信不會太快，是有力量看管他這穴道被制之人，就交給你了，大娘同我去看看大龍弟他們吧！」

俗語說的好：兒女心上肉，佘老太早已心急不耐，但還能沉得住氣的原因，那是她的修爲，禮數，如今一聽戰飛羽之話，當先衝向大龍等所居房內。

戰飛羽與佘老太入室急放眼望去，不由得大驚，佘老太急衝而去。

戰飛羽迅即伸手，抓住老太肩部，輕聲道：「大娘勿動，可惡這假貨，給大龍弟的乃是興奮心神的藥物，大龍弟現在正以本身功力與之頡頏，看來定已有成，若能渡過，則對大龍弟有益無害，日後若再遇此類藥物，則毫無作用，你不見他那頂門上，已有些微氣體外冒，正是快竟全功的狀況，想不到大龍弟有此進境，這倒是那假貨想不到的後果，但此時妳若驚動於他，則將使他前功盡棄，而且可能引導假貨之藥，危害大龍弟，妳放心，他雖然全身抖顫，但却無關緊要，面紅耳赤，乃是將藥物攻入頭部，即將盡排而出現象！」

戰飛羽低柔急驟的說至此處，佘老太才算定下心來，二人同時望向車篤與楊孤，只見二人趺坐床上，全身萎靡不倒，軟不拉幾的，似是被酒所醉。低首閉目，毫無生氣可言。

戰飛羽一見，心下大驚，但却從容的道：「大娘請爲我護法！」

邁前兩步，一手一人，掌按頭頂，利時間內力洶湧透入車篤楊孤體內，二人一顫頓時清醒，戰飛羽道：「勿枉動！隨着我的勁流，慢慢導息，牢記方向路線，日後每日如此行功！」

一陣沉默，戰飛羽只覺自己體內，一股靜於止水的心湖，絲絲隨心意自雙掌透入二人體內。

車篤與楊孤，却正相反，只感到頂門如開了堤的缺口，怒潮澎湃，洶湧衝撞而至。只震得二人先是頭暈眼花，耳鳴心跳，繼而心脈顫動，一股逆流，與澎湃而下的怒潮，在各處要衝搏鬥，漸漸敗北，但却退一步守一步，退一關比一關抵抗力强，而戰飛羽透入的力道，亦隨之加强，排擠而下。二人只感到一股股刺心澈痛，繼續不止。

二人强忍痛疼，遵囑牢記路線，極力撐持，就在內力衝至足底心之時，兩股正反力道，似在作最後的決鬥，戰飛羽驀地加强內力攻入。同時，外間傳來葉媚的一聲怒叱，戰飛羽心神略滯，內力倏停即起口中道：「大娘勿動，小心戒備大龍！」

身形已轉的佘老太，突然老臉一熱。輕身轉至大龍身後翼護，大龍此時突地睜開雙目，頭上已無微微的蒸氣外冒，看到戰飛羽的情形，啓口道：「戰大哥……」

戰飛羽輕聲道：「勿講話，再運行一周，即出室去助葉姐姐！」

雙目神光十足，大龍却點點頭，隨囑運行。

佘老太心下大定，雙目注視戰飛羽，翼護大龍，面露笑容。

戰飛羽驀然輕「嘿」一聲，車篤與楊孤二人，突然一陣巨痛，自脚底傳入，身體猛顫一陣，即聞戰飛羽道：「循剛才路線，導引自身氣息運行十二次。」

車篤與楊孤，利時進入忘我之境。

戰飛羽似無事人般地輕輕轉身至門口，向外窺視一眼，即轉身道：「大娘請在此爲三人護法，我去接應媚媚！大龍醒來，讓他到外面歷練歷練吧！房中有二個敵人呢！」說罷，即穿身自後窗出屋而去。

屋中外間，葉媚正注視着那假曲少英時，突見他眼露異色，葉媚驚覺的以眼睛餘光，向屋外望去，心不由的暗哼一聲。

只見有兩個勁裝人，一人手提單刀，一人空手，正輕靈的，鬼鬼祟祟的躡手躡脚的自她身後，潛入屋中。

驀的，執刀人掄刀躍至，斬向葉媚。另一勁裝大漢却一躍，竄躍疾撲假曲少英。

葉媚嬌叱一聲，閃身攔截，利時將那人阻於屋中央，執刀之人一見自己落空，躍身撲向假曲少英。

葉媚又是一震，適時阻出，立身假曲少英身前，怒目瞪着二人。

二人似都存不顧驚動屋中戰飛羽的心意，佇立對峙須臾，二勁裝人，倏然同時進擊，葉媚雙掌翻飛，雙臂掄動，利時間掌影飄忽，如天女散花，身形靈動如猩鼠騰起，將二人阻於身前。

二人似是極爲憤怒，猛然間執刀之人，合身向葉媚不顧命的撲擊，葉媚一閃，另一人適時攻向葉媚，一輪急攻，將葉媚纏住，執刀人却一豎單刀，堪堪刺向假曲少英的刀尖，差那麼一寸，險險的挑過，急匆匆的，單手向假曲少英身上，一掌拍下。

假曲少英驀地身軀顫顫，急呼道：「住手！這是戰飛羽的獨門手法，你解不開，背我出去！」

葉媚一聽本是大爲急躁的心情突然一鬆，掙不脫另一勁裝人的纏鬥的局面，頓時改觀，揮洒自如的兩掌，將勁裝人逼退，飄身來至執刀人身前，一掌削向敵手肩胛！執刀人順勢一挫身，猛然一刀掃向葉媚下三路。

如此逼近，葉媚倏然蹬身後躍！

就只此一空隙，空手勁裝人，飈前雙手掄起假曲少英，背負着衝向屋外，葉媚嬌叱疾截，然却爲執刀人適時迎上，一連即是十八刀拚命的招數，逼得葉媚，無法截獲，葉媚心內大急，柳眉一豎，本待拚受微傷，立施殺手的，但倏然見門口光線一暗，黑影倏現，擋在門中央，葉媚頓時精神大振，嬌叱一聲，殺手連施，直逼得執刀人怒吼連連，而又不得不退。

戰飛羽冷冷地道：「閣下是要我動手，還是自動的……」

假曲少英道：「將我放下，設法衝回去！」

勁裝漢子將假曲少英，放於地下，挺身吼道：「戰飛羽，你不要認爲不錯，別人怕你，我翻天掌勳雙可不在乎！」

戰飛羽冷凜地道：「有種！你手上的活兒，不知比口上的如何！」

突地！大龍自房中走出，道：「馬上就可以曉得了！」

翻天掌勳雙回瞪大龍一眼道：「小子！你還不够資格說這句話！」

戰飛羽道：「你們來此不就是對付他嗎？你能動了他，不正是大功一件？他豈僅是有資格呢？」

翻天掌勳雙道：「你就是楊大龍！飛燕金槍的後人？」

楊大龍道：「不錯！」

翻天掌勳雙扭頭向戰飛羽道：「我提你個醒兒，戰飛羽，你不會成功的！我這就先解決了這小子，你就等着吧！」

戰飛羽驀地後退一步，俯身在門房拖過兩人道：「你是指這兩位貴同行嗎？成不成功，這就是證明，我也提個醒兒，並且讓你賺個便宜，你若能將大龍贏了放倒了他，那位冒牌貨的曲少英，同你，還有其他人，都可以走！安然無損地走！否則，你們就通通留下！」

面色一變，翻天掌勳雙道：「你有這個把握！你未免太……」

戰飛羽道：「我戰某人向不說空話！看，那就是証明！」

「啊！」一聲凄厲的慘吼，執刀勁裝人歪身倒地，一條右臂，齊肩脫下，刀扔得遠遠的，頭上冒斗大的汗珠，如高山上的流泉。那歪曲的面容，殺白透青，已不像個人了！

翻天掌勳雙面色不由大變！

（下期續完）

兩期完新派俠義奇情小說

曉　風·文
盧　令·圖

御馬場（上）



雪夜孤行客　虎穴鴻門宴

「大荒客棧」是冀北最邊陲的一家客棧，過了這客棧再北行就是古北口了。

這家客棧據說是唐時一位退休的名將所開設，歷史悠久，代代相傳，已經有好幾百年。

快臘月了，這幾天一直下着雪，山林，田野，全被大雪掩蓋了，來往的客人因大雪阻碍，一帮一帮都住進了大荒客棧。

客人中有馬販子，有跑單帮買賣皮貨的，也有不少採參的，好在大荒客棧地方寬大，住上百十口人並不顯得擁擠。

天氣似乎還沒有放晴的意思，大雪仍在不停的飄着，客人們閒着無聊，有的借酒澆愁，有的賭上幾局，也有一部份人就在酒座圍着大火爐，天南地北，大擺龍門陣。

約莫有二更光景，門外一陣鸞鈴聲響，奔來了一匹快馬，緊跟着是一陣急促的敲門聲，坐着聊天的客人俱都一怔。

店小二趕緊上前把門開了，進來的是一位頭戴貂皮帽，身披淺藍大氅，腰懸長劍的俊美貴公子，順手把馬交給店小二道：「與我上點好料，明兒個一大早就得趕路。」

小二接過馬韁回道：「客官許是沒走過這條路，這幾天大雪把路掩了，走不了啦。」

貴公子劍眉一揚道：「這你就不用管了。」

店小二碰了一鼻子灰，不敢再說甚麼，牽着馬逕往後槽去了。

貴公子掃了掃身上的雪花，奔步行入客座，選了一副座頭坐下，吩咐小二道：「有甚麼吃的拿點來。」

小二哈着腰陪笑道：「不巧得很，火爐已然封了，只有冷饅頭和鹵菜，客官你將就點吧。」

貴公子皺了皺眉頭道：「行，快拿來吧。」

當貴公子未來之前，一帮馬販子正自叙說着風流美劍客翟劍飛的故事。

風流美劍客是近年崛起江湖的一位神秘人物，此人不僅武功高强，而且是位人間少見的美男子，風流倜儻，詩詞歌賦，件件都來得，只是行踪詭秘，猶如神龍見首不見尾。

最令人妒羨的，到不是他的為人，而是此人每到一處，均有風流艷事傳出，據說凡與他邂逅過的女子，無不對他傾倒，但翟劍飛自視極高，任誰也不看在眼裏，把那些傾心於他的女子，視若糞土，從不假以詞色，於是因愛成仇，無意中竟結下了許多仇怨。

貴公子進來之後，將大夥兒的談鋒打斷，這會稍停下來，大家又重新談起這件事。

一個馬販子指了指貴公子，悄聲道：「你們看這口子像不像那人？」

另一個馬販子微哂說道：「憑他，那配。」

又一個客人接口說道：「到真的很像呢。」

先前說話的馬販子一本正經的道：「

小聲點，據我看八成兒就是他。」

正當這羣馬販子議論紛紛之際。一位粗眉大眼，滿臉橫肉的黑大漢，大步行至貴公子面前，冷森森的道：「翟朋友，久違了。」

貴公子微感錯愕的抬起頭來道：「朋友，你認錯人了，在下不姓翟。」

黑大漢哼了一聲道：「尊駕明天就要上路？」

貴公子耐着性子道：「不錯。」

黑大漢緊盯着，又問道：「到甚麼地方？」

貴公子嚥下嘴裏的饅頭，抹抹嘴道：「口外御馬場。」

黑大漢倏然色變，仰着臉道：「御馬場不是好去地方，尊駕最好及早回頭。」

貴公子怔了怔，突然省悟，冷笑道：「在下久聞秦場主大名，是以不遠千里前去拜訪，料他不致拒人於千里之外吧！」

黑大漢突然上前握着貴公子的手掌，厲笑道：「原來是好朋友光臨，失敬，失敬。」

暗中潛運功力往回一收，黑大漢乃是御馬場中一流高手，一握之力，足有四五百斤。

貴公子神色自若，微微笑道：「原來尊駕就是御馬場的師父，在下到眞個失敬呢。」

雙方暗中一較勁，黑大漢面容突變，趕緊撤手往後退了兩步，抱拳道：「御馬場對任何來訪的江湖朋友均表歡迎，兄弟當在場內恭候台兄。」

貴公子朗笑道：「在下先謝過了。」

黑大漢默然不答，匆匆往客房去了。

貴子公此刻已吃喝完畢，立起身來，緩緩踱入房中，隨手將房門掩上，突見床上臥着一個人，不禁吃了一驚，當下沉聲喝道：「尊駕是甚麼人，可是衝着在下來的？」

床上那人緩緩坐起，搖搖手道：「閣下，稍安勿躁，我只問你幾句話，說完就走。」

貴公子藉着燈光，細看來人，那是一張綴滿大麻子的扁平臉，配上一隻朝天鼻子，兩顆突出唇外的大瓠牙，那副尊範說有多醜，就有多醜，不禁暗暗皺了皺眉。

不過此人長像奇醜無比，衣着却極入時，和貴公子一般的輕裘貂帽，隱隱透出一股英挺飄逸之態，年紀似乎也很輕，比貴公子大不了多少。

那人見貴公子只是發呆，哈哈笑道：「你果眞要去御馬場？」

貴公子點點頭道：「不錯。」

那人面色一整，說道：「去御馬場何事？」

貴公子說道：「見秦場主，談一件買賣。」

那人仰臉沉忖了一會道：「你千里迢迢來到口外，若沒有一點倚仗是不會來的，不過御馬場不是好去的地方。」

貴公子抱拳道：「承蒙指教，在下自當小心。」

那人冷冷一笑道：「不論你的來意如何，此去御馬場必將遭逢極大的麻煩，你自問應付得了麼？」

貴公子劍眉一挑道：「這是我的事情，不勞你操心。」

那人笑道：「我這人天生怪脾氣，人家不要我管的事情，我却偏要管。」

貴公子大爲不悅，說道：「這事你管不了。」

那人聳了聳肩，從懷中取出一支蝴蝶鏢，托在手中，說道：「你見過這東西沒有？」

貴公子冷冷一哂道：「在下雖不屑用暗器，但對暗器趨避之法並不外行。」

那人又取出一隻用紅綢結成的鴛鴦結，虛空一揚道：「這個呢？」

貴公子不耐煩的道：「尊駕有話痛快的說吧，在下沒空與你打哈哈。」

那人唉聲一嘆道：「溫柔鄉是英雄塚，你總明白這句話吧？……」頓了頓又道：「我知你出道不久，別和翟劍飛一般，惹上一身情孽，遍地仇蹤。」

貴公子亦曾聽說過風流美劍客翟劍飛其人，立卽截斷他的話頭道：「朋友，你的話有完沒完？」

那人笑道：「你叫江雪萍對不對？」

江雪萍吃了一驚，說道：「你怎麼知道？」

那人微微一笑，說道：「不用吃驚，這事知道的只有兄弟一人，只要你答應替我辦一件事，兄弟保險不會傳入秦天雄的耳內。」

那人所說的秦天雄，正是御馬場的場主，江雪萍心裏越發吃驚，手按劍柄喝道：「尊駕到底是誰？」

那人連忙搖手道：「你不必害怕，我叫你辦的事並不難，而且不是白幹。」

江雪萍想了想，說道：「甚麼事，你說吧。」

那人把蝴蝶鏢與紅綢鴛鴦結往江雪萍手中一遞道：「把這帶着，就算事情辦完了。」

江雪萍心中十分奇異問道：「你不能說得更明白些？」

那人搖頭道：「天機不可洩露，不過你放心，兄弟決無害你的意思。」

說着倏然把劍往外一撤。

江雪萍以爲他要動武，急退二步，亦把劍撤出。

那人擺開門戶道：「我傳你三招劍法，這算是酬勞，若果你自問破解得了，那就不用學了。」

大荒客棧是古老建築，上房十分寬大，那人就在房間將劍法施開，嘴裏還不停的解說。

江雪萍自幼跟一位異人習劍，劍法已有深湛造詣，原先是極其不屑的看着，但那人只使了二式，他臉上的顏色已由不屑變爲驚異，只覺那人所使的劍式，看似平淡無奇，但平淡中自有一種令人神馳目眩之感。

行家眼裏，一看便知這是一種上乘劍招。

此時那人的劍招已愈演愈奇，雖僅只三招，却有三九二十七式之多，式式變化莫測，奇奧萬分。

江雪萍既是使劍的行家，又經那人不停解說，是以極快的就領會了其中奧秘。

那人連說帶練，足足有半個時辰，這才長吁一口氣，將劍勢收住道：「以你的

才智，該已經領會了。」

江雪萍甚感不安的道：「尊駕以如此神奇之秘學，交換一件舉手之勞的事，究竟用意何在？」

那人搖手道：「你不用問了，我一向做事就是如此，托你之事說難不難，說易不易，望你好自爲之，咱們後會有期。」說完揚長行出房去。

江雪萍急忙追出，叫道：「尊駕也該留個姓名呀。」趕出門外一看，那人竟已踪跡不見。

回轉房中，心中細細思忖，總想不透此人用意，於是又把剛才他所使的劍法琢磨了一會，這才上床睡了。

一宿過去，到沒再發生甚麼事，起來看了看天色。

大雪已然停止，客棧中已有不少的客人準備起程上路。江雪萍匆匆用過飯，着小二把馬牽出，隨卽跨馬登程。

大荒客棧離御馬場約有百餘里的路程，若是晴朗天氣，放馬疾馳，不消半天的時刻便到了，但大雪地裏可就不行了，再則江雪萍的路徑不熟，直摸到黃昏時刻，仍不見馬場的影子。

刺骨的寒風，不斷的迎面吹刮，天空又復飄飛起雪花來，江雪萍眼看自己的坐騎一步一顛，已經不行了，只得跳下馬來，牽着一步一步前行。

天色愈來愈黑了，四野不斷傳來嗚嗚狼嗥之聲，江雪萍久闖口外草原的狼羣，乃是行旅的大害，自己雖有一身功夫，在這種險惡的情勢之下，心裏也不免有些發慌。

正當他深一脚淺一脚，艱苦邁進之際，前路一陣鸞鈴聲响，飛也似的馳來一匹快馬，馬上是一位身披腥紅斗篷，全身皆紅的少婦，雪地裏猶如一朵紅雲陡降。

江雪萍正自摸不準方向，突見有人來到，心頭不禁一寬。

少婦的路徑似乎甚是熟悉，拍馬趕到江雪萍的面前，格格笑道：「我算計着你該到了。」

江雪萍抬頭望了望少婦，覺着甚是陌生，於是拱手道：「芳駕是誰？咱們似乎素昧平生。」

少婦把臉一沉道：「不用裝蒜，你敢說不認識我？」見江雪萍面上一片茫然之色，緊接又道：「妾身井蕙芳，是秦天雄的第三房。」

江雪萍恍然大悟，抱拳道：「原來是三姨，失敬，失敬。」

少婦哼了一聲道：「你大雪天趕來口外，不問可知，是爲了那件事來的了。」

江雪萍心頭一驚，一時不知如何措詞才好。

少婦氣虎虎的又道：「哼！放着我井蕙芳在此，你休想稱心如意。」

江雪萍此來御馬場，果是有所爲而來，井蕙芳見面便給他叫破，心中甚感爲難，只是想不透少婦對自己怎的如此熟稔，恍如老友重逢一般。

雙方默然相對，一時無話可說。

適時一陣雜亂蹄聲，又趕來了十餘匹快馬，當先而行的，正是大荒客棧所見的黑大漢，遠遠抱拳笑道：「請恕小弟遲來一步，到讓朋友你途中受苦了。」

跳下馬來又對井蕙芳躬身道：「三姨你也來了？」

井蕙芳冷哼一聲，帶轉馬頭，飛馳而去。

黑大漢討了一個沒趣，回過頭來對江雪萍道：「三姨就是這個性格，朋友你別放在心上。」

江雪萍笑道：「豈敢，豈敢，江某堂堂男子漢，豈會與婦人女子一般見識。」

黑大漢臉色微變，悄聲道：「小弟錢泰，現爲本場大弟子，翟朋友以後說話留意一點。」不容江雪萍開言，繼續又道：「小弟已知雪中難行，特帶了一匹空馬，朋友請快上馬，咱們場內再談。」

一行人簇擁着江雪萍，往北疾馳。

此時已是起更時分，狼嗥之聲越來越近，雪地裏不時有野狼奔過。

錢泰豪邁地朗笑道：「要不是有事在身，大可打二隻野狼回去下酒。」

話猶未了，突聞狼嗥之聲有異，不禁失驚道：「有人遇上狼羣了，咱們快去看看。」把馬一拎，當先疾馳。

江雪萍亦聽出狼嗥之聲有異，隨亦縱馬相隨，遠遠見一雪堆之上，卓然立着一個絕色女子，身披絳色大氅，四下圍着數十隻野狼，作勢欲撲。

那女子也不知使的甚麼暗器，只須手一揚，便有一隻野狼倒斃，以致羣狼只敢繞着發威，不敢前撲，那女子似知暗器有限，亦不輕用。

錢泰遠遠瞥見，大吼一聲道：「師妹休慌，愚兄來也。」一反手將背上的九環刀撤了下來。

隨行的馬師亦都紛紛取下鵰弓，拈上箭矢，引滿待發。

雪堆上的女子見援軍已到，突然雙手齊揚，但聞一陣嗚嗚怪嘯，立有十餘條野狼滾倒，而馬師們，亦適時趕到，箭如雨發，又射倒了十餘條狼，野狼紛紛四散逃竄。

錢泰縱馬直趨絳衣女子身前，以責備口吻埋怨道：「師妹不該深夜出來，若有閃失，叫愚兄……」

女子截斷他的話頭冷笑道：「我又不是三歲孩童，還怕給野狼吃了不成。」一眼瞥見江雪萍與錢泰併騎而立，不禁失聲驚呼道：「你……你怎麼來了？」

江雪萍大爲驚愕，方待說明自己與她素不相識，而絳衫女子已帶轉馬頭疾奔而去。

錢泰搖了搖頭道：「此是敝師妹秦小鶯，自幼被師父寵壞了。」話出突感這話是多餘的，復又道：「翟朋友好像與敝師妹早就認識。」

江雪萍搖頭道：「在下姓江，她大概認錯人了。」

錢泰乃是一位性情豪爽的粗漢，並不深究，此時馬師們已從狼身將暗器取出，用衣服兜着送至錢泰手中。

江雪萍偷眼一看，赫然是二十餘隻蝴蝶鏢，與自己身帶的那隻一模一樣，心中不由大爲驚詫。

御馬場是口外最大的一座販馬場，佔地足有數十畝，四下建有木柵，群馬嘶鳴，甚是氣派。

錢泰把江雪萍領至客館，先行安頓了

，然後入內去了，不多會行了出來，抱拳道：「不巧得很，家師為接一批馬匹，晌午已然走了，一二天內只怕不能回來。」

江雪萍畧感失望的道：「如沒有什麼不便，在下希望在貴場候上二天了。」

錢泰沉忖了一會道：「朋友你究竟有什麼事，能不能對兄弟說？相信我還能作得幾分主。」

江雪萍搖搖頭道：「此事必須面見秦場主，錢兄恐怕難于作主。」

錢泰怔了怔，點頭道：「既是這樣兄弟就不便問了，江兄請安歇吧。」

錢泰安頓了江雪萍，翻身又復行入內宅，宅內燈燭輝煌，酒香撲鼻，正自在用飯。

八仙桌上坐着有三個人，上首是位年在五旬以上，身披古銅色老山羊皮襖，面皮白皙，滿面陰沉的老者，亦即御馬場的場主秦天雄。

右首是那位滿臉淫氣，舉止妖艷的三姨井蕙芳，秦天雄的掌上明珠秦小鶯則坐在下首。

秦天雄抬頭見錢泰進來，遂停杯道：「那口子可會透露是為什麼事來的？」

錢泰搖頭道：「他堅持要見師父才肯說。」

秦天雄哼了一聲道：「這就奇了，老夫斂跡口外，久已不問江湖之事，他有什麼事找我。」

井蕙芳揷言冷笑道：「我不猜便罷，一猜準定能猜個七八分。」

秦天雄驚異的把眼望着她問道：「你既知道，他是為何事而來，就痛快的說出來吧。」

井蕙芳格格笑道：「此人外號『風流美劍客』，來咱們這裏的目的不問可知……」斜睨了秦小鶯一眼，住口不言。

秦小鶯心裏有病，不覺臉蛋一紅，霍地立起身來，沉着臉道：「你胡說些什麼，各人所作所為心裏有數，別無緣無故扯上了我。」

井蕙芳大怒，亦立起身怒道：「老爺子你倒說說看，你這閨女眼裏可還有我這尊長？」

秦天雄平日便為這一雙愛女美妾，鬧得頭昏腦脹，當下一拍桌子大喝道：「都與我住嘴。」

秦小鶯氣的一語不發，轉身離席，飛往臥室奔去。

井蕙芳冷笑道：「老爺子，我話可說在前面，你要是這般護着她，不把我這姨娘看在眼裏，咱們就乾脆一刀兩斷。」

秦天雄左右為難，氣得面皮發白，默默無言。

井蕙芳冷冷哼了一聲，亦起身離席往後面去了。

錢泰見師父氣的臉上發青，已失去了往日的鎮靜，遂徐徐開言道：「以弟子推測，此人絕對是有所為而來，與師妹並無關係。」

秦天雄此刻情緒稍定，點點頭道：「為師亦是這般想，只是為師隱姓埋名，已久不在江湖露面，與風流美劍客根本說不上有樑子。」

錢泰沉忖有頃，悄聲道：「莫非是中秋節前的那票生意漏水了？」

秦天雄哼了一聲道：「這是不可能的事，除非咱們有內奸，不然任誰也不會知道。」

錢泰緊接又道：「來者不善，善者不來，咱們總得設法打發他呀。」

秦天雄來回在大廳踱了兩圈，突然立住腳，揮一揮手，說道：「去吩咐上夜的人多留點神，此人若有什麼舉動，立時來稟報。」

錢泰躬身稱是。

秦天雄又道：「為師這幾天暫不見他，容摸清了底再說，此人敢于單人匹馬前來，必有所恃，咱們若是讓他得了手去，以後御馬場就不用在江湖混了。」

錢泰又一躬身道：「弟子懂得師父的意思，我這就去安排，料他也難于討了好去。」說着緩緩退出廳去。

堪堪行至廳門口，突見人影一閃，立時一攏目光，沉聲喝道：「誰？」

來人急用食指按在唇邊，悄聲道：「師兄，是我。」

錢泰抬頭見是二師弟玉面郎君趙祖德，不禁臉色一沉，喝道：「你鬼鬼祟祟來幹什麼？」

趙祖德說道：「聽說咱們牧場，來了客人？」

錢泰點頭道：「不錯，今晚咱們得多留點神，但也值不得大驚小怪的。」

趙祖德冷笑道：「風流美劍客翟劍飛居然敢來咱們牧場，哼！我要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錢泰把眼一瞪道：「少胡說，一切師父作主，用不着你多嘴。」

趙祖德素來敬畏這位師兄，不敢再頂嘴，扭轉身子一溜烟的奔去，不回自己房間，逕自趕到三姨太的房間，輕輕在房門敲了二下。

井蕙芳正自滿肚皮怒火，悶坐房中，突聞有人敲門，以為是秦天雄來了，當下沒好氣的冷聲說道：「我已經睡了，明天來吧。」

趙祖德知她誤會了，悄聲道：「三姨，是我。」

井蕙芳這才聽出是趙祖德的聲音，忙跳下床來把門開了，趙祖德把房門關好。

井蕙芳冷冷的道：「今晚是什麼風把你吹來的？」

趙祖德涎着臉陪笑道：「三姨別寃枉好不好，我那天不想來，只恨老爺子近來老不出門，叫我有什麼辦法。」

井蕙芳哼了一聲道：「怎麼今晚就不怕老爺子了？」

趙祖德笑道：「今晚老爺子有事，他決不會來了。」上前一把摟住，嗤的在她臉上親了一下，放低嗓音道：「聽說風流美劍客來咱們牧場了，我真担心他是來找你的。」

井蕙芳一把將他推開，冷笑道：「不用對老娘來這一套，平日趕着那妮子師妹長師妹短的一個勁討好，那裏想着我姨娘了，今天想是有什麼事來求我了，才來獻這個殷勤，哼！我可不稀罕。」

趙祖德叫屈道：「三姨，你又不是不知道，小鶯那妮子眼高于頂，那裏看得上我，再說她又怎及得三姨的風韻呢？」說着又緊緊將她摟住。

這回井蕙芳沒有拒絕，悄聲道：「你恨不恨你師妹？」

趙祖德張大眼睛茫然道：「我不懂三姨的意思。」

井蕙芳拋給他一個媚眼，微微笑道：「你知道風流美劍客是為什麼來的？」

趙祖德恍然若有所悟道：「他是為師妹來的？」

井蕙芳點點頭道：「此人風流成性，是有名的色中餓鬼，他與小鶯那妞子早就認識啦。」

趙祖德只覺心裏一陣酸溜溜的，哼了一聲道：「老爺子不會答應的。」

井蕙芳冷笑道：「老爺子把小鶯看的比什麼還重要，只要她自己願意，那有不答應的。」

趙祖德臉泛殺機的怔了一會，恨聲道：「我決不讓他稱心如意。」

井蕙芳吃吃笑道：「幹嗎吃那飛醋，人家武功人品，那一樣不比你强？」

此言大大刺傷了趙祖德，一拳重重擊在手掌上，怒道：「你等着瞧好了，姓翟的他若是能够好好的再離開口外，就算他祖上有德了。」

井蕙芳見自己激將之法已然成功，心中甚喜，笑了笑道：「冷靜點，空自發狠是沒有用的，你要出這口氣，我到有個法子。」

趙祖德急問道：「什麼法子？」

井蕙芳攀着他的脖子，湊到他耳邊，悄聲道：「咱們何不如此如此，來一個借刀殺人之計，小鶯那妮子要是傷在風流美劍客的劍下，老爺子必定傾全力替她報仇，就是十個翟劍飛也難逃一死。」

趙祖德大喜道：「此計大妙。」想了想復又皺眉道：「說實在的，若是眞個叫我對師妹下手，我可横不起這個心。」

井蕙芳冷笑道：「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御馬場遭逢巨變後，不論誰勝誰敗，俱將冰消瓦解，那時咱們偷空一溜，高飛遠走，也省得在此幹這偷偷摸摸的勾當。」

趙祖德面色凝重，仰臉苦苦思忖，一時難于委决。

井蕙芳大感不耐，冷笑道：「我知你仍然對她不死心，現有兩條路任你選擇，第一條路是照計行事，第二條路是咱們一刀兩斷，再不我嚷叫起來，說你貪夜闖進我房中，看你怎樣去對老爺子解說。」

趙祖德素來知道這位姨娘心黑手辣，說得到就做得到，忙不迭的道：「你別急，我答應就是了。」

井蕙芳這才滿意的嗤的一笑，伸手將枱上的燈熄去。

再說江雪萍進入客房後，隨即將燈熄滅，身處盜窟，亦不敢脫衣睡下，于是盤膝坐床，暗自運息養神。

夜靜更深，耳際不時傳來衣袂飄風之聲，知道此是場內巡夜之人，心中不禁暗自警惕，覺得自己此行，關係全家人的生死，一個處置不當，便得遺恨終身。

一宿過去，翌晨一大早，錢泰便即趕來探視，陪他吃過早點後，復又舊話重提道：「江兄來此究竟何事，何不對兄弟吐露一點口風。」

江雪萍搖頭道：「此事必須親見令師才能吐露，區區苦衷還望錢兄原宥。」

錢泰哈哈笑道：「既是這樣，就請江兄寬住幾天。容家師回後再說。」隨既起身告辭。

江雪萍起身道：「承蒙錢兄接待，兄弟十分感激。」

錢泰又是一陣朗笑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江兄如此一說便是見外了。」

只聽門外一個尖聲尖氣的口音接道：「何時來了貴客，師兄怎不替小弟引見引見。」

門簾一掀，進來了一位油頭粉面，身披藍緞團花大氅的少年武士。

錢泰忙代引見道：「此是二師弟趙祖德。」又指着江雪萍道：「這位江兄是來拜訪師父他老人家的。」

趙祖德抱拳一揖道：「原來是江兄，失迎，失迎。」

江雪萍還禮道：「豈敢豈敢，小弟冒昧來到貴場，還沒有去拜望二師父呢。」

趙祖德尖聲笑道：「不敢當，不敢當。」頓了頓復又笑道：「家師恐怕還得呆二天才回來，江兄如果在屋內悶得慌，何不隨兄弟出去，打幾隻野兎，活動活動筋骨。」

江雪萍問錢泰道：「錢兄去麼？」

錢泰搖頭道：「場內尚有些瑣事分派。兄弟無法奉陪，就由二師弟陪你去吧。」抱拳一禮，匆匆行去。

趙祖德別具用心，見江雪萍已行，心中甚喜，忙道：「江兄稍待，兄弟出去準備馬匹用具，等會便來相請。」說着匆匆行去。

江雪萍因所尋之人未遇，心中甚煩，是以勉强答應了對方，實際並無此興趣，目送趙祖德去後，堪堪轉過身來，驀見窗口白光一閃，飛進一件暗器，撲的釘在板壁之上，急步上前看時，竟是一支金簪，並附一張字條，取下一看，上面潦草寫了幾行字：

「邀請獵兎之人，不懷好意，君宜小心。」

上下均沒有署名，看字跡則是女子所寫，心中不禁大疑，暗忖：「莫非此是小鶯姑娘對我示警？」但回心一想，自己與她素不相認，怎會如此關懷？

他乃性情極其豁達之人，對方既然好意示警，也就不去深究，隨手將字條丢入火爐燒了，金簪納入懷中。

此時趙祖德已與匆匆的行來，滿面堆笑道：「東西已準備好了，咱們走吧。」

江雪萍點了點頭，二人一同跨馬出了御馬場，逕從東面山區奔去，行了約有五七里地，已來到一處怪石嵯峨的石山之下，那些岩石上的積雪俱已冰凍，光滑異常，馬匹行走甚難，二人無形中慢了下來。

突然來路鸞鈴聲響，奔來了一匹快馬，馬上是一位身穿老山羊皮襖的馬師，直奔趙祖德的馬前道：「大師父着小的傳話，場內有急事，請二師父回去一趟。」

趙祖德面現難色的轉臉對江雪萍道：「眞是不巧得很，江兄請稍待片刻，兄弟回去一趟就來。」

江雪萍忙道：「趙兄有事請便，不必客氣。」

趙祖德拱了拱手，偕同馬師帶轉馬頭

疾奔而去。

江雪萍心中暗暗冷笑，忖道：「我到要看看你用什麼花樣來擺弄我？」

他初來口外，雖有一身功夫，對這嚴寒的氣候，亦感有些不慣，抬頭四外望了望，除了削壁懸岩外，連樹木俱是光禿禿的，竟沒有一處避風之所，有心回到御馬場，又恐趙祖德趕來找不着人，正獨自猶豫之際，只見山坳人影一閃，大荒客棧所見的怪人突然出現，遙遙對他招手。

江雪萍急步趕了過去道：「兄台何時亦來了口外？」

那人把他招至一處山洞之內，悄聲道：「情勢危急，我要委屈你一下。」

江雪萍愕然問道：「何事？」

那人突然出其不意，伸手點了他的暈穴，隨以快速手法，將其放置山洞之中，長長吁了一口氣，從懷中取出一方人皮面幕往臉上一蒙，說來也怪，一個奇醜不堪的漢子，立時變成了一個風神俊逸的美少年，而且長像面龐，竟和江雪萍長的一般模樣。

那人回頭對江雪萍看了一眼，唉聲嘆道：「翟某原以為這只是逢場作戲，世間絕沒有如此俊美的男子，想不到你竟得天獨厚，和我所畫的面幕一般，這到是一件想像不到的事呢。」

此人似有急事，安頓好江雪萍後，飛步朝洞外奔去，兩耳一凝神，已然隱隱聽着後山有金鐵交鳴之聲，當下面容立變，喃喃自語道：「但願我能趕得及，不然就糟了。」

這人的輕功顯然比江雪萍高明得多，行動迅若飄風，轉眼之間已來到後山，遠遠便見一個用青紗蒙面，頭戴貂帽，身御淺藍輕裘，與自己打扮得一模一樣的使劍少年，正自朝秦小鶯猛攻。

秦小鶯誤以為對方就是箇郎，心中又氣又怒，武功大打折扣，已瀕岌岌可危之境。

蒙面人一面進攻，一面尖聲尖氣的吼道：「老子這番來到御馬場，便為報昔日一鏢之恨，賤婢你認了命吧。」

提起去年之事，秦小鶯愈覺傷心，只氣得渾身發抖，顫聲叫道：「翟劍飛，眞沒想到，你竟是人面獸心，無情無義之人，姑娘算是認識你了。」

當下把心一橫，竟不再救招，一味的猛攻，用的盡是兩敗俱傷的打法，只是蒙面人藝高一籌，秦小鶯雖存拚命之心，仍無法挽回頹勢。

就在這時，颯然一陣風響，山岩上飄然落下了一人，朗聲笑道：「尊駕這種借刀殺人之計果然高明，可惜天道難容，却給翟某碰上了。」

蒙面人扭頭一看，頓時魂飛天外，撒腳就跑。

來人正是戴上面幕的醜漢，一陣哈哈狂笑，身形一飄將蒙面人攔住，沉喝道：「朋友，你不留下點什麼便想走麼。」

蒙面人見前路被阻，怒喝一聲，舉劍便刺，醜漢暗運玄功，抬劍一彈一絞，蒙面人的長劍竟為這一彈之力，震得脫手飛向半天，立時門戶大開。

醜漢的動作奇快，蒙面人的長劍才行脫手，他已乘勢長劍一挑，將他臉上面幕掀下，露出一張俊俏的面龐，赫然竟是秦天雄的三房姨太井蕙芳。

這一意外的發現，倒把醜漢怔住了，秦小鶯也大出意料之外。

井蕙芳就趁他二人微一錯愕之際，飛身狂奔而去。

秦小鶯這時情緒稍定，唉聲一嘆，目中流下淚來。

醜漢亦是感慨萬千，徐徐道：「姑娘不必難受，她原就是江湖上有名的女魔，以後小心點就是。」

秦小鶯定了定神，目視醜漢道：「你此番來至御馬場，究竟何事？」

醜漢道：「在下一向恩怨分明，我不願欠任何人一絲一毫。」

秦小鶯冷笑道：「原來是向三姨太報恩，向我報那一鏢之仇來的？」

醜漢搖搖頭道：「你打我一鏢，全是出于誤會，她為我敷藥醫傷，那是別具用心。」一頓之後又道：「你那一鏢原就是她故意造成的，該記在她的帳上，因此我與她已然恩怨相抵，兩不負欠。」

秦小鶯緊迫問道：「既不為這個而來，你來此何事？」

醜漢微嘆道：「人非草木，孰能無情，江湖上人傳言，說我翟某無情無義，不知刺傷了多少少女的芳心，其實這是天大的冤枉。」

秦小鶯冷笑道：「你對我說這些話何用，我才不管你的閒事呢。」

醜漢點點頭道：「在下說這些話的意思，無非是說明那些向在下示愛的姑娘們僅是她們自己自作多情，一廂情願的舉動，在下從不曾表露過愛意，應該咎不在我。」輕喟一聲又道：「在下與你的交往究竟有些不同，我雖自慚形穢，難于與姑娘匹配，可是總覺隱隱有一股什麼力量在暗中支配，常令在下難以自禁……」

秦小鶯只覺臉上一熱，心房噗噗亂跳，强自鎭定道：「你這番來御馬場見我爹爹，莫非是……」突然別過臉去，住口不言。

醜漢已知她下面要說的是什麼話，為了不使她的自尊心受到損害，亦不否認，徐徐言道：「令尊近年來斂跡口外，一心經營馬場，確已痛改前非，只是他不該容留一些隱患在場內，只怕旬日之內便有重大變故發生，不可不防。」

秦小鶯幽幽一嘆道：「這事小女子也曾暗地勸過爹爹，可是他不相信，叫我做女兒的又有什麼辦法。」

醜漢點點頭道：「在下的話說得太多了，不過這件事，務望姑娘傳話給令尊，就說近日之內有强敵上門尋仇，切宜小心應付。」說完不待秦小鶯回答，飄身疾奔而去。

醜漢的行動極速，只一幌眼間，已來到先前的山洞之內，隨即將面幕除下，揮手拍活了江雪萍的穴道，返身朝洞外疾奔而去。

江雪萍穴道受阻，血脈不通，雖已拍活了穴道，仍然呆了好一陣子才能活動，行出洞來，舉目四望，不見半個人影，暗暗思忖了一會，猜不透剛才醜漢的舉動用意何在，幸喜馬匹尚在，遂一躍上馬，奔出谷來，行了約有二三里地，已來到山谷

的出口，那是一處極其險峻的岩谷，兩邊削壁立聳，僅只中間一條出路。

當他策馬行至切近，突見途中血漬斑斑，橫七豎八倒了十餘具屍體，不禁大吃一驚。跳下馬來細細察看了一番，從被害者的眼色推斷，極似御馬場之人，有的為蝴蝶鏢所傷，有的是為刀劍所殺，同時雪地上，到處都是箭矢，大都似是從高處射來。

江雪萍的江湖閱歷不足，察看完了現場情景後，竟猜不透這是怎麼回事，不過他知這是有一批人埋伏高岩，用箭來射擊從下經過之人，經過一番血戰後，埋伏之人並未得手，反被來人殺傷多人，突圍而去，至于這人是誰他便無法得知了。

江雪萍重又回到了御馬場，但御馬場的情勢與來時已大不相同，不僅各要道俱有人看守，而且所有場內之人，都已配帶上兵刃，個個神色緊張，如臨大敵，見了江雪萍，俱以敵對的目光看着他，却沒有人攔阻他入內。

江雪萍雖知這態勢可能與自己有關，但沒放在心上，坦然朝客房行去。

回到房中，不見錢泰前來探視，亦不見下人前來伺候，心知必有變故，只因他不知井蕙芳與秦小鶯反目的那一幕，故不知御馬場為何突然對自己改變態度，暗中沉忖了一會，正待出房找人去尋錢泰，突然門外人影一閃，進來了一個人，竟是三姨井蕙芳。

江雪萍正要找人問問情由，見她來到，正中下懷，忙起身讓座道：「什麼風把你吹來了這裏？」

井蕙芳一臉鐵青，冷冷道：「我沒時間與你打哈哈，我只問你一句話。」

江雪萍怔了怔道：「三姨有話請講，在下洗耳恭聽。」

井蕙芳哼了一聲道：「從現在起，我已不是秦天雄的三房，你不用喊我三姨了。」冷笑了二聲，緊接又道：「你的處境已十分危殆，若答應與我合作，咱們兩得其利，不然你就休想再生離御馬場。」

江雪萍哦了一聲，微微笑道：「果眞的麼？」

井蕙芳見他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不禁又是一陣冷笑，仰着臉道：「御馬場究竟有多大力量，你該明白，他們若是全力來對付你，在這冰天雪地的口外，你就是有飛天的本領，恐怕也難于應付。」

江雪萍聽後心裏暗暗吃驚，表面仍作不解的道：「在下與秦場主無怨無仇，他為何要仇視我？」

井蕙芳冷笑道：「你來御馬場是懷着什麼用心，可以暫時不談，就拿今天的事來說，你殺了秦天雄的二弟子趙祖德和十幾個馬師，他能饒過你麼？」

江雪萍滿臉驚愕的道：「沒有這回事呀，你聽誰說的？」

「有目共睹，你抵賴不了的。」井蕙芳朝門外望了望，繼續又道：「時間有限的很，你答應抑是不答應？」

江雪萍想了想道：「答應了怎樣？不答應又如何？」

井蕙芳道：「姓井的雖是女流，做事可是乾脆俐落，如果你答應與我合作，咱們收拾了秦天雄後，你願意留下便留下，不願意留下，可以分一半馬場的銀子遠走高飛。」

江雪萍點點頭道：「這條件很優厚，不過在下仍望知道一下不答應的後果。」

井蕙芳寒着臉一陣冷笑道：「我可以着人告訴秦天雄，說你此行乃是應我之約前來，他必定會相信的，因為他知道咱們以往有過一段交往。」在房內來回踱了二步又道：「同時我可以告訴秦天雄，用堅壁清野的辦法對付你。」

江雪萍冷笑道：「我倒想知道什麼叫做堅壁清野？」

井蕙芳道：「這座馬場周遭百餘里都沒有人烟，我只通知秦天雄斷絕你的吃食和飲水，並不與你正面衝突，專在暗中伏擊計算，你只一個人，不識路徑，沒有吃食，而且得不到片刻的休息，就是鐵打的金剛也受不了。」

這到眞是一條毒計，江雪萍聽後只覺這婦人委實惡毒得可怕，當下一聲朗笑，笑道：「很好，你就着人去通知秦天雄好了，你看我江某能不能應付得了。」

井蕙芳不禁柳眉倒豎，滿面殺機的道：「如此說來你是不肯答應了？」

江雪萍斬釘截鐵的道：「不錯。江某的性子一向是寧為玉碎不作瓦全。」

井蕙芳格格一陣冷笑道：「咱們是騎驢看唱本，走着瞧吧。」颯然一陣風響，人已縱身穿窗而出。

此時已是上燈時分，江雪萍正自暗暗思忖着應付之策，只見錢泰匆匆行了進來，拱手一揖，說道：「家師已然回來，並着人備下酒席為江兄接風，特着小弟前來相請。」

江雪萍忙起身道：「令師既已回來，兄弟理應前去拜謁，還望錢兄引見。」

錢泰一側身道：「江兄請！」

江雪萍亦不客氣，大踏步行了出來，隨着錢泰直到一座大廳之中。

這座大廳雖蓋的十分簡陋，却寬大的很，已然豐豐滿滿排了四桌酒席，每桌都坐滿了橫眉怒目的江湖漢子，只空着當中一席，一位面皮白皙，貌像十分陰險的五旬老者，迎了出來，抱拳哈哈笑道：「翟朋友大駕光臨，適兄弟不在場內，眞是失迎的很。」

江雪萍亦拱手還禮道：「在下姓江不姓翟，這位想來就是秦場主了。」

秦天雄點點頭道：「兄弟正是秦天雄。」微微一笑，接道：「實際一個人的姓名只是便于稱呼罷了，朋友你何必那麼認眞。」

江雪萍面容一正道：「在下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一向都用眞名實姓。」

秦天雄哈哈一笑，側身讓座道：「朋友請坐。」

江雪萍亦不客氣，就在客位上坐下。

秦天雄指着座上的那些江湖漢子道：「聽說江朋友有要事面見兄弟，是以我把場內的兄弟都請了來，一來是陪客，再則也好聽聽江朋友你的高論。」

江雪萍豪邁地朗笑道：「秦場主，你太以高抬我江某了。」

秦天雄擎起杯子，高聲道：「咱們大家敬江朋友一杯，聊盡地主之誼。」把杯中酒一飲而盡，緊接又道：「兄弟任何事

情，倶不瞞着場內弟兄，江兄有話可以說了。」

江雪萍緩緩立起，嗆的從腰間撤出一把晃晃的鋼刀來，揚聲說道：「在下因爲近日有項急用，特地將家傳的這口寶刀取出，準備變賣幾兩銀子使用。」頓了頓，見廳內一片嗡嗡交談之聲，繼續又道：「有道是寶劍贈英雄，紅粉贈佳人，久聞秦場主乃是法家，是以不遠千里來至口外，希望秦場主能帮這個忙。」

秦天雄默不作聲，接過寶刀低頭細細鑒賞了一會，只覺此刀藍汪汪的，恍如一泓秋水，甚是鋒利，隨手從頭上拔下一根頭髮，放在刀上，對着刀刃猛吹一口氣，頭髮立斷，暗暗點了點頭，把眼望着江雪萍道：「此刀背厚刃薄，上嵌七星，可是『七星雁翎寶刀』？」

江雪萍點頭讚道：「場主果是識家，好眼力。」

秦天雄又問道：「江兄需要用多少銀子，多了我可出不起呢。」

江雪萍似乎甚難割捨，嘆了一口氣道：「此刀乃是無價之寶，要個十萬八萬不算多。場主若肯帮在下這個忙，只付三萬兩也就够了。」

秦天雄低頭只是看刀，心中十分喜愛，半晌方道：「我給你一萬兩如何？」

江雪萍沉忖有頃，長嘆一聲道：「好吧，不過得有一半現銀子。」

秦天雄朗聲一笑道：「好，錢泰，你去兌五千兩銀子來，另取五千銀票。」

錢泰答應了一聲，舉步往後去了，不多一會，帶着幾個人，抬了兩蔴袋銀子進來，就放在江雪萍的身畔道：「這是一百錠銀子，每錠五十兩，共五千兩，江兄請過目。」

江雪萍伸手取了一錠，藉着燈光一看，上面赫然印有「保定府庫銀」五字，臉上立時色變，他乃極易激動之人，竟已無法再保持冷靜。

秦天雄何等沉鷙毒辣之人，他取這些銀子出來，原就別有用心，暗中早已覺察江雪萍的面色有異，當下一聲朗笑道：「我這銀子乃是官銀，江兄敢于使用麼？」

江雪萍儘量壓下心頭激動，徐徐道：「貴場這些銀子那裏來的？」

秦天雄大笑道：「本場是御馬場，不僅供應大內的御馬，有時也供給軍營馬匹，那會沒有官銀。」

江雪萍冷冷道：「據在下所知，保定府並沒有買馬匹。」

秦天雄把臉一沉道：「江兄是賣刀來的？」

江雪萍暗暗凝功，哼了一聲道：「你要怎麼說都行。」

秦天雄仰天笑道：「老夫覺着你年紀青青，就這麼把一條命丟在口外餵狼那可不值得。」

江雪萍怒道：「那可未必見得。」霍地把手中銀子往懷中一塞，拔步離席。

秦天雄大笑道：「姓翟的你認了命吧，除非你長上兩隻翅膀飛離御馬場。」

江雪萍知他們人多勢衆，打定先下手爲强的主意，飛起一脚將桌子踢倒，隨卽長劍出鞘，不攻人先攻燈火，嘘嘘兩劍，將壁上的燈火削下，大廳立時一片漆黑。

秦天雄早已有備，大喝道：「都退出廳去，各就岡位，不得擅離。」

此時廳內人影如梭，嗖，嗖，嗖，一齊射出了廳外，江雪萍亦趁亂躍出，心知在這無邊無限的草原雪地，如無馬匹代步，委實是件麻煩事，正準備奔向馬廐取自己的馬匹。

驀地裏，波，波，二聲震响，西北角衝起兩枝五色烟火，在空中爆炸開來，緊跟着，四下响箭齊發，嗚嗚之聲不絕于耳，令人不寒而慄。

御馬場內情勢就十分紊亂，經這一來更形緊張了，江雪萍還沒來得及辨明這些信號是爲對付自己而發，抑是另外發生了變故？

突然，兩匹快馬飛奔入場內，大聲吼道：「快稟報場主，現有大批馬賊來犯，離此已經不遠。」

這聲喊叫猶如晴天霹靂，立時震驚了全場，原都暗伏在黑暗中的馬師們，紛紛現身而出，快步奔向馬場。

在黑暗中指揮全局的秦天雄，亦趕了過來，大喝道：「錢泰，你帶一隊弟兄去護衞馬匹，其餘弟兄隨我去迎敵馬賊。」

剎那之間，御馬場中燈火齊明，一片戰馬嘶鳴之聲，大隊騎士，潮水般朝西北角上奔去。

這時再沒有人過問江雪萍之事了，江雪萍生具俠腸，對是非之辨極是分明，此刻到覺着不應乘人之危，找尋秦天雄算賬，于是先行到馬廐取出馬匹，跨上之後到不知如何是好了。

就在這時，一匹快馬飛奔而至，沉喝道：「快救援小鶯，她已爲人擄向東南方走了。」

江雪萍怔了怔道：「她乃秦天雄之女，與江某何干？」

來人哼了一聲道：「大丈夫恩怨分明，她有恩于你，不應坐視。」

江雪萍一時之間到眞不知如何抉擇才好。

來人已大感不耐，怒叱道：「事在危急，怎不快去，我還得去助錢泰一臂之力，護衞馬匹呢。」一提馬韁疾馳而去。

江雪萍已聽出那是醜漢的嗓音，于是再不猶豫，縱馬疾朝東南方趕去。

草原之上，一望無際，視界甚是廣濶，江雪萍縱馬奔馳了約有半炷香的時刻，已望見了一片山岩，岩下似有人馬奔馳，心裏一急，馬行更速。

此時雙方已漸接近，前行共有五六騎，二匹馱着東西，一匹似乎綑着一個人，另三匹是押解的騎士。也許是東西馱得太多，故行走極緩。

江雪萍驀地一聲大喝道：「前面什麼人，都與我站住。」

前行之人似知無法擺脫追趕之人，霍地把馬一帶，三騎呈品字形排開，靜以待敵。

江雪萍目光銳利，已看清三人中爲首的一個是趙祖德，立時一騰身落下馬背，指着趙祖德喝道：「姓趙的，你打算趁亂把東西運走可沒那麼容易。」

趙祖德自恃自己有三人，根本沒有把江雪萍看在眼裏，冷冷的答道：「你那裏是爲銀錢，恐怕是爲她來的吧？」說着用

手一指馬上馱的人。

江雪萍細看那人果是秦小鶯，不禁怒道：「你這人，簡直是人面獸心，不僅趁亂盜去師父的財物，而且把小師妹也擄了去。」

趙祖德森森笑道：「大爺愛怎麼着就怎麼着，你管得了嗎？」

江雪萍嗆的一聲將劍撤出，哼了一聲道：「江某今天就要管管這閒事。」

趙祖德暗暗對左右的人吸吸嘴，亦跳下馬來，將劍拔出，雙方各自凝功，相對而立。

與趙祖德同行的兩個江湖浪子，一個守在秦小鶯的馬傍，一個仗劍立在趙祖德的身側。

江雪萍自入江湖以來，這算是頭一遭與人作生死之搏，是以心情不免有些兒緊張。

趙祖德出身馬賊，逞强鬥狠乃是家常便飯，見江雪萍面有怯敵之色，頓起輕視之心，大喝一聲，揮劍直攻了過來。刷，刷，刷一連三劍，出手兇狠，行動快若飄風。

江雪萍急揮劍封架，雖把對方三劍化解，人已被迫退三個大步。

趙祖德哈哈大笑道：「小子，你的武功跟師娘學的吧？」寶劍再展，惡狠狠的又攻上來。

江雪萍一看失去先機，一時之間竟無法展開還擊。勉强接下了對方四式後，又退了二步。

趙祖德見他只守不攻，正中下懷，劍勢展開，一派進手招式，狂潮巨浪般直捲了上來。

另一江湖漢子看出便宜，抽冷亦在傍邊遞上了一兩招，如此一來給江雪萍又增添了不少威脅。

秦小鶯被捆在馬上，知覺並未失去，見江雪萍如此不濟，氣的尖聲叫道：「你平日的武功那裏去了？」

江雪萍只是暫時失去先機，並非眞個不濟，秦小鶯一言將他提醒，驀地一式攔門拒虎，將趙祖德的長劍封開，就勢一劍刺出。

他幼得名師指點，劍術已有深厚根基，雖是平平淡淡的一招劍式，去勢却凌厲異常。

趙祖德只覺他攻出的這一招堂正中透着玄奧，不敢冒失封擋，挪身往斜裏一閃退開。

江雪萍一直是採守勢，此刻才算緩過氣來，當下深吸一口氣，揮劍展開還擊，剎那之間攻出了六式。

趙祖德細察對方攻出的劍式，沉穩，神奇，式中套式，綿綿不絕，心中大感駭異，這才知道，風流美劍客之名，絕非倖得的。

江雪萍一經展開攻勢，便卽取得先機，信心大增，于是一招一式，按步就班將師傳劍法施開，他修習的乃是玄門正宗劍法，施展時大開大闔，正正堂堂，門戶嚴謹，攻勢銳利，猶如狂濤巨浪，直捲了上來。

此時趙祖德已呈强弩之末，步步後撤，再無還手之力，窺伺在傍的那位玄衣騎士，手中緊握鋸齒刀，瞪着雙眼，就是無法揷上手。

恰在此時，江雪萍一式「直搗黃龍」，長劍挾着嘘嘘嘯音，直襲對方前胸。

玄衣騎士看出便宜，悶聲不哼，悄悄從後揮刀攔腰劈去，這一式偷襲，甚是陰險惡毒。

江雪萍見劍已然遞出，忽覺身後的風聲有異，突地一個旋身，劍隨身轉，一式神龍掉尾，但聽一聲狂吼，玄衣騎士沒傷着別人，一道耀眼的劍光從後背直透前胸，立卽倒地，鮮紅的熱血，將雪地洒紅了一大片。

趙祖德雖經玄衣騎士解了一劍之圍，但已嚇出一身冷汗，趕緊一撤身，退後八尺。

另一個看守秦小鶯的玄衣騎士，眼看同伴一敗一傷，殺機頓起，拿起手上單刀，橫架在秦小鶯的脖子上，大喝一聲，道：「姓翟的，你若再不停手，老子就先宰了她。」

江雪萍抬頭一看，立時怔住了，半晌方道：「她是你們場主的女兒，與江某何干，要殺你就殺好了。」

玄衣騎士看出他色厲內荏，冷笑道：「老子現在開始數數，我叫到十的時候，你如再不扔下兵刃夾起尾巴滾，老子就先要她的命。」

江雪萍知他存心要挾，不禁大怒，喝道：「你要是動了她一根汗毛，江某立取汝命。」

趙祖德已知道一着棋下對了，朗笑道：「人死不能復生，你眞的忍心看着一個嬌滴滴的美人兒，橫死在刀下麼？」

江雪萍沉忖半晌，咬牙答道：「好，江某答應了。」

秦小鶯聽後心中大急，高叫道：「你快走吧，不用管我了，你如眞的把我當作朋友，就請快回御馬場去助我爹爹一臂之力。」

玄衣騎士大聲叱喝道：「閉嘴，你少來嚕嗦。」

就在玄衣騎士說話分神之際，江雪萍突然一抖手臂，竟把手中長劍當作暗器擲出。

趙祖德見狀大驚，高喝一聲道：「劉三小心。」

劉三不知發生了何事，急急回頭看時，嘘的一道劍光迎面射到，急舉刀封架時，已然不及，慘叫一聲，仰面跌出七八尺遠，長劍直揷入心臟，鮮血順着劍上血槽直噴出來。

江雪萍這一招乃是事急行險，長劍擲出，身形亦跟着撲了過來，一俯身先把寶劍搶到手中，跟着一躍到了秦小鶯的馬前，在他的意料中，趙祖德定亦趕了過來與玄衣騎士共同對付自己，但當他舉目搜尋時，才知趙祖德已然乘機跨上馬背，逃奔到了百丈之外。

他原就無意趕盡殺絕，隨手將秦小鶯身上的繩索割斷，輕聲道：「秦姑娘，你沒傷着吧？」

秦小鶯搖了搖頭，突然撲倒江雪萍懷中，嚶嚶哭了起來。

江雪萍那知對方此刻的心境，到弄慌了手脚，連聲道：「別哭，別哭，御馬場現在還不知怎麼樣呢。」

秦小鸞這陣哭泣，包含了許多意義，也可說心頭的憤恨，委屈，幽怨，羞愧……盡從這陣低低的哭泣中發洩出來。

一聽江雪萍提起御馬場之事，她才如閭當頭棒喝，推開江雪萍，一縱身躍上馬背，惶恐的道：「馬場恐已十分危急，咱們快回去吧。」

江雪萍先把兩匹馱馬拉來，摸了摸馬背上的蔴包，竟都是纍纍白銀，估計不下萬兩，不禁搖頭道：「這叫强將手下無弱兵，你爹已經够狠了，他比你爹更狠，竟圖在危急之中來個人財兩得。」

秦小鸞發急道：「少說風涼話好不好，我爹與你縱有過節，也該看在我的份上，往後再說。」

江雪萍長嘆一聲道：「看了這些白銀，江某就恨不得來個血洗御馬場，你知你爹害得我家好苦啊！」

秦小鸞面現驚容，說道：「我爹洗手已多年，據我所知，他並沒有做過什麼案子。」

江雪萍重重哼了一聲，默然不答，似是下了最大決心，突然一抬頭，說道：「走！且替你爹解了眼前之危後，然後再找他算賬。」

秦小鸞原就心急如焚，見他已允前去，立時一催馬，當先奔馳。

回到御馬場，遠遠便見四下火光照耀，馬場已遭人縱火正在焚燒中，火光中傳出一片喊殺之聲。

秦小鸞見狀心胆俱裂，拔劍直衝了過去。

江雪萍並未想到，事情已然發展到這個地步，亦縱馬直衝了過去，只見秦天雄渾身浴血，正自在與兩個身着黃褐色皮襖的中年漢子奮戰，對方以二攻一，秦天雄已然岌岌可危。

縱目再看全場，御馬場之人死傷極多，但仍自在拚命奮戰。

江雪萍乃是極重是非之人，見此情景，只覺一腔怒火，直衝了上來。大喝一聲，揮劍朝圍攻秦天雄的兩個中年漢子撲過去。

兩個中年漢子眼看便要擊殺秦天雄，心中正自喜悅異常，突見江雪萍撲了過來，不禁大怒，方自冷哼一聲道：「送死的來了……」

另一個中年漢子突然驚呼一聲道：「風流美劍客？……」

此時江雪萍已然到了面前，劍若飛虹，分向二人攻去，他因深恨這批明火搶刦之人，是以一上來便是狠招。攻勢凌厲異常。

二個中年人一來懾於風流美劍客的威名，再則為他先聲所奪，竟被攻得連連後退不迭。

秦天雄奮力迎敵，打了足有兩個時辰，已是精疲力盡，自份必死，突見江雪萍加入了自己這一方，不覺又驚又喜，精神大振，虎吼一聲，亦朝左面的中年漢子撲去。

江雪萍因激于一腔義憤出手，心中只覺氣憤難當，恨不得一劍便把對方劈了，以致招招狠辣凌厲，如此一來，他的一身所學亦得全部發揮，不出幾招已將對方圈入劍光之內。

兩個中年漢子是弟兄倆名叫王鳳，王翔。原是關外有名的兇悍馬賊，外號「旋風雙煞」，武功確有獨到功夫，雖在江雪萍的劍光環繞下，一時之間，並無法將其殺死。

江雪萍心知大勢甚是不利，為求速戰速決，突然想起醜漢所傳的三招劍法，當下劍勢一變，竟由快而轉緩，王翔見對方劍勢轉緩，方自喘得一口氣。

驀地裏，江雪萍一聲大喝，一劍直劈了過來。這一劍甚是奇特，但覺噓的劍光一閃，長劍已然到了面門，無論閃避封架已不及，只得猛的身子往後一仰，但聞嚓的一聲，連肩帶臂被劈成了兩半。

王鳳見兄弟被殺，不覺一驚，方待撤身後退，秦天雄何等狠辣之人，那容他逃脫，虎吼一聲，呼的一掌朝對方前胸印去，砰的一聲，王鳳的一個高大身軀被震得凌空飛起，直跌出一丈以外，鮮血從七孔中迸出。立死地下。

江雪萍此番算是第一次殺人，一劍將王翔劈倒後，他到怔住了，半晌方恢復常態，舉目望去。場中情勢已因旋風雙煞之死大大改觀，來攻的馬賊見首領戰死，士無鬥志，流水般朝來路撤去。

御馬場之人，死傷極多，馬師們個個悲憤塡膺，拚命追殺，又將馬賊殺死了不少。

秦天雄深吸一口氣，定了定神，急步行到江雪萍面前，抱拳稱謝道：「今晚虧得老弟義伸援手，兄弟感激不盡。」

江雪萍仰着臉冷冷道：「江某那裏是說救你，老實說，若你被旋風雙煞所殺，我這趟關外之行豈不落了空。」

秦天雄惶惑的道：「近年來兄弟韜光養晦，自問不曾做過什麼錯事，老弟這趟界是衝着我來的？」

江雪萍冷笑道：「江某若沒有眞憑實據，我也不敢深入虎穴來到口外了。」

秦天雄搔着頭髮暗自思忖，総想不起自己與對方結了什麼樑子。

就在這時，一騎馬飛奔而至，一個綠衣女子從馬上躍身落下，直撲秦天雄懷中，悲聲道：「爹，你沒受傷吧。」

秦天雄喜見愛女無恙，心裏一寬，撫着她的秀髮道：「孩子，你上那裏去了，到處找不着你，眞把爹急壞了。」

秦小鸞望了江雪萍一眼，幽幽的道：「趙祖德人面獸心，他趁女兒不防不際，將我點倒，意圖把我擄進關去，多虧他趕來，不然爹恐怕永遠見不着女兒了。」說着朝江雪萍指了指。

秦天雄大怒道：「這畜生好大的胆子，如今那裏去了？」

秦小鸞接道：「我們因為趕着來御馬場，沒有空追趕，他已經逃走了。」

秦天雄重重哼了一聲道：「便宜他多活幾天。」

江雪萍突然冷冷插言道：「馬賊已去，咱們的事請場主早作了斷。」

秦小鸞見江雪萍怒容滿面，大有動手之意，心中甚感着急，忙問道：「爹，你究竟跟他結有什麼樑子？」

秦天雄沉愕有頃，說道：「爹也想不起來。」

江雪萍哈哈一陣狂笑道：「秦場主眞貴人多忘事了。」突地笑聲一歛，方待講話。

就在這時，一陣蹄聲响起，錢泰領頭帶了幾個馬師飛奔而來，望了江雪萍一眼，臉上畧現驚疑之色，隨即躍身下馬，行至秦天雄面前躬身道：「師父受傷了？」

秦天雄搖了搖頭，突然想起一事，急問道：「馬羣如何了？」

錢泰忙答道：「對方手段毒辣之極，一面派人進襲馬場，一面派人驅散馬羣，如不是江兄趕到，協同弟子禦敵，這會恐怕一匹也無法保全。」

秦天雄如釋重負的長吁一口氣，忙對江雪萍拱手道：「江兄眞是本場的大恩人，兄弟不知如何稱謝才好。」

江雪萍冷冷道：「不用稱謝，那不是在下。」

秦天雄甚感意外的怔了怔，忽然朗聲一笑道：「江兄不用客氣，兄弟一向恩怨分明，你助本場度過了這場大刦，不論什麼事都好商量，咱們裏面再談。」

此時場內的餘火已熄，死傷之人亦經一一安排，好在人手衆多，又在大雪冰凍之時，燒去的房舍並不多，經過一番收拾，又復秩序井然。

秦天雄挽着江雪萍的手臂進入客廳坐下，長嘆一聲道：「兄弟來至口外創業，不論黑白兩道，無論那路朋友，在禮數上我都盡到了，眞不知在那件事上得罪了『旋風雙煞』。」

江雪萍心裏有數，冷冷一笑，却沒有作聲。

錢泰緩緩插言道：「這件事恐怕與三姨有關。」

秦天雄猛然省悟，急急問道：「她人呢？」

錢泰搖搖頭，却把眼睛望着江雪萍。

秦小鸞想起白天遇伏之事，鼻孔一酸，忍不住滴下二行淚來，哭泣着道：「三姨存心要取女兒的性命，竟假扮成江大俠模樣對女兒襲擊，還幸江大俠及時趕到，才解了女兒之圍。」

秦天雄大怒道：「這賤婢竟如此大胆，我把她活劈了。」

錢泰緊接又道：「這次『旋風雙煞』進襲本場，據說就是三姨勾引來的，她原意是與旋風雙煞平分本場產業。」

秦天雄此刻才知床頭人早已懷有貳心，直氣的臉皮發白，渾身亂抖。

江雪萍及時立起，揚聲道：「現在江某要問場主一件事，你在冀北刦來的廿萬庫銀，是不是還在貴場？」

秦天雄吃了一驚，霍地立起身來道：「你說什麼？」

江雪萍手拔劍柄，緩緩的道：「家尊乃是保定府的知府，奉旨送廿萬庫銀進京，不幸途中為匪人刦奪，害得我父丟官不算，並打入天牢限期追繳，現限期只有廿天了，總算老天有眼，讓我找到了這條綫索，還望秦場主作個明白交待。」

秦天雄大吃一驚急道：「江兄你找錯人了，兄弟近十年來就沒有作過案子。」

江雪萍懷中取出剛才所取的那錠銀子，拍的往桌上一扔，寒着嗓音道：「這些庫銀明明是貴場取出的，秦天雄，若你是英雄就該坦白承認。」

秦天雄忙道：「江兄你誤會了，那些銀子確是本場出賣馬匹得來，秦某雖然不肖，我還不至去刦官銀自找麻煩。」

江雪萍把臉一沉道：「你不用抵賴了，近幾年內，保定府就不曾解銀子去過京城，不論是誰買馬，他絕拿不出整萬烙有保定府庫銀的銀子。」

秦天雄想了想，若有所悟的道：「去年京城的一筆生意乃井蕙芳那賤人經手，莫非是她弄了手脚。」

江雪萍朗聲一笑道：「秦場主能够想起總算不錯，現在這二十萬兩銀子只怕要落在你的身上了。」

秦天雄搖頭道：「江兄你這是强人所難，去年那筆買賣雖然我們賺了些銀子，連本帶利不過五萬兩，這二十萬兩銀子之事從何說起。」

江雪萍此刻已然有些不耐，冷冷的道：「江某千里迢迢趕來口外，我不是捕捉，而是有人投書告密，並且附有一錠庫銀作証物。秦場主您何以總不肯承認。」

秦天雄莫可奈何的雙手一攤道：「江兄硬要一口咬定秦某眞叫我有口難辯。」

秦小鸞此刻才知是怎麼回事，心中不由大為着急，忙插言道：「江兄，我爹說的是實話，他沒有騙你。」

江雪萍冷笑道：「你不用為你爹帮腔，江某既到地頭，我就非得弄個水落石出不可。」唉聲一嘆又道：「我爹被禁天牢已經半年，再有二十餘天罪就定下來了，若有個三長兩短，江某就得抱恨終身。」

秦小鸞心知事態十分嚴重，不禁十分着急，把眼望着秦天雄道：「爹，這該怎辦？」

秦天雄雙手一攤道：「爹委實是愛莫能助。」

江雪萍劍眉一揚怒道：「誰要你帮助來着，你若再不作個決斷，江某就只好得罪了。」

秦天雄心中大怒，暗罵道：「這小子眞是不知死活，你以為我秦某人是好鬥的麼？」只是他為人陰沉毒辣，喜怒不形於色，仍然極其平和的說道：「江兄稍安毋躁，這事不論是不是本場幹的，秦某都得有個交代，今天晚了，明天咱們再商量如何？」

江雪萍沉忖有頃道：「江某此來純是個人暗中訪察，我沒驚動官府，只要能追回庫銀，旁的事都好商量。」輕喟一聲又道：「就算短個三萬二萬，我把家產變賣，大概還能湊足數，秦場主你瞧着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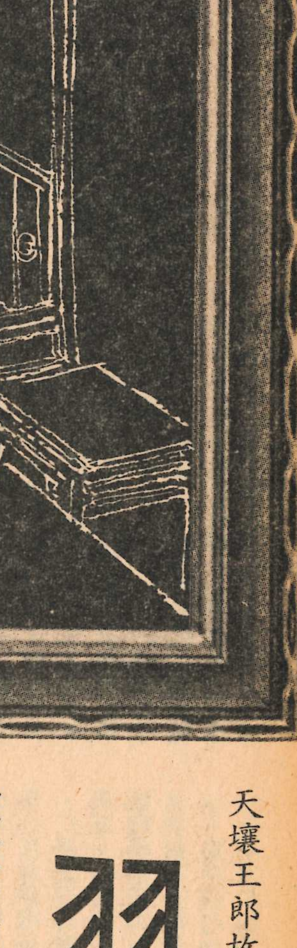
秦天雄連連點頭道：「如此甚好，兄弟連夜派人查訪，明天日中定必有個交代。」不待江雪萍回答，隨即吩咐錢泰道：「泰兒，你領江大俠去客房歇息，為師還得各處去看看。」

江雪萍心中另有打算，也不言語，隨着錢泰逕往客房去了。

秦小鸞以為老父心感江雪萍救援之德，誠心為他帮忙，心中甚喜，亦往後面歇息去了。

錢泰久隨秦天雄，深知師父的性格，心中一起殺機，外表看來愈是和易，安頓了江雪萍後，立即趕到後面，只見師父一臉鐵青坐在內堂，忙上前稟道：「江少俠已然安頓好了。」

（下期續完）



天壤王郎故事

羽林箭

高皐·文
盧令·圖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卞紅娘用蛇虫毒物，困住天壤王郎王岩，脅迫他與她們姊妹結婚，王岩佯允考慮，得間施放骷髏神雷，焚驅毒物，脫出困境後，獲知蘭陵郡主失踪，疑是卞紅娘所爲，與王府侍衛領班程占邦率衆往搜卞紅娘，詎已人去樓空。王岩向萬飄萍說出卞紅娘爲殺死常公公兇手，萬飄萍意似不信，但仍與王岩往百虫山莊找尋卞紅娘，雙方原是素識，卞紅娘迎萬飄萍進莊，唯對王岩竟如陌路，不予理睬，萬飄萍也故作不知，不爲介紹，隨着卞紅娘進入莊中，至正門，驀見一巨蟒盤踞在莊門之上——

＊＊＊＊＊＊＊＊＊＊＊＊＊＊＊＊＊＊＊＊＊＊＊

怨婦談往事　王郎陷絕窟

巨蟒頭尾下垂，血盆般的大口呼吸有聲，不論牠有無傷人之意，那兇惡之態端的嚇人已極。

萬飄萍脚下一窒，淡淡道：「紅娘姐姐擺下這等迎賓的陣勢，是不歡迎小妹的拜訪了？」

卞紅娘道：「咱們决無慢客之意，只是一時來不及清理，失禮之處，請萬小姐多多原有。」

語音甫落，忽然向那斗大的蟒頭彈出一指，嘭的一聲輕响，巨蟒如响斯應的滑下匾額，並像風一般向門外竄去。

進門是一幅高大的畫屏，畫中百蟲齊備，神態生動無比。

萬飄萍讚嘆道：「單憑這張畫屏，已使百蟲山莊生色不少，但不知是那位丹青妙手，畫的竟如此傳神？」

卞紅娘咳了一聲道：「這是家姐的手筆，唉，一個多才多藝人，偏偏是紅顏薄命身……」

萬飄萍道：「天理無常，否泰難定，以大姐這般才藝，何求而不可得？」

卞紅娘有意無意間向王岩瞥了一眼道：「萬小姐說的是，但以世風澆薄，江河日下，人們只知道追求虛榮，女人多才多藝，反變作薄命的象徵了！」

萬飄萍微微一笑，扭轉話題道：「這幢百蟲山莊，雖不能說是本城最古老的建築，然設計之巧，堪稱匠心獨運。」

卞紅娘道：「本莊是先祖所建，後經家師擘劃，才改成現在的規模。」

萬飄萍道：「小妹只知道令師是一代人傑，却不知道對土木之學也這般高深，他老人家現在何處納福？」

卞紅娘道：「家師萍蹤無定，愚姐妹已久疏問候了，萬小姐請用茶。」

原來她們已到達大廳，萬飄萍只得暫停交談。

大廳兩旁擺着八把交椅，中間是一張雕鏤精美的檀木方桌，四壁掛着歷代名人墨寶，顯得雅緻而古樸。

捧茶待客的兩名少女，是雪娃及橙子，在火巷中她們均與王岩有一面之緣。

尤以雪娃那眼角留情，嬌羞不勝的神態，難免使王岩想到火巷的片刻溫存，而生出我見猶憐之心。

當主客就座之時，僕婢則例須在一旁侍立，卞紅娘明知王岩的身份，却故意將他當做侯府的僕人，而且自始至終，仍未瞧他一眼。

這些，也許是卞紅娘對王岩個人的報復，因爲他傷了她的自尊，讓他接受一點教訓，應該是罪有應得。

但王岩却認爲卞紅娘此等做作，是在掩藏什麼，她費盡心機，無非想轉移王岩的視綫而已。

王岩是何等之人，豈能被卞紅娘的做作所矇蔽！

因此，他的神色是安詳的，並以傳育教導萬飄萍，讓她抽絲剝繭，找出問題的中心。

萬飄萍淺淺嘗了一口香茗，再幽幽一嘆道：「紅姐姐……」

卞紅娘道：「萬小姐有什麼指示？」

萬飄萍道：「家父遭遇不幸之事，紅姐是知道的了。」

卞紅娘道：「愚姐妹曾經聽到傳說，深爲萬小姐感到不安。」

萬飄萍道：「小妹有些不解之處，想請紅姐姐代爲釋疑。」

卞紅娘道：「萬小姐勿須客氣，卞紅娘知無不言。」

萬飄萍道：「紅姐姐飼養百蟲，其中也有奪命飛騰麼？」

卞紅娘神色微微一變，迅卽恢復正常道：「萬小姐說笑話了，敝莊怎會蓄養此等毒物？」

萬飄萍道：「貴莊所養的蛇蟲，全是無毒的麼？」

卞紅娘道：「自然是無毒的了，否則武昌城中豈不要鷄犬不寧！」

萬飄萍道：「聽說青兒其毒無比。」

卞紅娘冷冷瞥了王岩一眼道：「看來萬小姐是中了奸人挑撥之計了，不錯，敝莊原本養有一個青兒，那只是一雙能說話的鸚鵡，日前不幸被一頭惡貓害死，敝莊上下正要找那頭惡貓算賬呢！」

萬飄萍啊了一聲道：「紅姐不要誤會，小妹只是隨口提及罷了。」

一頓接道：「聽說奪命飛騰附身，便會變做毒人，是否確有其事？」

卞紅娘道：「據紅娘所知，飛騰是一

種十分罕見的飛蛇，江湖上蓄蛇之人頗多，卻無人蓄有此種奇蛇，至於奪命飛騰，不過是好事者揑造的神話而已，萬小姐千萬不可相信。」

萬飄萍道：「小妹原本就有些懷疑，如今紅姊一言，更使小妹茅塞頓開。」語音微頓，續道：「伯母及大姊呢？小妹應該拜見一下才對。」

卡紅娘道：「對不起，萬小姐，家母及大姊因潛心禮佛，久已不見外人了，失禮之處，還望鑑諒。」

萬飄萍道：「好說，旣然如此，小妹不敢勉强，紅姊他日有暇，希望能到寒舍玩玩。」

萬飄萍起身告辭，卡紅娘也不再挽留，當他們行抵院門之前，王岩的耳鼓又响起一股細如蚊蚋之聲。

「原諒我，王郎，我不願姓萬的丫頭知道咱們相識，才不得不讓你受點委屈，百虫山莊的大門會永遠爲你開着的，除了家母，本莊任何一人，也願意聽你使喚，不要辜負咱們對你的心意，歡迎你隨時前來。」

這是卡紅娘的降書？還是一項無恥的誘惑？

降書麼，天壞王郎會不屑一顧，如果是誘惑，他就非鑽那些圈套不可。

顯然，這不是降書，是一項確確實實的誘惑。

× ×

夜才初更，雪花仍在不停飄洒着。

偶爾，熊熊的炭火，會爆出幾點火花，除了這些，這間侯府內廳，靜得落針可闕。

良久，萬飄萍撩了一下眼皮，道：「王大俠……」

「嗯……」

「那百虫山莊似乎不如咱們想像。」

「姑娘是說……」

「譬如靑兒吧，只是一隻鸚鵡……」

「姑娘相信。」

「在火巷她對王大俠威脅利誘之時，不是始終未提靑兒二字？要是靑兒當眞是一條靈蛇，她怎會隻字不提？」

「姑娘認爲她們將在下誘進火巷是爲了什麼？」

「這還用說？」

「姑娘何不說說看。」

「天壞王郎，名動天下，武功人品，兩皆不凡……」

「何不說王某是一個江湖浪子，追逐女人裙下的下流人物？」

「王大俠言重了，我想江湖之上，還找不出對王大俠如此評論之人。」

「姑娘太高抬王某了，那卡紅娘卻實實在在將在下當作江湖浪子，是一個可用美色財富誘惑的下流人物。」

「這個……」

「聽我說，姑娘，她們誘惑在下，只是要在下跌進陷阱的一種手段，試想卡紅娘如若當眞對在下有情，當咱們現身百虫山莊之時，她怎會神色不動，視同無覩呢？自然，也許她故意如此，要給在下一份難堪，但目覩自己心愛之人，忽然現身莊門，不管她心機何等深沉，必有出乎意外的驚訝表現，否則，她是對咱們的一切早有所知了。」

語音微頓，續道：「富室千金，蓄養蛇虫，縱然她是蛇丐之徒，也出於常情之外，何況百虫山莊的蛇虫，並不是當眞無毒。」

王岩語出驚人，萬飄萍難免大爲吃驚，她以火鉗緩緩撥了一下炭火，道：「王大俠瞧到了些什麼？」

王岩道：「第一，在下於火巷中被蛇虫圍困之時，那腥羶之氣，薰人欲暈，如若不是毒虫，絕不致有暈眩現象，第二，百虫山莊的院中，種有一種毒草名爲鹿舌，是專供素食毒虫的食物，第三，咱們在廳堂與卡紅娘交談之時，廳堂四週，已隱藏不少蛇虫，只要卡紅娘一聲令下，咱們將立陷毒虫包圍之中，第四，在下曾被靑蛇纏腕，險遭不測，卡紅娘的女徒，卻以靑兒誘在下入伏，如若這是巧合，這巧合也太過離奇了。」

萬飄萍錯愕良久，道：「如此說來，那卡氏姊妹當眞大有問題了，下一步呢，王大俠準備怎樣進行？」

王岩道：「在下想今晚再去百虫山莊瞧瞧，也許會有什麼發現。」

萬飄萍道：「我陪你去。」

王岩道：「不，在下獨自前往，行動比較方便。」

萬飄萍道：「好吧，希望王大俠小心一點。」

她由腰際摘下一個十分精緻的絲囊，遞給王岩道：「這裡面是一塊千年雄黃精王大俠帶在身邊，可以驅除任何蛇虫。」

王岩接過絲囊，道：「多謝姑娘。」身形一轉，大步向廳外走去。

萬飄萍道：「慢一點，王大俠。」

王岩立住腳步道：「姑娘還有什麼吩咐？」

萬飄萍道：「如果卡氏姊妹飼養的都是毒虫，她們也必然是使毒的大行家，王大俠請帶着這個，小心一點總是好的。」

王岩舉目一瞥，見萬飄萍那白如羊脂，晶瑩若玉的纖纖手掌之中，托着一隻十分可愛的碧綠玉盒，單憑那隻玉盒，已是人間珍品，其中存放的祛毒藥物，自然極端珍貴了。

他遲疑着不敢去接，萬飄萍卻蓮步姍姍，走到他的身前，嫣然一笑之際，玉盒已塞進他的掌心。

在如此情形之下，王岩自是不便再行推辭了，他只得接過玉盒，尷尬的一笑道：「這是什麼？」

萬飄萍道：「保命紫金丹，是以千年何首烏，合幾十種名藥煉成，任何奇毒，一粒即可奏功。」

王岩愕然道：「這一定是姑娘師門所賜了，如此珍貴靈丹，在下怎敢接受。」

萬飄萍道：「保命紫金丹是家父用兵苗疆之時所獲，王大俠爲咱們父女涉險，小妹怎能不顧及你的安全。」

王岩道：「在下如若不用，定當原璧奉還，姑娘請歇息，在下去去就來。」

晃身一躍，去勢若電，展開踏雪無痕的上乘輕功，向洪山百虫山莊急馳。

到達莊外，已是二更時分，遠遠瞧去，只見無數毒蠍，佈滿莊外雪地及圍牆之上，勾尾迎風顫動，形象獰惡已極。

以王岩那身超人的輕功，翻越圍牆應該輕而易舉，但任何高明的輕功，也有一個極限，如果眞力告竭，必須着地，又如果那着地之處，依然遍佈毒虫，他豈不自投羅網，陷入無力自拔的困境？

想到未來的困境，他不得不暗讚萬飄萍的細心，不過，千年雄黃精是不是眞能驅除毒虫，還待小心一試。

於是，他暗提功力，緩緩向那些毒蠍走去。

雄黃精果然靈效無比，他距離毒蠍還有丈餘，那般形象獰惡的毒虫便紛紛走避，而且剎那之間，走得一隻不存。

他安心的微微一笑，身形一彈，便已躍入院中。

百蟲山莊人手不多，也無須以暗樁警戒，有了那些毒蟲，縱然是名震當代的一流高手，也無法跨越雷池半步。

但現在王岩身藏千年雄黃精，毒蟲成了廢物，一路之上，眞個如入無人之境。

搜遍前廳，除了幾名呼呼大睡的下人，並沒有什麼岔眼之事，他只是畧爲躭擱，即越房直往後進。

後進另有一個較小的院落，茂林修竹之間，錯落的排着幾棟精舍，其中幾間燈光晃動，房中之人似乎還沒有就寢。

王岩躍到一座假山之上，輕得像一片落葉。

此處沒有毒蟲，他依然不敢絲毫大意，因爲這是百蟲山莊的重地，對方又是些深不可測的神秘人物。

他向最近的燈光走去，想瞧瞧那深夜不眠的是不是卡紅娘姊妹。

忽然，她聽到一股呻吟之聲，正由有燈光的房中傳出，他神色一呆，腳下不覺停了下來。

那呻吟之聲是一個女人所發，由他的經驗判斷，必須在某種興奮的情形下，才會發出這般動人的呻吟之聲。

他雖然是一個江湖浪子，可不願意下流得去暗窺春色，因此，身形一轉，舉步向另一燈光走去。

但，他才跨出一步，忽然又停了下來，因爲他聽到一片奇異之聲，與常情大爲不同。

爲了好奇，他終於來到窗下，以手指戳穿窗紙，向室內投下一瞥。

這一瞥他呆住了，一顆心在急速的跳躍，雙目卻睜得大大的，一瞬不瞬的瞧看着。

室內只點着一盞色呈暗紅的油燈，但以他那精湛的目力，仍可一覽無遺。

這是一間女人的閨房，陳設精美而豪華。

靠裏一張羅床，床上空蕩蕩的，沒有人在床上安歇。

地面鋪着粉紅色的柔軟細氈，一具像象牙雕刻的美麗軀體，在氈上翻騰着，那呻吟之聲，就是那裸體麗人所發。

這間房屋之中，除了那裸體女人，並無第二人存在，但那迷人的胴體之上，卻纏着一條巨蟒。

那巨蟒在不斷的遊移，從髮尖至腳趾，遊遍每一個神秘的地方。

最令人駭異的，是牠最喜愛探幽尋勝，蟒舌像一把軟劍，具有無窮的妙用，那呻吟之聲，也就不斷的起落。

王岩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也瞧出那胴體正是卡家的二姑娘卡紅娘。

他不願再瞧下去了，輕悄悄的退了下來。

暗暗吁了一口長氣，他轉身奔向另一房間，距離散着黃光的窗紙還有十餘丈，他遲疑着停下腳步。

因爲那兒有人在笑，笑聲像梟鳥，使他有點毛髮悚然。

當笑聲一停之時，她又發出了哭聲。在哭笑之中，還在自言自語的叙述着。

她是一個女人，也必然是一個瘋子，否則她就不會做出這驚人的舉動了。

不管怎樣，他還是要去瞧瞧，希望由那女人的叙述中對百蟲山莊多一點瞭解。

故技重施，他還是點破窗紙向室中查看，這一眼瞧出，他神情立即緊張起來。

內中的佈置，像女人的閨房，也像一間書室，因爲除了女人的用器，還有文房四寶及繪畫所用的丹靑。

時哭時笑的女人，穿着一身綠衣，頭髮蓬鬆像一堆亂草，看年齡似接近四十。

縱然年華逝去，已經是一個半老的徐娘，但她是美麗的，輪廓綫條，都長得極爲動人。

她此時正在繪畫，一張潔白的宣紙之上，已勾畫出一個人像。

那是一位眉目淸秀的將軍，身上穿着盔甲，手中握着兵刃，儀態俊朗，繪得傳神已極。

令人難解的，是那將軍的胸前，揷着一枝羽箭，鮮紅的血水，正沿箭柄四散飛出。

由圖上猜想，這位將軍必是爲國捐軀，已經喪身沙場了，而這名神情慘淡的婦人，可能就是那將軍的妻子。

誰知她忽然一聲怪嗥，伸出兩指，揷進那繪像的雙目之中。然後摘掉他的雙耳，去掉他的四肢，她那風韻猶存的面頰，是一片令人心神震撼的毒恨之色。

這一幅十分傳神的完美畫象，片刻之間，狼藉滿地，那婦人神情一變，竟又搶天呼地的痛哭起來。

半晌，她停止了哭泣，身形一轉，坐到了化裝枱前。

她在整理她的青絲，纖纖玉手，緩慢地，勻均地，在她那秀麗的面頰之上，敷上了一層薄薄的粉脂。

然後對鏡畫眉，從容整裝，這一打扮，幾乎花了一個時辰。

在窗外偷窺的王岩早已不耐，但他對那圖上的繪像，以及這位婦人反常的神態，感到疑雲重重，爲了一窺究竟，不得不耐心的等候着。

終於，她立起身形，就地一轉，做出一個曼妙無比的姿態，神情輕鬆已極。

當她轉過身形，面對紙窗之時，王岩感到眼前一亮，幾乎驚訝得呼出聲來。

她太美了，以王岩見識之廣，也不得不承認她別具風韻，是一個罕見的絕代尤物。

她輕快的取出一張潔白的宣紙，重調丹靑，再度凝神作畫。

王岩瞧到此處，認爲不必再瞧看下去，如想解釋他心中的疑問，除了直接了當

現身與她相見，似乎別無長策。

但他的目光沒有離開那張宣紙，臉上逐漸昇起愕然之色，他打斷了現身相見的念頭，靜靜的瞧看下去。

因爲她畫的仍是那位將軍，風骨神韻，與適才撕毀的畫像毫無差別，如果說它是一個模子印出來的也不算過份。

她心無二用，神情凝重的描繪着，約莫頓飯時間，又完成了一幅傑作。

然後她反覆審視，一雙閃閃發光的秀目，顯出一股眞摯無比的喜愛之情。

良久，她忽然縱聲狂笑起來，同時喃喃道：「你知道，我是如何的喜愛於你，我背叛了我的家族，將我的一切都奉獻給你了，你還要我怎樣？」

語音一頓，她那輕顰淺笑的粉頰，迅速蒙上了一層煞光。

忽然，她取起畫筆，在繪像的前胸漆上一枝羽箭，櫻唇一撇，冷冷道：「你給了我什麼？一枝羽林箭，一個破碎的心？嗚嗚……」

她又哭了，那份傷感之情，使隔窗偷窺的王岩，也感到心頭一酸。

他實在不忍心再瞧看下去，緩緩退開三步，意欲離開這傷感的場所。

忽然他目光一凝，向一株梅樹冷冷的瞧去。

那兒有一條纖細的人影，像木雕泥塑一般，靜靜的立在梅樹之下。勁急的晚風，吹得她的衣衫獵獵飛舞。

王岩剛剛與她目光一觸，她便伸手向王岩招呼，顯然，她不僅沒有絲毫惡意，還打算對他有所商談。

王岩足尖一點，輕輕躍了過去，道：「雪娃，終於讓我找到妳了。」

不錯，她正是雪娃，但她的面色是穆肅的，眼中表情，也有一點責怪之意。

「你當眞是找我來的？」

「自然是，妳認爲我捨得離開妳？」

「別來這一套，你捨不得的是那位侯府千金。」

王岩捉着她的玉手，輕輕撫摸着道：「妳要怎樣才能相信？發誓可以麼？」

「哼，少跟我唸頭痛咒，走。」

「到那兒去？」

「問什麼？我總不會吃掉你的。」

「妳最好能吃掉我，要吃什麼。」

「少油嘴滑舌的，此非善地，快跟我走。」

跟她走，王岩正求之不得，他相信只要下點功夫，雪娃準會說出百蟲山莊的全部秘密。

於是，他們手挽着手，走進一條十分隱秘的地道。

地道的入口就在假山之旁，只要轉動一塊山石，入口就會出現，雪娃正是由此處來到這神秘的院落的。

地道之內極爲黑暗，令人寸步難移之感，雪娃取出一粒散發着淡淡綠芒的小珠，珠光雖淡，他們已能如履坦途了。

王岩一手摟着她的纖纖的柳腰，另一隻手像一匹無羈之馬，在她那高山平原之間，放肆的馳騁着。

她在扭動，顫抖，那紅得像櫻桃的嘴唇，夢囈似的發着咿唔之聲。

「你老實一點，嗳，嗳，我不來。」

「這可不能怪我，誰叫妳生得這般迷人的。」

「鬼話，喲……」

也許王岩觸到她敏感之處，她猛地一震，手中的小珠拍的一聲跌得粉碎。

「不，不，我要你賠……」

賠什麼？她無法說它出來，因爲她的嘴唇被堵上了，散發出來的，只是一股扣人心弦的迷人聲浪。

良久，她推開了他，長長的喘出一口大氣。

「現在好了，咱們變做一對睜眼瞎子，你說怎麼辦？」

「這還不簡單，咱們就永遠待在這兒好了。」

「你想死？」

「有妳這樣一個美人陪着，死了也是風流的。」

「你想死，我可不願意，別賴了，走吧。」

地道雖然黑暗，好在雪娃輕車路熟，終於，他們相將着摸出黑暗的通道，來到一個幽香觸鼻的繡房。

房間不大，陳設也不太多，只是纖塵不染，予人一種明快舒適的感覺。

雪娃要王岩在床沿上坐下，然後羞澀的一笑，說道：「餓不餓？我給你弄點吃的來。」

王岩笑道：「餓是有一點，但不是腸肚。」

雪娃一怔道：「不是腸肚？那……」

王岩哈哈一笑道：「眼餓，心餓，所有的感官都在餓，因爲妳太美麗了。」

於是，他以餓虎撲羊之勢，將雪娃摟上床榻……

良久……

「唉，你眞是一頭餓狼……」

「這可不能怪我……」

「那應該怪我了？」

「不錯，只是男人，見了妳都會饞涎欲滴的。」

「別得了便宜還賣乖，咱們說點正經的。」

「說吧，在下洗耳恭聽。」

「你到這兒來是爲了什麼？」

「好奇。」

「就這麼簡單？」

「當然還有別的。」

「說說看。」

「可以，但，我要妳先回答我幾項問題。」

「問吧，我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適才那位……」

「是大娘綠珠。」

「她爲什麼要那樣？」

「你是指……」

「她畫一位將軍的像，好像十分喜愛於他，最後却讓他一箭穿心，末了更給他挖眼摘耳，斬頭斷肢，毒恨之深，令人心胆皆寒。」

「哦，有這等事？」

「怎麼，妳不知道？」

「那爿院落，是百虫山莊的禁地，除了她們母女三人外，任何人也不敢踏入半步。」

「妳適才不是進去了麼？」

「哼，虧你說得出口，要不是爲了你，難道我活膩了不成？」

「有這麼嚴重？」

「大娘母女三人待咱們很好，但對違犯禁令者決不寬容。去年有兩位姊妹誤入禁地，結果……」

她無法再說下去了，那白如羊脂的嬌軀，竟忽然一陣顫慄，身形向前一湊，緊緊偎進王岩那雄健的胸膛之內。

王岩摟着她滑如凝脂的胴體，輕輕撫摸着道：「不要怕，雪娃，說下去。」

雪娃幽幽一嘆，說道：「自從那件事發生之後，咱們更將那爿院落當做閻羅殿了，她們在那兒做些什麼，咱們自然一無所知。」

王岩道：「妳總該見過那位將軍吧？她總不能把一個馳騁沙場的將軍藏在禁地之內！」

雪娃道：「我沒有見過什麼將軍，至少在五年之內是如此。」

王岩一怔道：「五年之內？那麼五年之外呢？」

雪娃道：「五年之外，我連大娘也沒有見過。她回到百虫山莊，只不過五年左右。」

王岩道：「她從什麼地方回來的？我想五年之前，她必然是跟那位將軍生活在一起的。」

雪娃道：「這我就不知道了，不過她回來之時是夫婦同歸。」

王岩道：「什麼！夫婦同歸？妳不是說沒有見到過那位將軍麼？」

雪娃道：「誰說我見過那位將軍了，跟大娘一起回來的，是一個年約五旬，風度翩翩的文士。」

王岩呆了一陣道：「眞的？」

雪娃道：「自然是眞的了，我爲什麼要騙你？」

王岩道：「他人呢？是住在那神秘的院落之內？」

雪娃道：「不，他死了，他們回到百虫山莊不到一年就一病不起。」

王岩傻了，半晌做聲不得，他原以爲卞綠珠畫的將軍就是宜城侯，那麼這位百虫山莊的大小姐，可能就是殺死常太監的眞兇。

逐漸明朗的案情，刹那之間化爲烏有，他的心血白費了，大好光陰形同虛擲。

忽然他精神一振道：「百虫山莊當眞有一隻鸚鵡名青兒麼？」

雪娃道：「不錯，青兒養在後院，是大娘的心愛之物。」

王岩道：「我曾經被一個女人暗中施放竹葉青纏於腕脈之上，那女人就將竹葉青叫做青兒。」

雪娃道：「因此，你就懷疑百虫山莊了？」

王岩道：「如若不是，妳那兩位師妹爲什麼用青兒將我誘進火巷？」

雪娃道：「誰叫你風流成性，到處留情的？見到美麗的女孩子，你就魂不守舍了，不管她們說甚麼，你還不一樣會跟踪而來！」

王岩微微一笑道：「妳將我說得太過不堪了，不過我實在懷疑妳那兩位師妹爲什麼偏偏提到青兒。」

雪娃道：「天壞王郎，名震江湖，閣下更是女孩子崇拜的偶像，別人對你如此關心，你被青蛇纏腕之事，自然算不得什麼秘密了。」

王岩沉聲道：「當眞是這樣的麼？雪娃。」

雪娃一嘆道：「我將清白的身體都給了你了，你爲什麼還要對我懷疑？」

王岩道：「對不起，雪娃，這件事實在太巧了，並不是我對妳懷疑。」

雪娃道：「我不怪你，其實，青蛇纏腕，你並未受到傷害，何苦窮根究底，鬧個沒完，難道你天壞王郎，竟是如此的小家子氣？」

王岩道：「生死二字，王某還沒有放在心上，一點虛驚又算得甚麼，不過此事牽涉極廣，並不像妳想的那麼簡單。」

雪娃啊了一聲道：「怎麼個不簡單法，能不能讓我聽聽？」

王岩道：「宜城侯萬邦誤殺常太監之事，妳應該有過耳聞吧？」

雪娃道：「事情出在本城，我當然知道。怎麼，跟咱們惹上牽連了？」

王岩道：「原來我有這樣想法，現在我跌進大海，連方向也找不到了。」

雪娃道：「這關你什麼事？不管豈不省點麻煩？」

王岩道：「話不是這麼說，人無信不立，我已經答允萬家姑娘，怎能說了不算？何況蘭陵郡主失踪，跟我，跟這件事攪在一起了，一個人騎上了虎背，那還能由着自己！」

雪娃櫻唇一噘道：「既是侯門千金，又是王府郡主，你還來糟蹋我作甚麼？」

王岩雙臂一緊，一個翻身，便成了橫戈躍馬的姿態，同時微微一笑，道：「她們是貴人，我是江湖浪子，懂麼？」

雪娃道：「我不……信，哎喲……」

他們的談話終止了，沐浴在愛的懷抱中的男女，言語是多餘的。

良久……

「嗯。」

「你還要管？」

「是的，我想請妳帮我一點忙。」

「我？」

「不願意？」

「我願替你做任何事，可是……」

「不必担心，是妳能够做到的。」

「好，你說吧。」

「常太監的死，與一種飛蛇有關，也涉及一個女人。江湖上蓄養蛇虫的女人不多，所以妳的大娘二娘，我還是要列爲可疑的對象。」

「那……你要我怎麼做？」

「百虫山莊有沒有蓄養飛蛇？」

「沒有。」

「畫的妳總見過的了。」

雪娃道：「見過，進大門的那張屏風上就有。」

「在別的地方呢？譬如鏡子上，扇子上。」

「沒見過。」

「那麼以後留點心，發現了就設法通知我，還有妳大娘畫的那位將軍，其中大有蹊蹺，如能查出那位將軍是誰，就算妳大功一件。」

「這事很難，不過我會盡力而爲。」

雪娃語音甫落，一陣喧嘩之聲忽然遙遙傳來，她面色一變道：「不好，出事了，你快走。」

王岩說道：「妳先去吧，不必爲我担心。」

雪娃柳眉一皺道：「百虫山莊除了遍佈毒物，還有不少可怕的機關……」

王岩輕鬆的一笑道：「這些都難不倒我，要不咱們怎能同圓好夢。」

他說的確有道理，雪娃也就放心了許多，再說她實在不能再遲延下去，惹火了卡紅娘，她就要吃不消兜着走了。

她結束好了衣衫，再對王岩叮囑道：「聽我的話，王郞，快離開這兒，有便我會去找你的。」

王岩道：「好的，咱們走。」

離開雪娃的繡房，他們就一前一後的分開，王岩彈身躍起，就貼在屋脊陰暗處未再移動。

他冷眼瞧着百虫山莊的人湧向前院，除了卡綠珠及卡家老夫人，幾乎全部去了前院。

院門打開了，首先進來的是武昌府的總捕頭朱震寰。

總捕頭之後是王府侍衞程占邦，西廠高手尙出雲，還有二十餘名本府捕快，及十二名身着便裝的精壯漢子。

這般人自然是來找蘭陵郡主的了，令他奇怪的是郡主親信侍女小桃兒爲什麼沒有同來。

此時前院已答上了話，他無暇猜想，先要聽聽百虫山莊如何應付這一意外的變局。

閒話的是卡紅娘，她依然一身紫衣，風情萬種，俏目向來人一掃，淡淡的一笑道：「原來是朱大人，這當眞是一位貴客，但不知大人貪夜寵臨有什麼指敎？」

朱震寰冷冷道：「對不起，二姑娘，咱們深夜打擾，實在情非得已。」

卡紅娘道：「好說，大人官居總捕，再晚一點，小民們仍須竭誠歡迎。」

朱震寰道：「朱某身在公門，一切不由自主……」

卡紅娘面色一沉道：「這麼說是百虫山莊犯了王法，朱大人何不說個明白？」

朱震寰說道：「二姑娘言重了，只是，朝廷逃了欽犯，是逃向百虫山莊一帶，爲了貴莊的安全，咱們不得不逐屋搜查一下。」

卡紅娘嬌容一變道：「朱大人！你可知道百虫山莊是一門孤寡？」

朱震寰道：「是的，二姑娘，搜查百虫山莊是爲了賢母女的安全，何況……」

尙出雲不耐的哼一聲道：「拒絕搜查，與欽犯同罪，朱大人何須浪費口舌！」

卡紅娘面色一寒，一雙妙目煞光隱現，但她終於忍了下來，道：「百虫山莊是奉公守法的安善良民，各位大人要搜請便，不過，寒家薄有資產，賤妾不得不蓄養幾條蛇虫以防宵小竊奪，蛇虫不通人性，各位大人請防範一些。」

百虫山莊，武林知名，不管卡紅娘是否意在恫嚇，這般公門中人，倒也不敢絲毫大意。

他們分做三批，在朱震寰手勢之下，開始由前院向內廳逐屋搜查。

王岩知道這麼明張旗鼓，縱然當眞蘭陵郡主是百虫山莊所擄，此等搜查也不會有什麼結果的。

不過，他們此項行動，對王岩揭穿百虫山莊的隱秘，倒不失爲一次難得的良機，因爲他們吸引了百虫山莊全部的注意，自然給他不少方便。

他不再遲疑，脚尖一點瓦面，身形平平飛出，當眞是微風不揚，點塵不驚，像輕烟般直趨內院。

沒有一絲燈光，也聽不到半點音響，這片神秘的院落，與前面的嘈鬧之聲，正好成爲强烈的對比。

但他知道在那靜若死域的黑暗之中，必然隱有窺伺之人，最少也有兩個，那是卡綠珠母女。

他不敢絲毫大意，以夜鷹投林之勢，向假山輕輕洩落。

然後，他認準了方位，吸進一口長氣，逕向卡綠珠居住的精舍躍去。

但他這盡力一躍，竟未超過一丈，嘭地一聲巨響，已摔倒於假山之下。

這一驚當眞非同小可，他猜忖這爿院落之中，可能已佈下劇毒。

及運功一試，果然穴道閉塞，眞氣渙散，心口還傳來一陣强烈的疼痛。

他急忙掏出玉盒，吞服一粒保命紫金丹。

靈丹奇藥，當眞神效無比，他不僅劇毒盡除，功力似乎還增進了幾分。

他知道適才那一摔，必已驚動暗中窺伺之人，何不將機就計，瞧瞧施毒者是何等人物。

他剛剛打定主意，一股陰惻惻的笑聲已由丈外傳來。

「站起來吧，閣下，讓本夫人瞧瞧你是何方神聖。」

王岩心頭咚的一震，暗忖：「好得很，終於讓我找到妳了。」

他聽出這位自稱夫人的女郞，正是他急欲尋找的正主兒，但往日靑蛇纏腕，現在猶有餘悸，他不得不加强幾分戒心。

於是，他緩緩立起身形，向那發聲之處迅速投下一瞥。

一片銀色的積雪之上，立着一個綠衣綠裙，飄飄若仙的絕色美人。

她的臉色是冷峻的，令人一目之下，就會感到一陣戰慄。

不過，那冷峻之中，還有一股莊嚴高貴的氣質，像旭日東昇一般，會使人興起高不可仰的感覺。

她就是百虫山莊的大小姐卡綠珠，適才繪將軍像的神秘女郞。

現在王岩眩惑了，他想不出一個氣質如此高貴的女人，怎麼會做出那般毒惡的殺人嫁禍之事。

他踏前兩步，微咳一聲，說道：「夫人！咱們無寃無仇，妳爲什麼對在下下了毒手？」

卡綠珠冷冷一哼道：「我正要問你，咱們素昧平生，你闖來此地做什麼？」

王岩道：「這個……咳，江湖中人，誰都有一份好奇之心，在下瞧見總捕頭率隊前來貴莊，因而跟着瞧瞧熱鬧。」

卡綠珠道：「當眞麼？姓王的，你爲

什麼不說受了萬家丫頭之託，來這兒尋找殺死常太監的眞兇？」

王岩暗中一懍，道：「夫人果然高明，在下當眞服了妳了，不過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夫人今天的安排，在下有點不敢苟同。」

卡綠珠道：「今天有什麼不對？說說看。」

王岩道：「院中佈毒，只能對付一般江湖亡命……」

卡綠珠道：「不錯，就是爲你，才浪費本夫人一瓶寶貴毒藥。」

王岩一怔道：「爲我？難道……」

卡綠珠道：「本莊建造特殊，能使搜查之人，找不到這爿小小的院落，再說，一瓶毒藥，所佈範圍不會太廣，他們如果眞能找來此處，解除毒氣，也不過舉手之勞。」

王岩一嘆道：「夫人果然心機過人，在下認栽就是。」

卡綠珠道：「這是你自不量力，不能怪我手辣心狠，走吧。」

王岩道：「夫人要怎樣處置在下？」

卡綠珠道：「你說呢？難道我還能替自已留下一條禍根？」

王岩道：「夫人是殺人滅口了，但在下却有點死難瞑目。」

卡綠珠淡淡道：「不服輸，是麼？哼，天壞王郞，不過浪得虛名罷了，閣下竟想破壞本夫人復仇之事，未免有點不知死活！」

王岩道：「在下旣已認栽，那有還不服輸之理，遺憾的是未能滿足在下好奇之心，難免有點死不瞑目。」

卡綠珠道：「你還想知道什麼？」

王岩道：「自然是夫人與宜城侯了，夫人旣十分喜愛於他，爲什麼又嫁以殺人之罪？再說，太監無辜被殺，豈不太過不値？」

卡綠珠神色一黯，光彩迷人的秀目，竟湧起一片薄霧，她用力咬着下唇，終於沒有讓那片薄霧變做淚珠。

良久，她投目夜空，無限低迴的輕輕一嘆道：「是的，我十分喜愛於他，否則就不會造成這段千古遺恨了。」

語音暑停，忽然雙目煞光暴射，冷冷道：「我幫他平定邊亂，還賠上了我淸白的身體，他竟聽信監軍常太監之言將我拋棄，難道我不應該向他們索仇？」

王岩聞言一呆道：「夫人果然應該索仇，只是手段太過偏激了一點。」

卡綠珠一哼道：「他們一個是手綰兵符的將軍，一個是皇上親近的黃門，除了那一箭雙鵰的做法我還能怎樣？」

王岩道：「夫人說的是，不過，妳復仇的範圍牽涉太廣了，殺害蘭陵郡主，更是十分不智。」

卡綠珠神色一愕，忽又微微一笑道：「我幾乎小看你了，不錯，蘭陵郡主主婢是我擄來的，我不能容留破壞復仇計劃之人，與不能容你活下去是一樣的道理。」

王岩道：「蘭陵郡主並沒有破壞妳的計劃。」

卡綠珠道：「以前是的，可惜她不該聽信於你，竟派人趕赴京師，要五原王爲宜城侯開脫，我如非殺死那傳書之人，一番心血，豈不均成泡影。」

王岩心頭暗懍，神色間却故意流露出痛惜之情道：「蘭陵郡主萬金之軀，爲了錯愛這個江湖浪子，竟不明不白的惹來殺身之禍，王某……咳……」

他說到傷心之處，已經語不成聲，連眼淚鼻涕也像江河毀堤般洒了出來。

卡綠珠長長一嘆道：「想不到天壞王郞是個性情中人，好吧，對眞心相愛之人，我應該慈悲一點。」

王岩道：「謝謝夫人好意，在下不想偷生。」

卡綠珠屈指一彈，一個小小的瓷瓶，飛入王岩的手中，跟着面色一沉，道：「我沒說讓你們活下去，瓶中的丸藥，只能使你們多活三天，跟我走吧，姓王的，如果你眞正愛她，應該想到寸陰是惜。」

語音一落，逕自轉身向她居住的精舍走去。

這位風華高貴，而又滿腔仇恨的女人，似乎對使毒之能十分自負，她認爲王岩的生命已被毒藥控制，不管他功力如何深厚，絕無反抗之力，因而她行走之時，從未回顧一下。

王岩心頭一陣狂喜，立卽蹌跟着跟了上去，他不敢小覷這位侯爺的情婦，脚步起落之間，並未使用半點眞力。

走進精舍，通過一條約莫十餘丈長短的走廊，卡綠珠柳腰欵擺，已走到一扇黑沉沉的月洞門前。

此時雙方相距不過五丈，王岩如若出手暗襲，卡綠珠決無逃避之力，但他依然忍耐着，還不知道蘭陵郡主關閉之處，他不願輕舉妄動。

月洞門內黑暗如漆，似乎是一個山洞的入口，他一脚踏入洞門，已發覺自己的計算是一個可怕的錯誤。

因爲洞外光綫只能照及三尺，三尺之外便伸手難見五指，在如此情形之下，不必說制服卡綠珠了，連自己的安全只怕也大有疑問。

他脚下微微一窒，仍舉步向前跨去。是龍潭虎穴他也得闖它一闖，因爲天壞王郞不是一個陷危惜命之人。

不過，他可以呼叫卡綠珠，一個身中奇毒，武功盡失的人，在舉步維艱的情況下，出聲詢問是極爲自然的。

於是，他揚聲道：「夫人！前面如此黑暗，在下怎樣走法？」

「向前走十步再向右轉……」

語聲似近實遠，他無法斷定卡綠珠存身所在，於是除了依言前進，實在別無選擇。

再度舉步之時，他已暗凝功力，作了應付突變的準備，他瞧不見卡綠珠，對方自然也瞧他不到，只須將脚步放重一點，倒不必再作顧慮。

前進十步，身形右轉，左脚向下一踏，他忽然發出一聲驚呼。

原來前面是一個陷穽，這一脚就像雲端裏翻身，踏到虛無飄渺之間去了。

以王岩那身功力，縱然事出倉促，他仍有逃避之能。

但倏忽之間，異聲大起，頭頂勁風下壓，四週强弩划空，只有那生死難測的陷穽，才是安身保命的所在。（未完）

新派詭異俠情緊張小說

慕容美·文
盧令·圖

天殺星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黑心書生羊百城，引領天殺幫副幫主方姓漢子往總宮，將抵達總宮時，羊百城恐遇敵方埋伏，故意激使方姓漢子先行，一路無事，安抵總宮，宮中早經羊百城暗中安排，僞冒天殺星的三郎也早把毒藥下了在凍魚中，只要方姓漢子一吃凍魚，便不愁他不跌落陷阱，詎在三郎舉箸讓客之際，方姓漢子却不肯下箸，要先把話說明，才暢飲飽食，據方姓漢子解釋，値茲劍王宮方面寬限三日約鬥，定有陰謀，對方無疑料定他必會來總宮商談對策，正好在總宮四週設下埋伏，張網以待：

一場黃金夢 兩手血腥謀

三郎微微一笑道：「我們這位羊護法樣樣都好，就是有時候未免想得太多。」

方姓漢子道：「但本座却認為這種地方也許正是我們這位羊護法唯一的一項優點。俗語說得好：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多疑有時也有多疑好處！」

三郎笑道：「好處在那裏？害得咱們哥兒連喝一頓酒都喝不痛快！」

方姓漢子道：「以後痛快的日子也許還長得很，不過那是以後的事，今天晚上，我想咱們哥倆大概是注定痛快不成！」

三郎臉色微微一變，但仍勉强擠出一絲笑容道：「爲什麼？」

方姓漢子抬起面孔道：「你說我們那位楊隊長那裏去了？帶人去了後山？」

三郎臉色又是一變道：「是的，怎麼樣？」

方姓漢子輕輕嘆了口氣道：「可憐的楊隊長！」

三郎臉色全變了。

他已將全身氣力，暗暗運聚雙腿。他的身後，就是通向宮後的秘道。秘道的門，一直敞開在那裏，這是他預先留的退路，萬一事出意外，他隨時可以將桌子往前一推，同時藉一推之力，騰身倒縱，退入秘道中。

只要一進入秘道，他就安全了。

黑心書生也變了臉色，變得比三郎還要厲害。因爲這位黑心書生一聽方姓漢子口風不對，就在偷偷留意三郎的一舉一動，三郎此刻在打什麼主意，自然逃不過他的一雙眼光。

三郎佔地利之便，一旦發生變故，也許逃生有望，他呢？

方姓漢子又嘆了口氣道：「要不是我們這位羊護法一語提醒，本座差點就給疏忽過去，無情金劍那老鬼果然不是個好東西……」

三郎全身一軟，像突然虛脫了似的，幾乎從座位上一頭栽了下去。

原來是他聽錯了話！

黑心書生臉上，也突然有了血色。

方姓漢子緩緩接着道：「如果方某人的耳目還管用，如今環伺在這座總宮週圍的劍士，方某人敢打賭，絕不會少於三十

名……」

三郎已經作成決定，還是保命要緊。

驚天三式雖然是武林中人人夢寐以求的絕學，但是，在他目前來說，仍屬於可有可無的富裕了。

再說，直到目前爲止，一切還只是一種假想。

放倒了這個姓方的，是否眞能取得驚天三式，尙是個未知之數；就算取得了，強敵當前，對他亦無補益可言。

相反的，如果讓這姓方的活着，却無異是爲自己增加了一面最好的盾牌；他要想活下來享受那四千両黃金，以及花娘那個女人，他就不能過份貪心。

室中突然沉寂下來。

三個人都沒有說話。

黑心書生爲了解除這份令人窒息的沉寂，又拿起酒壺，爲兩人添酒，這一次方姓漢子沒有拒絕。

但三郎却忽然站起身來，冷笑着說道：「既然送上門來……」

方姓漢子精神登時爲之一振，也跟着站了起來道：「今夜月色不錯，辜負了實在可惜，就連羊護法都不妨暫時留下，好讓咱們哥兒倆，盡情殺個痛快……」

三郎像是突然想起什麼似的，停下脚步道：「小弟忽然想起一個主意，不知方兄意下如何？」

方姓漢子道：「什麼主意？」

三郎道：「爲了不使對方有人漏網起見，我想咱們哥兒倆，最好分成兩路，方兄由前面出去，小弟從宮後繞出，來個前後夾攻。」

方姓漢子點頭道：「好主意！」

三郎進入秘道之前，朝黑心書生使了個眼色，意思似說：等這廝出去了，你再跟過來，在這最後關頭，別叫這廝看出破綻！

黑心書生微微點頭，表示會意。

三郎身形於秘道中消失後，方姓漢子也轉身出了寢宮。

黑心書生站在那裏，稍稍猶豫了片刻，終於下定決心，也跟着往宮前走來。

他覺得三郎的看法是對的，在這最後的關頭，務必要沉得住氣。

如果外面眞的已經佈滿了劍士，姓方的這一走出去，一時必然難以脫身，通往宮後的機關佈置，他全部瞭如指掌，等這姓方的被那些劍士纏住了，他再回頭開溜，還不爲遲。

×　×

外面，猴頭和大熊兩人還在圍着火盆喝酒。

黑心書生走去兩人對面坐下，兩人連忙爲他送上來一碗酒，猴頭指指他身後，壓着嗓門兒問道：「副座剛來，怎麼又走了？」

黑心書生接過酒碗，聳聳肩胛道：「誰知道？我們這位副座，他就是這個樣子，他說來的時候，好像在對面山頭上看到幾條人影子——」

說到這裏，這位黑心書生彷彿自己提醒了自己似的，輕輕一咳，改變了語氣，接下去又道：「不過，這也難說得很，本座當時沒有留意，或許眞的有人來了，也不一定。猴頭，你過去洞口看看，如果眞的有人來了，咱們困在裏面，可不是個辦法，多一份小心，總是好事！」

猴頭放下酒碗，跳起身來道：「好！我去看看。」

大熊擧起酒碗笑道：「管他娘的，來幾個人，熱鬧一下也好，來來來，我們先喝酒！」

黑心書生心頭，忽然泛起一陣憐憫之感。

大熊這個傢伙，實在是個爽直得可愛的血性漢子，在如今這三個人之中，他不像猴頭那樣狡猾險詐，也不像短命楊二那樣貪財如命，如果要說有什麼缺點，也許就是頭腦稍爲簡單了一點。

三郎這次將他們三人從宮中帶出來，猴頭和短命楊二都各懷私心，只有這個大熊，懵懵懂懂的，什麼都不知道。

這次，他們這一夥七人之中，除了一個陰陽翁孫一缺不算，三郎，老馬，他，以及楊二等三人，都是來自同一個地方——劍王宮。

三郎是宮中的錦衣劍士，老馬是紅衣劍士，他是藍衣劍士，楊二等三人，則是五級劍士中，身份最低的黑衣劍士。

短命楊二和猴頭兩人跟出來，都是爲了看定有油水可撈，只有這個大熊，什麼目的也沒有。

他既不是爲了想發橫財，也不是爲了貪圖酒色享受。如果一定要追問原因，原因也許只有一個：那便是因爲三郎是一名錦衣劍士！

他無疑認爲能跟一名錦衣劍士稱兄道弟，是一種莫大的光榮！爲了保有這份光榮，那怕是赴湯蹈火，亦屬在所不惜。

那麼，在三郎心目中，三郎又有沒有將他們這三人當成眞正的心腹看待呢？

關於這一點，黑心書生羊百城比誰都淸楚。

他知道如果事事順利，眞能藉這個新帮會的勢力，在短期內撈到一大票，三人或多或少也許能分潤上一點，如果出了意外，就像現在這樣，那麼，抱歉之至，誰能活下來，是誰命大，在昨天籌劃如何脫身時，三郎根本就沒有將他們這三個人攷慮在內！

黑心書生在心底暗暗嘆了口氣。

對這種強烈嗆人的二鍋頭，他實在沒有興趣。可是，你已明知一個人沒有多久可活，而這個人如今想邀你喝上一口，你忍心拒絕嗎？

黑心書生撮起嘴唇，勉勉強強的捧起酒碗喝了一小口。

他雖然只是虛應故事，但在頭腦簡單的大熊看來，却已感覺面子十足。

大熊抹抹嘴巴，露出一排大黃牙笑道：「他奶奶的，酒這玩藝，還眞管用，像咱們住在這種鬼地方，要不是成天有兩口酒喝喝……」

黑心書生忽然想起一個人，忍不住岔口問道：「短命楊二那裏去了？」

大熊打了個酒呃道：「聽猴頭說，好像是跟馬劍士進城辦事去了。」

黑心書生猛然一楞，道：「誰？馬劍士？」

大熊手一指，笑道：「猴頭來了，你問猴頭吧！」

猴頭走過來道：「問我什麼事？」

黑心書生目光閃動了一下道：「外面情形怎麼樣？」

猴頭搖搖頭道：「我看不出有什麼不對的地方。」

黑心書生道：「方副帮主呢？」

猴頭皺了皺眉頭道：「一個人在外面繞圈子漫步徘徊，好像在欣賞月色，也好像在等什麼人，我眞懷疑我們這位副帮主是不是有點……」

黑心書生目光又閃動了一下，忽然抬頭問道：「猴頭，你是不是看到老馬回來了？」

猴頭頭一點，說道：「是的，那時候是楊二當值，我因爲想去庫房裏拿酒，出來時正好看到他的背影，過後不久，你就來了……」

黑心書生不禁又是一楞道：「在我回宮之前？」

猴頭也是一楞，道：「帮主沒有告訴你？」

黑心書生彷彿被人兜心打了一拳，僵在那裡，背脊直冒凉氣。老馬回來了，三郎爲什麼沒有告訴他呢？

難道——？

就在這一瞬間，他忽然又回想起三郎剛才的態度。姓方的要他留下來，全是這廝天生傲性使然，三郎爲了他的安全，儘可以帮主的身份，命令他一同跟去。姓方的會反對？他相信不會！但是，三郎並沒有這樣做。

爲什麼呢？

他眞有點不敢想下去。

猴頭拿起酒壺道：「帮主這兩天事情多，或許一時忙忘記了，也不一定。來來來，喝酒，還是喝酒要緊！」

大熊伸出空酒碗，硬着舌頭道：「對，還是喝酒要緊。」

黑心書生站起來道：「你們慢慢喝吧！既然外面沒有什麼事，我得先進去說一聲，也好叫帮主放心。」

×　×

寢宮中景物依舊。

每一樣東西，都仍然放在原來的地方，燈光也跟原先一樣明亮，唯一有了改變的，也許便是通往宮後的那道秘門。

秘門已經關閉！

×　×

黑心書生呆呆地站在寢宮中央，有如一座雕刻得走了樣的石像。

這道秘門是什麼時候關上的呢？

他是最後一個離開這度寢宮的人，他記得很清楚，當他離去時，門是打開着。

在這以後，既沒有人進來，也沒有人出去，至少他在寢宮外面，沒有看到有人進出這座寢宮。

那麼，這門是誰關上的呢？

只有一個人。

三郎！

黑心書生雙拳緊緊握着，掌心裏全是汗水。

燈光照在他那張蒼白得可怕的面孔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憤怒和恐懼的火燄在他眼裡燃燒，也可以看到他臉上的每一塊肌肉，都在強烈地痙攣，扭曲，顫抖！

他錯了！

他忘了這道秘門只能從甬道中操縱，一旦加以關閉，留在外面的人，就休想能够進入。

他忘了四千両黃金，能够改變很多事情。

還有一樁他不該忘記的事，他也忘了，他忘了三郎和他黑心書生一樣，是一個只能有難同當，而不能有福同享的人！

×　×

谷中，月色如水，一片寧靜。

方姓漢子忽然聽到一聲輕喚：「副座，你過來一下！」

方姓漢子緩緩轉過身子。

洞口那片枯籐中，伸出了一隻手，正在向他招呼，方姓漢子慢慢走過去，帶着滿臉不耐煩的神氣道：「打後山繞過來，究竟要多久？」

黑心書生半截身子仍然縮在地道裏，沒有馬上回答，他仰着臉，雙睛轉動，隔了片刻，才囁嚅着道：「有一件事，我想請敎副座——」

方姓漢子道：「什麼事？」

黑心書生結結巴巴的道：「我……我……想請敎副座，小弟的這條性命，如果跟四千両黃金比較起來，在……在……副座心目中，不……不知道那樣重要？」

方姓漢子詫異道：「你忽然沒頭沒尾的問起這個來，什麼意思？」

黑心書生帶着期求之色道：「我想請副座先回答。」

方姓漢子眼珠子轉了幾下，輕哼了一聲，說道：「要我回答，當然可以，不過我如果照實說了出來，希望你聽了最好別生氣。」

黑心書生忙道：「這個當然！」

方姓漢子冷笑着道：「如果我換了三年以前，有人想拿四千両黃金買你一條命，我姓方的也許還會攷慮攷慮，至於如今，嘿嘿，別說是四千両黃金，就是打對折，再換成白銀，我都會毫不攷慮，一口答應！」

黑心書生深深噓了口氣，如釋重負，喃喃地道：「謝天謝地……」

方姓漢子呆了一下，道：「你他媽的在搞什麼鬼？」

黑心書生滿臉堆笑，正待要說什麼時，眼光四下一掃，忽又歛起笑容，指指谷外悄聲道：「兩邊山頭上眞的有人？」

方姓漢子面露惱色，說道：「你不相信？」

黑心書生趕緊陪笑，說道：「當然相信。」

方姓漢子道：「那麼，你幹嗎還要問這個？」

黑心書生思索了一下，像是突然下定了決心似的，向後縮回身子，招招手道：「到裏面去說！」

方姓漢子道：「時間已經過去這麼久，如果帮主突然從後山殺出來，那時怎麼辦呢？」

黑心書生苦笑了一下道：「他不會過來了。」

方姓漢子一怔道：「他——他不會過來？你這話什麼意思？」

黑心書生嘆了口氣道：「副座如果想明白這是怎麼回事，最好隨小弟進來，有

幾件事，讓小弟指給你看看，你就會知道了。」

×　×

這是猴頭和大熊兩人做夢也想不到的事。

他們兩人居然有這麼一天，會跟副帮主坐在同一張桌子上！

桌子上仍然是那四樣菜：風鷄，燙蒜，魚凍，火腿片。

四樣菜都還沒有人動過筷子。

黑心書生道：「來來來，不要客氣，帮主有事進城去了，今晚大概不會回來，副座念你們值班辛勞，要你們進來一起喝一杯，你們只管享用就是了。來來來，大家嚐嚐看，這盤魚凍，看樣子味道還很不錯！」

他叫別人吃魚凍，自己挾的却是一片火腿，而那片火腿也只是挾在筷子上，並沒有馬上送進嘴裏去。

猴頭和大熊一人吃了一塊魚凍。

黑心書生道：「味道如何？」

猴頭道：「不錯。」

大熊也道：「好，好，味道好極！」

黑心書生道：「那就多吃一點。」

兩人果然又分別挾了一塊，放進嘴裏，津津有味的吃將起來。

黑心書生舉杯道：「喝酒！」

兩人連忙嚥下魚凍，去端自己面前的酒杯。

猴頭手才伸出，忽然臉色一變道：「不好——」

大熊也跟着變了臉色，叫道：「這……這……魚凍有鬼……哎唷……媽呀……我……我的肚子！」

接着，通的一聲，猴頭倒下了，然後是大熊。

兩人一倒下去，面孔立卽漲成一片可怕的紫黑色，只呻吟着打了兩個滾，便告兩腿一蹬，絕氣了帳！

黑心書生望向方姓漢子道：「副座看到沒有？這便是我們那位冒牌天殺星要副座品嚐的魚凍！」

方姓漢子注目道：「你早就知道魚凍有毒？」

黑心書生點點頭，說道：「是的，事到如今，我也不想再掩瞞什麼了，適才小弟已經說過了，如果副座不稀罕那四千兩黃金……」

方姓漢子道：「那四千兩黃金在什麼地方？」

黑心書生道：「那四千兩黃金如今在什麼地方，只有一個人知道。」

方姓漢子道：「姓尙的？」

黑心書生點頭道：「是的！只要找着這個傢伙，那四千兩黃金，便可馬上到手。小弟絕無一字虛言，足足的四千兩，只多不少！」

他見方姓漢子臉上，仍帶着幾分懷疑之色，緊接着又道：「關於這批黃金的來路，你方兄其實應該淸楚才對，因爲，它便是三年前鎭口信義鏢局失去的那一宗鏢貨！」

方姓漢子輕輕一哦道：「原來——」

黑心書生道：「不，不，這批黃金並不是姓尙的直接截下的，它是我們那位百步鏢楊全達楊大仁兄的傑作。姓尙的當初要他進宮當隊長，便是爲了想從他口中逼取那批黃金的下落，其實，我們這位可憐的楊隊長，早在好幾天之前，就給解決掉了！」

方姓漢子點點頭，好像已經漸漸明白這是怎麼回事。

他思索了一下，抬頭問道：「這批黃金到手之後，你打算分多少？」

黑心書生苦笑着嘆了口氣道：「小弟已蒙方兄兩次手下留情，那裏還敢再存奢望？只要從此以後，你方兄能不記前嫌，就够小弟感激的了！」

方姓漢子不禁頭一點道：「很好，你能曉得這樣說，足證你多少還有一點良心，到時候如果眞能弄到這個數字，橫豎我一個人花也花不完，我姓方的說話算話，絕不叫你空手就是了！」

現在，黑心書生的一顆心，完全放下來了。

他等的就是這幾句話。

這個姓方的脾氣雖然暴烈得怕人，但也有個値得稱道的優點，便是一向言而有信。

他人像鐵一樣的硬，話也像鐵一樣的硬。

話從他的口裏說出來，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從不更改。

他要一個人死，那人決活不了，同樣的，他如果答應不殺某一個人，除非這個人欺騙了他，他將決不會再動這個人一根汗毛！

所以，方姓漢子如今這樣一說，黑心書生便等於吃了一顆定心丸。

姓方的到時候會不會分他一份黃金，他並不放在心上。

俗語說得好：「留得靑山在，不怕沒柴燒！」

只要留得一條命在，憑他一身還不算太差的武功，以及一份人所不及的心計，他不愁找不到銀子化？

最要緊的，至少在目前，他的一條性命，總算保住了！只要保住性命，他相信慢慢的自有求全之道。

方姓漢子望着他又道：「如今要去什麼地方才能找得着這個姓尙的？」

去什麼地方才能找得着三郎呢？黑心書生知道一個地方。

兵書寶劍峽！

老馬回來得太快了，如果依日程計算，老馬一定不可能已將那批黃金從藏處運回。

如果那批黃金仍在原處，三郎就只有一個地方可去。

但是，他並沒有把這個地方說出來。

他不願冒險。

因爲三郎一開始就沒安好心眼兒，只告訴他黃金藏在兵書寶劍峽一株古樹樹洞裏，而沒有告訴他詳細的方位，以及那是一株什麼樣的古樹。

三郎也是一頭狐狸。

他不一定馬上就會趕去，而且，從這裏前往兵書寶劍峽，路也不止一條。如果將姓方的帶去兵書寶劍峽，變方湊巧碰上了固然好，萬一白跑一趟，撲一個空，又怎辦呢？

那時候姓方的還會饒過他嗎？

方姓漢子似乎也明白這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當黑心書生思攷時，他本人也在對着燈花，默默凝眸出神。

黑心書生思索了片刻，忽然神色一動道：「要找這厮，我想並不太難。」

方姓漢子惑然抬頭，沉聲說道：「不難——」

黑心書生道：「是的！這厮人雖狡猾，但却有着一個很大的弱點。」

方姓漢子道：「什麼弱點？」

黑心書生道：「好色！」

方姓漢子一皺眉，說道：「這是私人的品德問題，跟我們要想找到他，又有什麼關係？」

黑心書生道：「關係大得很！」

方姓漢子道：「什麼關係？」

黑心書生說道：「這厮成天離不開女人，如今他的身邊，就帶着一個。你方兄想想，一個人如果帶着四千兩黃金，又帶着一個女人，他的行動，會不會受到牽制呢？」

方姓漢子點點頭。

這是不容否認的。

四千兩黃金帶在身邊，決不會像帶一把雨傘那樣方便，尤其還有一個女人，女人的麻煩更多。

黑心書生接着道：「帶着四千兩黃金和一個女人，無論想到那裏去，都只有一個辦法。」

方姓漢子道：「乘車？」

黑心書生道：「是的，乘車。但乘車也有乘車的麻煩！」

方姓漢子道：「什麼麻煩？」

黑心書生道：「他們如果不想惹人注目，便只有乘坐普通的馬車，而且要越舊越好。一輛普通的舊馬車，最多只能載搭四個人，四千兩黃金，大約相當於兩個大男人的體重，在重量上來說，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方姓漢子道：「除此而外，還有什麼問題？」

黑心書生說道：「但是，黃金是死的，人是活的。一輛載着四個活人的馬車，跟一輛只載了兩個活人，外加四千兩死黃金的馬車，行駛起來，區別却很大。這一點，我想用不着小弟解釋，方兄也應該淸楚。」

方姓漢子不禁又點了一下頭。

這一點也不容否認。

四千兩相當於二百五十斤。人是活的，當馬車顚簸時，人可以隨着車身擺動，或是藉着把手之物，以穩定身體的重心，而死的黃金則不能！

黑心書生道：「沒有一輛馬車的底板能承受得了二百五十斤的重量不斷的衝擊。如果不加以固定，馬車會失去平衡，反之，它愈貼緊底板，一旦顚簸起來，它的衝擊力，也就愈大。不管一個多熟練的車伕，也不能將這樣一輛馬車駕馭得盡如人意。如果有這樣一輛馬車走在官道上，卽使不會引起一般行人的注意，也絕逃不過行家的眼光！」

方姓漢子說道：「那麼，你的意思是說——？」

黑心書生一字字接着道：「所以，小弟敢肯定，這厮從這裏脫身之後，一定會在城裏找一處地方，暫時躲藏起來，不致遠爾離去！」

方姓漢子說道：「洛陽不是一個小地方，就算他躲在洛陽城裏，我們又去那裏找他？」

黑心書生忽然露出了笑容，道：「小弟說不難，正是指此而言！」

方姓漢子不禁雙目一亮，說道：「你是不是已經想到這厮可能落脚在城裏什麼地方？」

黑心書生點一點頭，說道：「可以這樣說。」

方姓漢子道：「城裏什麼地方？」

黑心書生沉吟一陣，道：「這要進城打聽一下才知道，因爲小弟來洛陽也沒有多久，並不完全淸楚這城裏每一家客棧的名字。」

方姓漢子站起身來道：「好，那就走罷！」

黑心書生苦着臉道：「此刻谷外到處都是劍士，如何走法？」

方姓漢子嘿嘿冷笑，說道：「劍士？哼！區區幾十名劍士，又算什麼東西？老子不找他們的霉氣，就算是對他們客氣的了！」

黑心書生苦笑道：「你方兄還有什麼話說。可是，小弟呢？」

方姓漢子楞住了！他顯然一直都沒有想到這一點。

儘管他本人不把那些劍士放在心上，但是一旦混戰發生，如果要他在應付强敵之餘，還得同時保住另一個人的安全，他就沒有多大把握了。

他楞了一會兒，眨着眼皮問道：「否則怎辦？」

黑心書生只是苦笑搖頭。

怎辦？他什麼辦法也沒有！如果他有辦法，他早用不着在這裏提心吊胆，像狗一樣的向別人搖尾乞憐了！

方姓漢子忽然眼珠子一轉道：「姓尙的那小子不是跑掉了嗎？他是從宮後溜出去的，我們也可以抄老路出去呀！難道你跟他跟了這麼久，連宮中門路，都沒有摸熟？」

黑心書生指着那座已經關閉的石門道：「這道門已經封死，如何出去？要沒有這道門擋着，我當然知道出去的走法！」

方姓漢子朝那座石門上下打量了幾眼，轉過頭來問道：「這門有多厚？」

黑心書生道：「大約五寸左右，堅實無比！」

方姓漢子道：「你早不說！」

口中說着，緩步走去門前，先用手在門上輕輕試推了一下，然後往後退出一步，凝神吸氣，暗暗運勁，待全身眞力聚足，掌心猝然一翻，猛向石門拍去，只聽得蓬然一聲巨响，五寸多厚的石門，竟然應聲裂開一個大洞！

黑心書生兩眼發直，就像呆了一樣。

怪不得這厮殺人不費吹灰之力，就是練有金鐘罩鐵布衫一類功夫的高手，也受不了這樣一擊！

方姓漢子轉過身來，臉上雖然帶着一股充滿傲意的笑容，但神態中已止不住有疲色露出，他笑着點了點頭道：「上前帶路吧！」

（未完）



新派奇情鬥智技擊故事

洗心環

東方英·文
盧令·圖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丐幫幫主施雷得到周震川示意，權充傀儡，應師叔天南異丐唐北斗之召往晤，毫不表示意見的任從唐北斗擺佈，獲得唐北斗的信心。九指神偷莫木森隨周震川往見武當掌門雲陽道長，雙方捐棄前嫌，九指神偷爲免各大門派對他追踪襲擊，答允化裝爲雲陽道長俗家師弟廖屏山，就在莫木森化裝完成，一般江湖高手已掩至雲陽眞人駐節的道觀門外，雲陽眞人命莫木森隨丹陽道長出觀應付，當他們來到觀外，鬼叟陰不同逕向丹陽道長進襲，爲丹陽道長一掌打得平飛出去——

****

神功降惡魔　負荊慰娥眉

鬼叟陰不同實實的挨了丹陽道長一掌，尙幸丹陽道長手下留情，雖把他打飛了出去，並未存心置他於死地，掌力一吐卽收。

鬼叟陰不同沾地一個挺身站了起來，搖動了一下肩頭，肩頭雖痛，却未傷到筋骨，心裏是一百個不服氣，尖叫了一聲，又和身疾撲而上。

只見他身形與丹陽道長一接之下，便立又被丹陽道長拋了出來。

鬼叟陰不同楞了一下，鼓勇再上，丹陽道長是一成不變，依然把他摔倒在地上。

鬼叟陰不同小眼睛之內，閃動着疑訝驚悖之色，想上不上的了，他還是有點不服氣，可是却又不敢再試了。

丹陽道長見時機已到，冷笑一聲，道：「鬼叟陰不同，你要再不識趣，貧道手下就不留情了。」

鬼叟陰不同滿臉漲得血紅，目含怨毒，瞪了丹陽道長一眼，猛的一個「倒履飛鴻」，快若飄風，不進而退，一起一落，去得不見了人影。

丹陽道長初試靈飛三式，便打了鬼叟陰不同一個糊裏糊塗，心中已是篤定，目光向對方衆人臉上一掠，已看出那些人凶威大減，知道他們已被自己鎮住了。

當下回身去到原來立身之處，目光一凝，沉聲道：「各位在二種情形之下，都有進入敝派『靈飛洞天』的機會。」

有人問道：「那二種情形？」

丹陽道長道：「那位能在三招之下，打敗貧道，貧道立時請他進入敝派『靈飛洞天』一遊。」

這批人中，雖然不少自命不凡之人，但見了丹陽道長打敗鬼叟陰不同的身手，已是自信心大減，別說打敗他，能不像鬼叟陰不同一樣丟人現眼，就已是難能可貴了，因此，十幾個人之中，竟然沒有一個人，敢挺身而出。

丹陽道長接着微微一笑，道：「各位如不願意爲了這點小事與貧道動手過招，傷了武林和氣，貧道至深感謝，至於另外一個辦法，那就是本派準備於九月重陽之日，開放『靈飛洞天』三天，歡迎各位惠臨參觀……」

這只是時間先後之別，但却沒有凶殺流血之虞，大家聽得無不滿面笑容，當下便有人截口道：「道長所說的話，可是當眞，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前來參觀？」

丹陽道長點頭道：「此事早在各位來此之前，敝掌門人已經有此決定，非貧道所敢擅自作主，剛才貧道之話，乃是代表敝掌門人發言，各位無需顧慮貧道有無此權。」

大家聽得敵念頓消，臉上都現出了笑容。

丹陽道長微微一笑，接着又道：「不過，敝派對九月重陽前來參觀『靈飛洞天』的道上朋友，有一個小小的要求……」

話聲畧畧一頓，目光閃動之間，只見大家臉上又罩上了一層迫切欲明下文的情急之色，丹陽道長緩緩的接着道：「那就是自今天起至九月重陽之日止，凡有心一遊敝派『靈飛洞天』的朋友，請愼勿捲入任何是非場合之中，否則，本派恕不招待了。」

這是一個寓意非常深遠的條件，盡量減少當前武林情勢的複雜性，暗含釜底抽薪之意，這個條件對那些已經介入了的人，或許不會發生什麼作用，但對那些將介入而尚未眞正介入的人，可能就有相當的誘惑力了。

丹陽道長話聲一落，雙目精光閃閃，向大家臉上射去，等待他們的反應，以判定他們的眞正身份，是否「無雙門」的爪牙？抑或只是被蠱惑而來的局外之人？

只見大家微一思索之後，便紛紛抱拳，說了兩句場面話告辭而去。

最後，只剩下兩個人，停留原地，未立即離去。

由此可見，這又是「無雙門」無事生非，故意製造禍亂的一種手法。

丹陽道長只見那二人年紀都在四十左右，眼神充足，兩太陽穴墳起老高，顯見都有一身極爲深厚的修爲，不由微微皺了一皺修眉，道：「二位施主可是還有什麼不明白的地方，需待貧道另加說明？」

其中一人，怒目烱烱，忿忿地道：「在下有一事請問道長。」

丹陽道長道：「朋友有何見教？」

那人一指不遠處，被困在陣中的赤燄掌鄧焚，道：「道長如何使用陰謀詭計困住家師，是何道理？」

敢情，這兩人是赤燄掌鄧焚帶來的徒弟，難怪他們憤慨不已了。

丹陽道長緩聲說道：「請問兩位如何稱呼？」

那人冷冷的道：「在下方炳，和師弟邱煌。」

丹陽道長道：「貧道馬上可以回復令師自由，但令師脾氣太躁，到時候尚望兩位美言一二，不要傷了彼此和氣。」

話聲一落，不待方炳邱煌點頭承諾什麼，回頭向九指神偷莫木森一揮手，道：「謝師弟，你去把陣圖撤了吧！」

九指神偷莫木森一本正經，欠身應了一聲：「是！」飄身而出，走到陣式之前，伸手拾起三顆石子，投入陣式之內，站在外面的人看去，似乎什麼都沒有改變，一切如常。

可是被困在陣中的赤燄掌鄧焚的感受，就完全不同了，他自進入陣中之後，便似在崇山峻嶺之中迷失方向，只見四週怪石猙獰，星羅棋布，斷岩殘壁，處處險阻，任你如何奔行，就是找不到出路，心情焦急之下，已是疲憊不堪，再也難支持。

突然之間，只覺眼睛一花，眼前星象立時大變，人也回到了未迷失前的地方，同時還看見自己帶來的兩個弟子，正向自己奔來。

赤燄掌鄧焚搖晃了一下頭腦，瞥眼間又看到了九指神偷莫木森，不由怒火中燒大喝一聲，向九指神偷莫木森猛撲而到。

九指神偷莫木森雖然已是變易了容貌，可是並未改換裝束，赤燄掌鄧焚也無心仔細打量他的面孔，見了他的服裝，就把他當成戲弄自己的人，因此怒不可遏了。

九指神偷莫木森掌力不及赤燄掌鄧焚雄渾，身形之快，却遠非赤燄掌鄧焚能及，好則有備在先，赤燄掌鄧焚身形一動，九指神偷莫木森已是吸好了一口眞氣，待得赤燄掌鄧焚撲到身前，肩頭微微一晃，便已脫出他掌力範圍之外。

赤燄掌鄧焚一招落空，長身再起時，只聽一聲喝聲，道：「鄧施主，再聽貧道一言如何？」

眼前人影一晃，武當丹陽道長已飛身而到，阻去了他的攻勢。

赤燄掌鄧焚可是認識丹陽道長，但他這時却不賣丹陽道長的帳，雙目一瞪，吼道：「牛鼻子老道，這不關你們武當派的事，你給老夫讓開！」

雙掌一錯，「蒼龍出海」跺脚而起，直向丹陽道長衝去，硬逼丹陽道長閃身讓路。

赤焰掌鄧焚武功本高，赤焰掌力更是霸道惡毒無倫，這一全力出手，丹陽道長倒不敢輕擋其鋒，飛身讓開正面，反臂一招「倒轉天河」，向赤焰掌鄧焚背脊之上一閃而到。

同時，口中大喝一聲道：「鄧施主，不要認錯了人，那是敝師弟廖屏山！」

赤焰掌鄧焚雖然恨不得立時將九指神偷莫木森置於死地，以洩心頭之恨，但是却也不能不要自己的命。

丹陽道長這一招正是攻其所必救，赤焰掌鄧焚要是不自救，妄想先逞凶心，那就不但出不了氣，而且也不會再有氣了。

赤焰掌鄧焚不遑攻敵，一式「懶龍橫尾」，身子向右邊一斜，接着左臂一甩，借助左臂一甩之力，硬地前射的勁道，扭轉向斜裏翻了出去。

他身形一挺而起，丹陽道長又已擋去了他面前，道：「鄧施主，要動手貧道絕不阻止你，但你仔細看看，敝師弟，眞是你要拚命的人麼？」

赤焰掌鄧焚已是第二次聽丹陽道長說這種話了，捺住怒火冷笑了一聲，再度舉目凝神向九指神偷莫木森望去，目光所及，不由一楞，果然不是自己心目中那人。

赤焰掌鄧焚目射凶光，在九指神偷莫木森臉上打量了又打量，心中却是猶豫不決了。

武當派可不是好惹的，任你赤焰掌鄧焚自命掌力不凡，可以橫行天下，但眞要和武當派爲敵作對，眞還值得大大的攷慮一番。

赤焰掌鄧焚最沒想到的是丹陽道長也在這裏，他原來得到的消息，只有午陽道長一人在這裏看守「靈飛洞天」，所以才來想檢這個便宜，要早知道這樣，武當派竟有三個人在這裏，他就不會這樣前來硬吃了。

赤焰掌鄧焚目光連轉，心中更是衡量再四，覺得無論怎樣說，今天已經討不到便宜了。

赤焰掌鄧焚凶殘橫暴冠絕天下，其實他也是一個善觀風色的人，吃軟有一套，逢硬更有一套，要不他經常窮凶極惡，就不會碰上叫自己頭痛的人麼？

赤焰掌鄧焚心念電閃，外現的凶形惡像，也隨之逐漸收斂，最後竟然換上一副笑容，「啊！」了一聲，道：「對不起，老夫確是看錯人了，咱們後會有期。」

忽然，掉轉身形，便待離去。

他身形一轉，幾乎一頭衝在一個人身之上，心弦急跳而起，暗叫了一聲「不好」，斜身飄出丈遠開外。

那人是什麼時候，來到身後的，憑自己這身修爲，竟然一點沒察覺到，幸好他沒有出手偷襲，否則，那眞不敢想像了。

赤焰掌鄧焚遊身脫出危險地帶，暗暗吁了一口氣，再凝目向那出其不意來到身後之人望去。

只見原來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看他長得文質彬彬，沒有什麼令人可怕的地方，一股無明怒火不由衝冠而起，雙目殺機隱現，桀桀一笑，道：「小輩，你敢是討死！」

那年輕人朗目一開，湛湛神光，在赤焰掌鄧焚臉上一轉，道：「你就是赤焰掌鄧焚？」

赤焰掌鄧焚昂然一揚首，冷聲道：「老夫正是鄧焚，你可是想試試老夫的赤焰掌！」

那年輕人劍眉微揚，目注赤焰掌鄧焚道：「在下聽人說起你恃仗一身赤焰掌力橫行霸道，目無餘子，今日正要看看你的赤焰掌有什麼高明的地方。」

赤焰掌鄧焚縱聲大笑道：「如此道來，你是有意來找老夫的了。」

那年輕人淡漠的微笑道：「你怎樣說都可以。」

赤焰掌鄧焚怒喝一聲，道：「報上名來，老夫赤焰掌下，不死無名之輩。」

那年輕人簡短的道：「周震川！」

字雖只有三個，赤焰掌鄧焚倒是不陌生，心頭一凜，又從頭到脚打量了周震川一番，道：「你眞是周震川？」

周震川的聲名，近日來直綫上升，赤焰掌鄧焚眞不敢相信，他就是這樣一個令人見了不堪一擊的人。

周震川道：「信不信在你。」

赤焰掌鄧焚哈哈大笑，說道：「踏破鐵鞋無處覓，得來全不費工夫，老夫可正要找你，你的『墨玉耳墜子』，帶在身上沒有？」

周震川原已用移禍江東之計，用一副假『墨玉耳墜子』把那懷璧之罪嫁在七步追魂譚子凱那批人身上，所以落得了一段時間眼前清靜。

當然他這一手，固然把禍事移到了七步追魂譚子凱他們身上，可是，還有很多人別有見解，赤焰掌鄧焚便是其中之一。

由於私心自用的關係，那些別有見解的人，並未張揚出去，只是默默的暗中伺機出手。

赤焰掌鄧焚貪婪之念一起，不由脫口問起了周震川的「墨玉耳墜子」，話聲出口，却又有點後悔起來，深悔不該當着武當派人面前，把這秘密洩露出來，暗中不免又向丹陽道長他們臉上望去。

這時，他很希望周震川來一個矢口否認，然後乘他落單的時候再找下手機會。

詎料，周震川一笑點頭，道：「你能想到這一點，在下也用不着和你拐彎抹角，虛言搪塞了，不錯，那副耳墜子仍在本人身上。」

赤焰掌鄧焚眼望丹陽道長，道：「道長們對於這『墨玉耳墜子』之事……」

一言未了，丹陽道長已是一笑截口道：「敝派不願捲入這種風潮之中，鄧施主無須顧慮貧道等橫插一手。」說着一揮手，帶同午陽道長與九指神偷莫木森退出數丈之外。

赤焰掌鄧焚自尊自大，眞還不想親自向周震川下手，身形一幌，退出二丈開外，向方炳邱煌兩人一揮手道：「你們給老夫拏下這小子！」

方炳、邱煌邁步而上，便向周震川撲去。

方炳在左，右掌劃了半個圓弧，猛地一掌，向周震川胸前推出。

邱煌出手稍遲，十指一探，罩定周震川背後各大穴道。

別看這兩個人只是赤焰掌鄧焚的門下弟子，但都已有二三十年的修爲，出手之下，勁風颼颼，凌厲至極。

周震川雙目一瞪，笑聲道：「姓鄧的，你自己不出手，叫他們上來，豈不是自找其辱。」

話聲中，左掌一翻而出，燚然向方炳來掌迎去。

方炳暗笑一聲，道：「看你有多大年紀，敢如此狂妄，我就不相信你擋得住我的火焰掌力。」念頭閃電般掠過腦中，掌勢一沉，全力吐出一掌，疾奔而去。

但聽「拍」的一聲，雙掌接實，方炳咬牙一哼，身子被震得凌空一陣翻滾，飛出一丈開外。

同時間，周震川右臂一舒，陡然間扣住了邱煌抓來手腕，反手一揮，將他扔出更遠，落出三丈開外。

一上一下，勝負立判，方炳邱煌這點點藝業在周震川面前，實在差得太多了。

方炳邱煌一出手便被扔了出來，爬起身來，臉上盡是驚悸之色，他們出道以來，在江湖上已是叫字號的人物了，想不到在周震川手下，竟連一招都走不上。

同時，又怕師父怪罪，心驚之下，畢着一雙畏縮不安的目光，望着赤焰掌鄧焚，一副乞憐之色。

赤焰掌鄧焚也是看得暗自驚震不已，橫了方炳邱煌兩人一眼，罵道：「沒用的東西！」硬着頭皮，直向周震川走去。

周震川朗目凝光，一罩赤焰掌鄧焚道：「鄧焚，我看你死了這條心吧！」

赤焰掌鄧焚雖已看出周震川其強無比，自己毫無獲勝把握，但騎虎難下，不得不色厲內荏的冷哼一聲，道：「你只不過是手法快一點，功力比他們深厚一點而已，那也沒有什麼出奇之處，在老夫面前，可就沒有你施展的餘地了。」

周震川淡淡的一笑，道：「是麼？那我們打一個賭好不好？」

赤焰掌鄧焚刀眉一軒，說道：「賭什麼？」

周震川道：「賭你同樣擋不住在下一

招！」

這句話未免太狂妄了，只聽得赤熖掌鄧焚哇哇大叫道：「你可知道老夫是什麼人，你不是發瘋了麼？」

周震川是有意激怒赤熖掌鄧焚，使他犯下武家心粗氣浮大忌，出奇制勝，擺出一副不屑的神色，冷然道：「你未免太抬舉自己了。」

赤熖掌鄧焚原本就是最易動怒之人，是可忍，孰不可忍，當着武當丹陽道長他們這多人面前，如此看不起他，他今後還能在江湖上混麼，只氣得吹鬍子瞪眼，大嚷大叫道：「小子，你要賭什麼？老夫今天拚了老命，也要和你賭了。」

周震川道：「你要擋得住本人一招，本人身上的『墨玉耳墜子』就是你的。」

赤熖掌鄧焚忿然道：「老夫要接不住你一招，老夫今生今世，再不踏入江湖一步。」

周震川淡淡的一笑道：「事情不會這樣嚴重。」

赤熖掌鄧焚說道：「那你要老夫怎麼樣？」

周震川說道：「只要你替在下辦一件事。」

赤熖掌鄧焚想不到周震川的條件這樣簡單，這時在他心念之間，只怕再沒有任何事情難得過從周震川手中獲得『墨玉耳墜子』了，當下目光一閃，跳躍着欣喜的光彩道：「什麼事？」

周震川道：「這個在下現在不能說，不過在下可以告訴你，這件事絕不會叫你在江湖上抬不起頭來。」

赤熖掌鄧焚悻悻的道：「老夫我行我素，殺人放火，什麼都不在乎，只要你說得出來，老夫就能幹！」

周震川道：「那你是答應了？」

赤熖掌鄧焚冷哂道：「爲什麼不答應你？」

周震川點頭一笑，道：「好，那我們就一言爲定了。」

赤熖掌鄧焚忽然搖手道：「且慢，你不會言而無信吧？」他就不相信自己接不住周震川一招，倒是怕周震川輸了之下，拔腿一跑，因爲，剛才他已看到周震川的能耐，實有過人之能，自己不一定能制得住他。

周震川微微一笑，道：「你不相信在下？」

赤熖掌鄧焚目光一轉，望向丹陽道長，遙遙一抱拳，道：「不知道長可以爲我們雙方作一個公證人？」

丹陽道長猶豫着，半天沒有回音，因爲按照江湖規矩，只要當上這公證人，那一方食言背信，就有協助另一方伸張公道的義務。

赤熖掌鄧焚那知丹陽道長與周震川的關係，其實暗中早已有了默契，只道丹陽道長顧慮太多，畧有不悅之色，大叫一聲，道：「牛鼻子老道，你們武當派可是怕事了？」

丹陽道長先是無可奈何的一嘆，接着揚眉縱聲一笑，道：「好，貧道遵命就是！」看樣子，可然是受不住赤熖掌鄧焚的激將之法，勉强担起了這副担子。

赤熖掌鄧焚點頭向周震川道：「你同不同意請丹陽道長做公證人？」

周震川一笑，說道：「在下任誰都不反對。」

赤熖掌鄧焚道：「一招之賭，你攻我守，你就出手吧！」話聲一落，暗中提起一口丹田眞氣，把一生修爲內力凝聚雙掌之上，拏椿蓄勢，雙目烱烱，注視着周震川，全神以待。

周震川星目掠視之下，只見赤熖掌鄧焚此人，凶暴之性頓歛，突然從暴怒中冷靜下來，顯得四平八穩，如山如岳，四方八面，守得風雨不透，無隙可尋。

周震川暗暗一點頭，忖道：「難怪此人，目空四海，實在也是身具絕學，我要不是近來得到『雲飛三式』之後，又獲得了『萬勿圖』的奇緣，今天這一賭，非輸不可……。」

他剛才已經在暗中見到赤熖掌鄧焚與九指神偷莫木森動手的情形，對於他的拳掌變化，已是有所領悟，赤熖掌鄧焚雖是守得風雨難透，但在周震川眼中，並不是無法可擊的銅牆鐵壁。

周震川畧一沉思，臉上又堆滿了笑容，右掌一伸，緩緩向赤熖掌鄧焚當面遞來，同時還道了一聲：「小心了。」

這一掌，看似有氣無力，若有若無，一點也不驚人，但配合上他那副充滿信心的笑容，却使人有着疑慮叢生之感。

此念一生，赤熖掌鄧焚便如赤身露體，暴露在衆目睽睽之下，全身都有不自然的感覺。

赤熖掌鄧焚心神微微一懈，只見周震川緩緩而來的掌勢，陡然變快，來如驚雷電火，一閃而到。

赤熖掌鄧焚心弦一震，待得電快無比的向一邊閃開時，周震川已是收掌一笑，退出一丈開外，雙拳一抱道：「承讓！」

赤熖掌鄧焚雙目猛然一瞪，凶光暴射道：「你又沒有打着老夫，這樣就算勝了麼？」

周震川望着他只笑不語，亦無惱怒之色。

赤熖掌鄧焚大喝一聲，道：「牛鼻子道士，現在該你說句話的時候了。」

丹陽道長站出一步，道：「鄧施主，你看你胸……」

赤熖掌鄧焚一低頭，頓時倒抽了一口冷氣，臊得滿面通紅，身子一軟，向地上坐了下去。

敢情，他胸口上，正有着一隻掌印，穿衣而過，見肉而止。

赤熖掌鄧焚橫行一生，幾曾遇過這種身手，他身子沒受傷，但一顆心却是凉到了底。

方炳邱煌兩人見師父向地上坐去，以爲受了重傷，大叫一聲，雙雙向赤熖掌鄧焚身前猛撲了過去，惶急的問道：「師父，你不要緊吧！」各自伸手向他摻去。

赤熖掌鄧焚虎吼一聲：「老夫沒有什麼，你們讓開！」雙手一分，震得他們兩人退了七八步。

赤熖掌鄧焚一挺身從地上跳了起來，縱聲大笑了一陣，笑聲之中，凌厲有如鬼嘯，充滿了肅殺悲壯的氣氛，令人不知他心裏打的什麼主意。

驀地，他笑聲一歛，面向周震川一抱

拳，正色道：「老夫敗了，少俠可以吩咐了吧？」

周震川這時也是臉色一肅，道：「請前輩暫留這裏三天，三天之內，定當托人奉告。」

赤熖掌鄧焚怔了一怔，旋又一抱拳，道：「好，老夫等你三天！」說完轉身疾奔而去。

方炳、邱煌也長身而起，緊隨而去。

丹陽道長目注赤熖掌鄧焚疾如閃電的背影，閃身走到周震川身傍道：「此人凶暴成性，只怕忍不住今日落敗之辱，你以後可要特別小心。」

周震川微微一笑，欠身道：「晚輩知道。」

接着，轉身向九指神偷莫木森一抱拳道：「老哥哥，小弟另外有事，先去一步了。」閃身掠了出去。

九指神偷莫木森口中叫了一聲：「我同你一道去……」身形尚未起步，武當掌門人雲陽眞人已現身出來，阻住了他。

九指神偷莫木森只好與武當掌門人他們一同而去。

話說周震川別了武當掌門人等人，並未前往遵義，却折身奔向了遵義附近的龍坪。

龍坪是一個小地方，除了趕場的日子，平時冷冷清清，根本沒有外人來。

但今天的情形，却顯得非常不尋常，天黑之後，夜暗之中，竟然零零星星來了不少外人。

周震川到得龍坪已是初更過後，街頭上人影絕跡，靜得落針可聞。

他目射精光，隨着一種奇特的暗號，向一條小巷子裏走去，傍身在一扇小小的側門之前，輕輕叩了一下門扉。

側門應聲而開，周震川跨步進去，便有一個人走過來，領他穿過好幾道門戶，最後，請他進入一座相當大的廳堂之內落了座。

堂中只點着一盞昏暗的油燈，除了他之外，再沒有第二個人，那領他來的人，也沒問他什麼話，留下他之後，就轉身走了。

周震川也就悶悶的坐在那裏，沒有叫住那人，問東問西。

整個的氣氛，顯得非常神秘，耐人尋味。

周震川就這樣靜靜的坐了將近半個時辰之久，陡然一陣脚步之聲，魚貫而入，進來了十幾個人，各自尋位坐了下來。

燈光還是那一盞，廳中還是那樣的昏暗。

從後來那些人就座的情形看來，無疑的，大家是以周震川爲中心，分坐在他兩旁。

大家依然沒有說話，只是靜靜的等待着。

又過了將近半盞熱茶時光，外面又閃身進來二人，周震川閃目望去，只見來人之中，他約好的尤四海已經來到。

尤四海與另外同來之人，一同去到周震川身前，尤四海雙手抱拳道：「請少俠出示『三山令』！」

周震川從懷中取出「三山令」當胸一抱，從座上站了起來。

「三山令」一現，只見廳中之人，齊齊立起，俯首行了參見之禮。

尤四海從周震川手中接過「三山令」，轉到與他一同來到的人手中，道：「請大家仔細驗看『三山令』！」態度嚴肅而謹愼。

那人接過「三山令」，逐次一個一個傳遞了下去。

大家驗過「三山令」後，默默中更增加了一份肅然的氣氛。

神差鬼使尤四海的話聲，獨自在空中跳躍着，唸着每一個人的姓名：史翀，何大風，林强，羅威，夏鵬，丁展翼，任重山，黃增福，熊台天，謝敏雄，鍾致和等十一個人，加上尤四海與周震川，共是十三個人。

那與尤四海一同前來的就是史翀，尤四海另外把史翀向周震川作了一番特別介紹，除了他之外，史翀是第二個可以負起聯絡全責的人。

這些人，沒有多大的名頭，更不是貴州境內知名之士，但却是彭大先生精心培植的一枝伏兵，暗中維繫着貴州道上的傳統精神。

神差鬼使尤四海，把大家向周震川作了一個簡短的介紹，周震川一抱拳說道：「這次有勞各位鼎力相助，在下先此道謝了。」

神差鬼使尤四海一旁答話道：「少俠，你也不要客氣了，說起來本來就是我們自己的事，尤其大家聽說大先生竟然險遭不測，無不憤恨塡膺，誓必與那些人週旋到底，不把他們擺平在貴州境內，絕不甘休。」

跟着大家異口同聲的道：「尤老的話，就是我們大家的意思，少俠也不要客氣，但憑吩咐就是。」

周震川星目電射，掠掃了大家一眼，只見他們憤激之情溢於言表，對彭大先生都有着無比的尊敬膺服之心，不由對彭大先生也是敬服不已。

周震川微微一笑，謙遜的道：「吩咐不敢，咱們大家商量着携手合作吧。」

神差鬼使尤四海道：「少俠，你所要知道的消息，他們都已有所報命了，現在就叫他們向你一一禀報吧！」

神差鬼使尤四海忽然一揮手道：「請各位先行退出廳去，聽候呼喚，前來向周少俠禀報！」

周震川心中不禁一怔，說道：「尤老，這是……」

神差鬼使尤四海一笑，道：「這是大先生立下的規矩，各人報各人的事，彼此不得與聞。」

周震川恍然而悟的輕輕「哦！」了一聲，劍眉微皺，沉思了一下，忖道：「我可不能和彭大先生相比，對他們有數十年敎化相處之情，不怕他們生心，遇事可以盡量求全，杜漸防微，但我……似乎應該改變一下，才能和他們交稱水乳，運用如意。」

周震川這個念頭，極快的使他打定了主意，覺得有改變作風的必要，當下含笑說道：「這個規矩，不知在下便不便於從權呢？」

神差鬼使尤四海會心的一笑道：「大

先生另有交待，少俠的行爲，不受任何老規矩約束。」

周震川轉臉向大家一笑，道：「那麼大家就一起留下來吧！」

大家臉上都堆上一層笑意，這是一種以誠相交的信任，給了他們一種新的鼓舞，不過他們不敢馬上就坐，都舉着期待的目光，望着神差鬼使尤四海。

尤四海微微一笑，道：「周少俠有命，大家就留下來好了。」

大家靜靜的坐了下來，顯然這種改變，使大家深覺自己的被信任，同時也有着責任加重的感覺，因此奮發與警惕之心並存。

十個人的報告，費了很長一段時間，周震川又問了很多問題，半個夜晚下來，周震川已是智珠在握，胸有成竹了。

談完正事，已是四更左右了，尤四海爲了隱秘，並沒替大家準備酒宴消夜，說完話便只有悄悄的離去了。

這對於情感交流來說，似乎是一種遺憾！

周震川心中甚是過意不去，不由一動忖道：「我是什麼人，能得他們如此捨身相助，這份情誼，何等高潔，我有三招擒拿手法，何不就此送給他們，表示一點我的心意，同時，也可以加強他們一分防身保命之能……」

周震川手中掌握着主宰雲貴武林道上的「三山令」，但他的想法却與衆不同，並不認爲他們的相助只是奉令行事，是他們應盡的本份，而却看做對個人的情份，他這一念頭，却不知無形之中，已種下了善因，得到雲貴道上武林朋友的愛戴。

周震川打定了主意，正當大家紛紛告退之際，忽然招呼大家，說道：「各位請稍待片刻，不知那位有興趣與在下印證一二呢。」

誰也沒想到周震川是有心將這三招擒拿手法傳授給他們，只道周震川是想在他們面前一顯神功，好叫他們心服口服。

大家暗暗一笑，面面相覷，不敢應命出手。

神差鬼使尤四海也沒有看出周震川眞意，但他却不能不給周震川打接應，以免傷了他的顏面，當下一笑接口道：「老朽自不量力，請少俠指教一二。」

他話聲一出，大家已是不待吩咐，各自動手，把那些椅子移向牆邊，空出了中央來。

周震川帶笑走到中央，也沒有什麼架式，道：「尤老，我們只是印證手法，不必提聚眞元內力，你請先出手吧！」

尤四海暗暗一怔，內心之中止不住一陣迷惑，但口中應了一聲：「是！」他也就不再客氣，右手一招「奔雷逐月」，迅快無比的攻向周震川丹田部位。

掌影一閃就到了周震川身前，只見周震川左手一抄而起，五指一落，扣住了尤四海腕脈，接着身形微微半轉，帶得尤四海邁出一步。

這一招，兩人如果都使出了眞元內力，尤四海準得摔個狗吃屎，跌到地上。

尤四海固然一楞，大家也是雙眼發直，沒有看出周震川是怎樣扣上尤四海手腕的。

尤四海在彭大先生身前，是得力助手之一，身手頗不平凡，出手一招，就被周震川扣住了腕脈，心中大感意外之下，更激起了好勝之心，道了一聲：「少俠，老朽又來了。」

這次却是身形一弓，一彈而出，像極了一隻出水蟾蜍，雙手同出，罩住了周震川當面各處大穴。

周震川依然不慌不忙，待他近得身前，才雙手一翻而出，絲毫不爽的，又搭住了尤四海一雙手腕。

尤四海疾退了三步，道了聲：「請少俠再試試這一招。」雙手齊飛，展開掌指，只見一片幻影，令人難分虛實，暴滾而上。

周震川輕喝了一聲：「來得好！」這次他不再靜立以待，迎身而上。

兩人身形一掠而上，再看尤四海雙手，又到了周震川兩手之中。

大家一陣驚愕，壓着嗓子叫了一聲：「好！」

周震川放開尤四海，一笑道：「在下這三招擒拿手法，算不得什麼奇招絕學，但突然出手之下，頗有出奇致勝之效，欲以相贈各位，不知尚堪入目否。」

原來是這樣一回事，大家只高興得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不知道該如何表示才好。

神差鬼使尤四海神情穆肅，滿臉敬服之色，輕喝一聲，說道：「大家還不謝過周少俠！」欠身一禮，他已經當先行禮相謝。

接着，大家躬身相謝，雙目之中充滿了狂喜之色。

周震川要言不繁的，把三招擒拿手法傳給了大家，人人歡欣鼓舞的，雀躍告辭而去。

最後只剩下神差鬼使尤四海與史翀兩人，神差鬼使尤四海道：「史翀老弟一向很少在人前露臉，就本省武林道上，認識他的人都不大多，最宜相隨少俠，以供奔走……少俠有了史翀，老朽就告罪向少俠別過些時日了。」

周震川知道彭大先生經此打擊之後，必不甘就此緘默，一定另有安排，神差鬼使更是閑不了，當下一笑抱拳道：「尤老加惠良多，在下已是感激不盡，尤老有事請便，改日另當踵謝。」

神差鬼使尤四海拍了一下史翀肩頭，重托之意，盡在不言之中，身形一幌，飛射而去。

史翀年紀雖然不大，只有三十多歲，雖然一直沒有機會表現自己，但他目光清澄，神采奕奕，分明是一個極爲幹練的人才了。

神差鬼使尤四海走後，史翀迎着周震川目光微微一笑，道：「天色很快就要亮了，我們先離開此地之後，在下再替少俠找一處休息的地方。」

周震川隨着史翀出了龍坪，走出二十餘里，到了一戶農家，推門進去，請周震川入屋休息。

周震川一陣調息醒來，桌上已是擺好了一桌熱騰騰的飯菜，兩人用過飯菜，算準時間，便起身向黑神廟奔去。

約在初更時分，已經到了黑神廟附近

了。

黑神廟正是皇甫秀華現在落脚的地方，這就是强龍難鬥地頭蛇，皇甫秀華的行動，雖然神秘，却逃不過尤四海他們的眼綫。

皇甫秀華也眞有一手，就這幾天之間，竟然創立了一個小小的局面，有了自己的班底和實力。

周震川與史翀正向黑神廟前往之際，突然道旁丈餘外一棵大樹之後，傳出一聲輕喝道：「山外山！」

史翀隨口接道：「樓外樓！」

接着，只見樹後射出一條人影，飛落在他們身前，欠身道：「兩位請來！」轉身帶着他們迂迴百折的向黑神廟內走去。

那人身穿黑衣黑裳，臉上抹了一把鍋烟，叫人看不出他的面貌，他也沒有多說一句話，但周震川他們也不多問一句話，對他付予絕對的信任。

三人一路穿行無阻，穿過市街，到了一座大宅第之前，那人悄聲道：「皇甫姑娘就在這宅第之內，小的不便相陪了。」話聲一落，人已飄身溜了出去，隱入黑暗之中不見。

這座宅第院大牆高，氣勢極是雄偉，顯然不是尋常人家的房屋。

屋內靜悄悄的，沒有一點聲息。

周震川打量了四週一眼，輕聲道：「史兄，請你替我把風接應，小弟先進去看看。」

他藝高人胆大，身形一起，便登上了牆頭，星目微轉，院內建築格局，已瞭然於心，稍不猶豫，落身而下，直向一處房屋欺身奔去。

這時院內，還是悄靜無聲，似是毫無戒備。周震川身形一駐，停了下來，輕輕的咳了一聲，希望有人出來現身問話，可是他咳聲出口，竟然沒有一點反應。

周震川疑訝的一皺眉頭，他不相信帶他來的人會失誤，可是屋內靜悄悄的更是事實，難道皇甫秀華事先發現他躲起來？

周震川與皇甫秀華之間，只是一場誤會，雖說皇甫秀華中了別人離間之計，到底還不是敵人，叫周震川怎樣能用對敵人的手段對付她，自然更不能一間一間房子去搜尋了。

周震川沉思了一下，覺得自己這次前來找她，是希望好好和她懇切相談，現在她避不相見，如果過於勉强，萬一一言不合，鬧翻了臉，以後就更不好說話了。

周震川深深知道皇甫秀華的脾氣，爲整個大局着想，自己還是伺機緩圖爲宜，當下苦笑一聲，回轉身形……

詎料，身形一轉，目光所及，不由得一怔，臉上的苦笑，也僵住了。

只見皇甫秀華穿着一身銀光閃閃的緊身疾服，手横一銀色寶劍，就卓立在二丈開外月光之下。

月色之中，只見她一臉冰霜，恨意如山，叫誰見了也不由得心裏發凉。

周震川劍眉聳動了一下，飄身上前，輕輕叫了一聲：「華妹……。」

皇甫秀華眉目冷然，「哼！」了一聲道：「誰是你的華妹，別不要臉的了。」

周震川知道她心中有氣，自然不會與她計較，臉上又加上一層笑容，道：「華妹！……。」

皇甫秀華根本不讓他把話說下去，冷喝一聲，截口說道：「周震川，你要再胡言亂叫，那就莫怪本宮主要撕破你的嘴皮了。」

周震川見她聲色俱厲，毫不留情，自己想以笑臉相向，也笑不下去了，但他很能退一步着想，並不深責皇甫秀華，仍抱着委屈求全的希望，訕訕的道：「皇甫姑娘……。」既不能再叫她華妹，只有改稱姑娘了。

那料皇甫秀華嬌喝一聲，道：「你懂不懂禮貌，在本宮主面前稱名道姓的，還不與我住口。」

周震川怔了一怔，面上微泛迷茫之色道：「宮主？什麼宮主？」

皇甫秀華揚首飛眉道：「玄陰宮！」

周震川張目一楞道：「什麼『玄陰宮』？」他眞還沒聽說過，江湖之上有「玄陰宮」這一門派。

皇甫秀華昂然道：「當今江湖之上，亂象已呈，正是羣雄逐鹿，建基立業的大好良機，本宮主應運創帮立派，這就是『玄陰宮』！」

周震川再也忍不住，縱聲大笑道：「原來如此！……。」

皇甫秀雄星目含煞，怒聲喝道：「你笑什麼？你難道敢看不起本宮主！」

周震川笑聲一斂道：「不敢！……」話聲一頓，接着，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道：「但在下有幾句話，不知你還願不願聽一聽？」

皇甫秀華冷「哼！」一聲，道：「花言巧語，免了吧！」

周震川道：「你原來不是要找我麼？」皇甫秀華冷漠的道：「那是當時的衝動，現在你已不值得本宮主計較了。」

皇甫秀華這種既冷漠又輕蔑的態度，周震川幾乎被激得大發雷霆，臉色瞬變，費了很大的自制之力，才把一股怒氣按捺了下去，笑了一笑，道：「是的，宮主現在是志在武林，正要大展鴻圖，自然不再計較這些小事了。」

皇甫秀華螓首高抬，舉目望着天上的明月，不帶絲毫感情地道：「我這樣成全了你們一段好姻緣，不知你可有感恩圖報之心？」

周震川此番前來相找皇甫秀華是因爲同時已經查出了閃電娘子武瑛的下落，準備說動皇甫秀華一同去找閃電娘子武瑛，三人當六面，自己是淸是白，用事實來証明，豈不勝過千言萬語的解釋。

但皇甫秀華把情場上的失意，轉向武林之中進軍，這一來，只把周震川整個的計劃破壞無餘。

周震川主動而來，現在却完全變成了被動，尤其皇甫秀華這一故示大方，弄得周震川進退維谷，只有招架之功了。

這時，他腦中一片混亂，驟然失去了主張，只好順話答話的說道：「你的意思，是……。」

（未完）

小啓：「神眼遊龍」及「三日驚濤」續稿未到，是期暫停，下期繼續刊出，謹向讀者致歉。

·編者·

新穎奇情俠義連載故事

曹若冰‧文
盧 令‧圖

斷劍殘琴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孤獨客引領梅仙、歐陽映雪、麥亮宇往見鐵駝雷江，歐陽映雪獲知父親斷劍鬼愁歐陽雲飛夫婦慘死仇人暗算之下，由此，天眞、活潑、嬌憨的歐陽映雪，變得有如另外一個人，沉默寡言，愁雲籠面。在梅仙、歐陽映雪、墨綠雙鳳離開孤獨客等三天之後，一行正欲趕往潼關落店的途中，驀見少林監院一心大師率領十誡十僧，當道攔路，指稱七日前麥亮宇潛入少林藏經閣盜去伐髓易筋二經，留有字條爲據。這眞是莫大寃枉，七天前他們正在鳳陽，麥亮宇又那來分身之術——

聖地遭鼠竊　三英蒙奇寃

顯然，這暗入少林寺藏經樓內盜經者，分明另有其人，留名「寰宇三英麥亮宇」，也分明是一種「嫁禍」的陰謀。

但是，少林寺藏經樓，乃宇內武林譽稱的「武學寶庫」，內藏佛門至高至深的禪功武學秘笈，少林七十二種絕技眞本，以及歷代掌門大師潛心研創的拳法、劍譜，也是天下武林聞名的「禁地」。

在這「禁地」方圓數丈之內，不要說是外人絕對禁止踏入，卽連寺中衆弟子，亦不准擅自踏入一步。

負責經樓守護的僧人，莫不身懷絕學奇技，內功深厚精湛，防守警戒之森嚴，堪說是飛鳥難入。

這盜經之人，竟能神不知鬼不覺的潛入經樓內盜去二經，於此可知，其人若非具有上乘功力，絕世身手，怎能？

然而，這盜經之人是誰呢？……

既然具有上乘功力，絕世身手，當非武林無名之輩，旣然有膽盜取佛門至寶，爲何又留名「寰宇三英麥亮宇」嫁禍？……

這實在是個十分令人不懂，也極爲費解的「謎」。

一心監院說出藏經樓中的留字，麥亮宇聽得心頭正感駭然驚愕萬分之際，一心監院却又接着說道：「藏經樓內的留字卽是證據，施主現在應該再沒有什麼好說好狡賴的了。」

麥亮宇劍眉微皺地暗吸了口氣，正容說道：「在下實在從未去過貴寺，也未盜取『伐髓，易筋』二經，此事尚望大師明察，相信在下之言。」

一心監院淡然一笑，道：「老僧倒是很願意相信施主之言，只是奈何……」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希望施主聽從老僧良言相勸，卽將二經交還老僧爲上。」

麥亮宇搖頭道：「謝謝監院的良言，在下已經說過了，實在沒有盜取二經。」

「伐髓易筋」二經雖然確非麥亮宇盜取，並且連一點影子都不知道，但是由於藏經樓中的留字，一心監院心中已經有了「先入爲主」的成見，他怎會相信麥亮宇之言。

因此，麥亮宇話音一落，一心監院立卽高喧了聲佛號，說道：「施主如此執迷不悟，矢口否認，不肯交出二經，老僧無可奈何，只有出手用强迫令施主交出了。」

一心監院此語一出，麥亮宇已知今天之事，除非能交出「伐髓易筋」二經，否則決難善了。

於是，麥亮宇兩道劍眉微軒了軒，也就不再多作解說的，臉色倏然一寒，語聲沉冷如冰地說道：「監院一定不肯相信在下之言，在下縱有百口亦難分辯，監院出手用强與否，亦只好聽由監院的意思了，不過……」

麥亮宇說至此處，梅仙突然跨前一步，抬手朝麥亮宇搖了搖，阻止住麥亮宇「不過」以下的話，目視一心監院正容說道：「在下有數點疑問請敎，幷請大師賜答。」

一心監院道：「施主有何疑問。」

梅仙問道：「請問貴寺『伐髓，易筋』二經失盜之日，可確是七天之前，本月二十三日的夜裏？」

「不錯。」一心監院點頭說道：「施主可是懷疑老僧所言不確？」

梅仙微微一笑道：「大師言重了，大師身爲少林監院，望重武林，德譽兩高，在下焉敢有那懷疑之想，不過……」

一心監院接口問道：「不過怎樣？」

梅仙道：「在下心中極感訝異。」

一心監院道：「訝異什麼？」

梅仙倏然凝目問道：「在下請問，以大師的一身功力修爲，如果盡量展開腳程，一夜之間，可以奔行多少里？」

一心監院心中不由微微一怔，目視梅仙問道：「施主此問何意？」

梅仙道：「請大師先回答在下此問，在下當向大師解釋。」

一心監院微一沉吟，道：「大概六百里左右。」

梅仙接問道：「還能再快不？」

一心監院搖頭道：「不能了。」

梅仙眨眨眼睛又問道：「當今武林中有人能快過大師麼？」

一心監院道：「有是有，不過爲數不多，所快也很有限。」

梅仙道：「能快多少？」

一心監院想了想道：「最多不會超過二百里，但是非生死關元之竅已通，內力生生不息，修爲已臻上乘之人不能。」

梅仙微點了點頭正容說道：「由此看來，大師應該相信，那暗入貴寺藏經樓內留字，盜去『伐髓，易筋』二經之人，確實不是我麥三弟了。」

語聲一頓又起，接道：「貴寺二經失盜之日，在下和二妹三弟，在二千里以外的地方，除夜晚歇宿不同在一房以外，從早到晚，我們三人均在一起，未曾分開過一刻。」

一心監院雙目倏然凝注地問道：「那時施主等在什麼地方？」

梅仙道：「由武昌前往鳳陽途中。」

一心監院道：「有何證明不？」

梅仙道：「當時和在下等同行一起的還有一位武林前輩，他可以證明。」

一心監院道：「是那一位？」

梅仙道：「孤獨客。」

一心監院道：「施主這話實在？」

梅仙肅色說道：「在下所言，句句是實。」

一心監院道：「孤獨客現在何處？」

梅仙道：「已於四天前分手。」

一心監院沉思地道：「可是本寺藏經樓中的留字，那該如何解說？」

梅仙道：「事實昭然而明顯，那是有人冒名嫁禍。」

一心監院喃喃道：「事情眞的是如此麼？」

梅仙雙眉微微一軒，道：「我麥三弟乃是個頂天立地的昂藏鬚眉，蓋世奇男，如果眞是他盜取了貴寺的『伐髓，易筋』二經，既敢留字藏經樓內，就決沒有個狡賴不敢承認之理。」

一心監院淡然一笑道：「施主所言雖然頗爲有理，只是施主的身份不同。」

梅仙凝目問道：「大師之意可是在下的身份不够不配？」

一心監院搖頭道：「那倒不是。」

梅仙道：「那麼是甚麼不同？」

一心監院道：「施主的身份乃是『寰宇三英』的大哥，大哥爲自己的三弟辯說解圍，理屬當然，也是應該！」

梅仙雙眉微揚了揚，道：「這麼說，在下所言，都是白費，大師仍然不肯相信了？」

一心監院道：「施主乃聰明之人，當知那『口說無憑』的俗語，此時此地，施主所言，當然確是實情，但也只是片面之詞。」

梅仙道：「大師可以派人尋找孤獨客查問。」

一心監院點點頭，說道：「這是當然，不過，在未找到孤獨客查問證實施主所言之前，老僧要請施主等屈駕敝寺，暫住一些時日。」

梅仙眉鋒微微一皺，道：「大師之意可是要扣留我們作爲人質？」

一心監院語音平靜地說道：「施主要這麼說，老僧就很難解釋了。」

麥亮宇突然接口說道：「在下等還有很多事情急須辦理，此事無法從命。」

一心監院道：「施主等有事，請稍緩數日再前往辦理好了。」

麥亮宇冷然一搖頭，說道：「不行，在下向來言出如山，說是無法從命就無法從命！」

一心監院淡淡地道：「但是目前，施主却必須依從老僧不可。」

麥亮宇兩道劍眉一軒，說道：「辦不到！」

一心監院臉色神情一肅，說道：「這可由不得施主自己。」

麥亮宇雙目倏地一睜，道：「聽監院這口氣，可是要用強，迫令在下等前往貴寺？」

一心監院低喧了聲佛號，說道：「施主不肯依從老僧之意，老僧無可奈何，只好如此了。」

麥亮宇冷冷地道：「監院一定要這樣做？」

一心監院道：「老僧要不要這樣做，關鍵還在於施主自己。」

麥亮宇強壓着心底憤怒，冷笑道：「監院自信有把握能强迫得了在下等？」

一心監院雙眉微軒了軒，倏又淡然一笑，說道：「有無把握，老僧雖然不想妄下斷語，但，是自信還有這份力量屈駕施主等。」

麥亮宇驀地仰首縱聲發出一陣哈哈大笑，笑聲激昂，眞氣充沛，震人心脈，只聽得一心監院與身後肅立的「十誡十僧」，個個雙眉暗皺，臉上色變，心中極是凜震麥亮宇內功之深湛。

笑聲落後，麥亮宇雙目倏射寒電地逼視着一心監院沉聲說道：「如此說來，監院是甘願負責一切後果了？」

一心監院一時未能明白他所言「後果」何意，神色不由微微一怔，問道：「甚麼後果？」

麥亮宇冷冷地道：「監院要用强迫令在下等前往貴寺，在下無奈，只有出手與監院一搏，搏鬥之下，勢將難免失手傷人，造成流血的後果！」

一心監院臉色不由倏然一變，沉聲喝道：「施主你太狂了！」

「哼！」

麥亮宇口中剛自一聲冷「哼」，一直默立在他身後的歐陽映雪突然接口說道：「三弟，別和他多嚕囌廢話了，他既然這麼不講理，我們就乾脆和他一搏，一切後果由他自行負責好了！」

對於一心監院的不講理，強要他們「

寰宇三英」前往少林聽候查證，她心中早就十分氣怒，是以她話音一落，身形已電閃撲出，口中一聲嬌叱，雙掌疾揮，倏忽之間，竟朝一心監院攻出了七掌之多。

她這七掌攻出，眞是快若閃電，有如一氣呵成，確實令人驚心！

然而，她雖然藝出小寒山，一身武學精絕，七掌攻出，勢雖凌厲奇快絕倫，但是一心監院乃少林當代身份所學僅次於掌教的高僧，其功力火候造詣之深，又豈是一般武林高手可喻可比之流。

歐陽映雪突然發難出掌，一心監院自幼身入佛門，生平雖然從未和女人動過手，心中也不願與女人動手，但是此時此地，他既不便閃身退讓，而歐陽映雪的掌勢凌厲快疾，他也有點無法閃讓。

因此，他雙眉微軒，左手僧袖揮拂間，佛門禪功已是意隨念動地發出，歐陽映雪攻出的七掌，不但如同擊在軟絮敗革上，絲毫無法着力，並且還有一股似有若無的無形勁氣，阻住她前撲的身形，隱隱有着一股反震的力道，震彈得她的嬌軀踉蹌後退。

歐陽映雪七掌攻出無功的情形，麥亮宇和梅仙二人，全都看得十分清楚，心中也均甚明白歐陽映雪決非這位少林監院之敵。

因此，歐陽映雪身形一退，正要二度揮掌攻出時，麥亮宇腳下突然跨前一大步，抬手一攔歐陽映雪說道：「二姊請退後，他們找的是小弟，由小弟一個人來解決好了。」

歐陽映雪美目一瞥麥亮宇，心中微一猶豫，隨卽默默飄身後退到梅仙的身旁站立。

麥亮宇目視一心監院冷冷地說道：「現在我再說一遍，在下實在沒有去過貴寺，也沒盜取『伐髓，易筋』二經，希望監院能相信在下之言，在下當必盡力查出那盜取二經冒名嫁禍的惡賊，將他擒交貴寺發落。」

一心監院口喧佛號，肅容說道：「老僧相信，此事也許確是有人冒名嫁禍，但是……」

語聲微頓了頓，接道：「施主既然確實沒有盜取二經，心中坦然，何不就依從老僧之言，暫時屈駕敝寺小住，靜候那水落石出之日。」

麥亮宇一聽一心監院仍然要他同往少林接受「軟禁」，知道再說也是徒然白費，遂卽臉色一寒，沉聲說道：「在下尚有許多事情急須往辦，無暇前往貴寺，監院既固執成見，那就只有動手一途了。」

語聲一落又起，目射寒電地說道：「監院請動手吧，只要監院能勝得在下，別說是前往貴寺小住等候那水落石出之日，就是要在下這條命，也只好聽由監院。」

一心監院目光凝注地道：「施主定要老僧動手？」

麥亮宇冷冷地道：「除非監院能够勝得在下，否則休想在下聽從監院之言。」

一心監院雙眉微軒，道：「施主可是認爲老僧無能勝得施主？」

麥亮宇神色冷漠地說道：「監院不必徒費口舌嘮叨了，如是不想動手，便請讓路。」

一心監院心中低喧了聲佛號，道：「施主既然如此固執，老僧別無他法，只好依從施主之意，與施主動手一搏，強請施主前往敝寺小住了。」

語聲一頓又起，說道：「施主請出手吧。」

麥亮宇口中一聲冷笑道：「如此，監院請小心了。」

話落，腳下倏然跨前一大步，抬手出掌直朝一心監院當胸拍去。

一心監院有意要試試麥亮宇的內功眞力，是以麥亮宇出掌拍到，他身形不閃不避，以七成功力舉掌迎上。

兩掌接實，「叭！」的一聲暴響中，一心監院身形一幌，後退了一大步，麥亮宇却是身形岳立如山般，動也未動。

一心監院似乎意想不到麥亮宇的內功掌力竟然如此之强，臉色不由微微一變，道：「施主好雄渾的掌力。」

麥亮宇神色淡漠地道：「謝謝監院的誇獎。」

一心監院心中暗吸了口氣，道：「施主也請力接老僧一掌試試。」

說着右掌緩緩抬起，氣勢沉凝地跨步邁前拍出。

麥亮宇兩道劍眉微微一軒，口中一聲哼，閃電般挺掌迎上。

一心監院因爲前一掌被震退了一大步，心中甚感有點難堪，是以這一掌拍出，功力不但多加了一成，而且施展了少林絕學「大力金剛掌」力。

在他心中原以爲這八成功力的「大力金剛掌」力拍出，麥亮宇雖然內功深厚，掌力雄渾，但焉是「大力金剛掌」力之敵，起碼也得被震退三步。

那知事實大不謬然。

兩掌再度接實，又是「叭！」的一聲暴響，一心監院突感心頭陡地一震，身形一幌，腳下竟又穩立不住地後退一大步。

這一回情形比前一回更糟，幷且覺得胸中氣血浮動，微微上湧，而麥亮宇却只是身形一幌卽止。

一心監院心中駭然了，目射驚色地瞪視着麥亮宇，一面吸氣運功平抑住胸中浮動的氣血，一面暗暗思忖要不要下令十誡十僧出手？……

他正思忖未決間，麥亮宇突然冷聲說道：「這兩掌，在下已經留了情，俗語說得好，『識時務者爲俊傑，知進退才是高人』，在下希望監院明白是語，別再迫在下……」

他語音未落，驀見一道龐大的人影，身如行空天馬般地，電掃射落，是一位身軀偉岸高大，臉色紅潤，白髮皤皤的獨臂老人。

獨臂老人身形一落，歐陽映雪美目立卽一亮，嬌聲喊道：「獨臂公公，您老人家來得正好，請您替我們評評理看。」

獨臂老人神情微微一愣，問道：「評什麼理？小雪兒。」

歐陽映雪道：「少林和尚丟了東西，硬說是我們偷的強逼着要我們交出來。」

「哦。」獨臂老人目光瞥視了梅仙和麥亮宇等人一眼，問道：「你們究竟有沒有偷呢？」

歐陽映雪螓首一搖，道：「沒有，我

們根本沒有去過少林寺，連一點影子都不知道。」

獨臂老人目光轉望向一心監院，凝目問道：「監院大師，事情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獨臂老人乃二十多年前名震武林的一代怪傑，姓龍名正方外號「獨臂神叟」。

一心監院雙掌合十躬身一禮，目光望了望麥亮宇，說道：「是這位麥少施主夜入敝寺藏經樓內盜去了兩部眞經。」

獨臂神叟雙目倏然微睜，道：「眞有這等事？」

一心監院一正臉容，說道：「以貧僧的身份，神叟應該相信貧僧決非輕妄謊言之人。」

獨臂神叟龍正方問道：「是兩部什麼眞經？」

一心監院道：「伐髓，易筋二經。」

獨臂神叟目光凝望着麥亮宇問道：「娃兒，有這回事麼？」

「沒有。」麥亮宇搖頭說道：「在下等從未去過少林寺，也根本不知此事。」

獨臂神叟目光灼灼如電地射視着麥亮宇的臉色神情，道：「你這是實話？」

麥亮宇兩道劍眉，倏然一軒，朗聲說道：「老人家，在下頂天立地，昂藏七尺鬚眉，乃是敢作敢當之人，所言，句句是實。」

他說時臉色神情正肅，威儀凜人。

獨臂神叟此來之前已去過鳳陽，會晤過「鐵駝」雷江，已經雷江的口中獲知麥亮宇的師承與及梅仙的來歷身份。

是以，麥亮宇語音一落，他立卽目視一心監院大師問道：「大師聽清楚他的話了麼？」

一心監院點頭道：「貧僧聽清楚。」

獨臂神叟道：「大師認爲他的話可信不？」

一心監院雙掌合十，口喧佛號道：「信與不信只在一念之間，未經查証之前，貧僧不願妄言。」

獨臂神叟微微一笑道：「如此說來，大師是不相信了？」

一心監院肅容說道：「非是貧僧不信，而『伐髓易筋』二經乃佛門至寶，并且關係敝派聲譽榮辱至大，貧僧不得不加以愼重。」

獨臂神叟雙眉微微一皺，道：「那麼大師的意思？……」

一心監院道：「貧僧之意，擬請他們三位暫時屈駕敝寺小住，靜候水落石出之日。」

獨臂神叟目光一凝，道：「大師認爲必須如此？」

一心監院點頭道：「這是最合理的辦法。」

獨臂神叟道：「有道理麼？」

一心監院道：「敝寺藏經樓內的留字卽是道理。」

獨臂神叟微感詫異地一怔！問道：「什麼留字？」

一心監院道：「寰宇三英麥亮宇。」

獨臂神叟目閃疑惑之色地望着麥亮宇問道：「對此你有解說麼？」

麥亮宇正要開口答話，歐陽映雪却已搶着接口說道：「獨臂公公，那根本是有人冒名嫁禍。」

獨臂神叟却目光凝視着麥亮宇，又問道：「是麼？」

麥亮宇點頭正答說道：「在下也只能如此解說。」

獨臂神叟望向一心監院問道：「大師相信麼？」

一心監院道：「相信也不相信。」

獨臂獨臂眉鋒微蹙了蹙，說道：「這麼說，大師是仍要他們隨同大師前往貴寺了？」

一心監院口喧佛號道：「貧僧必須如此，尙祈神叟原諒貧僧也是不得已。」

獨臂神叟倏然正容說道：「如果老夫替他們作保，大師認爲如何？」

一心監院神情愕然一怔，道：「神叟要替他們三位作保？」

「嗯。」獨臂神叟一點頭道：「可以麼？」

「這個……」

獨臂神叟雙目陡然一睜，道：「這個什麼？不可以，是不是？」

一心監院搖頭道：「不是不可以，而是……」

獨臂神叟沉聲截口說道：「一心和尙，老實告訴你，老夫雖說是替他們三個作保，事實上，却是爲你少林好，免得你們少林將來被弄得灰頭土臉。」

一心監院深知道獨臂神叟爲人性情，不是個隨便說話之人，此時此話，必有原因，心中不由微微一動，接口問道：「神叟此話？……」

獨臂神叟斂容說道：「這你就不必多問了，日後你自能明白。」

語聲一頓又起，接說道：「老夫替他們作保的事，現在你怎麼說？答應不？」

一心監院心中略一沉忖，道：「神叟名高望重武林，既然要出面替他們三位作保，貧僧還有何話可說，不過……」

獨臂神叟忽然哈哈一聲大笑，接口說道：「一心和尙，你也不必給老夫戴高帽子了，如果確實還看得起老夫，認爲老夫尙算老而未朽的話，請卽安心返寺轉告一因掌教，就說此事最多不超過一月之期，老夫自當有所交待。」

一心監院口中朗喧了聲佛號道：「神叟既如此說，貧僧敢不遵命。」

獨臂神叟抬手揮了揮，道：「如此你們請便吧。」

一心監院雙掌合十一禮，說了聲：「告辭。」

轉身朝十誡十僧一揮僧袖，喝道：「走。」

話落，當先大步疾行，十誡十僧立時各朝獨臂神叟微躬了躬身軀，肩起禪杖，腳下點塵不沾，有如行雲流水般地隨後飄行而去。

轉眼工夫，一心監院和十誡十僧便已遠去數十丈以外。

這時，天色已近暮黑，目視一心監院等人的身影去遠之後，獨臂神叟忽然望着麥亮宇問道：「麥賢侄，對於此事，你打算如何處理？」

麥亮宇道：「查出那冒名嫁禍的惡徒，令他濺血伏屍掌下！」

獨臂神叟微一搖頭，說道：「這樣不

好。」

麥亮宇一怔，道：「爲什麼？」

獨臂神叟道：「你殺了他，對你并無益處，對事情只有更糟。」

麥亮宇道：「怎樣更糟？」

獨臂神叟微微一笑道：「你殺了他，便成死無對証，那時誰替你証明你是冤枉的，誰相信你確實沒有盜取那『伐髓，易筋』二經？」

麥亮宇朗聲說道：「在下仰不愧，俯不怍，只求心安理得，并不計較別人相信與否？」

獨臂神叟斂容說道：「仰不愧，俯不怍，只求心安理得，這只是你自己的想法，但是外人不明個中眞相實情，還以爲『伐髓，易筋』二經確是你所盜，從此一些糾纏不清的麻煩必將接踵而至。」

語鋒微頓了頓，接着又道：「同時另外有一件血案，江湖上已傳說了開來，說是你所爲。」

麥亮宇神情一怔，問道：「是什麼血案？」

獨臂神叟修眉微微一皺，道：「你還不知道？」

麥亮宇搖了搖頭道：「在下尙還絲毫無知。」

獨臂神叟道：「就是那萬盛莊黎靖欽家中的血案。」

麥亮宇神情不禁又是一怔，旋而劍眉一軒，道：「老人家相信？」

獨臂神叟搖頭道：「你們離開鳳陽不久，老夫也就到了鳳陽，曾在小雪兒家中逗留了兩個時辰，雷江已將你們的師承來歷和在武昌與青城七子約戰的經過都告訴了老夫，如此，你明白了麼？」

「哦。」麥亮宇表示明白了的點了點頭，沒有接話。

獨臂神叟語聲一頓又起，接道：「爲了你們『寰宇三英』的聲譽，今後在武林中的威望，在江湖上行走的方便，這兩件事你們都必須替自己澄清，全力去查訪那冒名嫁禍的惡徒是什麼人？其目的何在？同時你必須記着，查訪出那惡徒目的之後，千萬不可輕擧妄動殺了他，最好設法通知少林掌敎和窮家帮主，請少林派人和你一起去追回二經，請窮家帮主爲你作証，這樣一來，你們『寰宇三英』不但立刻名揚天下武林，而且縱然再有人冒名嫁禍，武林中也就不會遽爾相信了。」

這番話，是理，也是實情，可說句句「金玉良言」。

麥亮宇聽後，默然沉思了刹那，臉容神色忽然一肅，恭敬地說道：「多謝老人家明敎，在下當銘記於心，遵照老人家之意去做。」

獨臂神叟臉露慈祥之色地含笑說道：「如此老夫就放心了。」

語聲一頓，目光轉望着梅仙說道：「少主是『寰宇三英』之首，今後在江湖上尙望少主以大哥的身份，多多勞神費心才好。」

梅仙含笑說道：「老人家但請放心，我三人義結金蘭，二妹和三弟的事情也就是我的事情，我會全心全力的維變我們『寰宇三英』聲譽的。」

獨臂神叟點了點頭，哈哈一聲大笑，又道：「有少主這句話，老夫就更加放心了。」

歐陽映雪忽然接口問道：「獨臂公公，您老人家不要和我們一起同行麼？」

獨臂神叟搖了搖頭，說道：「我有點別的事情須要前往遼東一趟，你們走你們的吧。」

歐陽映雪眨眨美目道：「獨臂公公，小雪兒想請問您一件事情，可以麼？」

獨臂神叟道：「什麼事情？」

歐陽映雪神色忽然一肅，問道：「那暗算殺害我爹的惡賊是什麼人？您老人家知道麼？」

獨臂神叟神色微黯地搖搖頭說道：「是什麼人，我和妳孤獨伯伯都正在暗暗查訪，一有了確實的眉目消息，我們會立刻告訴妳的，妳好放心了。」

歐陽映雪輕點了點螓首，默然未再說話。

×　　×

獨臂神叟走了。

麥亮宇似乎正在思索着甚麼問題，默默地岳立在原地，仰首望着已黑的夜空出神。

梅仙見狀不由立刻輕咳了一聲，問道：「三弟，你在想什麼？」

麥亮宇嗒然輕吁了口氣，說道：「我在想，江湖上爲什麼會有那多陰險惡毒之徒？……」

語聲一頓，星目倏然一凝，望着梅仙問道：「大哥，以你的猜料看法，那冒名嫁禍的惡徒以什麼人的嫌疑可能最大？」

梅仙尙未開口，歐陽映雪已搶着接口說道：「以我的看法，青城道士的嫌疑最大。」

梅仙搖了搖頭，說道：「我想這似乎不可能。」

歐陽映雪道：「爲什麼？」

梅仙道：「萬盛莊黎靖欽家中被殺之人有青城二子的屍首在內，如果是青城道士，他們絕不會得殺害自己的同門。」

這話不錯，是理。

可是，歐陽映雪却另有她的想法，她美目一眨，道：「如果他們用的是苦肉計呢？」

「苦肉計？……」梅仙心中不禁微微一怔。

歐陽映雪接着又問道：「大哥認爲也不可能麼？」

梅仙略一沉思，又搖搖頭道：「這似乎仍不可能，不過……究竟是不是可能，事情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我們現在也不必去胡亂猜想了。」

語聲一頓，忽然微微一笑，轉了話題地接道：「現在時間已經不早了，我們還不趕快急趕一程，今夜恐怕得露宿荒野挨餓了。」

麥亮宇心中突然閃過一個意念，望着梅仙說道：「大哥，我想和你和二姊暫時分手一個時期。」

梅仙心中不由有點意外地一愣，星目凝望着麥亮宇，沒有立刻開口發問。

歐陽映雪接着問道：「三弟，你要去那裏？」

麥亮宇道：「小弟要去查訪那冒名嫁禍我的惡賊。」

（未完）

珍珠令續篇

東方玉·文
盧令·圖

龍潭劍影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凌君毅隨着榮敬宗帶領四名劍士友小婢小桃，往黑龍會青龍堂救人，一路循着山腹甬道而行，在一條黝黑的甬道中，遇上機關，整條甬道驟地變成劍衖，幸凌君毅持有倚天寶劍，把兩壁刺來長劍盡數掃斷，安然渡過這一條劍衖，到達甬道盡頭，榮敬宗按動機括，打開石門，驀見前面一座敞廳，廳中一桌六石凳，闃無一人，環廳有六道門戶，戶外黑漆如墨，不知通向何處，廳中雖無一人，但却隱隱似有一片肅殺之氣，榮敬宗要凌君毅停身廳外，彼則暗運功力，凝神戒備，緩步進入廳中——

山腹破迷宮　龍潭除鷹犬

廳上雖然空蕩蕩的，除了一張圓桌，六張石櫈，就再無別物，但榮敬宗却是十分小心，仔細的察看了每一張石櫈，然後又沿着敞廳的四壁，緩緩繞行了一週。

尤其對六道門戶，站在門口，每一道都凝目注視，傾耳細聽了好一會，似是仍然找不出可疑之處。

凌君毅站了一會，有些不耐，正待跟着過去！

突聽一陣兵刄擊撞之聲，隱隱傳來！

凌君毅耳目何等敏銳，目光倏地轉向廳右第三個門戶投去。

榮敬宗內功精純，也已聽出這陣兵刄交接，來自第三個門戶，同時轉過身來。

凌君毅因牡丹率領的這一撥人中，左護法冷朝宗和葉開先，冉遇春三個男人，已經二死一傷，剩下的只有牡丹，玉蘭，玫瑰（温婉君）紫薇四個姑娘，和石神廟當家明月師太，尚未露面。

這一陣兵刄交接之聲，說不定是那一個遇上强敵，心頭自然十分焦急。

一時那還猶豫，縱身掠進大廳，低聲道：「榮老伯請在此稍候，晚輩進去看看，說不定是百花帮的人，遇上强敵，正在動手。」

說完，不待榮敬宗開口，閃身朝第三個門戶中撲去。

榮敬宗看他這般匆忙，不好攔阻，事實上也來不及阻止，只得朝他身後說道：「凌公子遇事小心，老朽總覺這大廳六個門戶，有些不對。」

凌君毅早已掠出去數丈之外，回頭道：「晚輩省得。」

這道門戶之內，依然是一條三尺來寬的夾道。

凌君毅手托「驪龍珠」，耳目並用，循着兵刄交接之聲，一路尋去。

他脚下極快，轉眼之間，已經奔出十幾丈遠近，前面忽然出現了一條橫穿而過的夾道。

夾道之中，聲音極難辨認，尤其那陣兵刃交接之聲，時有時無，顯然那搏鬥的兩人，一强一弱，或者是一逃一追，此時業已漸漸遠去。

凌君毅趕到十字路口，不得不停下步來，仔細辨認一下，但等他停住，那兵刃交接之聲，也忽然沉寂下來。過了半晌，才隱隱聽到兵刃交擊，是從左首傳來，不過聲音已經去的極遠。

凌君毅那還怠慢，急急轉身朝左首甬道中追去。

那知剛走出三四丈遠，突聽遠處响起一聲嬌叱，傳入耳際！

一時之間，這聲嬌叱，聽來極爲耳熟，却分辨不出是誰來？心頭不覺一怔，急忙刹住身子，側耳傾聽。

但這人只嬌叱了一聲，就不再出聲。

凌君毅仔細辨認方向，確定嬌叱之聲，是從身後傳來，剛好和那陣兵刄交接，背道而馳。

自己這一躭延，兵刄交接之聲，已經杳不可聞，估計那聲嬌叱應該還不太遠。

他心頭閃電一轉，立即轉身朝身後（即十字路口右首）通道中撲去。

這回他只奔出五六丈遠近，瞥見一條苗條人影，從對面轉彎處疾閃而出，迎面奔來。

雙方一來一往，都在奔行之中，自然很快便衝到近前。

那苗條人影身法極快，一見有人迎面奔來，也沒看清是誰，不問青紅皂白，口中一聲清叱，揚手一掌，拍了過來。

不，她玉掌才揚，就有一蓬輕烟迎面打來。

凌君毅早已收住奔行之勢，口中叫道：「婉妹，是我。」

一蓬輕烟般的細粉，洒了凌君毅一臉，同時「拍」的一聲，一隻玉掌也拍上了凌君毅的肩頭！

那苗條人影微微一怔，接着發出一聲驚喜的「呀」聲：「大哥，是你……」

她隨着話聲，一個嬌軀飛快的撲入了凌君毅懷裏，玉臂一舒，抱住了凌君毅的身子，嬌靨貼着他耳根，低聲說道：「大哥，我差點見不到你了。」

凌君毅看她衣衫有兩處被劍鋒劃破，還有血漬，秀髮散亂，一個人似是十分疲乏，模樣極爲狼狽，不覺輕輕理着她秀髮，說道：「婉妹，妳負了傷？」

原來她正是假扮玫瑰的温婉君。

温婉君道：「還好，只不過劃破了些皮，嗯，大哥，你什麼時候進來的？怎麼只有你一個人？」

凌君毅道：「說來話長，我是找你們來的，要不是妳方才那聲叱喝，我還找不到妳呢？」

温婉君一顆頭靠在他肩上，說道：「這裏有許多夾道，穿來穿去，像是進了迷宮一般，找不到出路，咱們一行人，就這樣漸漸的失散，而且對方的人，躲在暗中，伺機襲擊，這些人武功劍術，均極高强，我要不是身邊帶着迷香，早就傷在他們劍下了。」

她微一停頓，吁了口氣，輕笑道：「但我仗着迷香，已經殺了他們兩個。」

凌君毅問道：「妳們是什麼時候失散

的？」

溫婉君道：「不少時光了，算起來大概已有一兩個時辰，本來紫薇還和我在一起，後來聽到一陣兵刄交接的聲音，我們追了過去，那知在拐彎角上，有人偷襲，等我收拾了那傢伙，紫薇就不見了。」

凌君毅道：「妳就一直在這通道裏打轉？」

溫婉君委屈的道：「是呵，我身邊帶的幾支火摺子，都燒完了，一個人在黑暗中摸索，越是焦急，越找不到出路……」

凌君毅笑道：「妳害怕了？」

溫婉君兩臂一緊，一顆頭埋在他胸前，不依道：「你還說呢！」

凌君毅只覺她說話之時，吐氣如蘭，使人欲醉，尤其她一個軟玉般的嬌軀，貼在自己胸前，兩顆心跳在一起，好像通上了電，全身都在燃燒！

他輕輕抬起她的臉來，柔聲道：「妳現在不用怕了。」

四目相投，他看到溫婉君長長的睫毛，水汪汪的眼睛，紅菱般的嘴唇……」

兩張臉，本來已經很接近，現在更接近了！

溫婉君口中輕「嗯」一聲，嬌軀起了一陣輕顫！

就在此時，幽暗的通道中，忽然劍光一閃，一道森冷寒芒，電射而至，朝兩人刺來。

此人身法奇快，來的悄無聲息，劍勢更是勁急無儔。

凌君毅驀然警覺，身形向右一側，帶轉溫婉君的身子，左手三個指頭已經快疾絕倫的撮住了對方劍尖，右足飛起，一記「懷心踢腿」，朝來人當胸踢去。

他這一接住劍尖，掌心翻起，本來掩住的珠光，突然大亮。

原來這偷襲之人，是一個身穿青衫的漢子，看去年約四十出頭，五十不到，只要看他來的悄無聲息，和出手劍勢，武功極高，自然是青龍堂的高手無疑！

那青衫人原也只看到通道上有一團人影，才疾欺過來，刺出一劍，不想竟是一雙少年男女！

尤其那青衫少年抬手之間，一下就捏住了自己的劍尖，心頭不覺一驚，急忙身形斜退半步，左手拍開凌君毅踢來一腳，右手一振，圈腕收劍。

他這一振腕，功注劍身，劍尖就會漾起一個圓圈，如果功力稍差的人，定然捏不住劍尖，那就非被他削落三個指頭不可了。

但凌君毅這三個指頭，捏着劍尖，同樣力貫指頭，何異鋼鉗？

兩人這一掙，但聽「拍」的一聲，劍尖立告折斷！

這一段話，說來較慢，實則僅是珠光一亮的工夫，兩條人影就倏然分開！

青衫人不由一怔，怒笑道：「好小子，你居然還是少林門下。」

凌君毅道：「你是黑龍會三十六將中人？」

青衫人呆的一呆，說道：「你如何知道的？」

凌君毅道：「三十六將，都是昔年老會主一手調敎出來的人，應該是忠義之士，閣下……」

青衫人驚異的目光投注凌君毅，截着問道：「你是什麼人？」

凌君毅道：「你不用管我是誰。」

青衫人突然目射兇光，沉喝道：「你小子知道的太多了。」

刷的一劍，朝凌君毅急刺過來。

凌君毅身形輕輕一側，便自讓開劍勢，口中朗喝道：「在下不但知道的很多，而且還是替老會主清理門戶來的，你是三十六將中賣身投靠異族的鷹犬，今天就難貸一死。」

溫婉君道：「大哥，這人我們非擒活的不可。」

青衫人一劍刺空，心頭方自一怔，聽了凌君毅的話，心頭不禁大怒，冷哼道：「小子，好狂的口氣！」

喝聲出口，手腕一振，又是刷刷兩劍，急刺而出。

凌君毅抬手之間，手中已多了一柄青湛湛的短劍，但却並未還擊，腳下站立不動，只是上身隨着刺來劍勢，擺動了兩下，青衫人刺出的兩劍，便自落空。

他這輕輕擺動的身法，正是從「飛龍九式」中領悟出來的。

此時牛刀小試，就把對方急疾絕倫的三招劍法，輕易避開，心頭不禁大喜，右手一揮，但聽「鏘」的一聲，壓住了對方長劍。

就在此時，但見一隻纖纖玉手，從凌君毅的身邊探出，五指一展，撒出一蓬淡烟。

青衫人眼看溫婉君彈出「迷霧藥粉」，心知不好，但長劍被凌君毅壓住，連抽劍後退，都嫌不及，鼻中聞到一絲異香，眼前一黑，一個人砰然一聲，摔倒地上。

溫婉君道：「好了，好了，總算抓到了一個活口。」

凌君毅道：「妳要活口作甚？」

溫婉君嫣然一笑，道：「這裏夾道分岐，猶如迷宮，找個人帶路不好麼？」

凌君毅突然想起榮敬宗的話來：「老朽只知青龍堂後，加建了一條秘道。作為囚人之用，却不知道還有這大的地方。」

不錯，唐文卿，方如蘋不知被囚在何處？百花幫的人，在這縱橫分岐的夾道中分散，都需要一個帶路的人！

一念及此，不覺點點頭，笑道：「虧妳想的週到，咱們正需要這樣一個人！」

溫婉君嫣然笑道：「我恨死了他們，才沒留活口，後來火摺子點完了，一個人轉來轉去迷失了方向，就想擒一個人替我引路，就是沒有再遇上賊人，我眞有些後悔，先前不該出手太快，先前你聽到一聲叱喝，就是我聽到了腳步聲，大概就是他了。」

接着「哦」道：「大哥，你兩個朋友，找到了麼？」

凌君毅搖搖頭道：「還沒有。」

溫婉君道：「那不就正好？擒住此人，對我們大有用處呢！」

凌君毅道：「只怕他不肯爲我所用；走，婉妹，我們先把他帶去，由榮老伯勸他，也許他會甘心聽命。」

溫婉君問道：「榮老伯是誰？」

凌君毅道：「他是先父的朋友，也是

黑龍會黑龍潭的總管，他就在外面，我是聽到兵刄擊撞之聲，才趕進來的。」

溫婉君奇道：「外面，外面是什麼地方？」

凌君毅笑道：「所謂外面，自然還是在崑崙山的山腹之內，只是在這些夾道外面罷了。」

接着說道：「此中經過，說來話長，目前無暇詳談，先退出去再說。」

一手抓起青衫人，往肩上一搭，回頭道：「婉妹快隨我來。」

手托「驪龍珠」，轉身朝通道行去。不大工夫，就走出石門，回到六角廳上。榮敬宗因凌君毅去了許久，正在焦急，看他掮着個人走出，不覺大喜，迎上前去，道：「凌公子怎麼去了這許多工夫？你再不出來，老朽就要找你去了。」

他話聲未落，已看到凌君毅身後，還有一個姑娘，這就連忙頷首招呼道：「剛才那陣金鐵交鳴，就是這位姑娘，和人動手了。」

凌君毅笑道：「不是，那陣金鐵交鳴，愈去愈遠，晚輩沒有找到。」

說到這裏，一面替溫婉君介紹道：「婉妹，這位就是榮老伯。」

一面又朝榮敬宗道：「她叫溫婉君，是嶺南溫家溫老莊主溫一峯的千金。」

溫婉君低着頭，跟着凌君毅也叫聲：「榮老伯。」

榮敬宗連說不敢，心中覺得詫異，問道：「溫姑娘如何進來的？」

凌君毅說道：「老伯誤會了，她是爲了暗助晚輩，才喬裝玫瑰，混入百花幫來的。」

榮敬宗點頭道：「原來如此。」

說話之時，凌君毅已把肩頭搭着的青衫人放到地上，問道：「榮老伯識得此人麼？」

榮敬宗目光一凝道：「他是辜鴻生，原是三十六將中人，如今是黑龍會八大管帶之一。」

溫婉君問道：「管帶是什麼職務？」

榮敬宗道：「管帶，顧名思義，應該管領不少人才對，但黑龍會的管帶，和護法也差不多，地位不算太低；但沒有實職，這原是清廷武官的名稱，八大管帶，都撥在青龍堂聽差。」

溫婉君道：「榮老伯，你既然認識他，我就先把他弄醒過來，凌大哥說，由你老勸他，也許他會甘心聽命。」

榮敬宗望望凌君毅，問道：「凌公子要老朽說服他麼？」

凌君毅當下就把門內夾道分岐，狀若迷宮，百花幫的人，漸漸失散，被困在裏面，無法找到出路，還有自己兩個朋友，也不知被囚禁在那裏？這兩件事，辜鴻生自然知道，如能把他說服，就不難迎刄而解。

榮敬宗一手摸着蒼鬚，點點頭道：「辜鴻生是三十六將中人，老朽對他自然知之甚稔，此人功利之心極重，如今身爲清廷六品記名管帶，要想把他說服，放棄功名富貴，只怕不大容易……」

略作沉吟，口中「唔」了一聲，續道：「只有一點，或可使他就範。」

溫婉君嫣然一笑道：「晚輩知道了，晚輩自有辦法，讓他俯首聽命。」

凌君毅奇道：「妳有什麼辦法？」

溫婉君嫣然笑道：「凡是重視功名利祿的人，沒有不怕死的。」

榮敬宗點頭道：「姑娘說的極是。」

溫婉君不再說話，舉步走到辜鴻生身前，突然伸出兩根玉管似的纖指，接連點了他三處穴道，然後從懷裏取出一個小小玉瓶，旋開瓶蓋，用指甲挑了少許藥粉，彈在辜鴻生鼻孔之上。

這眞是靈驗無比，他聞到藥末，昏迷的人，立即打了個噴嚏，倏地睜開眼來。

他的目光轉動了一下，看到榮敬宗，凌君毅，溫婉君等人，臉色不禁微微一變，忽的從地上挺身坐起。

這一坐起，他登時發覺身上被人點了穴道，手足均無法抬起。

榮敬宗道：「辜兄醒來了麼？」

辜鴻生望着他道：「榮總管在這裏就好，兄弟被人點了穴道。」

他果然是貪生怕死之人，見了榮敬宗，大有告饒之意。

這也難怪，如今是大清朝代的天下，他又是「功狗」，當上了官的人。

大凡做官的人，沒有一個不想往上爬的，往上爬，就是前程遠大，性命焉得不值錢？

榮敬宗手拂蒼鬚，說道：「辜兄可知韓占魁已死，水輕盈敗走了麼？」

辜鴻生聽的大吃一驚，道：「榮總管此話當眞？」

榮敬宗道：「兄弟已經不是黑龍會總管了，辜兄不用再以總管相稱，兄弟和辜兄相處四十年，要奉勸辜兄，咱們本是炎黃子孫，太陽神尊前磕過頭的敎友，原不該替異族做鷹犬……」

辜鴻生臉色劇變，駭然道：「榮總管，你反了？」

榮敬宗道：「不錯，兄弟和辜兄昔年同受老會主栽培，黑龍會淪入清廷手中，就成了屠殺江湖同道的劊子手，咱們不該再受人利用，此刻，該是你覺醒之時了，只要你肯和咱們合作，兄弟保証，決不傷你一根毫髮。」

辜鴻生似是心君交戰，拿不定主意，雙目微闔，只是沉吟不語。

溫婉君看出他似在暗暗運氣，不覺冷笑道：「姓辜的，告訴你，我點的穴道，是嶺南溫家的獨門手法，你如想妄自運氣解穴，那就當心運氣入岔好了。」

辜鴻生雙目乍睜，冷聲道：「你們要待怎樣？」

溫婉君道：「那要看你怎麼一個態度了。」

辜鴻生道：「在下落在你們的手裏，生殺之權，操在你們的手上，在下又能如何？」

溫婉君道：「眼前你只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順我者生，逆我者死，一生一死，聽憑你自己抉擇。」

辜鴻生擧眼望望榮敬宗，榮敬宗故作不見，別過頭去。

辜鴻生道：「螻蟻尚且貪生，一個人好死不如惡活，但在下想聽聽這一生一死兩條路，如何生法？又如何死法？」

溫婉君道：「說來也很簡單，第一條

路，就是方才榮老伯說的，只要你肯和我們合作，不妄存絲毫僥倖之心，意圖逃走，等我們離開崑崙山之後，不論你爲善爲惡，爲友爲敵，都放你自去，至於第二條路……」

忽然住口不言。

辜鴻生道：「第二條路怎樣？」

温婉君道：「第二條路，就是要你供出這裏地道的情形，和你們囚人的所在，如果你不肯說，我們會嚴刑逼供，必將把你刑逼至死。」

辜鴻生面上微有怯色，低垂着頭，喃喃自語道：「辜某一生爲人，豈能這般無聲無息的死去？」

温婉君道：「是啊，只要出了黑龍會，我們就可放你自去，這樣平白死去，不是太可惜了？」

辜鴻生望了温婉君一眼，說道：「好吧，妳先說說要在下如何合作？」

温婉君道：「你那是答應了，好，所謂和我們合作，共有兩點，第一，就是替我們帶路，找到失散在夾道中的百花帮的人。第二是帶我們去囚人的地方，救出凌大哥的兩個朋友。」

辜鴻生道：「就是這兩件事？」

温婉君道：「不錯。」

辜鴻生道：「好，在下答應了，妳替我解開穴道。」

温婉君回頭望望榮敬宗，問道：「榮老伯，他說的話可靠麼？」

榮敬宗一手摸着蒼鬚，呵呵笑道：「這個就難說了，老朽和辜兄，昔年雖是同列三十六將之中，但一旦當上了淸廷鷹犬，就極少信義可言。」

辜鴻生看看榮敬宗，心頭十分氣憤，忖道：「榮敬宗，你也沒想想，當年你是同樣向淸廷投降的，直到如今，我不過是一名從六品的管帶，你姓榮的却是正六品衛總管，你口口聲聲叫人淸廷鷹犬，難道你不是鷹犬？」

但這話他可不敢說出口來，只是苦笑道：「榮老哥，咱們相識幾十年了，難道還信不過兄弟麼？」

温婉君沒待榮敬宗開口，接道：「是啊，榮老伯和你相識了幾十年，還信不過你，我如何信得過你呢？」

說到這裏，忽然伸手從懷中取出一顆藥丸，說道：「這樣吧，你把這顆藥丸呑下，我就替你解開穴道。」

辜鴻生朝她手中看了一眼，問道：「姑娘手中的可是毒藥麼？」

温婉君忽然展齒一笑道：「不是，嶺南温家，從來不做毒藥，這顆叫做『失魂丹』，服下之後，如在十二個時辰之內，得不到解藥，藥性就會發作，一個人像失魂落魄一般，一切都忘記得乾乾凈凈，形同白痴，終身無藥可救。」

辜鴻生說道：「這藥丸，果然惡毒的很。」

温婉君道：「不要緊，我有解藥，你服下『迷魂丹』之後，我先給你兩顆解藥，就可維持六個時辰。」

辜鴻生道：「六個時辰之後，是否仍須服用解藥？」

温婉君道：「你說對了，過了六個時辰，我自會再給你解藥的。」

辜鴻生道：「姑娘是說，每過六個時辰，就得服一次解藥了？」

温婉君道：「那也不用，服過六顆解藥，就可沒事，我們也許不用六個時辰，就出去了，那時，我自會把四顆解藥，一起給你的。」

辜鴻生說道：「那是說，在下沒有完全取到解藥之前，必須全力保護妳的安全了。」

温婉君望望凌君毅，嫣然一笑道：「用不着你保護我，我和凌大哥走在一起，什麼人也傷不了我。」

她說來十分自然，但誰都聽得出她和凌君毅情愛極深，有着無比的信賴。

小桃站在一邊上，偷偷的看了凌君毅一眼，心裏不由的升起一絲少女特有的嫉妒。

温婉君話聲一落，接着說道：「好啦，我話已經和你全說明白了，現在你快把它呑下去吧。」

辜鴻生看看藥丸，心頭大感猶豫。

温婉君笑了笑道：「你穴道受制，我本來就用不着和你多費唇舌。」

突然左腕一探，捏開辜鴻生的牙關，右手迅速把藥丸投入他口中，隨手在他後頸拍了一掌，然後替他接上了牙關。

辜鴻生身落人手，心頭雖極氣憤，却是敢怒而不敢言，直等温婉君給他接上牙關，不覺大聲道：「姑娘，解藥呢？」

温婉君笑道：「你急什麼？我答應給你，自然會給你的了。」

說着，雙手一翻，連拂帶拍，解開了他被制的穴道，取了兩顆硃紅的丹丸，隨手遞了過去，道：「這是解藥。」

辜鴻生從地上站起身子，一手接過解藥，迅快納入口中，另一隻手却閃電般抓出，一下扣住了温婉君的脈腕，隨手一帶，後退了三步。

把她身子擋在自己身前，沉喝道：「你們誰敢過來，辜某就先殺了她。」

他這一下出手奇快，凌君毅，榮敬宗全部措手不及，眼看着他帶着温婉君退出去三步遠近。

投鼠忌器，誰都沒敢出手。

榮敬宗冷哼道：「辜鴻生，老夫沒說錯吧？一旦當了淸廷鷹犬的人，就毫無信義可言。」

辜鴻生大笑道：「和你們這些叛逆，講什麼信義？」

温婉君任由他扣着脈腕，脚步踉蹌，跟着過去，口中尖聲嚶叫道：「你這是幹什麼？」

辜鴻生得意的道：「小丫頭，妳只要把解藥交出來，我就饒妳一命。」

温婉君道：「你莫要忘了我是嶺南温家的人。」

嶺南温家，以迷藥馳譽江湖，因此江湖上人有一句話：「嶺南温家的人，一身都是迷藥。」

正在此時，突聽有人接口道：「辜兄先點了她的穴道。」

話聲甫出，敞廳四週六道門戶之中，同時出現了六個一身靑色勁裝手仗長劍的漢子！

榮敬宗雙目精光暴射，沉喝道：「楊志高，你來的正好。」

就是這句話的工夫，但聽「砰」的一聲，辜鴻生一個人忽然摔倒地上。

上首左邊一道門戶中出現的是一個中等身材，面貌白皙的中年人，正是三等蝦楊志高。水輕盈從京裏帶來的二名親信之一。

只要看他雙目烱烱有光，不但武功極高，而且還是個十分精幹的人。

楊志高才一現身，就見辜鴻生無聲無息的倒了下去，心頭不禁驀然一驚，急忙喝道：「你們還不快去接應？」

他喝聲出口，立時有二個靑衣漢子一個箭步，朝温婉君撲了過去。

温婉君冷冷一笑說，道：「你們誰敢過來？」

揚手處，飛出一蓬灰色烟霧。

那兩名靑衣漢子方才聽她說出是嶺南温家的人，此時看她揚手打出一蓬黑烟，自然識得厲害，那敢怠慢，掠去的人，慌忙閉住呼吸，急急往後躍退。

温婉君嫣然一笑道：「瞧你們連一把沙土都這般害怕，還充什麼字號？」

她這一把確實是沙土，但沒有人敢向她逼過來。

温婉君也不去理會他們，自顧自從懷中取出一個玉瓶，用指挑了少許藥末，輕輕彈在辜鴻生鼻孔之上。

辜鴻生打了個噴嚏，突然淸醒過來，揉揉眼睛，挺身從地上站起。

温婉君望着他，偏臉笑道：「辜大管帶，你還要扣着我手腕，逼取解藥麼？」

辜鴻生吃過苦頭，那裏還敢魯莽出手？尤其自己被迫呑服了「失魂丹」，只服過兩顆解藥，惹翻了温婉君，只要她不給解藥，豈非弄巧成拙？

他對自己性命，有着無比的珍惜，一念及此，不覺堆起一臉笑容，連連陪笑道：「姑娘迷藥，果然厲害，在下已經領教了，咱們既已有約在先，雙方都得遵守，對不？」

温婉君道：「你只管放心，咱們如能在六個時辰之內，退出山腹秘道，我自會把四顆解藥，一起給你。」

辜鴻生道：「好。」

温婉君道：「但在山腹秘道之內，你就得聽我的了。」

辜鴻生道：「一言爲定。」

温婉君目光一動，低聲道：「他們快要動手啦，你隨我過去。」

說完，輕移蓮步，朝衆人立身之處走去。

辜鴻生已經知道温婉君迷藥厲害，那敢再存僥倖偷襲之心，果然乖乖的隨着温婉君身後走去。

原來這一陣工夫，雙方已經劍拔弩張，大有立即動手之勢。

凌君毅關心温婉君的安危，只是注視着這邊動靜，此時眼看温婉君朝他走來，才算放心。

榮敬宗是一行人中的領頭，這時和楊志高正面對壘，雙方正在互相斥責之中。

只聽得楊志高大聲道：「榮敬宗，朝廷待你不薄，你居然敢口發胡言，說出大逆不道的話來，你這是反了？」

榮敬宗呵呵大笑道：「楊志高，你也是炎黃子孫，大漢民族，你自己數典忘祖，認賊作父，才是反了，告訴你，黑龍會是太陽教的黑龍會，被你們淸廷鷹犬控制了二十年，成爲殘殺武林同道的罪惡帮會，只要是有血性的武林中人，人人得而誅之，現在出賣黑龍會的罪魁禍首韓占魁已經伏誅，你們主子從京裏派來的親信水輕盈，也已逃走，憑你楊志高這麼一個小角色，老夫也懶得動手，你還是自己束手就縛的好。」

韓占魁已死，水總監逃走，這兩句話，聽的楊志高心頭暗暗震驚，只要看榮敬宗說話的神色，似乎不像有假！

但繼而一想，又覺得不對，僅憑榮敬宗和一個靑衫少年，那能是水總監的敵手？何況水總監手下還有一位紅衣大師，精擅瑜珈神功，無人能敵……

他心念閃電一轉，不覺大笑道：「榮敬宗，你少冒大氣，爾等進入靑龍潭絕地，那就不用再想出去了。」

原來這裏叫做「靑龍潭」！

榮敬宗道：「很好，咱們多說無益，那就在手底下見見眞章了。」

鏘的一聲，撤出了長劍。

凌君毅倏地跨上一步，說道：「榮老伯，殺鷄焉用牛刀？還是讓晚輩來對付他們吧！」

温婉君叫道：「凌大哥，慢點。」

凌君毅回頭道：「婉妹有什麼事？」

温婉君温婉的笑了笑道：「不知這姓楊的够不够資格和你動手？我想還是讓辜朋友先出手試他幾招的好。」

說到這裏，一手理理鬢髮，轉過臉去，道：「辜朋友，這第一場，還是你上去接那姓楊的幾招吧。」

她話聲雖然柔婉，但這話對辜鴻生却無異是命令。

辜鴻生聽的不禁脚下猶豫了一下，但他性命操在人家手裏，不敢違拗，右手一抬，撤出了長劍，舉步朝楊志高面前慢慢逼去。

這下，直看得楊志高心頭猛然一凜，雙目盯着辜鴻生的臉上，喝道：「辜鴻生，你怎麼了？可是被妖女迷失神志麼？」

辜鴻生一欠身，道：「回總管，屬下很好。」

敢情楊志高還是「靑龍潭」的總管。

楊志高道：「那麼，你給我站到邊上去。」

辜鴻生苦澀的笑了笑道：「總管原諒，兄弟這是情勢所逼……」

楊志高吃了驚，大喝道：「你也想造反？」

辜鴻生額上綻出汗珠，說道：「兄弟身中温家『失魂丹』，不得不爾。」

温婉君催道：「辜朋友，儘說幹麼？快動手呀，你今天放過了他，等出了山腹秘道，他還會放過你麼？」

辜鴻生心頭驀然一震，咬咬牙道：「不錯，楊總管，今天兄弟除了和你一拚，確是別無路走。」

揮手一劍，刺了過去。

楊志高又急又怒，右腕一翻，「噹」的一聲，壓住辜鴻生長劍，厲聲道：「辜鴻生，他們只有這幾個人，而且已入絕地還能支持多久？你如何聽信亂黨的話？」

辜鴻生刷地抽回長劍，搖搖頭，說道

：「不成，兄弟如果沒有解藥，就活不過明天。」

楊志高厲聲道：「你依附叛逆，就活不過今天！」

長劍一擺，大喝一聲道：「你們還不給我一起上，把這幾個叛逆拏下了？」

每一道門前，都站着一個青衣勁裝漢子，他們明明聽到了「總管」下的攻擊令，但他們却依然凛立如故，一動沒動。

楊志高氣的臉色鐵青，怒吼道：「你們都是死人？還不給我圍上去？」

溫婉君淡淡一笑道：「他們雖然沒死，但不會再聽你的話了。」

楊志高猛然一驚，怒聲道：「是妳在他們身上做了手腳？」

溫婉君嗤的笑道：「你說對了，他們都中了我的無形迷香，只留下你一個，那是我讓給辜朋友的。」

楊志高聽的胆戰心驚，但他臉上絲毫沒露，沉哼一聲道：「好個妖女，手段果然毒辣的很！」

口中和溫婉君說着，左手「呼」的一掌，却朝辜鴻生迎面擊去，人已借勢縱起，迅疾朝身後一道門戶倒躍過去。

這原是電光石火般事，他自以為這一掌突起發難，可以逼住辜鴻生的追襲，自已就可安然退入門內。

只要退入甬道，裏面岔道交叉，就無人能阻攔他了。

那知他身形堪堪縱起，只聽凌君毅大喝一聲：「你往那裏走？」

左手凌空拍出一掌。

他這一掌出手，立時一團强猛勁力，呼嘯湧出，掌力並未擊向楊志高，而是擊到他身後四五尺處，正是那道石門前面。

凌君毅內功精純，屢經大敵，使他對敵經驗大增，這一掌拿捏的時間，恰到好處，他掌力湧撞到門口之時，楊志高往後縱退的人，也剛剛掠到！

楊志高身為大內三等侍衞，一身武功，自然也不會弱到那裏去，在他縱退之際，陡覺身後風聲有異，百忙中驀一吸氣，身在懸空，硬行向左扭轉，護胸左手閃電橫臂揮出。

他縱然應變的快，這一掌橫擊在凌君毅湧向石門的掌風邊緣，兩股勁力一交，他懸空發掌，自然吃虧，一個人立被震出數步之多。

但這是他預料中的事，主要是為了脫出凌君毅的掌風之外，因此身子被震飛起，落到數尺遠近，便自站定。

只此一掌，他已發覺這青衫少年功力之高，大出他意料之外。

只此一掌，凌君毅也同時發覺楊志高是一個勁敵！

楊志高縱退的人，忽然撞上掌風，他縱有封架之力，也應該有措手不及之感，但眼看就要為掌力擊中之時，他身在半空，居然扭轉身子，橫臂拍出一掌，再借勢飄退，非有高深內功，和絕高輕功之人，決難辦到。

凌君毅拍出一掌之後並未追擊。

榮敬宗手拂蒼髯呵呵一笑道：「楊志高，今日之局，你大概也可看得出來，如不束手就縛，要想生離此地，只怕比登天還難了。」

楊志高一張白晳的臉上，色如噀血，手中長劍一擺，厲聲道：「榮敬宗，你敢不敢和我拚個生死存亡？」

溫婉君插口道：「你和辜朋友還沒比劃，就想逃走，還敢找榮老伯拚鬥？」

辜鴻生遲遲不敢出手，為的就是楊志高總究是清廷的三等侍衞，自己如果還想往上爬，就不能得罪了他。

但此刻形勢，已然完全改觀！

只要聽榮敬宗的口氣，楊志高已無逃走的可能。

楊志高既然對他不再構成威脅，而且榮敬宗這一方，已經佔了絕對優勢，此時再不出手，更待何時？

要知一心想升官發財的人，沒一個不會投機取巧，辜鴻生自然也並不例外。

溫婉君話聲方落，辜鴻生倏地右足跨開一步，長劍揚處，左手劍訣朝前一指，說：「楊總管，兄弟逼於形勢，說不得只好開罪了，你請！」

楊志高怒哼一聲道：「好吧，勾結叛逆同罪，楊某就拿你祭劍。」

喝聲出口，刷的一聲，長劍已經橫掃出去。

辜鴻生喝聲：「好！」

霍地一個旋身，搶到楊志高側翼，長劍一招「金鵰展翅」，往外疾展，森森劍鋒，閃電般猛刺敵人肩臂。

楊志高身法快疾，一劍出手，方位立變，反手一劍，應招發招。

但聽「噹」的一聲，雙劍擊實，雙方的人都不禁後退了一步。

辜鴻生只覺虎口發熱，長劍被蕩開了數尺，心頭暗暗震驚。

楊志高口中冷嘿一聲，突然欺身過去，長劍連展，接連刺出五劍。

辜鴻生自然不肯示弱，劍法展開，攻守相連接下對方五劍，也還擊了三劍，就倏然分開。

楊志高志在速戰速決，因此一分倏上，再次撲攻過去。

兩人再度交鋒，誰都不敢輕視對方，各自展開一身所學，力拚硬搏。

楊志高使的是「長白派劍法」，劍走剛猛一路，長劍起處，如龍蛇疾舞，如鷹隼迴翔，大開大闔，使的虎虎生風，煞是凌厲！

辜鴻生的劍法，輕靈飄逸，變化繁複，一個人青光繚繞，來去如風。

剎忽之間，已鬥了三五十招。

楊志高最初自恃功力，以為辜鴻生只是自己一名下屬，還不是手到擒來？

心中急於速戰速決，連番搶攻之中，迭走險招。

不料辜鴻生劍法輕靈之極，門戶又封得極嚴，打到三五十招，非但討不了半點便宜，而且有幾次過於急躁，還幾乎給辜鴻生的長劍掃中，心頭不禁驚怒交迸。

其實楊志高不知道，辜鴻生比他更為吃力。

他劍法雖然輕巧多變，但功力到底稍遜，用盡全力，才能打個平手，而且每次兵刃相交，都感到對方劍上，有一股極大力道，像鐵鎚挾風，當胸壓下。

他不住的運氣凝功，拚命支撐，又拆了二三十招。

楊志高這時也已看出，辜鴻生劍法雖然不弱，但功力却比不上他。

這一發現，楊志高不禁冷笑一聲，劍法一變，暗暗凝聚功力，劍身滿佈眞力，開闔間長劍激盪，一二丈內，嘶嘶有聲！

只聽一陣「噹」「噹」劍擊聲中，辜鴻生雖然接下了他幾劍，但一個人却被震的連退了幾步。

楊志高一着得手，口中冷嘿一聲：「看你還接得下本座幾劍？」

只不過幾招工夫，辜鴻生已被逼落下風，在楊志高着着進逼之下，不得不舉劍封架。

劍劍交擊，「噹」「噹」金鐵交鳴聲中，辜鴻生越發後力不繼，被逼的汗流浹背，步步後退，幾乎已無還手之力。

溫婉君低聲道：「大哥，辜鴻生已經不濟了，你快出手吧！」

凌君毅淡淡一笑道：「不要緊，他還可以擋得三兩招。」

話聲之中，但聽「嘶」的一聲，辜鴻生左袖已被楊志高劍鋒劃破！

辜鴻生驀吃一驚，急急後退。

楊志高霍地欺上一步，又一劍掃去。

辜鴻生急忙舉劍封架，但聽「噹」的一聲，只覺右臂一陣痠麻，長劍被直盪開去。這下，門戶大開。

楊志高雙目通紅，一聲不作，振腕發劍，一道寒光快逾閃電，當胸直刺過去。

就在這電光石火之際，楊志高但覺身側疾風颯然，似是有人直欺過來！

他連轉個念頭都來不及，突覺右腕一緊，已被人家扣住，緊接着一股大力從那人掌中傳出，五指一鬆，自已竟然身不由主一個觔斗，往後摔了出去。

這眞是有如夢覺一般，連人家影子都沒看清，就糊里糊塗的摔了個觔斗。

但楊志高總究是大內高手，武功高强，藉着摔出之勢，長劍迅快在地上一點，雙腳從頭頂翻過，落到地上，人已筆直站穩。定眼瞧去，只見凌君毅空着雙手，瀟洒的站在自己面前。

楊志高不知這青衫少年是誰？心頭又驚又怒，眼看對方空着雙手，一時不由的兇心突發，口中大喝一聲，呼的一劍，橫掃過去。

他這一劍含憤出手，蓄勢而發，宛如匹練橫飛，劍光橫及八尺，以為對方空着雙手，極難躲閃。

如能把敵人攔腰兩截，豈不快哉？

那知劍光劃過，竟然撇了個空，凌君毅身法怪異，也不知是怎麼給他避過的？依然站在那裏，連腳步都未移過一移。

楊志高不禁怔得一怔，他不信自己在劍上下了二三十年苦功，連一個空着雙手的人，連衣角都刺不到！

同時强敵環伺，同來五人，均已中了那小丫頭的迷藥，自已若不給他一個措手不及，刺倒一兩個人，急謀脫身，只怕眞要毀在此地了。

他想到這裏，那還猶豫？手中長劍倏地回轉，刷刷兩劍，直劈過去。

他這兩劍，是繼橫掃一劍而發，說來較慢，其實只不過轉個念頭的工夫。

在旁人看來，他橫掃一劍落空之後，就接連着劈出兩劍。

這回楊志高看的清楚，第一劍劈出，凌君毅身形微微側了一下，劍光貼着他右側衣衫直落。

第二劍自然比第一劍更快，劈向他往左避讓的身子，但凌君毅身上好像長着眼睛，劍勢未落，他身形又輕輕一側，這一劍又落了空。

楊志高簡直如遇鬼魅，從他出道以來，從未遇到過這等離奇的身法！一時驚的不知所云！

凌君毅突然長笑一聲，右手一抬，手中已經多了一柄四尺長劍，劍尖朝楊志高一指，朗聲道：「姓楊的，你此時放下長劍，束手就縛，咱們只要廢去你武功，仍可留你一命，如再……」

楊志高到了此時，已經豁出命去，嗔目喝道：「老子和你拚了。」

抖手一劍，急如星火，當胸就刺。

凌君毅冷笑一聲，長劍反手一絞，「嗒」的一聲，拍在楊志高劍身之上。

楊志高只覺執劍手臂，被震的一麻，五指劇痛，一柄長劍再也掌握不住，嗆的一聲，落到地上。

凌君毅右腕一抬，雪亮森寒的劍尖，已經點在楊志高的咽喉之上，冷笑道：「姓楊的，你還有何說？」

楊志高一聲不作，閉上了眼睛。

榮敬宗看出不對，急忙一躍而出，伸手一指，點了他的穴道，然後用力捏開楊志高的下顎，只見他口中緩緩流出黑血！

榮敬宗頓足道：「這厮果然服毒自戕了。」

右手一鬆，楊志高一個身子，「砰」然往後便倒。

溫婉君駭然道：「好厲害的毒藥！」

榮敬宗道：「這是大內特別配製的毒藥，只要用舌尖一撥，一口咬碎，就毒發身死，無藥可救，老朽一時疏忽，竟然讓他服下毒藥。」

辜鴻生眼看楊志高服毒身死，心中暗暗放下了一塊石頭，急忙走將過去，俯下身去，探手在他懷中一陣掏摸，取出用綫串着的三枚金錢，遞給了榮敬宗，說道：「榮總管，這是開啓青龍潭石門的鎖匙，你老收了。」

榮敬宗接到手上，只覺這三枚金錢，比一般制錢稍厚，入手甚沉，想是純金製成，不覺問道：「青龍潭石門？青龍潭在那裏？」

原來他身為黑龍潭總管，却不知道「青龍潭」這個名稱。

辜鴻生道：「青龍潭就是青龍堂囚人之處，囚禁在裏面的都是叛逆重犯……」

榮敬宗一手捋鬚，奇道：「老夫身為黑龍潭總管，竟然不知此事。」

辜鴻生道：「這是水總監來了之後，由楊志高一手建造的，這一帶的總稱，就叫青龍潭，楊志高是這裏的總管。」

凌君毅問道：「你說石室在那裏？」

辜鴻生道：「石室就在這座六角大廳的下面。」

榮敬宗道：「如何下去？」

辜鴻生道：「開啓第一道門戶，須有六個人一起動手，把這裏六個石櫈，同時朝中間推去，把石櫈推到石桌底下，就可現出門戶了。」

（未完）

新派奇情俠義故事

高庸·文
盧令·圖

香羅帶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郭長風揹着小强，擬貪夜渡江，在江邊，無意中結識前輩隱士田繼烈和他孫兒石頭，郭長風向田繼烈坦率說出要偕同林百合前往暗探紅石堡，田繼烈願暗中隨往相助一臂，並負起照料小强。黃昏時，郭長風獨自前往渡頭，會合易釵而弁的林百合、櫻兒主婢，乘夜步行趕路，天亮不久，抵達豫鄂邊界的一個小鎭，郭長風等投宿鎭上唯一客棧，棧房狹小，只空一間客房，郭長風只好睡臥通鋪，林百合主婢睡房，她們剛臥下，爲隣房異聲驚起，疑有意外，櫻兒往看，被嚇得踉蹌倒退回來——

＊＊＊＊＊＊＊＊＊＊＊＊＊＊＊＊＊＊＊＊＊＊＊＊＊＊＊

一場人爲火　十載恩怨情

林百合忙問道：「怎麼啦？」

櫻兒一面猛吐唾沫，一面把林百合往房裏直推，連連啐道：「該死！該死！快躲起來……」

林百合道：「你究竟看見了什麼？嚇成這樣？」

櫻兒急急掩上房門，喘息道：「別問了，那兩個無恥的東西，簡直不是人！」

林百合還想問下去，門外已人聲鼎沸，店中旅客和附近居民全都驚動了。

只聽一個粗鹵的聲音罵道：「小子，你給我滾出來！大爺花錢玩姑娘，碍了你什麼事？你小子居然敢執刀動劍踢大爺的房門，她是你娘？還是你姐姐？」

衆人問明事情原委，都爲之哄堂大笑……

幸虧郭長風聞聲趕來，道歉賠禮，才將那位「意猶未盡」的嫖客勸走。只是，經過這一陣鬧，覺也睡不成了，牲口也沒買到，僅帶了些乾糧，便匆匆上路。

途中，郭長風少不得又把招商客棧內許多不成文的陋規，詳細的對二女解釋，並且婉轉告誡，休要亂管閑事，招惹是非。

櫻兒心知理屈，口頭却不肯服輸，撇撇嘴道：「咱們從沒住過這種混帳客棧，自然不懂，誰像你，一定常來常往，經驗才這麼豐富。」

郭長風搖頭嘆道：「聽你這張嘴，眞比刀還鋒利，硬把好心當作驢肝肺了。」

櫻兒笑道：「本來就是嘛，你是有名的江湖浪子，難道沒做過那種骯髒事……。」

林百合突然厲聲喝道：「櫻兒，不許這樣放肆！」

櫻兒本是句無心的玩笑話，被林百合一罵，臉上頓時訕訕地無法下台，一賭氣，不再開口，獨自加快脚步向前奔去。

前面有片樹林，櫻兒負氣低頭疾行，轉眼已奔入林中。

郭長風反覺過意不去，含笑道：「何必責罵她呢？她只是說說取笑，其實並沒有惡意。」

林百合道：「別理她，這個丫頭被我寵壞了，說話一點規矩也沒有，脾氣倒比誰都大。」

郭長風道：「好啦！罵也罵過了，還跟她生的什麼氣？咱們也走快些，大家去樹林裏休息一下。」

偏偏林百合也犯了倔脾氣，反而停步道：「要去你去吧，我不去！」

郭長風笑道：「這是爲什麼？」

林百合道：「不爲什麼，我累了。」

郭長風伸手相扶，道：「來！我攙着你走，咱們到那邊樹林裏吃些乾糧，再小睡片刻，索性多休息一會……」

林百合輕呼道：「咦！是櫻兒？」

話猶未完，忽見一條人影，由樹林中飛也似的奔了出來。

不錯，人影正是剛剛負氣離去的櫻兒，現在却滿臉欣喜之色，一邊跑，一邊揮手，顯得異常興奮。

郭長風和林百合急忙迎上前去問道：「什麼事這樣高興？」

櫻兒嬌喘着道：「我看見了……就在樹林裏……」

林百合道：「你看見了什麼？」

櫻兒道：「……馬……三四馬……就是昨夜跟踪咱們的那些傢伙……」

郭長風輕哦一聲，道：「別急，慢慢說沒關係，你發現昨夜跟踪咱們的三個人躲在樹林裏，對不對？」

櫻兒點一點頭，又搖了搖頭，說道：「不！不是三個人，是三四馬……」

林百合一皺秀眉，說道：「究竟是人是馬？你把話說淸楚些不行嗎？」

郭長風道：「先別催她，讓她喘好氣再慢慢說吧。」

櫻兒喘息畧定，才興奮地道：「樹林裏有一棟木屋，剛才我走進樹林，忽然發現屋前繫着三四馬，仔細一看，正是昨夜那三個傢伙的坐騎……」

郭長風道：「那三個人在不在？」

櫻兒道：「我沒看見人，只見三四馬，就急忙退出來了。」

林百合道：「這麼說，那三個人一定正在木屋裏休息，倒是個難得的好機會。」

櫻兒道：「我本想把三匹馬悄悄牽同來，又怕驚動了他們，所以才趕來跟你們商議。」

林百合奮然道：「還商議什麼，咱們這就掩過去，先搶馬，後擒人……」

郭長風却搖搖手，道：「別忙，事情恐怕並不如咱們想像的容易。」

林百合道：「難道還有什麼可疑？」

郭長風道：「我總覺得這事有些蹊蹺，依行程計算，他們應該昨夜就到此地了，現在日已近午，絕不會還在休息，再說，這附近並無農家，荒林中何來木屋？也很值得懷疑。」

櫻兒說道：「現在別管這些，反正人在樹林裏，只要把人擒住，還怕問不明白嗎？」

郭長風道：「你們先不要急躁，讓我去勘查一下再說。」

林百合道：「不，咱們跟你一塊兒去，萬一動手，三對三也不吃虧。」

郭長風拗不過她，只得答應。於是，櫻兒在前領路，三人魚貫而行直入林中。

這座樹林面積不算大，却十分茂密，林子裏枝葉重重，遮天蔽日，顯得很陰森晦暗，儘管外面正是紅日當空，一進林子，竟令人產生冷颼颼的感覺。

木屋就在密林正中央，四週築着整齊的欄柵，柵內雜草叢生，開滿了不知名的野花，乍看之下，彷彿是座荒廢已久的農莊。

三匹駿馬果然繫在木屋門前，鞍鐙俱未卸除，從毛色分辨，的確是昨夜見過的三騎。

但整座樹林內，寂靜無聲，宛如死域，木屋門窗也緊緊閉着，不聞半點聲息。

郭長風一見這情形，眉心頓時打結。

林百合却興奮地道：「這眞是天意要給咱們三匹坐騎，動手吧？」

郭長風肅容道：「不要輕舉妄動，我看這情景有些不對。」

林百合道：「哪兒又不對了？」

郭長風低聲道：「你仔細瞧瞧，這密林四週全被林木包圍，根本沒有出入的路徑，誰會在此建下這座孤零零的屋子？」

林百合道：「可能是很久以前建的，空着沒有人居住，路徑才荒沒了。」

郭長風道：「你再看看這些欄柵和木屋，像是很久以前的建築嗎？我敢肯定，這屋子建好絕不超過三天。」

林百合愕然道：「依你說，竟是有人特地趕建這座木屋啦？」

郭長風道：「不僅如此，這，屋很可能還是專爲咱們而建的。」

櫻兒「咭」地一笑，說道：「郭大俠，你眞是越說越玄啦，咱們昨天才從襄陽動身，居然會有人預先造好屋子在這兒等着？」

郭長風正色道：「你別以爲不可能，只要人手齊備，像這種小木屋，一天造十棟也並非難事。」

櫻兒道：「就算造屋來得及，他怎麼知道咱們一定會到這座樹林裏來？造了屋子，又有什麼目的？」

郭長風道：「他既然造了這座木屋，只須稍作安排，就能將咱們引到此地來，至於目的，現在還無法推斷，不過，他如此煞費苦心，顯然不是爲了替咱們準備落脚休息的地方，很可能是佈好的陷阱。」

櫻兒聳聳肩，道：「小小一座木屋，即使眞是陷阱，又有什麼値得畏懼的？」

郭長風道：「這不是畏懼，凡事謹愼些，總不會吃虧。」

櫻兒冷笑道：「想不到鼎鼎有名的郭大俠，胆量却這麼小，你們不敢去，我倒非去試試不可！」

話落，一個縱身人已飛向了欄柵內。

林百合急道：「櫻兒，小心了！」

櫻兒飛落院中，探手撤出了長劍，凝神傾聽，木屋內仍然聲息全無，什麼反應也沒有。

於是，一手執劍，一手護胸，舉步向屋門走去。

郭長風怕她遇險，吸一口氣，接跟着騰身而起，一式「龍翔九天」，由柵外越過院子，輕輕落在木屋屋頂上。

他身邊從不携帶兵刃，只順手摸出幾塊碎銀扣在掌心，以備應付突然的變化。

誰知事情竟大出他意料之外。

只見櫻兒推開木屋門，仗劍而入，居然平平靜靜，毫無變故發生、

不片刻，櫻兒又從窗口探出頭來，笑道：「郭大俠，請下來吧！當心在上面受了涼。」

林百合詫問道：「屋裏沒有人嗎？」

櫻兒笑道：「鬼也沒有一個，不信你們進來看看！」

林百合飛身越過欄柵，郭長風也由屋頂躍落，兩人進入木屋一看，果然連個人影子也沒有，但屋中却陳設齊全，打掃得一塵不染……

櫻兒得意地道：「這就叫做『江湖越老，胆子越小』，分明只是一座空屋，幹嘛要疑神疑鬼，硬說是可怕的陷阱呢？」

郭長風不答，自顧低頭四處查看，仔細檢視門窗和牆壁，甚至床底也不放過。

櫻兒又笑道：「別找啦，這兒打掃得很乾淨，包你連老鼠也找不到一隻。」

郭長風漫應道：「如果能找到一隻啣着『抹布』的老鼠，我就放心了，至少，咱們總知道屋子是誰打掃的？」

櫻兒道：「當然是人打掃的，可是，他們已經走了。」

郭長風道：「噢？那一定是幾位難得的好心人，臨走之前，不僅將房屋打掃乾淨，而且還把坐騎也留給咱們代步。」

櫻兒道：「你不是說過，他們爲了跟踪方便，可能會替咱們準備馬匹，好讓咱們走在前面嗎？」

郭長風道：「不錯，我是這樣說過，但馬匹讓給了咱們，他們自己騎什麼？難道步行跟踪，反比騎馬方便？」

櫻兒道：「他們不能另換馬匹麼？」

郭長風微微一笑，道：「倘若另有馬匹，他們又何須將這些露過了相的坐騎留給咱們？這豈不是畫蛇添足多此一舉？」

櫻兒怔了怔，竟無詞以對。

林百合沉吟道：「莫非他們只是暫時離開，等一下還會再回來？」

郭長風搖搖頭，道：「不！他們根本就沒有離開，現在還在這棟屋子裏。」

林百合急忙扭頭四顧，駭然道：「眞的麼？在什麼地方？」

櫻兒道：「小姐，別聽他胡說，木屋總共只有這麼大，哪兒能藏得下人！」

郭長風笑道：「你們不相信？」

櫻兒道：「鬼才會相信咧，除非你把他們找出來……」

郭長風道：「好！」

說着，雙手提起屋角木床，用力向上一掀……

「啊——」林百合和櫻兒同時驚呼出聲，臉上都悚然變色。

木床下，併排躺着兩名壯漢，胸口各揷一柄匕首，衣襟滿是鮮血。

櫻兒吶吶道：「這……這不是昨夜跟踪咱們的馬氏兄弟麼……」

郭長風道：「不錯，你現在可相信了吧？」

櫻兒道：「可是……可是……」

郭長風道：「還有一個戴面具的灰衣老者，想必功力較深，脫身逃走了。」

林百合嘆道：「這是誰下的毒手？」

郭長風道：「很難說，或許是他們的仇家，也可能是咱們的對頭……」

正說着，屋外樹林中忽然傳來一陣凄厲的呼叫聲。

「救命啊！救命啊……」

林百合和櫻兒急忙拔出長劍，向屋門衝去。

郭長風一伸手，將兩人攔住，低聲道：「不要魯莽，先看清楚再說。」

三人掩至窗口，凝神傾聽，呼聲却又沉寂了。

林百合道：「我聽見是女人的呼救聲音，樹林裏一定隱藏着歹徒，咱們快出去救人吧！」

郭長風擺擺手，道：「別急，再等一會……」

櫻兒道：「還等什麼鬼！救人如救火，你們不去，我可要去了。」

話猶未畢，呼救之聲又起。

這一次，呼聲更近，彷彿就在木柵外不遠。

林百合緊一緊長劍，道：「郭大哥，咱們不能見死不救呀？」

郭長風神色凝重地道：「我知道。可是，我總覺得事有蹊蹺，這附近並無居民，哪兒來的婦女……」

櫻兒搶着道：「現在是什麼時候啦？還在說廢話！」

她手提長劍，便想開門出去。

誰知屋門才拉開一半，却被郭長風重又推閉，並且迅速加上了門栓。

櫻兒怒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郭長風道：「要去讓我去，你們守在屋子裏，小心自己的安全就行了。」

說着，身形飄展，人已由窗口穿出。

林百合忙道：「等一等，把我的寶劍帶去！」

郭長風輕輕應了聲：「不必！」二次騰身，業已越過屋外木欄柵。

一入林中，立即旋身緊貼着一棵樹幹，摒息默察四週動靜。

須臾間，他便發現適才的呼救聲音，來自左側十餘丈外一叢矮樹背後。

那兒是個陰暗的凹地，附近枝葉正簌簌搖幌，好像有人在地上掙扎糾纏。

郭長風吸一口眞氣，施展「移形換位」身法，飛快地繞過四五棵樹幹，悄然欺到近處……

樹叢內，一個男人正將一名少女壓在身下，左手緊緊捂住少女的口嘴，右手正撕扯少女的衣裙。那少女拚命掙扎，衣衫已被撕裂破碎，露出了雪白的胸脯和大腿，眼看就要遭受強暴了……

郭長風無暇細想，飛身衝上去，一把抓住那男人的衣領，喝道：「畜牲，你在找死！」

反手一抖，竟把那人凌空擲了出去。

那少女翻身爬起來，顧不得赤身露體，急忙抱住郭長風的雙腿，哀呼道：「救命啊！救命……」

郭長風一面解下自己外衣給她遮羞，一面安慰道：「不要怕，先穿上這個，待我收拾了那無恥的畜牲，再跟你詳談！」

那少女不肯鬆手，反而抱得更緊，顫聲道：「不要走！求求你不要離開我！」

郭長風道：「難道就這樣便宜了那畜牲？」

少女搖頭道：「讓他去吧！我……我害怕。」

郭長風笑道：「現在已經沒有事了，還——」

剛說到「還」字，笑容突然僵住。

因爲，他發覺那少女的手有些不安份，指尖竟緩緩上移，探向自己「最要緊」的地方……

郭長風已生警覺，却不說破，頓了頓，又接着道：「沒有什麼好害怕的，你瞧，我去把那畜牲抓回來，替你好好出一口氣！」

那少女猶不知行藏敗露，一隻手緊抱着郭長風，另一隻手仍在繼續行動，口裏却含糊地說道：「別去了，那傢伙身上帶着刀，你會吃虧的……」

說着說着，纖手已閃電般揚起。

她出手雖快，郭長風竟比她更快，左臂疾沉，恰好迎着她的手腕，同時，向她滋牙一笑，低聲道：「姑娘，那地方可不能亂摸，會癢的！」

那少女駭然變色，急忙仰身後倒，飛起右脚……

郭長風右手輕輕一翻，又扣住了她的足踝，然後將她平放在地上，順手取回自己的外衣，搖搖頭，道：「看來姑娘是寧願這樣涼快些，我却是狗拿耗子，多管閒事。」

那少女手脚穴道全被制住，身子已無法動彈，大叫道：「郭長風，你不要得意，今天你逃不掉了！」

郭長風聳聳肩，道：「誰說我要逃？如此難得的眼福，不享受就走，那有多可惜……」

忽聽一陣哈哈大笑道：「妙極了！妙極了！想不到郭兄竟與小弟具有同好。」

隨着笑語聲，林子裏緩步走出一個紅衣少年。

這個人年紀輕輕，身穿刺眼的大紅色儒衫，滿臉帶着邪笑，竟是「花蜂」柳寒山。

郭長風一見是他，先就皺了眉，冷冷道：「閣下來此何幹？」

柳寒山笑道：「特來向郭兄謝罪，適才小妾無知，冒犯了郭兄，小弟這裏深表

歎狀。」

說着，躬身一揖到地。

郭長風微詫道：「原來，這位就是尊寵？」

柳寒山道：「不敢，正是小妾。」

郭長風壓低聲音道：「方才那位霸王硬上弓的朋友，該不會就是閣下吧？」

柳寒山道：「那是小弟另一侍妾，剛才被郭兄凌空一擲，略受微傷，如今正在調養休息。」

郭長風輕哦一聲，道：「這麼說，在下眞是失禮了。」

柳寒山道：「怎能怪郭兄呢？小妾年輕不懂事，一向嬉笑慣了，承蒙郭兄垂青關注，並解衣呵護，這是她們前世修來的福份咧。」

郭長風笑道：「强將手下無弱兵，閣下風流倜儻，無怪尊寵們也喜好此道，方才這場戲，當眞是生動逼眞，維妙維肖，錯非是閣下平時敎導有方，換了別人，誰能排演出如此精彩的好戲！」

這話明褒暗罵，實在够挖苦刻薄。

但柳寒山毫不生氣，反而笑嘻嘻道：「如果郭兄覺得小妾姿色尚堪入目，我就奉送給郭兄，敎她們朝朝暮暮，扮演給郭兄賞玩……」

郭長風連忙搖手，道：「不必！不必！君子不奪人之所好，在下福薄，還是閣下留着自己享受吧！」

柳寒山道：「小弟是一片誠意，並非戲言，郭兄千萬別客氣呀！」

郭長風道：「在下也說的是眞心話，縱有絕色，無福難以消受。」

柳寒山似乎很失望，喟然一吁，說道：「這是她們命薄，庸俗脂粉，難登大雅之堂……」

舉步上前，拍開了少女的穴道，叱道：「還不快些拜謝郭大俠手下留情！」

那少女檢衽一禮，嬌聲道：「多謝郭大俠！」

說完，低頭而去。

柳寒山仗着臉皮厚，既未徵得郭長風同意，對於下手暗算的事，也隻字不提，竟然自說自話，就將那被擒的少女放了。

郭長風心裏雖然不願意，却不好意思攔阻，眼睜睜瞧着那少女離去，才淡淡一笑，道：「現在咱們可以好好談一談了，閣下此來，有何目的？」

柳寒山拱手道：「小弟對郭兄欽慕已久，只恨無緣識荆，前在金陵，緣慳一面，深感……」

郭長風道：「好啦，用不着再兜圈子，索性打開天窗說亮話吧，閣下找我有什麼事？」

柳寒山笑了笑，道：「郭兄眞不愧快人快語，既然如此，小弟就直說了。」

郭長風道：「有話最好直說，不必轉彎抹角。」

柳寒山點一點頭，說道：「實不相瞞，小弟是受人之托，想跟郭兄情商一件小事……」

郭長風道：「噢？敢問柳兄，是受誰之托？」

柳寒山道：「那人與郭兄毫無恩怨，但爲了私人不得已的苦衷，自己不便出面，才托小弟居間轉達。」

郭長風道：「這麼說，他和閣下的關係，一定很密切了？」

柳寒山道：「談不上密切，彼此只是朋友而已，不過，小弟認爲這件事對你們雙方都是有益無害，所以也樂於做個現成的橋樑。」

郭長風微微一笑，道：「很好！你不妨說說看，他想跟我商議什麼事？」

柳寒山低聲道：「聽說郭兄這次前來襄陽，是受一位神秘客戶的高價聘請，欲取林元暉的首級？」

郭長風道：「不錯，是有這麼一回事，這已經不算秘密了。」

柳寒山道：「以郭兄的身手，要殺林元暉，實在易如反掌，可是，郭兄却遲遲不肯下手，反而帶着林元暉的獨生女兒，暗離襄陽，這是什麼緣故呢？」

郭長風心頭微震，沉聲道：「我當然有我的理由，但不必告訴閣下。」

柳寒山神秘地笑道：「其實，郭兄不說，小弟也猜想得到。」

郭長風冷冷一哼，道：「是嗎？那你就猜猜看？」

柳寒山緩緩道：「郭兄目的，不外想查證那位神秘客戶和林元暉結仇的原因，對麼？」

郭長風心頭又是一震，道：「聽你口氣，難道你知道他們結仇的原因？」

柳寒山聳肩笑道：「小弟雖然不知道，但小弟那位朋友却略知一二，如果郭兄有興趣，他很願意供給一條線索，帮助郭兄解破迷津。」

郭長風沉吟了一下，道：「他有什麼交換條件？」

柳寒山道：「他的慾望不大，祗要郭兄答應給他一件小小的東西作爲交換，他就心滿意足了。」

郭長風道：「他想要什麼東西？何妨明說。」

柳寒山笑道：「聽說郭兄身上有一條羅帶——」

郭長風恍然道：「原來他意在『香羅帶』？這就難怪了。」

柳寒山道：「小弟可不知道『香羅帶』是什麼，想來頂多只是條比較精緻的帶子罷了，若能用它來解破迷津，對郭兄而言，還是值得的。」

郭長風想了想，道：「我可以答應，但有兩個條件。」

柳寒山忙問：「什麼條件？」

郭長風道：「第一，他的消息必須絕對正確；第二，要他親自和我面談。」

柳寒山道：「消息絕對正確，這一點，小弟可替他保證。但第二項却有些礙難，他正因爲自己不便出面，才托小弟代爲轉達……」

郭長風道：「我要求面談，並非想知道他的面貌，而是爲了談話時可能有部份細節，必須隨時請敎，才能明白。」

柳寒山遲疑一陣，說道：「可是……」

郭長風道：「你若作不了主，不妨去和令友商議一下，在下先返木屋，聽候消息。」

說着，轉身欲走。

柳寒山忙道：「郭兄請留步——」

柳長風斜睨道：「究竟怎麼樣？最好爽快一些。」

柳寒山點點頭，道：「小弟同意讓他和郭兄見面，也希望郭兄言出必行，將『香羅帶』賜擲，不可食言。」

郭長風道：「放心吧！祗要消息正確，我絕對履踐承諾。」

柳寒山舉掌輕擊三下，叫道：「老爺子，請出來吧！」

一陣脚步聲，林中施施然走出一人。

郭長風不禁暗吃一驚，原來那人滿頭斑髮，臉上戴着一副紫銅色的面具，竟是和馬氏兄弟同行的灰衣老者。

灰衣老者既跟柳寒山是同夥，馬氏兄弟怎會被殺死在木屋中呢？難道這是故意佈置的圈套……

郭長風心裏頓生不祥之感，但事已至此，明知着急也來不及了，只好力持鎭定，淡淡一笑，道：「這位朋友的面具好精緻，咱們好像在哪兒見過？」

灰衣老者默然不答，在距離郭長風五六丈以外便停了步，似乎不願站得太近，以防郭長風會突起發難揭開自己的面具。

柳寒山居中而立，含笑道：「郭兄，咱們已經遵照吩咐做到了，但願郭兄也言而有信。」

郭長風笑笑，道：「好的，現在就請令友先談談他知道些什麼吧！」

柳寒山道：「這是林元暉當年一段傷心往事，也是紅石堡主秦天祥生平最大秘辛。郭兄若想知道林元暉跟誰結下血海深仇？必須先聽聽這段故事。」

郭長風道：「在下正洗耳恭聆。」

柳寒山和灰衣老者互相交換了一瞥會意的眼色，才繼續說道：「事情經過，由小弟代爲叙述，至於有什麼疑點，再請郭兄提出來，咱們一定盡所知的，設法解答，如果咱們不知道的事，還希郭兄能够諒解。」

郭長風點頭道：「這是當然。」

柳寒山又道：「咱們今天所談的話，也希望郭兄務必守密，尤其不能洩露是小弟居間轉述的。」

郭長風道：「這些都不成問題，你請早些言歸正傳吧。」

柳寒山這才輕咳了一聲，徐徐道：「要瞭解這段秘辛，得從十多年前說起。那時，林元暉剛剛成名，還沒有做紅石堡的東床快婿，早已經和一位知心合意的少女發生了感情……」

「且慢！」郭長風忽然截口道：「請把話說清楚一些，何謂『知心合意』？」

柳寒山道：「這意思就是說，林元暉和那少女業已情投意合，雖未明媒正娶，實際已經海誓山盟，早有婚嫁之約。」

郭長風頷首道：「好！請說下去。」

那灰衣老者屹立在旁，一直沒有開口，似乎也正注意傾聽着柳寒山的解釋和叙述。

柳寒山繼續道：「當時，林元暉還是個二十幾歲的少年，想不到，武當解劍池畔，一環殲十惡，從此名揚天下，交遊增廣，因而結識了紅石堡主秦天祥……」

郭長風知道快要談到正題了，凝神傾注，不再岔口。

柳寒山接着說道：「秦天祥年逾半百，膝下無子，祗有一個女兒，正愁找不到如意郎君，堪與匹配，見了林元暉，眞是喜出望外，便不避尊卑之嫌，親自向林元暉當面提婚。在他想，以紅石堡的聲譽，女兒的才貌，樣樣配得過林元暉，婚事斷無不諧之理，誰知道却被林元暉婉言拒絕了……」

郭長風不禁詫道：「噢？居然有這種事？後來林元暉怎又成了秦家女婿呢？」

柳寒山道：「別看林元暉當時年紀輕輕，倒是個有情有義的人，他毫不隱瞞，將自己另有知音的事，坦然告訴了秦天祥，但秦天祥話已出口，不能收回，當下便表示寧願成全林元暉一箭雙鵰，只要他同意，情願將女兒同時下嫁，效娥皇女英，共事一夫。」

郭長風點點頭，笑道：「這倒也是個辦法，不知林元暉同意了沒有？」

柳寒山道：「天上掉下來的艷福，林元暉無法推辭，只有同意，可是，當他由紅石堡回到襄陽，却發現意中人全家四口，已然變成四具焦骨，房屋也成了一堆瓦礫。」

郭長風笑容頓斂，駭然道：「莫非寂寞山莊發生了變故？」

柳寒山道：「當時林元暉尚未成家，也沒有創建寂寞山莊，他那位意中人兒，就住在寂寞山莊現址山下，那座桑園內，母女二人，外加兩名僕婦，都被大火燒死了。」

郭長風吃驚道：「這場滅門大火因何而起？」

柳寒山冷笑道：「滅門大火，出于人爲，那火中喪生的四個女人，也是被先殺死了，再縱火焚屍滅迹的。可惜林元暉並不知道內情，傷心了一陣子，終於跟秦天祥的女兒成了親，同時，就在桑園附近，修建莊院定居，題名爲『寂寞山莊』。」

郭長風道：「你可知道那火焚桑園的主使人是誰？」

柳寒山道：「郭兄是聰明人，不用明說，難道還猜不出他是誰麼？」

郭長風肅容道：「這種事必須有確切的眞憑實據，豈能僅憑臆測推斷。」

柳寒山道：「咱們當然有眞憑實據，因爲今天出面指證的人，就是當年奉命火焚桑園的人。」

郭長風輕哦了一聲，不由轉目注視那灰衣老者。

灰衣老者仍然不言不動，靜靜站在原處，並沒有任何表示。

柳寒山又道：「這件秘辛之中，還有一段不爲人知的絕大秘密，由此也可證明，咱們的確句句是實，並非空穴來風，無中生有。」

郭長風道：「什麼秘密？請說！」

柳寒山道：「說出來，郭兄必定會大吃一驚，林元暉的意中人兒，根本沒有死在桑園火窟中。」

這句話，果然使郭長風吃了一驚，忙道：「你不是說她們全家四口，都葬身火窟了嗎？」

柳寒山道：「屍體共有四具，但並無林元暉的意中人在內，只因火後，屍體變形，面目已經無法分辨，才將林元暉瞞過了。」

（未完）

精選新派武俠奇情長篇故事

孤劍盟

武陵子・文
盧　令・圖

前文提要：

＊＊＊＊＊＊＊＊＊＊＊＊＊＊＊

上回書至謝雲岳前往千松崖，暗助燕山神尼翦除括蒼三老，並以暗中擊敗玉鐘島少島主梁丘琪，使其含忿踹返玉鐘島，而廣寒仙子凌玉霜也免去了被梁丘琪的苦苦痴纏，謝雲岳最後在止止庵救了被括蒼三老之友暗放毒蛇啃嚙的燕山神尼及無影神掌畢曉嵐後，留書倪婉蘭而去。環碧山莊老山主宮天丹因兒媳懷孕染恙，得謝雲岳交予顧嫣文携來牛黃淸心丹及藥方治好，宮天丹設宴歡飲，品兒與樂揚相約往獵，無意中發現武當門下三道士潛入後山，品兒心中不忿，隱身暗處發話向三道士譏嘲——

＊＊＊＊＊＊＊＊＊＊＊＊＊＊＊



心慈因師誡　衝冠爲紅顏

武當道士因爲是暗探而來，一路避過明椿暗卡，所担心的就是恐爲莊中人士發現他們身形踪跡，否則豈不是弄巧成拙，事關武當聲譽，故靜明一聽幼童在樹後出聲，情急出手欲圖生擒。靜明出手抓空，不禁目瞪口呆，靜性眞人低聲喝道：「師弟不可鹵莽，旣被發覺，何不光明正大進莊，就請方才說話這位小友通報引路。」

靜明眞人搖搖頭道：「這樣做還不是空白跋涉一趟，宮老兒如何會說實話，反爲他挖苦幾句，說我們無理取鬧，豈不是自討沒趣，小弟的預計不可破壞，且抓住這小鬼再說。」說話之時一雙冷芒四射的眸子，不住地移動，想尋出可疑的踪跡。

「眞不要臉。」罵聲跟着一團白球急劃射出。

靜明眞人揮袖一扇，那團白球登時迸裂濺飛，定睛一瞧，見是一團搓成的雪球，不禁雙眉猛剔，人就勢一縱望左面飛躍而去。

一落下，仍是空蕩蕩地一片，杳然無人。

靜明眞人也是武當有名人物，遭受幼童戲弄，連個人影都沒瞧見，不禁面紅耳赤，心內殺機陡湧。

驀聞右側又是脆音發出道：「你們想進環碧山莊也不難，只是需解除肩後的長劍，這林名叫解劍林，與你武當解劍崖一般規矩。」

這回靜明眞人沉住氣，聽出這口音與適才有異，分明林中藏有兩童。

靜性，靜法仍立在原處不動，他們兩人性最方正，但一聽令他們解下肩頭長劍，也不由臉色一沉，其寒若冰。

陡然靜明眞人肩頭一幌，拔起五尺高下，兩手伸向右側林中撲去。

才撲出不過一丈，倏變猛龍翻身，改向左側飛躍。

身法變換無比之快，閃電而成。

靜性，靜法兩人見狀，不由欽佩師弟將這「天禽五變」運用得如此神化地步。

「天禽五變」與西域「天龍八式」有異曲同工之妙，爲武當絕藝之一。

靜明眞人這一飛躍，有如雷霆萬鈞，雙掌一圈一吐，只聽得卡察兩聲大響。

兩株徑尺大樹應掌而斷，向內嘩嘩傾倒，枝頭冰雪濺飛四射。仍是遍無人影，不由把靜明氣得目中凶光外露，連那靜性靜法都生驚疑之色。

林中寒意襲人，冷風四湧。

除此，岑寂異常。

靜明眞人此時與山君一般，虎視眈眈守候獵捕之物。

忽然，一條淡淡的人影向左側閃去。

靜明眞人大喝一聲：「那裏走？」飛雲般撲去，眼看就要撲上，那條人影竟反手甩出三股銀綫，一上二下，作品字形打來。

靜明眞人微哼一聲，飛出之勢並不稍停，兩手一旋，左拳兩處指縫內夾着兩支甩手箭，右手三指揑住一支，只覺力道猛沉，不禁微微心驚。

右手噗地打出，原物璧還。

「啊喲」一聲尖叫，只見樂揚肩頭揷着一支銀光閃閃甩手箭，身形幾個踉蹌定住，旋面怒目視着靜明眞人，一手扶在肩頭，指縫涔涔滴血。

眼看靜明眞人右手飛攫而來，還是傲然不懼。

突聞品兒一聲大喝：「老雜毛，休得傷我揚弟！」

靜明五指堪堪就要搭在樂揚肩際，驀覺身後一股急風湧到，急左足一沉點地，身形一矮，右足枯樹盤根掃出。

那靜明腿功眞勁，將凍的甚堅的雪地，刮起三分深一條弧槽，只見迎面五尺處，立着一個年約十二三歲，滿面透着精靈無比的小童，手執一根粗僅盈寸的虬藤，睜着一對晶瑩圓亮的雙眼，怒視自己。

靜明眞人雖是玄門淸修之士，却器量狹窄無比，見此一對小童，竟逗弄了他半天，不禁爲之怒氣大發，沉喝道：「無知小輩竟敢戲弄本眞人。」

品兒亦以牙還牙，哼了一聲道：「無知雜毛，竟敢私闖本山，又傷我兄弟，你還不棄劍納命。」說着，手腕一揚，霍地一聲，手中虬藤抖得筆直，向靜明眞人眉心穴點去。

品兒深得老山主夫人鍾愛，老山主夫人白髮鳩杖婆葉寒霜，一手「鳩鳳神杖」七十二式，號稱關外一絕，悉數傳與了品兒。

他天資聰慧，雖將「鳩鳳神杖七十二式」神會意領，只以年歲太幼，氣力稍弱，但出手之快，出招之奇，較一般能手並無遜色。

靜明見他出招之絕，不禁心頭微驚，頭一側，右手五指微張，迅如閃電地向籐梢抓去。

手指堪出，那知品兒手中虬籐倏然一沉，望左一劃，變招如風，破空銳嘯，竟朝靜明「心愈穴」點來。

靜明眉梢一皺，暗道：「若是今日不能將這小輩拾奪下來，武當三英之名，豈不是威名掃地。」倏地身形一錯，右掌駢戟，一式「金蛟剪翼」，由上望下，猛向籐梢切去，這一式看似平淡無奇，其實却快速電捷，時間部位均拿揑得十分準確。

篤的一聲，籐梢登時被切去四寸餘。

品兒大吃一驚，虬籐霍地猛撤，騰身一縱，凌空挫腕籐杖再次揮出。

只見品兒身軀一落一縱，如飛跳躍，手中虬籐電似抖揮，生起漫天杖影，勁風呼呼，蛛網般向靜明眞人罩去。

這正是白髮鳩杖婆葉寒霜，卓絕盛名，威震關外的「鳩鳳神杖七十二式」。

靜明眞人此時眞不敢托大了，輕嘯一聲，背上長劍奪鞘而出，光華閃耀。

眨眼，就攻出了七式，無一不是妙到毫巓，內力强勁，劍身震動龍吟出聲，把數十點金星湧出。

但見劍光森森，籐影飛舞，刹那間打得功力悉敵。

樂揚瞧得入神，肩頭箭傷奇痛渾如不覺，暗道：「自己有品兒這武功多好，也可尋尋老雜毛的晦氣。」繼轉念道：「哼！臭老道神氣什麼，若有我師父在此，還不是叫你們斷臂折足，自己有一日踏上武當，不攪個鷄飛狗跳我就不叫做樂揚。」

這一動念，招致日後樂揚單劍四闖武當，七大弟子亡身，火焚太淸下院，引起武林紛爭，種因卽在今日。

靜性，靜法這兩人見品兒招式精妙無比，只看得連連皺眉。

靜法低聲向靜性說道：「師兄，看這小童杖招，神似葉寒霜鳩鳳杖法，必是她的徒弟，師弟雖然取勝，傳揚開去，也落得個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惡名，不如喚退師弟，退出山去，再作計較。」

靜性眞人沉思有頃，搖頭道：「早就要退出山去，怎奈師弟性情急躁，執意不聽，如今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乘着師弟未出殺手之前，不如制住另一小童，喝住拚搏，再問究竟，如翻天手洪萬通眞個不是宮老兒所害，也不在山中再退不遲。」

靜法一點頭，大袖一揚，電射躍出，五指閃電向外一探，樂揚看得入神，右腕被扣了一個正着。

樂揚大驚，眼內露出驚恐之色，顫聲問道：「你要做什麼？」

「小友不要驚慌，貧道並無惡意。」

品兒「鳩鳳杖法」雖然神妙巧快，却因氣力不足，靜明眞人每一劍，內力貫湧，肘腕震得奇酸，漸呈呆滯。

忽覺樂揚被另一道人扣住右腕，心中一驚，手中緩得一緩，靜明眞人乘機劍勢一變，劍光猛的斜出一挑，品兒手中虬籐震得脫手飛起半空，瞬卽墜在十餘丈外，噠的一聲，斜插在雪地中，籐梢顫巍巍地抖個不停。

品兒一條手臂幾乎失去知覺，抬不起來，只睜着一雙圓眼，滿含憤怒之色。

只見靜明眞人哈哈大笑道：「我只當你有多大藝業，敢戲弄道爺。」說着，面色一沉，喝道：「我問你，翻天手洪萬通可在山中麼？你若照實答出，道爺決不爲難你！」

品兒機靈無比，哼了一聲道：「你這雜毛，是想找洪老前輩晦氣麼？你勝小爺有限，憑你十個要與洪老前輩爲敵，也是白廢！」

靜明聽得一怔，聽品兒口氣，似乎洪萬通還在山中，一想不對，暗道：「三年前自己來此山，與宮天丹直說自己是洪萬通胞弟，既然在此，何致推說已離山外出。」遂又沉聲喝道：「我只問你洪萬通在不在山，你胡扯什麼？」

品兒兩眼一翻，道：「不在，他老人家三年前離山外出，一去並無音信。咦！你究竟問他幹什麼？」

靜明眞人聽他與宮天丹說話如出一轍，不由半疑半信，但一轉念上次在山口暗卡，闖聽洪萬通被人暗殺，試想一個好生生的人，本山還會誤傳被殺，是以再三尋思之下，還是偶聞之言比較實在，遂覺品兒語言狡詐，不禁怒道：「小鬼你敢騙道爺眞是找死！」

品兒鄙屑地笑了一聲，道：「你自不信，還不是多問？」

靜明想了一想，知在品兒口中套問不出什麼，縱或其兄爲宮天丹害死，這等機密事件，怎能讓一稚童知道，哼了一聲，如風出手，點了品兒「天聾」「地啞」「人昏」三穴，品兒頹然倒地。

這是武當獨擅「閉穴大法」，七日之後，閉住的穴脈自動解開。

樂揚見狀不禁嚇得胆戰魂飛，靜法眞人雖然扣住他的右腕，但不忍傷他，問了樂揚兩次，樂揚只是茫然不知所答。

事實上樂揚的確不知內情。

這時，靜明眞人飛身落在樂揚面前，亦是一般點了他聾啞三穴，跟着說道：「兩位師兄，小弟爲防洩漏，不得不作權宜之計！」

靜性寒着臉道：「師弟你做得委實過份，久聞白山一鶴宮天丹，人最善良方正，令兄既與他相交莫逆，宮天丹何致要暗害令兄？否則，天下之大，何處不可藏身，令兄又何必單單挑在環碧山莊隱避，說不定令兄確在三年前外出，你逼問宮天丹說出令兄行踪，叫他如何能答得出。」

靜明不由默然忖道：「這甚是有道理，自己來此，强拉兩位師兄，推說訪尋失踪十年的兄長，來到山口，透露幾句口風，如事先有個商量，便不致攪出這種騎虎難下之勢，心中甚是追悔，但是又不好弱口，便道：「那麼任家兄寃沉海底了。」

靜性面有愧色，目光一沉，微帶怒意道：「師弟怎可如此率性妄論，事無佐證，焉能逕言令兄已死，眼看武當聲譽就要毀在你手中，眼前這兩小童作何處理，七日後淸醒轉來，並說我們上山欺人，宮天丹若大興問罪之師，上本山與師門尋長理論，理屈在我，如何置辯。」

靜明眞人聞言，不禁呆在那裏，做聲不得。

靜法眞人了唉一聲，笑道：「師兄不可過責靜明師弟，事成騎虎，不得不如此，再說靜明師弟心疑也未嘗沒有理由，其兄爲何匿隱環碧山莊，定是避仇出此，無論洪萬通是否爲宮天丹所害，或離山而去，但宮天丹一定知道洪萬通歸隱原因，不如押着兩童，面見宮天丹致歉，並問洪萬通離山原因何在，這一來，宮天丹沒有理由不答覆。」

靜明眞人接着說道：「事旣由小弟引起，一切皆由小弟負責，何可連累師門及師兄等，但不如將兩童藏在崖洞內，小弟一人前去暗探如何？」

靜性眞人道：「要去就三人一同去，事情已做了，只有看着辦吧！」

及待靜明目光移視品兒樂揚時，不禁目瞪口呆，雪地上空蕩蕩的，那有兩人蹤跡。

武當三英也算是正派出類拔萃的高手，聽風捕影，落葉飛花，十丈方圓內無不立時察覺，如今兩童在不知不覺之中，被人救走，這塊臉怎樣坍得下去，又心驚來人功力卓絕神化，三英臉色登時變得異樣難看，直似萬箭穿心般絞痛如割。

靜性長嘆一聲，道：「武當三英這個跟頭已經栽到了家，環碧山莊也不用去了，憑我們這點能耐，項上人頭給人摘下來，自己也不知道咧。」

靜法，靜明兩人默不作聲。

松風呼嘯，寒氣襲湧，那武當三英不由打了幾個寒噤。

突然靜明眞人憤聲道：「兄仇不報，何以爲人，此事義無反顧之理，師兄，你們請回，小弟自去好啦！」

一陣狂風捲起，林枝震盪，冰雪如雨點墮下，轉瞬卽止，這個顯然是人爲而起，三道驚疑不止，驀感肩頭一輕，眼光互望中，各人長劍已失，不禁大驚失色。

忽見樹後人影一閃，走出一個身穿黃衣短裝老者，又瘦又小，一部稀落落的短鬚，根根見肉，右眼中精光閃閃，左目已眇。

老者手中執着三枝長劍，笑嘻嘻地道：「寄語藍星牛鼻子，二十年死約會快到了。」

武當三英猛感一怔，繼而想起一人，面色大變，同時大袖一揮，向林外奔去。

林中騰起一聲懾人心魄的長笑，震迴林徑雪野，聲越霾空。

只聽笑聲愈去愈遠，良久漸不可聞。

但見寒風長向枝頭掠，雪野迷茫無人行。

× ×

環碧山莊一片喜氣洋溢。

乾坤手雷嘯天，良久不見樂揚形影，心中不免起疑，與老山主說起樂揚爲何不見。

宮天丹哈哈大笑道：「小娃兒還不是貪玩，一定與品兒在一處，他們有他們樂趣，管他則甚。」

雷嘯天經此一說也就不放在心上。

天色已黑，還不見樂揚與品兒兩人，不但雷嘯天有點心慌，就是老山主也覺不對，正要派出多人尋找，忽見有人慌慌張張走進大廳。

老山主宮天丹喝問何事。

此人單足一跪稟道：「大熊谷四道暗卡飛報，適才有三個道人形色慌促遁出山外，傷了我們十數人。」

宮天丹面現驚容，道：「就是三個人麼？另外有沒有人？」

那人回答道：「未曾見到另外有人，三道人中有曾來拜山之武當靜明眞人。」

宮天丹一揮手，那人如飛離去，只見宮天丹一皺霜眉，道：「這眞是怪事。」隨卽與雷嘯天說出靜明眞人拜山之事，但不知靜明眞人來而不見，又闖出山外爲了何故。

雷嘯天微一沉吟，驚呼道：「武當名門正派，何致戳殺刦掠小童……」說至此處，忽想起稟報武當三道形色慌促闖出山去，不是做賊心虛，何必如此，霍地起立，傳命手下搜山。

黎明破曉，一處處回報落空，只有一處報稱北山大楓林中，雪地上洒有血漬，尚有兩株大樹似為掌力震斷。

宮天丹等人馳去尋視，大楓林中情形果然有異，血漬附近尚發現有三支甩手箭，此為品兒之物，顯然樂揚與品兒在此與人拚鬥過。

傅六官嘆息道：「莫不是靜明毀屍滅跡，眞個如此，他們太心狠手辣了。」

賽華陀魏平洛接着道：「我看品兒與樂揚並非夭折之相，生死由天，豈是他們能戕害得了的。」

乾坤手雷嘯天憂形於色，一言不發。

宮天丹神態激動，大聲道：「來的必是武當三英，樂揚與品兒非靜明牛鼻子所害是誰，宮某這就離山前去武當，與他們掌敎藍星牛鼻子理論。」

雷嘯天忽道：「事不在急，謀定後動，魏兄說品兒樂揚決非夭折之像，雷某相信他倆有驚無險，老山主且過三朝再作計議，何況三弟雲岳也快要來了。」

宮天丹無言返歸山莊，洋溢喜氣頓被愁霧籠罩。

且說樂揚與品兒被靜明眞人點上「天聾」「地啞」「人昏」三穴後，就昏沉沉不知人事。等他們一醒來時，只見存身在一石洞中，洞中只有一几一榻，全為靑石琢成，榻中微現凹狀，顯然有人在榻上打坐行功。

洞後堆有黃精山藥，還有兩個大紅葫蘆。

兩人面面相覷，驚疑不定，尤其品兒更甚，他只覺此洞寒風湧襲，比環碧山莊更為凜冽，四肢均感僵硬不靈，望了樂揚一眼，見他面色凍得發靑，嘴唇發紫。

他直覺這山洞不是武當，因為武當山沒有這麼凜冽，品兒雖然沒有行走江湖，却在環碧山莊耳聞羣豪傾談異人行徑，江湖閱歷，名山大澤，無不深深將他們見聞印入腦海之中。

引起品兒驚疑的是，此洞既為鼓風之穴，寒氣砭骨，洞中主人必是一個非常之人。

他忽見樂揚凍得嘴唇發紫，渾身篩糠般抖着，他掙扎爬起，脚步僵硬走在樂揚面前，問道：「樂兄弟，你怎麼了？」

只見樂揚嘴唇連連牽動，好不容易吐出兩個字：「我……冷……」

品兒知他武功絲毫未入門，不然，行那內家坐功也可元陽充沛，心想：「這樣冷非把他凍死不可。」

心中不由急躁起來，一望見洞後黃精，比平常見者大二倍，皮色金黃，不禁心中一動，忖道：「這黃精必是異種，說不定服下可以禦寒。」慢慢走去，拾起兩隻體形特大的黃精，一手一個，拿與樂揚食用。

可憐的樂揚，幾乎被凍僵了，那有抬手張嘴的力氣，還是品兒執着黃精，湊在他的口中，好不容易一口一口地咬食。

果然那黃精不是凡品，樂揚食下一半後，一股熱氣起自丹田，剎時運遍全身，氣力漸復，寒冷也覺好些。

口中味覺也逐漸恢復，只覺那黃精甘香無比，先前舌頭也痲木，只似口中嚼食一團冰塊，索落出聲。

樂揚大喜道：「兄弟，謝謝你了，這東西眞好，吃後只覺寒意並無方才那麼重啦！」

說話時，口中熱氣噴出如雲，被冷風逼回面上，凝成一片細小冰粒，砭面如割，不由連打幾個寒噤，直說好冷，又道：「這就是武當山麼，那些牛鼻子呢？」

品兒捧着黃精大嚼特嚼，吃完拍了拍手，笑道：「這那是武當，我相信此洞離環碧山莊不遠，地勢特高而已，必是我們為牛鼻子點倒後，無意被洞中之人撞見，將牛鼻子打跑，又將我們帶回山洞。只不知洞中主人現在為何又離洞外出。」

樂揚道：「洞中主人想必是一正派高人了。」

品兒搖頭笑道：「高人則是，正派則未必見得。」說着，嘴呶向榻下。

樂揚循着望去，不禁大駭，退了兩步，急道：「既然此洞相距環碧山莊不遠，趁着主人不在，我們不如離去。」

品兒想想也對，忙拉着樂揚向洞外走去。

一走出洞外，兩小如蛇蝎一般，同時驚叫了一聲，倏地退一步不禁目駭神搖。

只見此洞是在插天孤峯上，脚下峭壁陡直，高可千仞，羣山環繞，盡為茫茫白雲遮掩，望之如雲海冰山，耀目欲眩，天風汹湧，凄厲銳嘯，撲面如割寒冽異常。

品兒只覺此洞無路可登，殊難相信洞中人有此絕世輕功，世上並無可飛之人，輕功再好，也不能一躍千丈。

這思想一點也不錯，毫無疑義的，當今武林中無一人能凌空飛行的，但事實俱在，這山洞的確是在千丈孤峯上，洞中主人何循上下，儘管品兒刁鑽機靈，此時也顯得有點遲鈍。

天風強勁，力逾山岳，兩小身形拉着洞沿崖角，還是搖搖晃晃。

突然品兒叫道：「兄弟，你看那是什麼？」手指在洞外左側一處雪峯上。

樂揚只見那是四個黑衣人在這雪峯上飛馳而來。

羣山都是一片冰雪籠罩，四個黑衣人分外顯目，雖然面像瞧不淸，但看出他們均是身具上乘武功，那飛馳身法，快似飄風，捷如閃電。

那四人都手執兵刃，積雪照映下，寒光耀目。

樂揚不禁問道：「這四人都是洞中主人嗎？」

品兒目注那四個黑衣人，正待回答。突然一聲冷傻厲嘯起自洞頂，隨風散在天際，萬山廻繞，搖曳不絕。

嘯聲入耳，宛如奔雷震得耳膜欲聾。兩小不禁大驚，只眼中一閃，一條黃色人影，由頭頂上挾着一股巨飆，電瀉而下。

四個黑衣人聞得嘯聲，倏然止住脚步，仰面凝視洞頂。

貶眼黃衣人落在四黑衣人面前，哈哈狂笑道：「死約會，不見不散。」

兩小距那座雪峯雖遠，却字字淸晰入耳。

只見一黑衣人喝道：「逍遙客，我們這本陳年老賬，也該連本帶利淸算了。」

逍遙客哈哈大笑道：「本來早就該淸

結了，不過，十三年前你們不成，今天你們更不成，不要還貼上一筆利息，那就得不償失了。」說出，又是一陣宏亮刺耳的狂笑。

這時品兒聽見黃衣人，名喚逍遙客，這人是當年江南獨行大盜，專幹黑吃黑勾當，武功絕倫，又形踪飄忽，黑道人物恨他切齒，却又奈他不得，他個性奇特，一反臉六親不認，出手狠絕非常，只不知道他如何隱在關外雪峯絕壁之上。

樂揚一心一意雙眼注視場中情形，品兒的話半句都沒有聽入耳中。

只見其中一個黑衣人喝道：「蛇山四煞並非當年吳下阿蒙，逍遙老鬼，你不要輕估我等。」

逍遙客一目精光逼射，眼見蛇山四煞個個都是太陽穴高高隆起，精華內蘊，暗道：「這蛇山四煞不知在何處另投明師，習了一身上乘武功，當年四煞中沈家昆仲能為最高，其餘柳向奎、李文斌等而下之，現在向沈龍出手，就可測出其功力如何。」想定，望着沈龍說道：「老朽已九年未開殺戒，手癢實熬不住，但不知這筆賬如何算法？」

忽聽李文斌大叫道：「逍遙老鬼，你那左眼怎麼攪的？」

這一來，深犯逍遙客大忌，鼻中冷冷一哼，身形左飄，手出如電，一式「推山立鼎」朝李文斌胸前「玉堂穴」打去。

李文斌一聲驚呼，身形斜撤，手中一支九節騰蛇架，「嗦啷啷」一聲响亮，抖得筆直點向逍遙客掌心，左掌同時飛出兩指駢戟，逕戮逍遙客脅下「天谿」重穴。

這李文斌用的招式委實妙絕神巧，一長一短，斜身出招，不但配合得天衣無縫，而且拿捏穴道奇準，倘非是逍遙客，是時就得喪生在一架兩指之下。

逍遙客暗暗心驚，忖道：「我若讓你們逃出手下，九年修練寒罡之苦，豈非白費！」他那「推山立鼎」掌式，並不後撤，向外飛移，一登一吐，右手五指電出，望架頭一挑，身形微微一旋，讓開他那兩指。

九節騰蛇架被逍遙客五指一挑，登時跳起老高，脫手飛出。

騰蛇架脫手不要緊，李文斌只覺逍遙客右掌逼到，一股寒冰還要冷過十倍的勁氣重逾山岳湧到。

不禁橫臂一格，只聽蓬地一聲大震，李文斌登登登，倒出三四步，一屁股坐在地下，面如死灰，兩眼發直。

逍遙客這一掌，只用上四成功力，他見掌勁有如此威力，不禁暗暗心喜，九年日受罡風襲體，並不是白費了。

沈龍一見李文斌此種神色，顯然已受內傷，飛身近前俯身一探。

只覺李文斌渾身全無熱氣，冰冷徹骨，額角冒出汗珠，均變成了冰粒，不禁驚怒異常，大喝一聲，手中日月雙輪湧出。

輪光閃耀，旋動如飛，那招式精奇異常、鎖、奪、扣、拿、切、滾、撥，無一不到好處，湧向逍遙客全身想不到部位。

逍遙客只守不攻，身形飄飛，穿插在漫天輪影銀光之中，暗覺這沈龍日月雙輪招法精妙非常，心想：「我何不偷學這雙輪招式，一俟記下，就予奪下傳授洞中兩個小娃兒。」

沈龍招式只演得一半，逍遙客驀覺身後勁風颯然，心知其他二煞用暗器偷襲，心中大怒，猛然一長身，全身筆直上拔五六丈高下。

那沈虎，柳向奎二十四支斷腸白虎釘，悉數打空。

只見逍遙客凌空一變身形，猝然雙掌飛吐擊下。

寒勁山湧，破空銳嘯中只聞兩聲慘嗥，凄厲刺耳，沈虎，柳向奎兩人被逍遙客寒罡掌力，震飛出三丈開外，口噴鮮血如泉，一陣抽搐，氣絕身死。

那沈龍見乃弟身死，手足情深，不禁目眥皆裂，大叫一聲飛撲而前。

那叫聲騰起，四谷响起，聲浪由下波上，頓成雪崩之勢，轟隆不絕於耳。

只見地裂天崩，冰雪排山倒海傾瀉而下，漫天白塵粉霧，直衝雲霄，方圓數十里整個地土震動。

逍遙客劈面兩手分出，奪下沈龍日月雙輪，只覺脚下一浮動，暗叫不好，人如飛鷹騰起，向那插天孤峯之下飄落。

單足一點土面之際，却見土面霍地裂開，足下一沉，眞氣驀濁，饒是逍遙客武林高手，也不禁為之胆戰魂飛。

逍遙客臨危不亂，左足急踹右腿，騰地拔起四五丈高下，右手中鋼輪猛力砍在孤峯壁上，左手鋼輪搭至一截峭壁孤生斜松根部，倏地全身一湧，貼在峭壁一動不動，雙眼緊閉着，雙耳內只聽得山崩地裂，轟隆不絕鳴雷，宛如萬馬奔騰，怒潮澎湃。

頭頂崩雪碎石如雨墜瀉，軀體激烈地搖撼，逍遙客這時只有聽天由命。

這情景確是石破天驚，風雲變色，宛如混沌初開，宇宙末日。

且說品兒與樂揚由高望下，白雪耀目，逍遙客與蛇山四煞拚搏情景，瞧得十分眞切。

兩人正瞧得津津有味時，沈龍心痛乃弟慘死，發出一聲大叫，震波所及，引起羣山雪崩。

只見萬峯銀龍傾瀉，奔雷之音震耳欲聾，但覺孤峯急劇搖動，強勁天風受那雪崩威勢突變旋盪狂飈，兩人身形幾欲飛出，品兒大叫：「快臥下。」手一拉樂揚快疾仆倒，眼見雪塵狂湧，四外茫茫一片，身軀宛若大海孤舟，受那風浪海濤顚簸不止，兩小只感一陣頭目暈眩，禁受不住，不禁昏了過去，但靈智未失，耳內仍隱隱聞得連珠雪崩密音。

不知過了多少時候，樂揚品兒漸漸甦醒過來，只覺寂靜無聲，顯然雪崩已停，睜眸一瞧。

只見四外羣山變形，一片雪海，茫茫千里，耀目欲眩，天風仍然洶湧，凄厲銳嘯。

樂揚感覺寒冷澈骨，凍人欲僵，禁不住說道：「好冷！」

品兒望了他一眼，發現他嘴唇發紫，即道：「咱們去後洞食用二支黃精，以擋寒充飢。」

兩人爬起，前往後洞，取了兩支黃精服下後，樂揚才覺得好些。

兩人疑惑逍遙客已為雪崩葬埋，他們

總覺不能捱在洞內，雖然洞外峭壁陡直，千仞壁立，但不能不設法出洞。

是以他們又跑出洞口察視，品兒覺得自如許之高躍下，非至粉骨碎身不可，即是他能，何況還有一個樂揚，武功畧無根底，總不能棄他離去，於心不忍，不禁爲之徬徨無計可施。

兩人內心之焦急，非筆墨可形容。

突聽得身後揚起一聲亮笑。

兩小倏的一驚，霍地旋身四面一瞧，只見逍遙客立在榻前，右目精光閃閃，凝望着自己兩人。

逍遙客一身黃衣，已爲雪水浸透，貼在體上，那根根見肉一部稀落落短鬚，全是雪花凍成一片，兩手執着奪自沈龍的日月雙輪。

樂揚面色平靜異常，品兒却不禁爲之目瞪口呆。

他想不出逍遙客從何而入，因爲後洞天然堵死。

逍遙客看出品兒的心意，笑了笑道：「你可是驚詫我老人家從何而入麼？這是一個秘密，除了我老人家並無第二人知道，就算你們在此住上一年也無法偵出。」

兩小默然無語。

逍遙客見兩小對自己不加理會，面部神情倏湧慍怒之色，但旋又抑止，道：「我老人家從武當三個牛鼻子身前，救回你們性命，難道謝也不應該謝？」

樂揚天性厚道，聞言不免內愧，一時忘懷了相謝救命之恩，正待啓齒，品兒却道：「照理應該謝你，不過你未將我們送回環碧山莊，顯然別有用心。」

逍遙客面現不悅道：「你們這兩個娃兒眞不識抬舉，我老人家與宮天丹稍有芥蒂，定可與他見面，不過看在你們資質特異，有意將你們作衣鉢傳人，才不找他晦氣。」

品兒嘴一撇道：「誰希罕你作我們師父，你這心意不如死了吧！」

逍遙客獨目一瞪，暴射冷電寒光，神情十分激怒，大喝道：「我老人家那點不配做你們師父？」

品兒毫不畏怯，冷笑道：「人各有志，不必相强。」

逍遙客聞言，突發出懾人心魄的長笑，道：「好，好，我決不强迫你們，只要你們有辦法下得這座孤峯，任憑離去，我老人家要去武當，暫時離此。」說着一頓，又冷笑道：「此洞離環碧山莊不下千里之遙，你們就是逃出此洞，也無法走出多遠。」

說罷，只見他身形一動，迅捷無比擦過兩小身側，雙肩一晃，向孤峯之下電瀉而下。

兩小循着望去，眨眼，逍遙客已落在峯下，形如黃點，往那茫茫雲海中掠飛而逝。

品兒拉着樂揚望後洞走去，仔細摸索大半天，仍然未發現逍遙客由何處入來。

兩小不禁憂心如焚，無法可想……

× ×

一晃七日，長白山一片喜氣洋溢爲這兩小失踪而沖淡，宮天丹派出多人四處打探，依舊是消息俱無，猶如石沉大海。

謝雲岳也未見他蒞山，衆人憂鬱不已，最後雷嘯天忍不住了，對宮天丹道：「三弟托雷嘯天携樂揚來此，現在樂揚失踪，三弟來了，有何顏面見他，不如雷某逕去武當，逕問藍星牛鼻子索還二人。」

宮天丹還未答話，傅六官接口道：「雷老師單身前去，勢孤難敵，老朽意欲携婉兒一同前去，事了，老朽尚要一去嵩山，探望青兒。再返此作久居之計。」

老山主先還不允，怎奈雷嘯天等一再要去，只得應了，雷嘯天便與傅六官祖孫下得長白山。

顧嫣文心中疑惑謝雲岳去霧靈山，不是遇見强敵羈絆，就是爲倪婉蘭情絲纏住，或是燕山神尼暴怒，堅不允化解，但她總覺謝雲岳爲倪婉蘭纏住成份較多，是以也託詞下山尋找謝雲岳，其實是去霧靈山去了。

他們離去後，謝雲岳第二天却翩然降臨環碧山莊。

問知諸女先後離去，不由悵然若失，他對顧嫣文情感特濃，知她必是去霧靈山尋找自己。盤桓一日，也自匆匆下得長白山。

到達霧靈山止止菴中，發覺庵內闃無一人，更是百般愁懷襲湧胸頭。

他駐立在庵前五株虬幹奇松中，默然傷神。

他自留箋倪婉蘭悄然辭去後，途中伸手管了兩件閑事，所以就誤時日，不料造成人去樓空，以致情懷難遣。不想於茲稍誤，遂種下人天長隔，十年滄海之因，這是謝雲岳所不及料的。

謝雲岳强抑相思悲緒，長嘆了一口氣，轉念品兒樂揚安危，暗道：「自己何不兼程南下，順途去滄州江都兩處，定可見到趙蓮珠周月娥，再趕上武當與雷嘯天傅婉兒見面，八月初一之期尚遠，還可返回寶華山掃奠父親墳墓。」

遂不知人生不如意事十凡八九，謝雲岳這一年來有驚無險，竟遭天忌，意念竟遂落空。

二月初二龍抬頭，滄州城顯得異常熱鬧，鑼雲彌空，街上積雪未溶，天氣仍甚寒冽，可是人羣穿梭般來往，鞭炮喧天。

人羣中顯出謝雲岳面龐，劍眉飛入兩鬢，面如冠玉，步履瀟洒從容。

只見他離開人羣，向右側一條寬巷走進，七轉八彎，停身在一個朱紅小門之前，用指節敲了數下。

那是趙康九後園小門，須臾有人問聲：「誰？」語聲蒼老。

謝雲岳低聲道：「是嚴三爺麼？」

門呀地開了，內面探出一顆鬚髮皓白人首，朝謝雲岳望了一眼，驚喜道：「姑爺來了麼？這就好了！」

謝雲岳聽出話裏有話，驚問何故？

這老者是趙康九兩代老僕嚴福，當下嚴福驚疑地望了謝雲岳兩眼，悄聲道：「雷大俠未告訴姑爺麼？」於是將大年期間，索命八掌桑祿來此通知半半叟再出之事，並將紅旗帮頻頻示警說出。

謝雲岳急問道：「那麼趙老爺及小姐等還未返轉麼？」

嚴福搖搖頭。謝雲岳突聞巷側發出極冷峭的陰惻惻的笑音，循聲別面一瞧。

只見一個反穿羊皮褂褲的魁梧老人，

頭上紅赤頭髮紮成三個髮髻，瘦削的面孔泛出獰笑，立在左首不及十丈之處。

謝雲岳冷哼一聲，身形疾晃，閃電之間，已到了那老人身前。

那老人未料謝雲岳身形步法如此迅快絕倫，急退出一步，面現驚容。

謝雲岳面寒如冰，默然無言凝視着那怪人。

怪老人驚容一斂，又現獰笑道：「趙府嬌客，果然身手驚人！」

謝雲岳沉聲道：「你是何人？」

怪老人兩眼一瞪，突發出聲如梟鳴的怪笑，令人毛骨悚然，半晌笑止，道：「老夫陰山赤髮巨靈就是，風聞你恃技凌人，藐視江湖同道，今日，老夫要伸量伸量你。」

謝雲岳聞言，劍眉一挑，朗聲大笑道：「我道是誰？原來是無名之輩，與你較量可要污了我的手，半半叟在何處，着他來見我！」

赤髮巨靈威稜暴射，大喝道：「你這乳臭未乾小子，居然狂傲不可一世，想見敎主不難，先得試過老夫這關。」

謝雲岳輕笑一聲道：「你家敎主受了紅旗帮慫恿，再出江湖爲惡，所以我命你們敎主見我，勸他束身斂跡，你還不配與我較手。」

赤髮巨靈大怒，不可遏止，面目猙獰大喝道：「小輩無禮，你就試試老夫厲害。」一聲落，倏地雙掌一沉，驀然從兩脅穿上，快若鬼魅，嘶嘶柔勁，密如蛛網，使對方無所遁其形。

這一式，是「星宿魔經」一招絕學「地網湧騰」，與一般武學另走蹊徑，由下而上，在人不及預料時猝出，快得無可再快，赤髮巨靈也聞知謝雲岳武學絕倫，故一出手就是殺着。

那知謝雲岳右手輕輕一晃，赤髮巨靈驀覺自己雙掌吐出勁力被卸於無形，眼前一花，謝雲岳身形已杳。

赤髮巨靈怔得一怔，風快旋身，面前那有謝雲岳身影，只見嚴福倚在門首面露驚喜之容，心知謝雲岳仍在身後，不由機伶伶打了一個寒噤，倏地雙掌隨身甩旋了過去。

仍是一般，只見積雪堅冰盈寸，過牆疎梅幾枝，全被掃落，那有半點人影。

赤髮巨靈不由驚怒交加，形如瘋虎般連打了幾個旋身，宛如捕風捉影，不知怎地，一縷澈骨寒氣由他脊骨生起，不禁面目變色。

驀然……

一聲極輕微的冷笑，自他耳畔升起，赤髮巨靈嚇得亡魂皆冒，雙足一踹，「龍飛九天」，冲霄而起，半空中掉首打出一把藍光閃閃的小箭，人也電閃飛向一處屋面。

赤髮巨靈雙足尙未沾在屋面，謝雲岳已迅飛在他面前落下，冷笑道：「老鬼，我也不追殺於你，轉告半半老鬼縮回陰山，還可保全性命。」說着身形一閃，讓開去路。

這時赤髮巨靈焉敢回口，只獰笑了一聲，電射竄去。

謝雲岳躍落屋面，向嚴福身前走去。

突見門內閃出一個翳髭繞頰道人，微笑稽首道：「聽雷嘯天兄道及謝少俠人中之龍，功力絕世，今日一見果然不虛！」

謝雲岳只覺這道人面生得緊，不由一怔。

嚴福接上道：「這位就是陰山全眞觀主索命八掌桑祿。」

謝雲岳忙抱拳道：「原來是桑老師，幸會！」

索命八掌桑祿衷心欽佩地望了謝雲岳一眼，笑道：「少俠不但功力蓋世而且智計百出，貧道看來，這一回赤髮巨靈簡直嚇破了胆！」

謝雲岳俊臉一紅，知被桑祿看出他方才施出這等詭計，原來謝雲岳自被其師明亮大師斥誡不得心辣手黑，一直凜然於此，自茲以後，永未施展酷惡手法，即使在霧靈山，對抗粱丘琪風雲八爪，不得不露出那奇絕天人之學「軒轅十八解」，亦是點到爲止。

他在赤髮巨靈打出「星宿魔經」一招絕學「地網湧騰」時，即展出彌勒神功卸字訣，將來勁卸於無形。

隨即以迷離奇幻的玄天七星步身法，趁着他右掌微晃，亂惑赤髮巨靈雙眼錯覺之際，電疾風飄翻在牆內。

是以赤髮巨靈那超絕驚人的輕靈身法，一連幾個旋身，均無法瞥見他的身形何在。

此爲攻心上策，於赤髮巨靈心神惶震時，悄悄地又落在對方身後，果不其然，赤髮巨靈胆戰魂飛，拔足逃之夭夭。

但當局迷，旁觀者清，其時雙方動作，均落在索命八掌桑祿及嚴福的眼中。

當下，謝雲岳赧然一笑道：「稍施詭計，微倖收效，此誠不足爲訓，亦復不登大雅之堂，尙請桑老師勿見笑爲是。」

索命八掌桑祿大笑道：「少俠智勇兼備，雅望一時，貧道敬仰還來不及，何敢見笑，貧道還有事干託，此地風勁寒重，不宜久立，請入內一叙吧！」

嚴福當先趨入，謝雲岳與桑祿並肩而行。

後園在平時葱鬱繁茂的林木，此際除了蒼松翠柏綠竹外，只賸下光禿禿的樹桿，地面俱是灰白碎裂的冰塊及黝黑的泥污，水池中冰凍未解，冰面上佈滿了枯枝斷梗。

長空浩渺無際，寒風狂嘯，充滿了無盡肅殺，凄凉的感覺。

尤其謝雲岳眼中曾見梧蔭閣，不由泛上鳳去樓空，天遠人杳之感。

正是少年不知愁滋味，更被愁困。

索命八掌桑祿，發覺謝雲岳一路默默無言，心中大感詫異，但又不方便啓齒相問。

謝雲岳一一詢問，問出紅旗帮匪，知趙周等人離去後，一直未侵入府內，只在府外監視，並無任何不法行動。

嚴福禀陳道：「只有昨日有三名匪徒闖入府中，探問桑眞人蹤跡，想是發現桑眞人行跡。被劉武師三言兩語驅退。」

謝雲岳點了點頭，揮手示意命衆人離去。

客廳內僅留下桑祿與謝雲岳兩人，只見索命八掌桑祿面有憂容道：「那日貧道在此被赤髮巨靈磷魔箭打傷，幸被趙大俠

治愈，當即離去，欲傳東江湖，準備提防半半叟再出，但走出不足百里，發現半半叟五大弟子俱已現蹤，而且赤髮巨靈窮追不捨，數次瀕危，得峨嵋後起之秀東方玉琨，姜宗耀相助，才免殺身之厄！」

謝雲岳突露喜容，問道：「如今他們人呢？」

桑祿面上泛出一絲憂容，道：「他們現正困於危境中，今晚三鼓在滄州東四十里野鴨灘上，與半半叟門下及紅旗帮相約搏鬥。」

謝雲岳驚詫道：「他們爲何與紅旗帮結仇？」

桑祿苦笑一聲道：「貧道也不甚清楚，聽說爲了一姓羅一姓江的少女，被紅旗帮施展下五門手法擄去所引起。」

謝雲岳眼中突射奇光道：「這姓江的少女是不是叫江瑤紅？」

桑祿猛拍一下大腿道：「對了！貧道只以距離稍遠，聽他不眞，現在想起他們所說的一爲羅湘梅，一爲江瑤紅。」

謝雲岳一聽是江瑤紅，不禁跌入沉思中，心中憶起在石家莊初逢的神情，面似紅霞，黛眉深鎖，使人愛憐之念不由自主而生，只是她習藝只半載，便身入江湖爲了何事？

桑祿不知謝雲岳沉思甚麼？但他知道謝雲岳與江瑤紅有着很深的感情，從謝雲岳眼神泛出一種異樣光彩可知，又道：「正邪不兩立，水火不並存，這是千古不移之理，紅旗帮與淸風帮聯合狼狽爲奸，何况半半叟又出，正派門下爲防患未然之計，才出手誅戮，貧道臂傷未愈，又被陰山門下加上一掌，才避來此地養傷，現已痊可，貧道想先赴野鴨灘，稍予臂助，聽說少俠與東方少俠，交情莫逆，還望相助才是！」

謝雲岳頷首道：「這個自然義不容辭，不過二女究竟被囚何處？」

桑祿道：「就在野鴨灘附近一處莊院中，少俠還是與貧道一同前去，抑或隻身隨後趕到？」

謝雲岳畧一沉吟，才道：「在下還有要事安排，桑老師只管先請，在下明晚三鼓前定可趕到。」

桑祿點點頭道：「如此貧道先走一步了。」畧一抱拳，旋身塌腰，嗖地穿窗而出。

謝雲岳獨自坐在大廳中，雙目凝望着窗外灰暗的雲空，心中泛起黯然神傷的感覺。

他覺得他的心變得支離破碎了，一年來奔波江湖，名雖誓報親仇，而實際是到處留情，如今是情天難補，恨海難塡，鍾愛之人爲愛念生妒，引起衆女相避而走，叫他如何從這人海茫茫中尋覓。

他知道江瑤紅仍是愛他的，但他正陷入天人交戰，極端矛盾苦惱之中，假若江瑤紅一見自己，更會引起莫大困惱，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自己將何以周旋諸女之中。

只覺心情沉重，消極，恨不得挿翅飛返寶華山，伴其父墳，相伴終生。

但又於心不忍，長嘆了一口氣，緩緩立起走出大廳，與守立廳前的一名武師囑咐數句後，揚長而去。

雲層灰暗，寒氣侵骨。

野鴨灘只是一條河汊，蘆葦接天，一望無際，俱都掩蓋在皚皚白雪之下，野鴨藏在葦葉中，咕咕低鳴。

每當秋冬之交，野鴨成千成萬，逐葦低飛，其時野鴨毛豐體肥味美，獵者張網捕獲，獲利至厚。

在野鴨灘不遠，有處大莊院，主人爲一隱居多年未出之綠林怪傑八步趕蟬皇甫嵩，武功冠絕一時，尤以輕功一道在當時無出其右，後來突然隱居在此，江湖日久漸忘，皇甫嵩之名遂爾不彰。

這所莊院建在河心土洲之上，四面環水，却爲接天蘆葦所遮，莊院遁形，是以江湖之中，鮮有人知這野鴨灘蘆葦中還有一爿美侖美奐，瑰麗崇敞宅第，亦不知八步趕蟬皇甫嵩隱居其中。

一座小樓，在靠南小院中，隱隱可見兩個絕世蛾眉，雙手縛綁坐在椅上，柳眉深鎖。

兩女都是脂粉不整，鬢釵零亂，却掩不住那天姿國色，沉魚落雁之美。

只聽江瑤紅哀怨嘆息了一聲，兩眼望了身旁翠衣少女一眼，道：「梅姐姐，倘東方師兄不知我們同禁在此，難免身遭凌辱，不如一死了之！」

羅湘梅冷笑了聲道：「那有如此容易死，我想他們每日進屋解除繩索，讓我們稍進飲食更衣之際，恩忖脫身之策，只是他們在解除繩索之前，必先點上三處穴道，使我們逃跑不得，紅妹別焦急，我定會想出一主意。」

江瑤紅聞言不由又嘆息了一聲，幽幽說道：「這恐怕是心機白費吧！聽那老婆子道，她說只要等那淫魔半半叟一到，我們必無法倖免！」

羅湘梅聞言不由懊喪，輕喟一聲說道：「那只有聽天由命，我已貫注內力於右手，只要有一瞬之機，猝施太虛混元指力，縱然老賊功力非比尋常，也絕對不能走避。」

江瑤紅黯然一笑，不則一聲，兩眼覷向窗外連天雪漫蘆葦，心中思緒萬千，波濤洶湧。

河風砭骨，暮靄漸濃，夜幕寸寸低垂，轉眼四外一片漆黑，只聞得狂風怒嘯呼掠。

兩女愁腸寸斷，憂心如焚，久久不發一聲。

驀然……

門外發出開鎖之聲，跟着房門呀地開啓，紅光一閃，只見是一鬢髮半白的鳩面老婦，一手提着一盞風燈，另一手提着一個飯盒走了進來。

那鳩面老婦將燈放置於桌上，兩目神光外露，面上泛起似笑非笑神情，對二女道：「半半老前輩已到，明日該是二位姑娘大喜之期，特備薄酌先事祝賀。」

兩女芳心猛然一震，尤其凌波仙子羅湘梅心弦緊張無比，凝運眞氣於右手，只待鳩面老解除婦綁縛，趁機出手。

鳩面老婦仍是如往昔一般，先出手點二女軟麻穴後，再解除綁縛。

只見她飛伸兩指點向羅湘梅脅下時，江瑤紅突發出嬌聲道：「老前輩……」

鳩面老婦似乎一怔，停手望着江瑤紅問道：「你有什麼話說麼？」

江瑤紅顫聲道：「我們困此三日，手足酸軟無力，相求老前輩不要點穴，我們也好舒透一時。」

鳩面老婦聞江瑤紅語音失常，不禁心疑，兩眼只在二女身上打量，須臾，突然發出怪笑道：「你們別想打歪主意，老婆子豈是你們騙得倒的。」說着兩指又向羅湘梅點去。

門外樓板忽然起了微微落足之聲，鳩面老婦神色一變，縮手別面身形疾幌，飛湧而出，大喝：「什麼人？」

身形一落，只有寒風撲面，四外黑沉沉的，那有半個人影。

鳩面老婦似乎一怔，眼珠急轉，暗道：「明明聽見有人落足，怎的不見人影，不要是中了『調虎離山之計』。」心念一動，急電閃掠回房中。

只見二女尙是縛住，不見絲毫異狀，不由心笑道：「想這閣樓之下，環佈好手，外人揷翅難入，我未免大驚小怪！」想着，面向二女笑道：「妳們想必腹中飢餓，待老婆子解開綁縛吧！」說時，手指閃電似地截下。

二女方才也聽得落足之聲，見鳩面老婦掠出，芳心不由欣悅，此刻見她又進來，不禁滿懷希望全部消失，一刹那間，只覺手足冰冷。

外面又起了落足微聲，老婦手指已距羅湘梅兩寸，又猛然縮回，凝神靜聽。跟着起了一陣滾動之聲，直墮樓下。

只聽得砰的一聲大响，樓下一人大聲呼喝道：「好大的一隻貍貓！」

鳩面老婦笑笑，搖了搖頭，飛點了二女穴道，解開繩索，命二女進食。

二女愁腸百結，面對着美肴佳味，那能食用得下，儘自呆着不動。

鳩面老婦怪笑了一聲，含有深意地望了兩女一眼，正待說話，忽聽窗外起了一聲低叫道：「龍大嫂，莊主有事，請你去哩！」

老婦陡地容顏一變，喝道：「是什麼人傳話？」喝聲中，人已閃出窗外。

「是我，彭二虎。」語聲由近而遠，說到虎字，已遠在二十丈外。

凌波仙子羅湘梅對江瑤紅說道：「這是調虎離山之計，來人必是瞧出這閣樓周圍非但暗樁密佈，而且消息機關危險，故施此策，但不知來的可是東方師兄與姜師兄？」

江瑤紅見羅湘梅說到東方師兄時，竟眉目含春，玉靨緋紅，心中不由好笑，暗道：「情之一字，那有如此魔力，身在危境，尙是情痴如此！」遂望着羅湘梅輕聲一笑。

羅湘梅玉雪聰明，怎能不會體會出用意，遂白了江瑤紅一眼，轉眼凝眸望去窗外。

忽地一陣狂風由窗外湧入，兩女眼前一花，面前竟立着一個三角小眼，蝟髭繞頰，神態奇醜的道人。

兩女一見，玉容立變慘白，心頭小鹿撞胸，怦怦急跳。

她們自被囚閣樓上，一直未曾有男子闖入，她們認爲來人定是半半叟，這一來淸白身軀萬不能保全，那還不心驚欲死。

道人看出兩女神色，微笑悄聲道：「兩位姑娘別怕，貧道索命八掌桑祿，冒死闖入，帶來謝少俠口語，轉告江姑娘，他即刻前來施救。」

江瑤紅一聽得謝雲岳之名，驚喜無比，張口欲語，桑祿急急揮手悄聲道：「貧道在野鴨灘上相遇東方少俠及姜少俠，現兩位少俠被人阻截，不能分身，貧道用金蟬脫殼之計，逃掉闖入，但看出兩位姑娘被點穴道詭奧無比，非貧道所能解，勉强爲之，必受傷損，徬徨無計之下，故引去龍婆子，勸二位姑娘仍是佯裝進食，免啓疑竇，待謝少俠來此再作定謀。」

說着，面容微變，身形疾幌，竟向窗外疾閃而出。

二女也察出房外有異，忙即抬腕，舉箸進食。

須臾，悄無聲息地門外走進兩人，一是身長瘦削黑鬚老者，一是鳩面老婦，背上多着一柄長劍。

鳩面老婦見二女進食，室內了無異狀，不由驚詫望着那黑鬚老者道：「這事委實奇怪，方才彭二虎說莊主有事找我，等老婆子飛身下樓，彭二虎却又不見，莊主又說未曾喚我，看來內中必有蹺蹊。」

黑鬚老者沉着臉冷笑道：「這分明是調虎離山之計，等你上樓，來人已上得樓來，看出二女被制穴道不易解開，知難而退，老夫一問二女即知道。」

身形未見他怎樣幌動，迅疾地落在兩女身前。

這黑鬚老者奇絕快速的身法，委實駭人，無愧是八步趕蟬。

兩女低垂螓首，舉箸取食，竟耳若無聞，視若無覩，其實心中驚魂欲絕。

只見八步趕蟬皇甫嵩嘴角抿了一抿，微笑道：「二位姑娘，方才可見得有人進來麼？」

話音未落，迎面窗外，突打入十數個藍色星粒，電芒星漩，飛向八步趕蟬皇甫嵩襲來。

鳩面老婦急道：「莊主留神！」

皇甫嵩哼了一聲，向左一挪，讓開五尺，那十數個藍星全數打在壁上，火星迸出。

皇甫嵩與鳩面老婦穿窗飛出，只見一條黑影望下躍落，皇甫嵩哼了聲道：「龍大嫂妳留在此地，待老朽去擒他。」

他身尙未起，就聽得下面發出一聲慘嗥，就知手下定遭了來人毒手，眉梢怒剔，突從身旁取出一物，向屋面打下，一片紅光湧現，映得鬚眉畢露。

皇甫嵩大喝道：「休得放走來人。」騰身一躍，像大鵬展翅般趨風而落。

紅光現處，只見莊中好手多人，紛紛向前撲去。

皇甫嵩八步趕蟬身法，疾如電奔，不到片刻，已超越莊中好手。

寒風怒嘯，黑夜沉沉中，皇甫嵩只見一條人影躍身十數丈外，兔起鶻落，東竄西閃逃逸，不由高聲冷笑道：「朋友，何必如此小氣，皇甫嵩習性好客，焉有過門不入之理，朋友若再不留步，皇甫嵩要强留了。」說着，身形疾展，眨眼，即已相距前面人影五六丈遠處。

驀聞前面人影喝道：「皇甫嵩，你太

強人所難了，我自不屑見你，又待怎的？」說罷哈哈大笑，笑聲中刷的一聲，向身前一株參天古樹上拔起。

八步趕蟬皇甫嵩身形絕快，那人躍身大笑時，已趕到近前，探掌疾伸，迅若電光石火望那人臂上抓去。

豈知那人一鶴冲天而起，皇甫嵩一手抓空，不由濃眉怒剔，足下一點，跟着拔起，足尖尚未沾着那條樹枝時，猛覺一股強猛絕倫的勁力，凌頭壓下，不由心神一震。

饒他八步趕蟬皇甫嵩功力絕世，身在凌空，眞氣轉蕩之際，無法返掌抗擊，忙施展千斤墮身法，電閃落地，一片枯枝冰屑如影隨形罩下，皇甫嵩急揮出兩掌，將這積冰枯枝掃空，氣得面紅耳赤。

樹上那人高聲狂笑道：「皇甫嵩！你別心急見我，轉眼三鼓已到，野鴨灘上尚有一番鏖戰，咱們是死約會，不見不散，稍時你一定見着我，恐怕未至天明，這爿莊院已夷爲平地，你此時張牙舞爪未免太早。」說罷寂然無聲。

八步趕蟬皇甫嵩知人已遠走，再追也無益，莊中好手亦陸續撲到，遂回面沉喝道：「各守樁位，不得輕離，老夫三鼓去野鴨灘時，愼防有人偷襲莊院。」說後，疾望莊中飛掠而去。

且說鳩面老婦目視八步趕蟬皇甫嵩追去後，回身正待入得門中，忽覺身後有人摸了一把，不由大駭，如電旋身一望，只見一個面目森冷少年屹立在面前。

她不由驚得倒退了兩步，心說：「怎麼我今晚耳目竟然不濟事若此，往日飛花落葉，十丈之內均能聽見，來人竟有這神化絕頂身法，委實難信！」想着，探手撤出長鈎，手臂振處，幻起千重鈎影，湧向那面目森冷少年的周身重穴，隱挾風雷之音。

那少年輕笑一聲，身形一滑，竟然讓開那凌厲的攻勢，向門內閃入。

鳩面老婦大喝一聲，挺鈎追進。

羅湘梅江瑤紅二女只見一面目森冷，黑衣少年電閃而入，燈光映射之下，感覺那少年面色異常陰沉可怕。

江瑤紅見那少年身形體態極爲眼熟，宛如夢寐難忘的謝雲岳，但這面像怪異，心中驚詫不止。

喝聲中鳩面老婦已持鈎掠入，長鈎平伸，疾向少年猛刺過去。

那鈎勢快速絕倫，鈎風如嘯，凌厲無匹，鈎一近少年身前，突擴起一團光輪，少年胸腹重穴，無一處不在鈎光之下，委實難避。

那知少年迅出右手，望那團光輪曲指飛彈，只聽得一聲噹噹脆音生起，立時鈎輪往外散開，鳩面老婦亦被震得踉蹌側出三步。

這種奧絕的身手，令鳩面老婦駭驚異常。

只覺手腕被震得有點酸軟無力，她兩眼瞪着少年，一時之間，揣測不出這少年是何來歷。

那少年淡然一笑道：「你的鈎學，不過爾爾，難登大雅之堂，不如藏拙，少爺如欲取汝之命，早就出手了，豈能留你活至現在，速解開兩位姑娘穴道。」

江瑤紅已聽出少年語聲就是岳雲，她在日前才知道岳雲，實是謝岳雲僞名，不由眉笑顏開。

她不知謝雲岳爲何要鳩面老婦解開自己兩人穴道，以謝雲岳功力解穴足足有餘，他却不知謝雲岳藏有深意。

謝雲岳自從情海妬變，心灰若死，再也不敢又沾情孽，他若親手解穴必沾着兩女肌膚，若兩女一口咬定清白身軀被他觸及，非他莫屬，豈不是又自找煩惱麼？

江瑤紅不明白謝雲岳心意，急道：「雲哥，你除去老婆子後，再替我們解穴，不是省事得多麼？」

謝雲岳一聽得江瑤紅叫得如此親熱，不由腦中猛然一震，幾乎暈眩不知所措。

這時，鳩面老婦獰笑道：「那來的醜小子，敢在老婆子面前賣狂，你若憑眞實功夫勝得老婆子手中長鈎，便可依你解開二女穴道，否則，你就救出她們，也是廢物兩個。」

謝雲岳聽出鳩面老婦口氣色厲內荏，尙恃着獨門點穴手法，隱隱有所要挾，遂朗聲一笑道：「你說少爺醜，妳也好不得多少，聽妳口氣，敢是認爲少爺方才震鈎手法有點邪異是不是？少爺現要你三招之內，長鈎出手，令你輸得心服口服。」

鳩面老婦在謝雲岳話音未落時，已撮口放出嘯聲，尖銳嘯音一出口，急風撲面，吧的一聲，右頰挨了一下重的，登時眼內金星亂冒，臉頰腫脹老高。

謝雲岳面目陰森地冷笑道：「妳休生心出聲求救，無論是誰也救你不得，你欲輸得心服口服，趕速出鈎，不然，立即解開兩位姑娘穴道，尙可饒汝一命。」

字字句句，斬釘截鐵，令鳩面老婦心弦緊張無比，退出兩步，長鈎微微晃動，蓄勢俟機進襲。

謝雲岳負手而立，嘴角泛出一絲冰冷笑容。

江瑤紅一對秋水無塵眸子，就從未離開謝雲岳的臉上，心說：「他面像爲何變得如此奇醜，莫非是喬裝不成？」凝眼之下，却又找不出一絲可疑之處。

羅湘梅也心覺奇怪，因爲被囚閣樓，兩女無語不談，聽出江瑤紅對謝雲岳，深情一往，却不料謝雲岳竟然是如此奇醜的人。

這時，鳩面老婦長鈎忽地向門外一封，左掌急出，一股凌厲掌風望謝雲岳面上攻去，右手鈎勢一反，掀風閃電般向謝雲岳雙足捲削而去。

只見謝雲岳身形一動，已貼在鳩面老婦身後，二女旁觀，也無法瞥見謝雲岳怎麼落在鳩面老婦的身後立着。

鳩面老婦一掌一鈎飛出，却見對方人影已杳，不由登時一怔。

忽覺臂上被人點了一指，不由驚駭，倒抽了一口冷氣，一挫身長鈎疾旋，猛戮而出。

刺出尙不及兩寸，只感虎口劇痛如裂，長鈎脫手而出，抬目一瞧，一柄長鈎已爲那少年執在手中，冷笑連聲。

鳩面老婦似乎有點茫然不知所措，她不知爲何長鈎會脫出手中，因爲他未見謝雲岳怎麼舉動，仍是負手而立，一副冷冰冰的神色。

她只是一副羞愧欲死的神情，繼而變得憤激，眼露憤恨光芒。

謝雲岳冷然一笑，將鈎遞在她的手上，說道：「少爺與妳素無仇恨，才不忍傷妳，與兩位姑娘解穴，妳只不過舉手之勞，又不是令妳屈辱過甚，何必非要相拚不可？」

鳩面老婦緩緩接過長鈎，一時之間，愧，怒，羞，赧，湧塞於胸。

片刻之後，她苦笑一聲，說道：「老婆子輸得並不是心服口服，你不過仗着身法靈巧而已，你敢硬接老婆子一記劈空掌麼？」

謝雲岳哈哈一笑，道：「妳眞狂妄得不知自量，不可理喻，妳就出掌吧！」

鳩面老婦鈎交左手，倏地一亮右掌，凝神運氣。

謝雲岳瞧出她那掌心，由灰白緩緩轉爲赤紅，不由暗暗冷笑。

只見鳩面老婦右掌呼地遞出，勁氣強厲無倫，排空馭氣撲往謝雲岳身上。

謝雲岳面含譏諷冷笑，紋絲不動，那凌厲掌力打在身外五寸之處，却卸於無形，連衣角都未飄動一下。

鳩面老婦不禁大駭，喉間吐氣開聲，掌勁加至十二成，那知這劈空掌力推出，竟如泥牛入海，完全不發生作用，非但如此，陡覺手腕一軟，繼覺有種重逾山岳之無形潛勁壓擠反震而來。

只感四肢痲軟乏力，胸頭氣血狂震反逆，身形被迫得緩緩倒退，終至雙腿一軟，卜聲坐跌在樓板上，那壓來潛勁登時消失於無形，她抬目望了謝雲岳一眼，喃喃自語道：「罷了，罷了，八十歲老娘倒繃了孩兒，有何顏面目活在人世！」說着右掌欺風閃電般向自己面門一按，頓時頹然倒地，氣絕而死。

只見鳩面老婦七竅溢出殷紅血液，慘不忍睹。

謝雲岳不料她竟如此烈性，不禁楞在那裏，做聲不得。

他那彌勒神功十四式，奪天地造化之功，具有無上降魔威力，十四式集天下武學精義十四訣，那就是：卸，粘，化，彈，吸，移，震，閉，借，推，剛，移，壓，擠十四訣門，他此刻已運用得意隨念動，輕重由心之化境，方才他僅用出卸壓二訣，命鳩面老婦知難而退，却得來相反效果，這眞是始料不及。

却聽江瑤紅嬌喚道：「這種狠惡陰毒的老婆子，萬死不能蔽其辜，惋惜她則甚，雲哥！趕緊解開我們穴道，這痲軟滋味眞不好禁受。」

謝雲岳心中一震，別面望去，却見江瑤紅嬌靨緋紅，眼中流露希冀之色，凌波仙子羅湘梅也是如此，不由暗嘆一聲，全盤心意又付之流水了。

緩緩走在兩女身前，微笑道：「江姑娘，妳們被點住穴道在何處？」

江瑤紅柳眉微蹙，幽幽說出被點部位，說時緋紅滿面。

謝雲岳一刹那間，手足變得冰冷，所點住穴道却是少女隱處。

江瑤紅連聲催促，謝雲岳被迫不過，心想只得從權，迅如電光石火出指，飛點了江瑤紅身上數指。

又轉向羅湘梅身上，但手指尙距右胸中穴及寸時，倏然縮住，不能點下。

凌波仙子羅湘梅此時，嬌羞滿面緊閉雙眸，江瑤紅急道：「雲哥，你這是怎麼了？」

謝雲岳感嘆了一聲，手指飛出。

兩女只感眞氣佈運全身，霍地躍起，謝雲岳道：「兩位姑娘請隨定在下趕赴野鴨灘！」

江瑤紅急說了聲：「且慢！」

謝雲岳不由一怔，望着江瑤紅，只見她嫣然一笑，說道：「雲哥，爲何面像變得判若兩人，究竟怎的，能够爲小妹一說嗎？」

謝雲岳急於離此，又見羅湘梅一雙妙目凝向自己臉上，不禁心慌，又不擇言道：「這是戴了一張人皮面具，等會到了野鴨灘上，再揭下讓妳們瞧也不遲，我們走吧！」

其實他如果說面目受了損害，變得如此奇醜，說不定二女變了示愛之念。

江瑤紅嘟起嘴角，輕搖螓首，說道：「你不揭下，讓我們瞧一瞧，我們不跟你走。」

謝雲岳強她不過，將面具揭下，露出一張面如冠玉，朗眉星目，俊美無比的面龐。

羅湘梅不由星目一亮，心讚道：「好俊的人品！」芳心立時波瀾起伏。

謝雲岳不待她們說話，霍地把面具套上，當先走出，二女隨着出外。

三人望下躍落，向前疾奔。

二女發現沿途莊中暗樁，都被點倒，如履無人之境。

狂風疾嘯，撲風如割，一片葦葉振動之聲，冰屑震落，簌落簌落，三人已行在堅冰河面，拂葉蛇行，驚動野鴨羣鼓翼而出。

謝雲岳突然悄聲說道：「他們在河岸上。」

兩女星目凝神一瞧，果然河岸上立着十餘人，江瑤紅嬌聲喚道：「姜師兄！」

姜宗耀立即應了聲，兩女騰身撲前，與姜宗耀東方玉琨等人見面，但謝雲岳却不見現身。

兩女不禁滿懷幽怨悲楚，黯然神傷，尤其是羅湘梅。

姜宗耀笑道：「謝兄想必有所安排而去，他是個義氣干雲之人，絕不會束手遠離，來，師妹，江姑娘，愚兄爲妳們引見幾位高人。」

一時幸會久仰之語，此起彼落。

天罡劍東方玉琨默默無語地立在凌波仙子羅湘梅身側，胸中湧塞惶惑，他只覺羅湘梅比往常更顯得生疏了。

往昔，羅湘梅對自己比別人更有着過份矜持，但偶或也常笑談兩句，流露出萬種柔情，今晚則對自己不置一詞，顯然內有蹊蹺。

他暗忖道：「莫非是她恨自己三日未曾入莊施救，那眞天知道，三日來爲她們履凶攖危，奮不顧身，竟無法闖入雷池一步，若不是謝雲岳趕來，暗中解厄，差點喪身在𠀤𠀤叟五大弟子圍攻之下！」繼轉念道：「這樣也好，流水有意，落花無情，幸虧自己並未逾禮，不然何以對父母自

幼聘定之表妹！」雖是這麼想着，却惘然若有所失。

他不知羅湘梅也有難言的苦衷，愁絲萬千，剪不斷，理還亂，也是一般心情沉重。

這時，刷拉一聲，蘆葦中竄出一條人影，疾奔而來。

黑摩勒姜宗耀喝道：「誰？」

「貧道桑祿。」聲落，人已落定。

索命八掌桑祿一眼瞥見羅湘梅江瑤紅兩女，大喜道：「恭喜二位姑娘脫險！」繼續噫了聲說：「為何謝少俠未在？」

眾人默默無語，索命八掌桑祿心料謝雲岳離去無疑，今晚之會，就凶多吉少，於是乾咳了聲道：「既然兩位姑娘脫險，三鼓之約鬥也無益，想半半叟一部『星宿魔經』盡悉奧秘，武學超絕，非我等能力敵，不如暫且抽身，徐圖他計。」

眾人中突起了宏亮語聲道：「全眞觀主，當年你坐榻之旁讓人鼾睡，致令自大，如今又說出畏縮無志之語，虧你還是武林有數高手！」

桑祿聽出語聲是嵩陽派掌門人師弟白眉叟樊少川所發，此人當年以一套嵩陽大九手技壓羣雄，揚威大江南北，性傲狂妄，當下冷笑一聲道：「我輩崇尚率眞，不事虛偽，手底有無，量力而為，既然樊老師有與施展蓋世功力，除得半半叟，貧道毫無置喙餘地，恕貧道方才失言了。」

樊少川冷哼了聲道：「半半叟不過浪得虛名之輩，何值大驚小怪！」

夜風怒嘯中，忽傳來一聲冷峭的輕笑道：「大言不慚！」

樊少川白眉一聳，大喝道：「何方小輩，躲躲藏藏見不得人。」喝聲中，循聲撲去，抖手打出一片剛勁無倫的掌風。

「吧嗒」兩聲大響，葦葉四分，河水洞穿兩孔。

葦葉中，穿騰躍起一條黑影，哈哈大笑，迴旋夜空，三兩個起落，又隱入蘆葦中不見。

白眉叟樊少川臉上訕訕地，直覺得不是意思，幸是黑夜，無人得見他臉上的神情。

三鼓已近，莊中頓湧起一溜紅光，映射天邊皆赤，紅光移近得很快，眾人見得數十人手執着火把飛馳穿葦而來。

須臾，已來得近前，執炬莊丁環成一個半弧形，尚有十數人湧身飛落在眾人身前。

有二人甚為顯目，其一身着玄色長衫，袍角在寒風瑟瑟飄動出聲，身長瘦削，一部黑鬚，攏在胸前，兩目逼射寒電，炯視在羅湘梅江瑤紅二女臉上，神色極其憤怒。

另外的是一頭上青絲盤髻，面目嬌好，頷下無鬚，望之有如三十許人，一身錦衣華服，兩隻眼閃溜在二女身上，泛出淫笑，露出一列編貝玉齒，似這半男半女形態，一望而知是淫魔半半叟。

此刻黑鬚老者怒容一斂，口角春風拱手道：「老朽皇甫嵩，今晚何幸得見諸位朋友，老朽習性淡泊，久不問江湖恩怨，但以好友紅旗幫主八臂金剛宇文雷半月前蒞莊盤桓，在此期中宇文幫主手下，迭遭峨嵋門下誅戳，不容坐視不問。」說着雙目怒視了兩女一眼，冷笑道：「老朽為免啓爭端，故暫囚峨嵋兩女，傳話東方少俠請其約請本門師長來此處理，不料東方少俠太也狂妄，竟邀來諸位朋友今晚干戈相見，將二女救回猶自小事，老朽手下竟被屠戳多人，是而可忍……」

語聲未了，白眉叟樊少川諷笑了聲道：「助紂為虐之輩，人皆可殺，你不能忍，誰又忍得下去？」

八步趕蟬皇甫嵩聞言望了白眉叟樊少川一眼，竟縱聲大笑道：「老朽只道是誰？原來是嵩陽派高人樊老師，三年前樊老師與獨臂風雲丐一場激戰，如雷貫耳，想來樊老師英風勝昔，眞是可欽可佩！」

白眉叟樊少川當場默然無語，一張老臉羞得噀紅如血，目湧殺機。

白眉叟樊少川行走湘江，與獨臂風雲丐不期而遇，兩人均是狂妄成性，言語先出誤會，引起一場拚搏。

獨臂風雲丐藝高一籌，三根蛇尾針打中樊少川胯骨上致勝，為此樊少川三月未離床榻，但此事傳入丐幫長老耳中，斥獨臂風雲丐又非遇生死大敵，不該擅用蛇尾針，竹杖叟洪潢親執獨臂風雲丐登門謝罪，並罰獨臂風雲丐禁足三年。

此事少有人知，不料八步趕蟬竟熟知能詳，當場譏笑，自取其辱。

這時八步趕蟬皇甫嵩身後，閃出紅旗幫主八臂金剛宇文雷，對皇甫嵩說道：「今晚之會，不是口舌便可解決，兵戎相見，勝者為高。」

黑摩勒姜宗耀豪笑一聲道：「還是宇文幫主快人快語，就是這麼辦。」說着長劍徵舉胸前，晃至場中。

八臂金剛宇文雷冷然頷首，大步邁前了兩步，兩手向腰間一搭，亮出一條金絲蛟筋龍頭軟鞭，長可五尺，拖甩至地，手腕一抖，竟使得筆一樣直，久久不垂。

姜宗耀瞧得心中大驚，宇文雷內力之強，從來少見，而且軟鞭可作降魔杵用，堪稱武林罕睹，知遇強敵，不由猛生臨深履薄之念。

半半叟從現身起，就兩隻色眼一直未離兩女身上，這時忽然輕笑道：「有道是冤家宜解不宜結，何必非濺血五步不可，看在兩位姑娘與我有夙緣的份上，不如握手言和了吧。」語音甜脆響亮，柔媚如簧，使人失魂落魄。

二女心神一盪，嬌靨紅生，正要嬌叱出口，忽見一團黑影電閃星射飛撞向半半叟面前。

以半半叟這樣邪魔高人，趨避飛來之物是足足有餘，但却又奇異之極，那團黑影距半半叟面前不足一尺之處，突迸裂無數，而且更自加速。

半半叟竟被打成滿面花，只聽他尖叫一聲，凌空騰起，逕向黑影打來方向飛去，捷逾奔電，身後五大弟子也跟着撲去。

只有江瑤紅腹中雪亮，知是謝雲岳出手引去半半叟。

八步趕蟬皇甫嵩此際顯得有點舉動不寧，徬徨四顧，白眉叟樊少川飛步竄出，冷笑道：「皇甫莊主，何由現出怯色，半半叟一去，你就如喪考妣，愁眉哭臉，令我樊某有點好笑。」

皇甫嵩濃眉一皺，怒喝道：「好個油嘴薄舌老匹夫，你道皇甫嵩眞個怕你不成！」說時，猛翻雙掌，迴環五指已自擊出，掌風怒嘯，凌厲強勁。

樊少川冷笑了笑，錯步塌腰，猛一長身，一套威震江湖之「嵩陽大九手」綿綿不絕使出。

一剎那間，兩人打得難分難解。

且說姜宗耀，宇文雷這邊，黑摩勒姜宗耀手中長劍微微畫了個半弧，大喝一聲，手腕猛振，托着一圈碗大金花，分心刺去。

這是峨嵋鎮山劍學太清劍法中一招絕學「直搗黃龍」，似實還虛，奇幻莫測，然見劍風如輪，凌厲無匹。

宇文雷舉鞭望上一封，那知姜宗耀長劍疾縮，讓開鞭架，倏又往下一沉，碗大金花未變，向宇文雷的「神闕」穴疾刺過去。

一式未變，瞬息之間能分攻兩處部位，足見峨嵋劍式神奇，姜宗耀造詣不同凡響。

宇文雷一鞭未封得開姜宗耀劍勢，卽知不對，凹腹縮胸，疾閃退出五尺。

那知姜宗耀為免坐失先機，疾振長劍，七隻寒星電湧飛出，劍勢奔雷，如同附骨之蛆般，緊迫近前。

宇文雷見姜宗耀身手快捷，逼得自己無法緩出手來，心中暗忖道：「我乃一幫之主，倘在眾目睽睽之下讓他得勝，則何顏立足於江湖。」忖念之間，身形疾然向左一挪，又望右閃出，竟被他讓開湧來凌厲劍勢，冷笑了聲，龍頭鞭一擺，暗吐內勁，迎了上去，施出卸震內勁。

雙方這一搭上，只見鞭影縱橫凌厲，劍氣波濤洶湧，周遭滿是動人心魄的風雷之聲。

姜宗耀越打越是心駭，因他瞧出宇文雷手中龍頭金絲鞭，非但神奇莫測，而且軟硬互用，令人難防，更且他的鞭招中竟卸去自己劍上壓、粘之內力，暗道：「這宇文雷不愧為一幫主，鞭法超絕，另闢蹊徑，與中原武學大異其趣，看來自己劍法不足於取勝，非要走險不可。」

心念一定，振腕一掄，手中長劍，突然散開，變成崆峒劍法「竹葉披風」一招，撒出一片劍輪，震開宇文雷攻來軟鞭，陡地凌空拔起二丈高下，突又「神龍掉尾」，凌空撲下，長劍已使出「雲龍飛舞」三招，似見劍勢如傘，雷霆萬鈞直罩而下，帶出漫空銳嘯之音。

宇文雷鞭招一被姜宗耀「竹葉披風」震開，就知姜宗耀必存險勝心理，當下凝立不動，微微冷笑，轉瞬間，劍勢如輪，凌頭罩下，突發出一聲長笑，人也冲霄而起，貫注平生內力，舉鞭迎着壓來劍輪一捲。

只聽得響出一串金鐵交鳴之音，姜宗耀一把長劍竟被震得脫手飛去，一抹金蛇，甩向七八丈外。

東方玉琨暗道不妙，兩足一蹬，破空斜上，急揮出一劍，朝宇文雷胸後刺到。

宇文雷震飛長劍後，猛出左掌向姜宗耀墮下的身形按去，倏覺身後冷風颯然，便知不妙，顧不得傷敵，先求自保，撤掌凌空向左一挪，流星飛墮落地，怒視着東方玉琨冷笑道：「峨嵋小輩，以多為勝，宇文雷認為不耻。」

東方玉琨也不置答，電閃出劍，連攻三招。

這時姜宗耀落地後，拾回長劍，手腕一掄，與東方玉琨兩人交錯湧攻宇文雷。

宇文雷面蘊殺機，一隻龍蛟筋金絲軟鞭，沉着應戰，但閃龍頭劃空帶起銳嘯之音，幻化成一片寒光鞭影，把攻來雙劍盡都彈震了開去。

這時忽聽得一聲慘呼，凌厲異常，却是八步趕蟬皇甫嵩發出。

只見八步趕蟬皇甫嵩仰跌在地，左脅插了一支長僅兩寸的短箭，遍體藍光磷磷，皇甫嵩像是忍不住箭傷，面色慘白，渾身冷戰顫抖不止，怒目圓睜。

白眉叟樊少川眼露愕然之色，直視着八步趕蟬皇甫嵩發怔。

原來兩人掌上功力，均是一般造詣，深淺難分軒輊，這是武林間極為罕見的拚搏場面，但皇甫嵩以八步趕蟬見稱於江湖，其輕功身法必臻絕乘，樊少川「嵩陽大九手」造詣雖深，然至百招開外，難抵皇甫嵩身形飄忽，東閃西挪，鬼魅出掌，漸生縛手縛腳之感。

只見皇甫嵩讓開樊少川一招「雙龍出手」，向左一挪，疾挫蜂腰，猝出雙掌，欺至樊少川右脅閃電一貼。

這時樊少川空門大露，趨避不及，若為皇甫嵩雙掌按上，必致內腑糜爛，當場噴血而死。

這眞是間不容髮之危，驀然，暗中打出一條藍光，急如星射向皇甫嵩胸前。

皇甫嵩一心傷敵，那會料及暗中有人猝施暗器，及至發覺，向外一閃，饒他身法再快，也無法避過箭下之厄。

藍光一斂，竟被打中左脅「天谿穴」上，入肉半寸。

只覺奇痛澈骨，忍不住慘呼一聲，仰跌在地，猛又感出創口之內，散出奇寒之氣，滿身血液似為凝固，顫抖不止，口噤不語。

樊少川掌下逃生，見皇甫嵩中上藍磷小箭，看出這是邪魔獨有暗器，自己這方無人持有，一時之間，驚愕現於形色。

這時皇甫嵩手下多人一湧而至，將樊少川圍在中間。

樊少川大喝道：「你們瞎了眼不成，皇甫莊主箭傷是老夫打出麼？」

莊中好手均看出暗中射來藍箭，只是轉眼看藍箭射來方向，空蕩蕩廿來丈的冰面，杳無一人，但認定是樊少川之友暗中相助，團團圍住，欲追問究竟。

忽然立在遠處河岸上的索命八掌桑祿發話道：「不錯，你們是瞎了眼，錯將惡朋當知心，這支小箭正是你們莊主倚為靠山的半半叟獨門暗器藍磷魔箭，寒毒無比，一中人身，血凝髓凍，不到兩個時辰，你們莊主卽已凍成一具寒冰。」突轉厲聲道：「你們還不去尋半半叟解救，眞想你們皇甫莊主身死不成？」

莊中六七高手不由一怔，急抬起皇甫嵩，向半半叟等人走去方向馳去。

白眉樊少川感激地望了索命八掌桑祿一眼，大踏步走向桑祿身前，執手相謝。

且說那邊三人兔起鶻落，劍鞭光影盛湧，忘死捨命一陣激烈搏鬥。（未完）

兩期完新穎中篇小說

文·秦紅　圖·盧令

好漢（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飛刀田五郎，殺死惡霸三眼神鷹皮朝坤，單騎逃命，誤闖天狗寨，寨主天狗皇甫奇雄有意招他入夥，其女皇甫小琴更對他一見投緣，因此惹起原就屬意皇甫小琴的鬼手冷鳳的妒念，屢欲殺他而不果。田五郎入夥後，首次參加刦掠，到達劉記錢莊，冷不防爲混叟雲寄塵暗算，昏倒錢莊內，詎反因禍得福，錢莊武師千手如來伍大鵬竟誤會他是因通風報訊致遭賊人毒手，盡力爲他治療解毒，錢莊東主並說俟他痊癒後要好好謝他，同時伍大鵬並願介紹他往縣中林捕頭手下任職——

＊＊＊＊＊＊＊＊＊＊＊＊＊＊＊＊＊＊＊

正邪難併立　水乳兩相融

田五郎一語未了，忽見房門一開，劉老先生引領一個老人入房，說道：「林捕頭來了。」

林捕頭年約六旬開外，梭眉環目，相貌威武，頭戴六楞綉花英雄羅帽，身穿玄緞密門短襖，足上豹皮靴子，外罩大紅綢紗一口鐘，腰懸一把單刀，神態雄糾糾，令人望而生畏。

千手如來連忙站起相迎，笑道：「林兄來了。」

林捕頭豪爽的哈哈大笑道：「我說老伍，你們是怎麼攪的，竟叫賊子摸上門來了？」

千手如來尷尬一笑道：「這是想不到的事，我實在沒料到天狗皇甫奇雄竟會看上我們劉記錢莊……」

林捕頭目光盯上田五郎，笑問道：「這位老弟想必即是飛刀田五郎了？」

千手如來說聲「正是」，便向田五郎介紹道：「田少俠，這位便是在下剛對你說起的高台縣衙的林捕頭。」

田五郎躺着拱手道：「久仰大名，幸會。」

林捕頭趨前察看他背上的傷勢，問道：「毒都解了？」

千手如來答道：「是的，只要靜養幾日即可痊癒。」

林捕頭眉頭一皺，沉聲道：「天狗皇甫奇雄越來越猖獗，可惜我們人手不够，始終抓不着他，眞是可恨！」

他接着轉對劉老先生道：「劉老先生，咱們都是熟朋友了，有句話，我可以老實告訴你，這次你雖然報了官，但還是沒用。」

劉老先生笑道：「這一點老夫明白，但敝莊被搶，總得報上一報。」

林捕頭問道：「被搶了多少？」

劉老先生道：「四千多兩銀子。」

林捕頭笑道：「這對你們劉記錢莊來說，似乎不算一回事。」

劉老先生笑了笑，說道：「總是個損失啊！」

林捕頭忽然嘆了口氣道：「我們縣老爺也知本縣盜匪猖獗，有心增加幾個捕快來協助緝捕，可惜總是找不到理想人選，奈何！」

千手如來笑道：「眼前就有一個，不知林兄肯不肯代爲推薦？」

林捕頭一愕，視綫轉回到田五郎面上，驚訝道：「你是說這位田老弟願意委身公門？」

千手如來向田五郎笑問道：「田老弟，意下如何？」

田五郎苦笑道：「在下恐怕不配。」

林捕頭道：「飛刀田五郎，林某聞名久矣，要是老弟肯屈就公職，那是本縣百姓之幸！」

田五郎搖搖頭。

林捕頭道：「老弟如是因『富貴賭坊』之事而不敢接受，這點老弟儘可放心，一點紅陳六娘並未報案，林某相信她也不敢報案。」

田五郎道：「爲什麼？」

林捕頭道：「他們夫婦開設賭坊騙人錢財，幹的壞事比誰都多，她若報了案，等於自找麻煩。」

千手如來道：「對，而老弟若担任公職，她對老弟巴結唯恐不及，豈敢再找你報仇，怎麼樣？」

田五郎有點心動了。

倒不是他怕一點紅報仇，而是他不喜歡落草爲寇，但是他不敢立刻答應，因爲他知道自己答應了之後，便得與天狗皇甫奇雄敵對起來，和皇甫奇雄形成敵對倒不嚴重，嚴重是自己將因此失去皇甫小琴。

林捕頭見他遲疑不決，笑了笑道：「武林中人總是瞧不起身任公職的捕快，譏諷我們是六扇門中的鷹爪，但是有識之士對此並不在乎，因爲他們知道自己的職責是在保衞老百姓的安全。」

田五郎聽了大受感動，脫口道：「林捕頭可以讓在下多考慮幾天麼？」

林捕頭笑道：「當然可以，這事全看你自己，林某是不能勉强你的。」

田五郎道：「在下傷癒之後，將去某地解決一件私事，等解決了私事之後，在下也許會接受二位的好意提拔……」

五天之後，他的背傷已經痊癒，乃向千手如來借了一匹馬，辭別劉老先生，離開西河鎭，逕返天狗寨而來。

走了一整天，已回到天狗寨的山下，他循着絕峯後面的秘徑上山，又走了半天

，才抵達天狗寨。

這時，已是深夜。

他剛在寨門口下馬，就聽見花花太歲戈天平在裏面大叫一聲道：「嘿，田五郎，是你呀！」

叫聲未了，已由裏面奔出，面上帶着無比欣喜之色。

田五郎牽騎入寨，微笑道：「是的，我回來了。」

在寨中的皇甫奇雄父女和雲寄塵，申長洲，冷風三人聞聲均由房中衝出，他們一見田五郎安然而返，除了冷風一人之外，都喜得叫了起來。

當然，最高興的是皇甫小琴了。

她自聞悉田五郎失手被擒，整日以淚洗面，悲痛欲絕，現在看見心上人無恙歸來，自是欣喜萬分，若不是有人在場，她眞想撲入田五郎懷中哭個痛快。

而鬼手冷風的臉上也有笑容，只是誰都看得出那笑容是勉强擠出來的笑！

皇甫奇雄興奮的把雙手搭上田五郎的肩頭，微笑道：「田五郎，你硬是要得，怎麼逃出來的啊？」

田五郎微微一笑道：「一言難盡，咱們到屋裏去談吧。」

皇甫奇雄說了聲「好」，拉着他轉身走入廳中，坐了下來，笑道：「我正打算明日下山去救你，不想你倒自己跑回來了，到底是怎麼回事？」

田五郎看着雲寄塵，戈天平，申長洲，冷風四人坐定之後，才含笑道：「大當家以爲在下遭遇了什麼事？」

皇甫奇雄一指鬼手冷風道：「據冷風說，你中了『千手如來伍大鵬』的暗器，他原想救你，却被『雙刀鄰天慶』纏住不放。」

田五郎笑道：「哦……」

皇甫奇雄道：「是不是這樣？」

田五郎搖頭道：「不是！」

皇甫奇雄目光一注道：「不然，是怎麼回事？」

田五郎道：「那夜在下剛去敲『千手如來伍大鵬』的房門，背上就中了一枚毒蒺藜……」

說着，將懷中的毒蒺藜取出，遞給他看。

皇甫奇雄接過一看，登時神色一變，抬目注視雲寄塵道：「老雲，這是你使用的暗青子吧！」

混叟雲寄塵伸手道：「給我看看。」

皇甫奇雄將毒蒺藜扔給他，冷哼一聲道：「我看你得好好給我解釋明白了！」

混叟雲寄塵看過毒蒺藜之後，點了點頭，神色鎭靜地道：「不錯，這是我的暗青子！」

皇甫奇雄冷笑道：「你的暗青子怎麼會到了五郎的背上啊？」

雲寄塵搖搖頭道：「不知道。」

皇甫奇雄面現憤怒之色，說道：「不知道？」

雲寄塵舉手一指幽界居士申長洲，笑瞇瞇道：「大當家問申老四好了，他進入錢莊之後，我就跟了進去，直到你們進入爲止，我都不曾離開各位半步！」

皇甫奇雄回想當晚的情形，也覺他不可能分身去暗算田五郎，不由皺眉道：「但這枚毒蒺藜是你的不錯呀！」

雲寄塵點頭道：「是我的不錯，但不是我發出的。」

皇甫奇雄回望田五郎問道：「你可曾看見暗算你的那個人？」

田五郎道：「沒有。」

冷風接口道：「大當家，別忘了伍大鵬的外號叫『千手如來』，他擅長使用各種暗器，這毒蒺藜說不定是他的東西！」

雲寄塵立刻辯正道：「不，這是我的東西，我的毒蒺藜都刻有記號！」

皇甫奇雄面呈疑惑道：「你的毒蒺藜怎麼會到了千手如來的手裏？」

田五郎道：「不是千手如來打的，那時千手如來還在房中，在下倒地之後，他才開門出來。」

皇甫奇雄訝異道：「那麼，難道是雙刀鄰天慶打出的！」

田五郎道：「也不是。」

皇甫奇雄道：「你怎敢肯定？」

田五郎道：「因爲後來替我解毒的是『千手如來伍大鵬』，他說曾在『富貴賭坊』見過在下，所以當他看見我倒在他房外，以及後來發覺錢莊被刧時，他們都沒懷疑我是刧匪之一，而認爲我是去通風報訊的，因此他們對我好極了，把我安頓在他的錢莊養傷，對我照顧得無微不至。」

皇甫奇雄驚詫道：「噢，是這樣？」

田五郎點點頭。

皇甫奇雄道：「然則，暗算你之人究竟是誰？」

田五郎笑笑道：「我想，這件事不必再追究下去了！」

皇甫小琴忽然大聲道：「冷風，你說，暗算他的人究竟是誰？」

誰都聽得出她的語氣中帶着「興師問罪」之意，因此皇甫奇雄等人的臉色都變了。

鬼手冷風面上漠無表情，淡淡答道：「我不知道！」

皇甫小琴氣憤的冷笑道：「哼，你當然不知道了，你怎麼會知道呢！」

鬼手冷風道：「妳這話什麼意思？」

皇甫小琴道：「你自己心裏明白！」

鬼手冷風霍然站起，怒聲道：「妳是說暗算他的人是我？」

皇甫小琴也頓足起立，尖叫道：「不錯，除你之外，不會有別人！」

鬼手冷風雙目一瞪，喝道：「胡說，我沒有殺害他的理由！」

皇甫小琴怒聲道：「誰才有殺害他的理由？」

鬼手冷風道：「一點紅陳六娘！」

皇甫小琴冷笑一聲道：「陳六娘在東河鎭，她會跑到西河鎭去麼？」

鬼手冷風冷冷道：「有此可能！」

皇甫小琴道：「她也有可能偷到混叟的毒蒺藜？」

鬼手冷風轉對皇甫奇雄，憤然道：「老大，你說一句，如果你也認定是我暗算他的，我馬上走路！」

皇甫奇雄滿面嚴肅的沉吟有頃，忽然擺擺手道：「你們都去睡覺！」

鬼手冷風道：「不，這事非得弄個明白——」

「砰！」

皇甫奇雄重重一拍桌子，厲聲道：「我說大家都去睡覺！」

鬼手冷風爲其氣勢所奪，不敢再吭氣，默默的移步走了出去。

雲寄塵，戈天平，申長洲，田五郎和皇甫小琴亦跟着起身走出。

皇甫奇雄道：「五郎你留下！」

田五郎停下來。

皇甫奇雄目注雲寄塵四人各自回房之後，才站起來往外走道：「你跟我來！」

田五郎跟出。

皇甫奇雄沉着臉步出山寨，走到一處林邊，才停住脚步，又沉思了好一會，才開口道：「你老實告訴我，是不是冷風暗算你的？」

田五郎道：「在下沒有親眼看見，不能武斷。」

皇甫奇雄道：「我知道，他很喜歡小琴，因見小琴中意於你，因此要除去你這個眼中釘！」

田五郎道：「因此在下不想再留在山寨了。」

皇甫奇雄一怔道：「你要走？」

田五郎點頭道：「是的，在下這次回來，是要向您告辭的。」

皇甫奇雄道：「小琴怎麼辦？」

田五郎道：「她麼……」

皇甫奇雄道：「你不喜歡她？」

田五郎道：「不是。」

皇甫奇雄道：「那就帶她走吧！」

田五郎道：「恐怕不行……」

皇甫奇雄詫異道：「爲什麼？」

田五郎道：「因爲她絕不會答應嫁給一個身任公職的人。」

皇甫奇雄變色道：「你說什麼？」

田五郎道：「那天，千手如來介紹在下認識了高台縣衙的林捕頭，他希望在下進入衙門担任捕快，做一些除暴安良的好事。」

皇甫奇雄勃然色變，沉聲道：「你答應了？」

田五郎道：「是的。」

皇甫奇雄大怒，一把抓住他胸襟，瞋目咬牙道：「好小子，你什麼事不可幹，却偏要去充當捕快？你這不是存心與我爲敵麼！」

田五郎任他抓着沒有反抗，神色冷靜的道：「不，在下絕無與你爲敵之意，在下充當捕快，最大的目的是要剪除地方上的惡勢力，譬如一點紅陳六娘那些人。」

皇甫奇雄怒氣冲天的叫道：「但你當上捕快之後，就自然會與我爲敵！」

田五郎道：「假如大當家肯把令愛嫁我，讓我帶她下山，那麼我有一個兩全其美之策。」

皇甫奇雄道：「說！」

田五郎道：「大當家只要率領他們四人離開此地，今後不要再在本省行刦，你我就不會發生抵觸了。」

皇甫奇雄叱道：「這是什麼話！」

田五郎道：「這是正正經經的話，您落草爲寇，整天在刀頭上打滾，總有一天會危害到女兒身上，所以你該把女兒嫁給一個規規矩矩的人，然後遠離此地。」

皇甫奇雄道：「放屁，你若想娶我女兒爲妻，就得留在此地！」

田五郎道：「我倒不在乎做强盜，但我不希望我兒子也是個强盜，我想令愛也一樣不希望她的兒子是個强盜！」

皇甫奇雄呆了呆，一時爲之語塞。

田五郎聳聳肩道：「在下早就料到大當家不肯讓在下帶令愛下山，所以現在最好的辦法是：大當家立刻宣佈將令愛許配給冷風，在下則立刻下山，如此便可一切無事。」

說到此處，抱拳又道：「大當家肯讓在下下山否？」

皇甫奇雄沉容不語。

田五郎見他不作表示，乃轉身走去。

皇甫奇雄道：「站住！」

田五郎住足，道：「大當家如欲殺死在下，就請動手，在下絕不還手！」

皇甫奇雄忽然長嘆一聲，道：「你去問問小琴看，假如她願意跟你走，那麼你們就下山去吧！」

田五郎轉回身子，問道：「那麼，大當家呢？」

皇甫奇雄沉聲道：「爲我未來的外孫的前途着想，我離開本縣便了！」

田五郎大喜，長揖到地，說道：「感謝大當家的厚愛，在下現在就去問問令愛看，要是她答允隨在下下山，再來向你老磕頭！」

說畢，轉身拔步飛奔入寨。

他懷着一顆興奮的心，來到皇甫小琴的閨房外面，舉手敲門。

「誰？」

「我！」

皇甫小琴一聽是田五郎，連忙打開房門，驚喜的低聲問道：「剛才我爹跟你談了些什麼？」

田五郎笑道：「有個好消息，要告訴妳！」

皇甫小琴芳心暗喜，却佯裝不解的問道：「什麼好消息啊？」

田五郎道：「妳出來，咱們到外面去談談。」

皇甫小琴欣然首肯，隨與他出房往寨後走來，兩人由後門出了山寨，走入一片樹林中，來到一處峰緣的一塊平坦的岩石前，併肩坐了下來。

田五郎目矚遠方，緩緩說道：「令尊已答應將妳許配給我了。」

皇甫小琴羞笑的垂下螓首。

田五郎道：「不過妳別先高興，令尊雖然答應了，只怕還有一人不答應。」

皇甫小琴道：「別管他！」

田五郎道：「我說的不是冷風。」

皇甫小琴一呆道：「不然，是誰？」

田五郎道：「妳。」

皇甫小琴又是一呆，繼而失笑道：「你說我不答應？」

接着，嬌嗔的啐了他一口。

田五郎正色道：「不錯，妳恐怕不會答應嫁給我，因爲我是有條件的！」

皇甫小琴笑道：「什麼條件？」

田五郎道：「第一，妳若肯嫁給我，就得跟我下山——」

皇甫小琴臉色一變道：「跟你下山幹麼？」

田五郎道：「到平地上去建立我們的家，換句話說我不要當强盜。」

皇甫小琴搖首說：「不，我不想離開我爹！」

田五郎道：「令尊已經答應了。」

皇甫小琴斷然道：「我不答應！」

田五郎緩緩道：「妳打算讓妳的兒子將來也成爲一個殺人越貨的强盜？」

皇甫小琴怔住了。

她呆呆的望了他好半天，才又啓口道：「假如我答應你第一個條件，你還有第二個條件？」

田五郎點頭道：「是的。」

皇甫小琴道：「是什麼條件？」

田五郎道：「我已決定進入高台縣衙充當捕快。」

皇甫小琴大爲憤怒，罵道：「你這混蛋！」

她跳了起來，掩臉痛哭的奔回山寨而去。

田五郎沒有動，靜靜的默坐良久，才輕輕嘆了口氣，起身轉回山寨。

回到山寨門口，乘上自己的坐騎，慢慢乘騎朝寨後的秘徑行去。

「你要走了？」

皇甫奇雄忽然出現在他面前。

田五郎點點頭。

皇甫奇雄嘆道：「她還沒把道理想通，當她把道理想通的時候，我會把她送去給你的。」

田五郎道：「在下還有個要求……」

皇甫奇雄道：「嗯？」

田五郎道：「從明天開始，請不要再在本縣境內生事！」

語畢，馳騎而去。

×　　×

富貴賭坊設在東河鎭的一條大街上，每當華燈一上，這裏是最熱鬧的地方。

這家賭坊設備豪華，地方寬大，各種賭博都有，因此進出於這家富貴賭坊的賭徒，也並非全是富貴人物，三敎九流集於一爐。

自從「三眼神鷹皮朝坤」被殺之後，不少賭徒已知富貴賭坊會耍手脚騙人，但是前來賭博的人並無顯著的減少，原因是賭博是一種很有趣的玩意，大多數的賭徒爲的並非贏錢，而只爲了要賭！

這天晚上，富貴賭坊仍像往日一樣，在沸騰的人聲中進行着各種賭博。

「下啊！」

「要開了！」

「開！」

「啊——又是六點！」

「六點，吃大賠小！」

「他媽的……」

忽然，人聲漸漸靜止，最後變得鴉雀無聲！

所有的賭徒，都轉頭向門口望過去，面上現出非常驚訝之色。

因爲，門口站着一個青年！

這個青年，在他們的想像中，是不可能再到富貴賭坊來的，而他竟然來了！

這個青年便是飛刀田五郎！

他不僅來了，而且身上穿的是一套捕役的服裝，腰間懸着一把刀！

這也是大家感到驚奇的原因之一，沒有人料想到飛刀田五郎竟會搖身一變而成了公門的捕快！

他神色冷靜的挺立在門口，像從海中冒出來的一座冰山！

一個夥計越看越害怕，忽然掉頭跑入屋裏去了。

不久，一個容貌妖艷，渾身珠光寶氣的女人扭着細腰姍姍走了出來。

這個女人，是皮朝坤的妻子，一點紅陳六娘！

她在廳上停下脚步，臉含冷笑注視田五郎片刻，才啓唇道：「傳言果然不假，田五郎，你很聰明，果然混入衙門當起捕快來了！」

田五郎微笑不語。

一點紅陳六娘眉梢一挑，格格冷笑道：「可是你有沒有想到，一個殺人犯是不配當捕快的，我只要告你一狀，你就得垮下來！」

田五郎道：「妳去告吧！」

一點紅陳六娘冷哼一聲道：「你以爲我不敢去告狀？」

田五郎道：「沒有人說妳不敢，縣老爺甚至已在等着你的狀子了！」

一點紅陳六娘臉色微變，又冷笑道：「別以爲你已巴結上了縣大人就想欺負到我們富貴賭坊的頭上來，告訴你，小小一個縣大人我們是不會放在眼裏的！」

田五郎道：「我知道，縣老爺也知道，妳姐姐的丈夫是朝廷黃門官，就靠這關係，所以妳敢開設賭坊騙人，對不對？」

一點紅陳六娘道：「你知道就好！」

田五郎微笑道：「妳可知道黃門官有多大？」

一點紅陳六娘道：「不管多大，誰都得賣他的帳！」

田五郎哈哈大笑道：「這話倒也不錯，不過不論他有多大權勢，總不會蓋過當今的王丞相，而本縣老爺是王丞相的門生，他已修了一函派人上京呈給王丞相，將本縣目前爲惡勢力所控制的情形詳述一番，我想王丞相看過那封信函之後，必會在天子面前參一本，妳知道那會有什麼結果麼？」

一點紅陳六娘冷冷一笑道：「你在嚇唬人？」

田五郎道：「不相信的話，不妨等着瞧。」

一點紅陳六娘道：「你今天到此，就是要告訴我這些麼？」

田五郎由胸懷內抽出一封官函，向她扔了過去，道：「奉命到此下達官令，富貴賭坊自卽日起停業候審！」

一點紅陳六娘檢起官函拆開展閱過後，面色大變，恨聲說道：「田五郎，人是不能做得太絕的，須知人急殺人狗急跳牆，你——」

田五郎截口道：「誰做得太絕？」

一點紅陳六娘似乎有些氣餒了，道：「我看，咱們得好好談一談，你請到屋裏來坐吧！」

說畢，轉身欲入。

田五郎道：「謝了，我的任務已了，沒什麼好談的了，再見！」

說罷，掉頭走了出去。

大門外停着他騎來的一匹官馬，他飛身上馬，策騎便走，朝鎭外馳去。

出了東河鎭，行不多遠，忽聽身後道

上响來一片疾速的馬蹄聲。

田五郎微微一笑道：「哼，圖窮七現了！」

馬蹄如雷，轉眼已到身後。

來的是兩匹馬，馬上騎士是兩個錦袍老人，一個紅面的背插長劍，一個禿頭的腰懸一把鋼刀，乃是上次率衆追殺田五郎的五老之二。

「田五郎你請停一停！」

田五郎勒停坐騎，端坐馬上不動，問道：「有何賜敎麼？」

紅面老人馳至他面前停住，含笑道：「我們老闆娘要我們帶幾句話給你……」

田五郎道：「說。」

紅面老人道：「寃家宜解不宜結，我們老闆娘願意跟你和解，關於你殺死他丈夫一事，她情願不再追究——」

田五郎冷冷道：「回去告訴她，我和她之間沒什麼好和解的，她追不追究是她自己的事！」

紅面老人乾笑一聲道：「我的話還沒完呢。」

田五郎道：「還有何話說？」

紅面老人道：「除了不追究殺夫之仇外，她還願意每月給你一些油水。」

田五郎道：「謝了我什麼也不要！」

紅面老人道：「她所說的一些，最少也有五百兩銀子，想想看，每月五百兩，一年就有六千兩哩！」

田五郎道：「你們回去吧！」

紅面老人面容一沉，道：「田五郎，大家都是在江湖混飯吃的，你該見好就收，別敬酒不吃吃罰酒！」

田五郎一笑道：「我喜歡吃罰酒。」

「這還不簡單！」

在他後面的禿頭老人突然大笑一聲，拔刀出鞘，呼的一聲，朝他腰上砍去！

田五郎騰身飄起七尺，空中身形一轉，大喝一聲：「着！」

禿頭老人登時由馬鞍上跌下。

他的右臂膀已中了一把飛刀！

紅面老人面色大變，厲叱道：「好小子，老夫今天不宰了你才怪！」

喝聲中，劍已出鞘，一招「黑虎抱頭」，雙手合握劍柄，向上疾刺而出！

他出招奇快絕倫，一劍刺出之際，正是田五郎的身子尙在懸空之時。

但田五郎已料到他有此一着，故於一刀發出之後，懸空的身子藉力再一盤旋，但聞「嗆！」然一响，他的單刀也已出鞘，正好迎上了對方的長劍！

刀劍碰擊之下，紅面老人稍佔上風，仍然穩穩的坐在馬鞍上，而田五郎則被震得飛出尋丈，飛墮落地。

紅面老人乘勢縱離馬鞍，連人帶劍猛撲過去，一招「拔步趕蟾」對準田五郎左臂直砍而下。

田五郎翻身滾開。

紅面老人劍及履及，又一劍砍下。

田五郎再度翻身滾開。

紅面老人不容他起身，第三劍緊接着刺出，但劍剛刺出之際，他自己却像被什麼東西咬了一口，大叫一聲，拖劍倒縱數丈，跌坐於地。

原來，他的右大腿也中了一把飛刀！

田五郎的飛刀，打人如探囊取物，是從不失手的。

他慢慢站起，拍掉身上的土灰，笑了笑道：「你們還滾不滾？」

紅面老人和禿頭老人已爲之喪胆，當下倉皇爬起，扳鞍上馬，便待逃命。

田五郎道：「把刀還我再走！」

紅面老人和禿頭老人忍痛拔下飛刀，扔在地上，立卽縱馬便走，好像兩隻受驚的耗子，疾疾的向東河鎭逃回去了。

×　　×

富貴賭坊歇業半個月之後——

一天深夜，一點紅陳六娘正在酣睡，忽被幾下敲門聲音驚醒，她坐了起來，開口問道：「什麼人？」

「是我！」

一點紅陳六娘聽出是個陌生人的聲音，連忙匆匆穿上衣裳，再由枕頭下抽出一把長劍，然後又問道：「你是什麼人？」

房外人輕聲答道：「開門便知！」

一點紅陳六娘上前推開門閂，迅速後退三步，橫劍護胸，道：「進來！」

房門慢慢被推開，只見門口巍立着一個渾身黑色勁衣的青年！

一點紅陳六娘吃驚道：「你是誰？」

黑衣青年道：「應徵來的。」

一點紅陳六娘道：「報上名來！」

黑衣青年不答，身子靠上門框，雙手抱胸斜立，微微一笑道：「聽說你要一個人，嗯？」

一點紅陳六娘說道：「你先亮出萬兒吧！」

黑衣青年緩緩道：「鬼手冷風。」

一點紅陳六娘驚哦一聲，臉上現出了一絲喜色道：「原來你就是鬼手冷風……」

鬼手冷風含笑道：「願意請我入房坐坐麼？」

一點紅陳六娘點頭道：「請進來！」

鬼手冷風移步入房，反手掩上房門，在一隻鼓凳上坐下，笑道：「你年輕漂亮竟死了丈夫，眞是令人同情。」

一點紅陳六娘在床緣坐下，挺眉一笑道：「你是因同情而來的？」

鬼手冷風點頭道：「可以這麼說。」

一點紅陳六娘道：「你怎知我要一個人？」

鬼手冷風道：「聽來的。」

一點紅陳六娘道：「你有把握？」

鬼手冷風拍拍腰上的飛魚袋，道：「我的刀發得比他快！」

一點紅陳六娘道：「好，收拾了他後，給你五千兩銀子。」

鬼手冷風道：「外加兩個條件。」

一點紅陳六娘道：「請說。」

鬼手冷風笑道：「第一，我希望今夜做你的入幕之賓！」

一點紅陳六娘臉上發紅，笑道：「眞沒想到你會提出這個要求……」

鬼手冷風道：「能够一親芳澤，我會更有勇氣去爲你殺人。」

一點紅陳六娘道：「第二條件呢？」

鬼手冷風道：「第一個條件，你答應了？」

一點紅陳六娘道：「嗯。」

鬼手冷風道：「很好，如今咱們先來完成第一個條件，然後我再把第二個條件告訴你。」

說着，站起身子，開始動手解鈕扣。

一點紅陳六娘微微顰眉道：「別急，你先說明第二個條件再說，也許你的第二個條件我辦不到呢。」

鬼手冷風一邊脫衣一邊說道：「我的第二個條件，你一定辦得到，只要你派出幾個人，協助我幹一樁事而已。」

一點紅陳六娘問道：「協助你幹什麼事？」

鬼手冷風這時已脫得只剩一條內褲，他走過去拿下她手上的長劍，扔到床上，然後把她推倒床上，放下了掛在兩邊的床帳……

「等一下！」

「嗯？」

「你先發個誓！」

「嗯？」

「要是你欺騙我，不去幹掉田五郎，我豈非白白讓你玩了！」

「不會，我還要那五千両銀子。」

「你還是發個誓吧。」

「好，我若欺騙你，便叫我死在自己的刀下。」

「很好。」

「其實爲我自己，我也一樣要田五郎的命！」

「爲什麼？」

「因爲他橫刀奪愛，把我所喜歡的一個姑娘搶去了。」

「哦，那位姑娘是誰？」

「皇甫小琴。」

「她是……」

「天狗皇甫奇雄的女兒。」

「田五郎怎麼會搶走天狗皇甫奇雄的女兒？」

「他沒有搶走她的人，而是搶走了她的心！」

「哦，她移情別戀？」

「嗯！」

「但，田五郎怎麼有機會接近皇甫小琴？」

「說來一言難盡，等一會慢慢告訴你便了。」

「哎喲，你輕一點行不行！」

「寶貝，妳很美！」

「較之皇甫小琴如何？」

「她有她迷人的地方，妳有妳迷人的地方……」

「你可以留在我這兒，我需要像你這樣的一個男人。」

「好。」

「一言爲定？」

「一言爲定！」

然後，床變成了一隻船，開始搖動起來。

「好人！」

「嗯？」

「你是從天狗寨下來的？」

「是的。」

「幾時回去？」

「等一會就走。」

「何時再來？」

「過一兩天。」

「然後呢？」

「然後永遠留在妳這兒。」

「皇甫奇雄肯讓你走？」

「過一兩天就沒有什麼皇甫奇雄！」

「怎麼說？」

「不但沒有皇甫奇雄，而且也沒有雲寄塵，戈天平，申長洲他們三人了！」

「怎麼說？」

「後天，有一隊鏢車將經過祈連山下，我們老大想要那批紅貨，派我下來打聽，但我另有打算……」

「嗯？」

「聽着，現在我要說出我的第二個條件了，我的第二個條件是……」

× ×

田五郎默默的坐在捕房的一張藤椅上，痴痴的注視着掛在牆上的一盞油燈。那盞燈，剛才曾出現了皇甫小琴的倩影，他希望再出現一次。

忽然，他身後响起了一個人的聲音：

「五郎！」

田五郎掉頭一看是林捕頭，連忙站起道：「林捕頭您還沒回家去？」

林捕頭道：「是的，你坐吧。」

田五郎又坐下去。

林捕頭也在另一張藤椅坐下，目注他半晌，忽然微微一笑道：「五郎！」

田五郎抬頭道：「嗯！」

林捕頭道：「最近，我發覺你悶悶不樂，有什麼心事麼？」

田五郎搖頭道：「沒有。」

林捕頭道：「如你有什麼困難，不妨說給我聽，我能力所及，當爲你解決。」

田五郎道：「沒有什麼。」

林捕頭道：「你是否不喜歡目前的工作？」

田五郎道：「不。」

林捕頭輕咳一聲，道：「我想也不是，你進入衙門不過十多天，却已幹得有聲有色，不但宵小斂跡，而且迫使富貴賭坊屈服，我們縣老爺很賞識你呢。」

田五郎微微一笑。

林捕頭又道：「你是否爲那件事在發愁？」

田五郎道：「那一件？」

林捕頭道：「關於傳說一點紅陳六娘將買兇刺殺你的消息。」

田五郎一笑道：「不，在下不會把它放在心上的。」

林捕頭道：「但你最好小心一些，明槍易敵，暗箭難防呢！」

田五郎道：「在下自會小心提防的，不過在下不相信陳六娘還敢作怪。」

林捕頭道：「你殺了她丈夫，迫使她的賭坊歇業，她對你必已恨入骨髓，你還是多加小心爲妙。」

田五郎道：「是。」

林捕頭道：「我要回家去了，這兒的事偏勞你了。」

田五郎站起拱手道：「林捕頭請放心，在下不敢怠忽職守。」

林捕頭一笑而去。

田五郎見他走了之後，便提了一盞燈籠，轉入牢房巡視，把各牢房的犯人查視一遍之後，才又回到捕房，又對着牆上的油燈發痴起來。

他始終忘不了皇甫小琴，但是他並不怪她，他認爲她的抉擇是對的——她的父親是強盜頭兒，她怎能嫁給一個專門緝捕強盜的捕快呢？」

他只有感嘆而已。

現在他只有兩個希望，一個希望是鬼手冷風能夠好好待她，第二個希望是天狗皇甫奇雄肯聽從自己的勸告離開天狗寨，不要再在本縣境內做案。

「砰砰砰！」

思潮正在起伏之際，忽聞門外响起一片緊急的敲門聲！

他心頭微震，立刻站起道：「誰？」

「田老弟請開門！」

田五郎一聽是一位同班兄弟何捕快的聲音，乃打開房門，問道：「什麼事？」

陡地，他呆住了。

因爲，他看到何捕快的身後站着一個人——天狗皇甫奇雄！

天狗皇甫奇雄滿臉鮮血，額上有個不小的傷口，右臂上和左腿上也各有一處刀傷，整個人簡直成了血人，此刻雙手戴着一副手銬，身子搖搖欲墮，似因流血過多，已有不支之象！

他垂着頭，沒看田五郎一眼。

田五郎驚愕萬分，目瞪口呆的說不出話來。

何捕快笑道：「老弟，咱們抓到一條大魚了！」

田五郎駭然道：「他是……」

何捕快眉飛色舞的笑道：「天狗皇甫奇雄！」

田五郎驚問道：「怎麼抓到的？」

何捕快道：「他帶四個兄弟在祁連山下出現，企圖刼取途經該地的『天馬鏢局』的一批紅貨，結果刼鏢不成，反被天馬鏢局的一羣鏢師打得落花流水，這傢伙是該局陸姓鏢師押來的，你暫時將他關起來吧！」說罷，將天狗皇甫奇雄推入捕房。

天狗皇甫奇雄踉蹌而入，撲倒地上。

田五郎努力鎮定激動的心神，又問道：「那位陸鏢師呢？」

何捕快道：「走了，我告訴他捕獲天狗皇甫奇雄可得六千兩賞銀，他說等交了紅貨之後，再來領取。」

田五郎道：「除了這傢伙之外，還有四個人呢？」

何捕快道：「據陸鏢師說，混叟雲寄塵，花花太歲戈天平，幽界居士申長洲三人已當場被他們幹掉，只有那個鬼手冷風被走脫了。」

田五郎心驚道：「哦，天馬鏢局的鏢師們這回居然有這麼大的本事了！」

何捕快道：「可不是，我也覺得很意外。」他頓了頓，一指天狗皇甫奇雄道：「這傢伙負傷甚重，不過仍可能作怪，你小心把他收禁起來吧。」

田五郎道：「好的。」

何捕快道：「今夜由你和誰輪值？」

田五郎道：「上半夜是小弟，下半夜是趙兄。」

何捕快道：「那麼，叮囑趙兄小心看守，我要回家吃飯了。」

田五郎道：「好的，何兄請便。」

何捕快又看了天狗皇甫奇雄一眼，才帶着愉快的心神回家去了。

田五郎關上捕房的門，然後扶起皇甫奇雄走到後面的監獄，把他扶入一間空牢房，讓他躺下，低聲道：「大當家且歇一歇，待在下去取傷藥來爲您敷傷。」

說罷，退出牢房，鎖上了門。

他回到捕房，心亂如麻，尋思良久之後，才取了傷藥轉回監獄，進入牢房爲天狗皇甫奇雄治療傷口。

這間監獄不大，關的都是尚未判刑犯人，通常均由捕快負責看守，故田五郎進入牢房爲皇甫奇雄治傷，並無任何阻碍。

皇甫奇雄一直默默無言，好像不認識田五郎似的。

田五郎替他包紮好了傷口之後，才開口問道：「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皇甫奇雄嘆了一口氣，仍不說話。

田五郎道：「怎麼回事？」

皇甫奇雄面上抽搐了一下，說道：「我也弄不明白，冷風事前已打聽清楚，說護鏢的鏢師只有三個，誰知動手之下，却發現多出了三個鏢師，他們化裝作車伕模樣……」

田五郎道：「雲，戈，申三人眞的死了？」

皇甫奇雄痛苦的點頭道：「是的，我幹了十多年的買賣，沒想到今天會慘敗至此！」

田五郎道：「常走黑路，總有一天會碰上鬼，大當家應該明白這道理。」

皇甫奇雄道：「我原打算幹了這一回之後，卽洗手不幹，沒想到……」

田五郎道：「那天大當家若肯聽從在下的勸告，就不會發生這種事情。」

皇甫奇雄抿抿嘴唇，道：「我覺得很奇怪，好像天馬鏢局事先獲悉我要刼鏢似的，否則不會有那樣充分的準備！」

田五郎道：「您說有人洩漏消息？」

皇甫奇雄道：「可能是冷風行動不小心，被人瞧出來了。」

田五郎道：「他現在呢？」

皇甫奇雄道：「不知道。」

田五郎道：「會不會逃回山寨？」

皇甫奇雄道：「可能。」

田五郎問道：「令愛現在正在山寨裏吧？」

皇甫奇雄道：「是的，自從你下山之後，她簡直變成了另一個人，整日痴痴呆呆的，唉！」

田五郎道：「我看，我得趕回山寨看看她……」

皇甫奇雄嘆道：「只怕她不肯隨你下山，而且除非你辭掉目前的工作，否則她絕不會嫁給你的！」

田五郎道：「我不一定要幹這工作，我可以帶她遠離此地！」

皇甫奇雄默然不語。

田五郎道：「您還能走麼？」

皇甫奇雄怔道：「你要放我逃走？」

田五郎點頭道：「是的。」

皇甫奇雄道：「這怎成？」

田五郎道：「有何不可！」

皇甫奇雄道：「你身爲捕快，私放犯人等於知法犯法，這會罪加一等的。」

田五郎道：「不要緊。」

他掉頭望了望，低聲又道：「現在捕房中，只有我一人在看守，等下我走了後，你可悄悄翻牆出去，先找個地方躲藏起來。」

皇甫奇雄道：「你最好仔細想想，這

會毀了你的一生的！」

田五郎道：「我不在乎！」

他取出鑰匙，替皇甫奇雄打開手銬，又指點他逃走的路綫，即轉身而去。

回到捕房，他解下佩刀，輕輕的放在桌上，心中忽然有些依依不捨起來。

他有些捨不得放棄這把佩刀，這把鋼刀的本身雖然很平凡，但它却另有不平凡的意義，佩在身上會使人感到正義凜凜。

但現在，他不得不放棄它了。

他輕輕嘆息一聲，再脫下一身公服，換上自己的衣服，隨即開門走了出去……

× ×

皇甫小琴呆呆的坐在山寨門口。

她坐在這裏已將近一整天了。

打從前天父親率領雲，戈、申，冷下山行刼之後，她就有一種不祥之感，感到這次的行刦可能會發生意外。

因爲她想到田五郎，她知道田五郎現在已是高台縣的一名捕快，而高台縣距祁連山不過是幾十里路而已！

所以她一直在忐忑不安，一大早就在門口等着，一心希望父親五人無恙歸來。

終於，她聽到馬蹄聲音了！

馬蹄「得得」之聲，從秘徑上响了過來。

她高興得跳了起來，飛身向秘徑上奔去，大叫道：「爹！爹！」

奔到秘徑口，她陡地刹住脚步，一臉驚愕之色。

因爲，她只看到了兩個人，一個是鬼手冷風，一個是一點紅陳六娘！

她不認識一點紅陳六娘，故心中十分驚訝，呆望陳六娘片刻，才回望鬼手冷風問道：「我爹呢？」

鬼手冷風一跳下馬，轉身將陳六娘扶下，才答道：「妳爹回不來了！」

皇甫小琴全身一震，顫聲道：「怎麼說？」

鬼手冷風道：「我們中了埋伏，雲，戈，申三人力戰而亡，令尊則受了重傷，被田五郎抓去了。」

皇甫小琴臉色遽變，駭然說道：「眞的？」

鬼手冷風點了點頭。

皇甫小琴身子一軟，頓時暴倒地上。

鬼手冷風笑了笑，俯身將她抱起，向寨內走去。

一點紅陳六娘隨後跟着，笑問道：「她就是皇甫奇雄的女兒？」

鬼手冷風道：「嗯。」

一點紅陳六娘笑道：「果然出落得像一朶鮮花一般，不過你如要我，就不能再要她了。」

鬼手冷風道：「爲什麼？」

一點紅陳六娘道：「爲什麼？哼！天底下沒有一個女人願與另一個女人共事一夫的！」

鬼手冷風笑道：「但我還不是妳的丈夫啊！」

一點紅陳六娘道：「可是，你說要娶我！」

鬼手冷風道：「但我還沒娶妳。」

一點紅陳六娘怒聲道：「你這是什麼話？」

鬼手冷風哈哈笑道：「別急，我不會要她的，只不過想趁此一償多年來的心願罷了。」

一點紅陳六娘斷然道：「不行！」

鬼手冷風道：「瞧妳，咱們都還沒正式成親，妳就管起我來了？」

陳六娘冷冷道：「把她放下來！」

鬼手冷風笑道：「若是我不願意？」

一點紅陳六娘道：「我立刻回去！」

鬼手冷風想抱皇甫小琴入房一逞獸慾，但看她動了眞怒，倒也不敢亂來，當下嘻嘻一笑道：「不要緊張，我不過跟妳開開玩笑罷了。」

他走入山寨的廳上，將皇甫小琴放下，找來一條繩子，將皇甫小琴綑綁起來。

一點紅陳六娘這才放心，笑道：「你打算怎樣處置她？」

鬼手冷風道：「妳說呢？」

一點紅陳六娘道：「殺了她吧！」

鬼手冷風道：「好，不過等他來了再動手，我要當着他面前殺死她。」

一點紅陳六娘道：「你認爲他一定會來？」

鬼手冷風道：「不錯。」

一點紅陳六娘笑道：「那他一定會跟你拚命。」

鬼手冷風冷笑道：「我不怕他，我的刀比他快！」

一點紅陳六娘道：「但他比你準。」

鬼手冷風道：「我不會讓他有出手的機會的，妳等着瞧吧！」

一點紅陳六娘坐入一張虎背椅，舉手掠掠散亂的頭髮，笑笑道：「皇甫奇雄十多年來打家刦舍，大槪存了不少金銀財寶吧？」

鬼手冷風笑道：「不錯，這天狗寨裏的一切，從現在起都是我的了。」

一點紅陳六娘道：「這山上風景不壞，我很喜歡住在這兒……」

鬼手冷風道：「那妳就住下來吧。」

一點紅陳六娘道：「不過我有些捨不得丟掉富貴賭坊，咱們以後可以兩者兼顧，一面繼續開賭坊，每日抽出幾天到此小住，如何？」

鬼手冷風道：「好。」

一點紅陳六娘打了個疲倦的呵欠，道：「你猜他何時會來？」

鬼手冷風道：「可能天黑前會到。」

一點紅陳六娘道：「趕了一兩天的路，我累死了，眞想睡一覺……」

鬼手冷風道：「妳去睡吧。」

一點紅陳六娘道：「才不！」

鬼手冷風失笑道：「怎麼啦？」

一點紅陳六娘道：「你想趁我睡覺的時候幹壞事，打諒我不知道？」

鬼手冷風哈哈大笑道：「他媽的，妳這臭婆娘眞多疑……」

皇甫小琴忽然甦醒過來了。

她發覺自己被綑綁着，登時又驚又怒，喝叱道：「冷風，你這是什麼意思！」

鬼手冷風輕佻的在她臉上摸了一把，哈哈笑道：「臭丫頭，我老實告訴妳吧，這次刦鏢，是我把妳爹他們出賣了，妳別想再見到妳爹啦！」

皇甫小琴震駭欲絕，厲聲道：「你是禽獸！你是狼心狗肺的東西！」

鬼手冷風聳聳肩道：「這都是妳造成

的，如果妳不愛上田五郎那小子，如果妳肯嫁給我，絕不會有這種事情。」

他揚了揚眉，又道：「現在，這裏的一切都是我的了，我將成爲富貴賭坊和天狗寨的主人，哈哈哈……」

他縱聲大笑，得意至極。

但是突然間，他不笑了，神情變得嚴肅起來，凝神側耳諦聽了片刻，接着低聲道：「聽，好像是他來了！」

不錯，寨外秘徑那邊，正有一片馬蹄聲急速响來！

一點紅陳六娘跳起道：「不錯，是他趕來了！」

鬼手冷風從飛魚袋中抽出一把柳葉刀遞給她，低聲道：「快，妳把這丫頭押到寨外來，聽我的命令行事！」

說畢，抖擻精神，舉步走出。

一點紅陳六娘抓起皇甫小琴，推着她跟隨鬼手冷風走了出去。

兩人剛把皇甫小琴押到寨外空地上，就見田五郎騎着一匹駿馬由樹林秘徑衝了出來！

田五郎一見眼前的情勢，立即勒住坐騎，翻身下馬，冷然一笑道：「我料的不錯，果然是你出賣了大當家！」

鬼手冷風仰頭朗笑一聲道：「不錯，我也料到你小子一定會來，早就在等着你了！」

田五郎沉容道：「大當家一向對你不薄，你竟出賣了他，你的良心何在？」

鬼手冷風嘿嘿笑道：「如果他對我不錯，怎麼不肯把女兒嫁給我呢？」

田五郎一哼，轉對被一點紅陳六娘挾持着的皇甫小琴，問道：「小琴，妳沒事吧？」

皇甫小琴流淚道：「我爹怎麼樣？」

田五郎道：「令尊平安無事。」

皇甫小琴道：「那麼，你別管我，快把這禽獸宰了！我要看着他，死在你的刀下！」

田五郎點點頭，回望鬼手冷風，冷冷道：「姓冷的，看來今天咱們得好好分個高下了！」

鬼手冷風一笑道：「寶貝，妳有沒有把刀擱在那臭丫頭的背心上？」

一點紅陳六娘笑道：「有呀！」

她的確把柳葉刀抵在皇甫小琴的背心上，隨時都可以一刀刺入她的背心！

鬼手冷風愉快的聳聳肩，笑道：「小子，你如不願見她慘死，就趕快把飛魚袋解下來！」

田五郎面色一沉，冷笑道：「哼，你不是自認比我發的快麼？爲什麼不敢跟我較量較量？」

鬼手冷風道：「等一下我會給你機會，但現在你得把飛魚袋解下來！」

田五郎不動。

鬼手冷風吃吃一笑道：「寶貝，我數到三時，妳就動手——一——二——」

田五郎不忍見小琴慘死，只好按捺住滿腔怒火，動手解卸腰上的飛魚袋。

皇甫小琴尖叫道：「不要管我！不要管我！快替我把他殺了！」

田五郎把飛魚袋扔在地上。

那裏面插着十八把飛刀，他只要一把就可收拾掉鬼手冷風的命，但現在他已沒有一點機會了。

皇甫小琴傷心的痛哭起來，叫道：「你太傻了，你以爲這樣就能救我麼？」

田五郎嘆了口氣，默然無言。

他當然知道對鬼手冷風表示屈服並不能救得她活命，但他實不忍看着她先死。

鬼手冷風嘿嘿冷笑着，接口道：「她說對了，小子，你現在只有眼睜睜的看着她死了！」

田五郎雙目射出銳利無比的鋒芒，一字一頓道：「你要殺她？」

鬼手冷風雙手摸上腰間的飛魚袋，怪聲怪氣的笑道：「不錯，我要當着你面前殺死她。」

田五郎面上起了痙攣，眼睛注視着扔在地上的飛魚袋，心裏多希望它還在自己的腰上。

可是現在來不及了，鬼手冷風的柳葉刀是夠快的，自己絕不可能有時間拾回那隻飛魚袋。

鬼手冷風也看出他有拾回飛魚袋之意，不禁怪笑一聲道：「小子，你若想考驗我的速度，我不會叫你失望的！」

田五郎咬牙切齒道：「你爲什麼不放過她，你恨的是我呀！」

鬼手冷風道：「我要成全你們，讓你們去九泉之下成親！」

「你辦得到麼？」

驀然，一片低沉有力的聲音，在他身後數丈外的樹林中响了起來！

鬼手冷風一聽聲音，面色大變，厲喝一聲，迅即旋身屈膝，右手前揚，左手反揮，同時發出了兩把柳葉刀！

一刀射向林中那人。

一刀射向田五郎。

快得有若兩道閃電！

但是田五郎只一側身一伸手，就接住了他射到的一把刀，緊接着右手微抖，將接住的柳葉刀回敬了過去。

「噗！」

正中他的背心！

鬼手冷風神色一呆，好像不相信會有這種事情，轉頭瞪望着田五郎，面上充滿震驚之色，足足的把田五郎看了盞茶工夫，才像一隻突然洩了氣的皮球，砰的撲倒下去。

打在他背心上的那把柳葉刀，射入極深，只剩下一截短短的刀柄！

一點紅陳六娘一看鬼手冷風殺人不成反而被殺，頓時面如土色，慌忙拉着皇甫小琴後退不迭，顯然已不知如何是好了。

田五郎寒着臉孔道：「陳六娘，妳還不放人！」

一點紅陳六娘顫悚道：「不，除非你發誓不殺我，讓我回去！」

田五郎冷冷道：「我如想殺妳，十個陳六娘也已死了，還會活到現在？」

陳六娘顫聲道：「你不騙我？」

田五郎道：「騎上妳的馬，快給我滾吧！」

一點紅陳六娘如逢大赦，連忙放開皇甫小琴，倉皇上馬，疾如鼠竄而去。

田五郎拾起自己的飛魚袋，跳到皇甫小琴身邊，抽出一把飛刀，將她身上的繩子一一割斷。

皇甫小琴束縛一去，立刻跳起向林中

奔去，叫道：「快來看看我爹！」

田五郎跟着她奔入樹林中，只見天狗皇甫奇雄倒在地上，腹部插着一把柳葉刀，不由的心頭一沉，趨前抱住他，急喊道：「大當家！大當家！」

皇甫小琴一看父親中了刀，登時呼天搶地的大哭起來。

天狗皇甫奇雄還沒斷氣，他徐徐睜開眼睛，看看女兒和田五郎，面上現出一絲微笑道：「不要哭，小琴，不要哭……」

皇甫小琴大哭道：「爹！我不要您死！我不要您死！」天狗皇甫奇雄嘆了口氣，緩緩道：「人總是免不了一死的，何況爲父作惡多端，早就該死了。」

他視綫轉移到田五郎的臉上，含笑問道：「那小子死了麼？」

田五郎點頭道：「是的。」

天狗皇甫奇雄道：「很好，這下乾淨了，乾淨了……」

他慢慢移動右手，從身邊拿起一把鋼刀，遞給田五郎，道：「五郎，我覺得你還是應該把這鋼刀佩起來，你拿着吧！」

田五郎明白他的心意，肅容接過，道：「好的，我會回去的。」


天狗皇甫奇雄眼皮漸漸下垂，但仍面含微笑說道：「當然是帶着小琴一起回去，嗯？」

田五郎點頭道：「是的，岳父！」

天狗皇甫奇雄沒有再開口。

他臉上仍然含着快慰的笑容，就好像自覺已在最後的一刻做了一件好事，可以放心的長眠了。

（續完）



要想知道！
最現代化實用拳術！
最現代化自衛散手！
各門派各流道創出！
最新中西拳擊招數！
請留意購閱！
快將出版！
武俠世界叢書
現代武林英雄譜
·第一期 目錄·
大聖劈掛門名手陳觀泰
猴拳神腿打出武俠光榮的一頁 3
集泰拳—西藏俠家拳之精華
陳有倫師傅創拳擊道 13
實用女子自衛術
應付箍頸三絕招 23
洪拳—源出少林寺
虎鶴雙形譽武林 25
疊拳散手 27
鐵虎耙力敵藤牌單刀 29
五省刀王楠傳女弟子
碩果僅存羅漢門女門人林少立師傅 31
香港首次舉行合氣道考試紀盛
各健兒淩空飛躍勇奪黑帶 37
集首里那霸派之精
陳進虎發揚米東流空手道 43
空手入白刃 51
應付持有武器敵人 45
集空手道與泰拳之長
創踢拳道—揚威國外 55
合氣道以忍，和為高
介紹黑帶女高手茅瑛 66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鄺光
專欄作者：梅元欽
攝影記者：梅菲
承印者：香港彩印公司
出版者：
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7—13A
海外總經銷：
環球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新報大厦
電話：H484221—4
電報掛號：4013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Tel. H484221—4
Cable Add. 4013
Printed by Hong Kong
Art Printing Co.
7-13 New St. H. K.
Price: HK. $1.50
定價港幣每本一元五角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出版
香港上環新街七至十三號A 電話H四八四二二一(四線)
現代武林英雄譜
武俠世界叢書
保證你得益不少！